

禹貢指南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等謹案明焦竑經籍志載禹貢指南一卷宋毛

冀州

禹貢指南卷

宋

毛

晃

一 樂

晃撰宋史藝文志無之朱彞尊經義攷亦云未見
又云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卽晃作晃宋
史無傳世所傳增註禮部韻畧于紹興三十二年
表進自署衢州免解進士者卽其人也是書引爾
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

100

提要

二項家達枝

二項家達校

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蹟一一親核其真而援據攷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後來朱子書說及蔡氏集傳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當攷也世無傳本其體例之舊不可見永樂大典所載與諸家註解散附經文各句下今綴錄成編釐爲四卷依經文次第標列其無註者則經文從

畧焉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恭校上

以爲名

大伾山折而北流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謂之東河爾雅言兩河間者舉其二則三可知也晉地理志春秋元命苞云昴畢散爲冀州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孔安國曰舜分冀州之域爲幽州并州孔穎達曰據職方氏幽并山川皆冀州之域故安國知之杜牧罪言禹畫九土一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三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强大因

禹貢指南

卷二

二項家達校

懸載壺口

九域志河東隆德府潞州上黨郡上黨縣壺口山在上黨東太行山在上黨南漢地理志在河東郡北

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

治梁及岐

梁山 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水經河水南逕梁山原東酈道元注自原山東南至河晉之望也穀梁傳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卽是處也九域志今永興縣卽同州馮翊郡定

禹貢指南

卷一

頌家達肢

國軍有梁山山在龍門之南

岐山 水經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導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今并州之地高平曰原此又原之大者

太岳導山序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水經太岳山在

河東永安縣南職方氏冀州山鎮曰霍山案霍山有

二在冀州者又謂之太岳在荊州者又謂之天柱山
瀦水出焉漢地理志作岳陽注在太原西南
覃懷底續至于衡漳

覃懷 九域志今河北西路懷州河內郡卽其地

濁漳水一名降水導河序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是也

顏師古注漢地理志衡漳謂漳水橫流而入河也水經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龜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鄭注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

禹貢指南

卷一

頌家達肢

山高誘云在沾縣漢分沾縣爲樂平郡治沾縣晉太

康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清漳涉縣魏郡之屬縣也

九域志河北東路冀州信都郡定武軍有昌亭城水經云漳水東北至昌亭今滹沱衡漳水今長蘆河

則其故瀆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諸州雜賦冀上上錯揚下上上錯豫錯上中梁下

中三錯

諸州田賦雍田上上徐田上中青田上下豫田中

上冀田中中堯田中下梁田下上荆田下中揚田下

下冀賦上豫賦雜出亦上上冀賦雜出上中豫賦

亦上中荆賦上下青賦中上徐賦中中堯雍之賦中

下揚賦雜出亦中下揚賦下上梁賦雜出亦下上梁

賦下中梁賦雜出又下下雍青徐以上地出中賦冀

以中地出上賦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 出常山上曲陽東入澮水 水經澮水出代

郡靈邱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

禹貢指南

卷一

項家達校

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注澮水兼納恒川之通

稱

衛水 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河

大陸 在鉅鹿縣北爾雅晉有大陸注今鉅鹿北廣

河澤是也大陸之野一名朝歌商紂之所都也 水

經注引應劭曰麤者林之大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

之大麤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

取目焉秦始皇二十年滅趙以爲鉅鹿郡漢景帝中

元元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三年爲廣平侯國光武

烏夷皮服

烏夷

漢地理志作烏夷顏師古曰東北夷搏取禽獸食其肉衣其皮也一說居海島被服容止皆象鳥

作島謂居海島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山

在海畔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右夾音挾自海入河逆流而西

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水經碣石山在遼西臨渝

禹貢指南

卷一

裴謙校

縣南水中注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

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

中也 水經河水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

又東分入于海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

東南歷常沈注濟水注經言濟水注河自枝津東北流

逕甲下邑東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河九折注爲海

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

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

中興更爲鉅鹿今屬邢州汲郡脩武縣亦有大陸

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 頭師古曰言禹夾

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孔傳同 凡九州末
言由諸水入河者皆通舟楫漕運以達京師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界

止于濟也 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注自河東至濟

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兗州 武王封周公子伯禽于
曲阜爲魯侯秦爲薛郡後魏置南兗州于譙城置西
兗州于定陶隋改爲魯州唐武德初平徐圓朗復

禹貢指南

卷一

六
斐謙校

爲兗州 晉地理志兗州濟河地舜置十二牧則其
一也春秋元命苞云五星流爲兗州兗端也信也又
曰蓋取兗水以爲名焉

九河既道

徒駭 郭璞曰今在成平縣義未聞

太史 郭璞曰今所在未詳

馬頰 郭璞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案原本缺
太史馬頰

二河今
補八

覆臚 郭璞曰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案今本爾雅
注作水中可

有狀 居住而如覆釜

胡蘇 郭璞曰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

簡 郭璞曰水道簡易

鉤盤 郭璞曰水曲如鉤流盤桓也

鬲津 郭璞曰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

爾雅九河皆禹所名 正義曰河自大陸以北敷爲
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
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

禹貢指南

卷一

七
斐謙校

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
原以北是也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
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云太史馬頰河
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臚水中多渚往往而處

形如覆臚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
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
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
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

同李巡 導河篇云濟水故渠今在冀州西界大陸
今在德州德平縣經滄州清池縣西北太史今在德

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馬頰在德州北平

縣經安德縣西南恩州漳南縣東棣州商河縣北覆

酈今在永靜軍阜城縣東經東光縣西北胡蘇今在

滄州南皮縣東光縣北經滄州無棣縣西北絜今在

滄州南皮縣經滄州臨津縣鉤盤今在德州德平縣

西經滄州樂陵縣東棣州陽信縣北滄州樂陵縣西

南鬲津在德州平原縣東經滄州臨津縣東樂陵縣

禹貢指南

卷一

裴謙校

西饒安無棣縣南並在德州平原以北惟簡河亡焉

同爲逆河入于海今大名府石奔故瀆在焉

雷夏既澤

雷夏澤 在濟陰成陽西北水經注云雷澤西南

十許里有小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池澤之東北有陶

墟郭緣生言舜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一云舜所漁處本名夏澤

灘沮會同

灘水 灘於用切爾雅水自河出爲灘又云河有灘

浮于濟潔達于河

又云灘反入郭注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灘猶江之有沱 漢地理志作雍沮沮水出常山元氏縣入河雍水不言出入

沮水 沾七餘切案沮水與雍州沮水不同荊州沮水在房陵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導川云漆沮既從卽雍州之沮也今此沮水自會同于需要之間非雍州之沮也水經不著所出或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入洛洛非河南洛水也

厥土黑墳

禹貢指南

卷一

裴謙校

土黑墳 墳扶粉切土脈墳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貢

田中下第六

賦貢賦與田相當

厥篚織文

篚織文 漢地理志篚字作棐顏師古曰棐與篚同竹器篚屬織文錦綺之類冀州不言貢篚貢者下以職供之謂也冀州帝都所在無所效其臣職故也

濟水 淄水東流爲濟 爾雅濟爲澣澣音楚濟水

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並流

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也 水經濟水出

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

水又南當莘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而東過滎陽

縣北 漢地理志濟作渙 未言浮于濟滎達于河

顏師古曰浮以舟渡也達通也因水入水曰通 又

解在導川沇水濟水下

漯水 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 水

禹貢指南

卷一

王
福清校

經漯水東出于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漯水酈道元

注曰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案竹書穆天子

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是日祭丘已

已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高

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其間也 地理風俗

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

則微消絕流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青州 東北跨海及遼東舜分青爲營州卽遼東也

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爾雅齊曰營州

郭注自岱東至海此蓋商制無青州并青于徐周制

有青無徐并徐于青故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

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 晉地

理志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以名也春秋

元命苞云虛危流爲青州

嵎夷既畧

堯命羲仲所宅處以其在東日所出故曰陽

禹貢指南

卷一

王
福清校

灘淄其道

灘水 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 水經濟

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北過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

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逕都昌

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云灘水導源灘山許叔重呂

忱云灘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灘水出覆舟山蓋廣

異名也

淄水 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

海 水經淄水與汶水同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

又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漢地理志濰淄作惟岱顏師古曰濰淄惟岱古今

通用道讀曰導導治也一說水復故道音上聲

導謂導道而流也

海濱廣斥

斥滷地也漢志海濱作海瀕廣斥作廣瀉注瀕音類

又音濱瀉音昔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禹貢指南

王福清校

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筐厑絲

田 上下第三

賦 中上第四

貢鹽絲海物絲枲鉛松怪石筐厑絲

顏師古曰厑

桑也食厑之蠶絲可以絃琴瑟或曰厑山柘也蠶食柘葉者絲黃而韌可以爲絃

萊夷 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定公孔子曰兩君合好而夷裔之俘以兵亂之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夾音劫 應劭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

之萊柞邑也左傳與之無山及萊柞案左傳本作柞以無山與之萊非是也齊靈公滅萊民稍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漢高祖置縣萊山之夷周曰萊子國漢曰東萊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 爾雅汶爲瀾瀾音闡 水經汶水出泰山萊

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屈從

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邱縣南又西南

過岡縣北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

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注萊

禹貢指南

王福清校

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里許地理

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沂故不得過其縣

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 淮南子汶水出

朱虛弗其山乃東汶水非此也 諸州之末皆記入

河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青州雖不言河

而曰達于濟則因濟達河也 地理志州末言浮于

汶達于沂顏師古曰言渡汶水西達于沂也青州不

言河出堯而見也堯州之末言浮于濟潔達于河謂

渡濟潔而通河也青州次堯故言達于濟達通也因

水入水曰通渡汶通濟則渡濟可以通河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 蘦雅濟東曰徐州注云自濟東至海李巡注

曰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周禮職方氏無徐州正義曰以徐州合之于青州青州分爲幽并 晉地理志徐州于周入青州之域春秋

元命苞云天氏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

淮沂其乂

卷一

王福清校

淮水 出桐柏山其源遠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其治故于此紀之 淮水出胎簪

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 水經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頗師古注漢地理志

淮水出大復山 九域志壽春府有淮濱 胎簪山在南陽平氏縣

沂水 水經注沂水出尼邱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會

點浴乎沂者非禹貢沂水也

蒙羽其藝

蒙山 水經注云禹貢有兩蒙山在徐州者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在梁州者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頂

羽山 水經注在東海祝其縣南山西有羽淵禹之所化其神爲黃龍入于羽淵 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漢地理志藝作鯀

大野既蓀

爾雅魯有大野郭璞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鉅野縣今屬濟州 漢地理志作大埜 春秋

禹貢指南

卷一

項家達校

左氏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預曰大野在東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周禮職方氏大野屬兗州澤藪

東原底平

東原 今東平郡鄆州在魯之西獲麟之地

羽畎夏翟隣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頌珠暨魚厥篚玄纓編

漢地理志夏翟作夏狄泗濱作泗瀨暨魚作臘魚筐元纓編 言獻黑絹繒及鮮支也或謂纓言質之

細而元之與縞其色也以纖該于元縞之中則色雖不同皆纖質也此乃古史立言之法猶雲土蔓然耳禮記注云元與縞謂之纖一曰白經黑緯曰纖詩注亦作綏

浮于淮泗達于河

漢地理志州末言浮于淮泗入于河顏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

汴河 右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攷

禹貢指南

卷一

禹貢指南

卷一

禹貢指南

之不詳而已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水也魏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此安知非禹迹也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

淮海惟揚州

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水汴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開溝通水與晉會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徐海達于淮泗

爾雅江南曰揚州注云自江南至海 李巡注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薮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晉地理志引春秋元命苞云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以爲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于古則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爲楚分

彭蠡既豬

彭蠡 漢水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在彭澤西北

禹貢指南

卷一

大 裴 謙 枝

今南康軍湖是也

陽鳥攸居

陽鳥 漢地理志陽鳥攸居作迺居 孔叢子小爾

雅廣鳥篇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鴻鴈是也今曰陽

鳥豈誤寫鳥字作鳥邪抑亦通稱也邪

三江既入

三江 水經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

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

口酈道元注曰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江之

口入五湖之中也此亦別爲三江 灰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大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

水經又云三江口之水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注云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會同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者也郭璞曰三

江者浙江松江岷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

同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

禹貢指南

卷一

大 裴 謙 枝

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

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

陽江又于餘暨東通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

縣又爲江也 顏師古注漢地理志曰三江謂北江

江浦陽江也 蘇東坡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

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

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蟠

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灘大別以入于江淮爲彭蠡

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以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而有三冷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冷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攷之若合符節書之敍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灘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震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禹貢指南

卷一

王裴 謂 敍

海夫漢旣已入江且淮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書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淮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已與漢合且淮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旣入于河而溢爲滻禹不以味別少知鄭之爲濟也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旣豬三江入

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于海疏矣蓋安國未嘗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指南

卷一

王裴 謂 敍

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冷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若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邪此蘇氏之說也予謂三江之說古今諸儒互相矛盾學者徒取北江中江以爲三江之目而不知禹貢中無南江之目是未免乎牽合也蘇氏味別之說尤爲難據且江漢之水皆匯爲彭蠡以入海而不三出矣安有中北之辨乎況三江距震澤爲遠禹貢言三江旣入然後震

澤之水有所洩而底定明知揚州之地自有三江非江漢中江之江也案水經有三江口五湖口疑禹貢所謂三江者卽三江口也蓋言三江口水入海則震澤之水有所洩而底定此理甚明其文連屬震澤而設非謂南江中江北江與義興毗陵吳縣之江也故導川叙江與漢雖言中江北江而不言三江是知三江爲三江口也猶言五湖然虞翻曰太湖有五湖曰滆湖曰洮湖曰射湖曰貴湖與太湖而五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卽水經

禹貢指南

卷一

王裴謙校

所謂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謂之

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是也非謂洞庭鄱陽青草之五湖也蘇氏以岷山之江爲中江漢水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不知豫章之江何從出哉使豫章之江同入于匯澤而入海則書當叙豫章之江北入中江如滄浪南入于江之類可也今則不聞是亦未免率合也以書攷之其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孔氏傳曰迤溢也東溢

分流北會彭蠡舉其說謂岷山之江本不匯于彭蠡但迤溢分流爲二其支北匯于彭蠡出爲中江其本爲南故漢江爲北而王荊公以謂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介于常潤蘇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春秋謂之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吳興苕霅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槩之禹貢之文不若孔氏之傳爲稍長亦未允也

禹貢指南

卷一

王朱徵校

震澤底定

震澤 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是也 國語越伐吳而戰于五湖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今太湖是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圓五百里 水經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曰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注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江水

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水經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南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桐水合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南注于具區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千頃顏師古曰五湖在吳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沈括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瀾滻涇渭入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滌瀠漾東注太湖入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禹貢指南

卷一

禹貢指南

注五湖以漫澣灌三江而溯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復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詳攷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逕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曰彭蠡旣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則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

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沈氏論上林賦及孔安國之誤明矣然以爲彭蠡水之所猪三江水之所入是水猪于彭蠡入于三江也豬于彭蠡者江漢之所匯是也入于三江者果何水乎且經言三江旣入乃謂三江之水旣入于海非謂水入三江也沈氏又云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乃是三江水入海而非水入三江也若以爲三江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則是三江與震澤相通而非禹貢指南

卷一

禹貢指南

岷江漢江也通震澤者惟松江則水經所謂三江口者近之矣然禹貢所言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總記揚州水患旣平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無汎濫之患震澤之水亦底于靜定有涵浸之潤灌漑之功未必謂二者相通此有所入而後彼有所定也

瑤琨

漢地理志琨作瓊

瑤琨篠簜

島夷 南海島夷織草木爲服如今棘貝蕉葛之屬

棘貝閩俗呼爲木棉、漢地理志作鳥夷顏師古曰

鳥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卉服緜葛之屬

箠織貝

顏師古曰織謂細布也貝水蟲也古以爲

貨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漢地理志作均江海通于淮泗顏師古曰均平也通

淮泗而入海故云平揚州不言河因徐州而見也

徐州之末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謂渡淮泗而入河揚

州次徐故言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海以通

禹貢指南

卷一

朱敬校

淮泗則浮淮泗可以通河矣左傳沿漢沂江杜預

曰沿順流泝逆流

禹貢指南

卷一

朱敬校

命苞云軫星散爲荊州荆疆也言其氣燥彊亦曰警

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叛易警

備也又云取名于荆山荆取名于荆山其義最近荆

者小木名亦曰楚故春秋書楚爲荆

江漢朝宗于海

江水出岷山水經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汝闕而

歷氏道縣北酈注云益州記曰自白馬嶺迴行二千

餘里至龍洞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

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蜀郡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

禹貢指南卷二

朱

毛

晃

撰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爾雅漢南曰荊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

李巡曰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秦

爲南郡卽郢都之渚官楚之故都也周禮職方氏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

漢其浸潁湛注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潁出陽城

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晉地理志引春秋元

禹貢指南

卷二

朱敬校

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帝以會昌神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之以建福故禹貢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爲四瀆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漢水 漢出嶓冢之漾漾水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水經注云山海經漢出鮒嵎山東北流得

獻水口庾仲雍曰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

禹貢指南

卷二

二
宋
敍
校

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爲沔水孔安國謂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通稱也又云沔水一名沮水闕駟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 水經沔水出

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因水名縣楚昭王所謂江漢沮

漳楚之望也酈注引庾仲雍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縣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漢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爲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

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

西兩川俱受沔水之名義或在茲班固地理志司馬

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隴西縣之嶓冢山闕駟云漾或爲洋洋水出岷崐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又言隴西縣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獮道東至武都入漢許叔重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獮道東

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氐道然獮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獮道之爲謬矣山海經曰嶓冢

禹貢指南

卷二

三
宋
敍
校

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然則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其猶漾耳而常璩華陽國記專爲漾山漾水者是作者附而爲山水之殊目爾

禹貢指南

卷二

三
宋
敍
校

賈耽所記江有八洲與江爲九非經意也 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

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

沱潛既道

沱水水經沱水在南郡枝江縣西南其一在鄖縣西南皆還入江荊州記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灘地之南卽縣之北

禹貢指南

卷二

朱攸校

潛水潛水出天柱山天柱山亦名霍山孔安國梁州下注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水經注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長壽縣卽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

雲土夢作乂

爾雅楚有雲夢郭注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案春秋傳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旣享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定公四年吳入郢楚子涉

睢濟江入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杜預曰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直隰兼包勢廣今德安府有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數

陸德明釋文夢音莫紅切

漢高帝紀僞遊雲夢

韋昭曰雲夢在南郡華容縣顏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紅切

司馬相如賦吞若雲夢者八九域志安州今德安府安陸縣雲夢鎮昔爲縣熙寧三年省縣爲鎮入安陸周禮職方氏注雲夢在華容鄭

禹貢指南

卷二

項家達校

氏據後漢時封域言之今華容爲岳州支邑與雲夢隔遠沈括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至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濟江而後至雲入雲而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竟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北爲雲予以左傳審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竟陵等縣乃水所委其地最下江南水所出地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久矣此古本之爲允也

厥貢羽毛齒革礪砾砮丹

漢地理志礪作厲羽毛作羽旄

三邦底貢厥名

禹貢指南

卷二

項家達校

三邦 荆州之域有蠻荆楚三國皆貢箇鰥楨顏師古曰箇鰥竹名楨木名皆可爲矢言此州界本有三國致貢斯物其名稱美也案春秋書荆人來聘卽楚人也詩稱因時百蠻蠻非一國之名謂蠻荆楚爲

三邦恐非經意攷工記云才之美者有紛胡之符鄭注胡子之國在楚旁豈三邦之類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漢地理志潛作瀘顏師古曰浮以舟渡也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江漢去

洛遠而不相通越陸跨洛故曰逾

荆河惟豫州

豫州 爾雅河南曰豫州注云自南河至漢李巡曰

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周禮職

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注波讀爲播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澨營軍臨隨則澨宜屬荊州在此非也當攷 釋

名曰豫州在九州中京師東常安豫也秦爲三川郡漢爲河南郡後魏置司州又改爲豫州 晉地理志

禹貢指南

卷二

項家達校

豫州按禹貢爲荆河之地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苞云鉤鈴星別爲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荆山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

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新城縣南又東北

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酈注曰山

海經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伊水山熊耳山卽麓大同陵巒互別耳昔

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長有賢德
殷以爲尹曰伊尹

洛水 水經洛水出京兆譙舉山東戶水注之又東
得乳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又東門水出焉又東逕
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此始山海經曰出上洛
西山又曰譙舉之山洛水出焉又曰陽虛之山臨于

元扈之水是爲洛汭注陽虛鹿蹄以至元扈凡九山

通與譙舉爲九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間也又博
物志曰洛水出熊耳蓋開其源者是也 漢志洛作

禹貢指南

卷二

項家達校

雒魏畧曰魏文帝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
而加佳魏于行次爲立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
名一名鳥鶡故從各從佳各聲佳形佳小鳥也漢人
忌水借用雒字以代洛字魏復水名本字耳非創變
也

瀍水 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
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 水經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

注云山海經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東南注于洛澗
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 孔安國曰澗水出澗池山
而東南流入于穀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澗
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爲澗水也澗池屬西
京亦作鼈

滎波既豬

滎波 今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滎陽當在河
北孔穎達謂此澤跨河南北也禹貢不曰滎澤而曰

禹貢指南

卷二

項家達校

滎波者堯時滎澤常波今始豬也 或說爾雅曰洛
爲波洛受瀍水澗水又伊水之所出其爲泛溢滋甚
今始豬也 水經注亦曰滎波又引風俗通曰河播
也謂汎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則滎波亦謂之
滎播可也又曰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
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
陰謂之北苔水北流注于穀水經又曰濟水入河與
河合流又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注引釋
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理志曰濟

自大伾入河與水觸南流爲滎澤闕馴曰滎波滈澤

名也故呂忱云滈水在滎陽謂是水也昔禹塞其滈

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

流滎周禮詩正義左傳皆作滎

導滮澤被孟豬

滄澤沈水東出于陶邱北又東爲滄澤在濟陰定

陶縣東滄音柯亦作苛漢志滄澤在湖陵盟豬在

滄澤之東

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滄澤之水流溢覆被之

禹貢指南

卷二

顧家達校

也爾雅宋有孟諸郭注在今梁國睢陽縣東北案

梁國今大梁汴州睢陽今宋州大梁之大音泰非小

大之大魏有少梁對大梁立名大梁唐爲宣武節鎮

五代至本朝爲京師杜預曰孟諸澤在梁國睢陽

縣東北逕邛城縣故城南案地理志曰山陽郡山陽

縣也王莽更爲鄧城春秋之鄧國也此山陽非楚州

之山陽水經山陽在梁郡睢陽縣東北卽孟豬

也周禮職方氏青州其澤藪曰望諸漢志作盟豬史

記作明都案釋文都音豬則明與盟同盟津之盟音

孟此亦當音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爾雅無梁青有幽營徐蓋爾雅九州商之制

也商時梁州或并于雍也周禮職方氏無徐梁有幽

并蓋周亦併梁歸于雍也周之西南不置州自坤維

以西統于雍以南統于荆漢武帝改雍曰涼改梁曰

益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畿晉太康地記

云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之秦爲漢中

郡後其地入蜀魏末蜀分廣漢三巴涪陵以北七郡

禹貢指南

卷二

顧家達校

爲梁州梁武帝大同中復移在南鄭晉地理志春秋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呢也言其所

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壠益大故以名焉又曰梁者

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

岷山既藝

水經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注云漢書以爲

瀆山者是也江水出自岷山岷山在成都湔氐道西

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又云岷山在蜀郡

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注岷山卽瀆山也

水曰瀆水又謂之汝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肺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爲天谷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水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關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關江水自此以上至微細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禹貢指南

卷二

主項家達校

嶓冢山 水經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注是山也

穀水出其北林又云嶓冢山在隴西氏道縣之南注南條山也禹貢漾水導自嶓冢山在隴西是也在弘農者名偶同耳

沱潛既道

沱潛二水 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復出于荊州故于荊州云沱潛既道而于末又云浮于江沱潛漢

蔡蒙旅平

蔡山 書正義蔡山不知所在鄭氏云在漢嘉一說

在雅州

蒙山 在蜀郡青衣縣其上出茶俗呼蒙頂茶和夷底績

和夷 西南夷

厥土青黎

顏師古曰色青而細疏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以罽曰皮孔安國曰璆玉名鏤剛鐵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禹貢指南

卷二

主項家達校

織皮上疑脫厥篚二字 頭師古曰織皮謂罽也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 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在今洮州桓水出焉漢地理志作西頃音傾頭師古曰西頃山在臨洮西南是爲中條山

桓水 桓水入潛潛入沔

沔水 出嶓冢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沔至漢中東行爲漢詩沔水流滿也詩雖汎言流水此沔

之名義則同 颜師古曰漢上曰沔正絕流曰亂言

渡潛越沔得入于渭遂橫流濟河也或疑禹貢言西

傾因桓是來繼言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意謂自桓

入潛自潛入沔自沔入渭非也蓋沔在梁州山南渭

在雍州山北無入渭之道經言逾者逾越也自沔越

陸而入渭其不相通可知顏師古謂越沔得入于渭

是也 蘇氏曰雍州之達帝都必自西傾自西傾因

桓水而來浮潛而逾沔至渭陸行百餘里然後逾渭

以亂于河亂者絕流之義也蓋自西傾因桓至亂于

禹貢指南

卷二

項家達校

河皆是此州達于帝都之道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 爾雅河西曰雍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李巡

曰河西其氣蔽塞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 周禮

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藪澤曰弦蒲

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洛有渭北非河南洛水 地理風俗記曰

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

故也 後漢獻帝以武帝改雍曰涼又分渭川河西

郡爲雍州至建安十八年復改爲涼州 聞地理志

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闊也 穩名曰雍翳也東嶠西漢

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擁翳也

弱水既西

弱水 鴻毛不載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居延縣東北

居延澤卽流沙河也合黎山水經謂之合離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卽合黎山也地志弱水出刪丹縣

亦謂之張掖河

涇屬渭汭

禹貢指南

卷二

項家達校

禹貢指南

卷二

項家達校

渭水 導出鳩鼠山會四水然後入河詳見導川卷

內

涇水 渭清涇濁漢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九域志今涇州有涇水屬秦鳳路 鄭氏謂涇水出

洛陽指渭北洛水之陽陽水北也

漆沮既從

漆水 渭水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漆水出扶風

杜陽縣渝山東北入于渭注云山海經綿次之山漆

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史記夏本紀引

禹貢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逾梁山止岐下故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符禹貢本紀之說許慎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柰聲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

滻鄧鄗漆沮之水鄧鄗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鄠縣皆注于渭

沮水 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

禹貢指南

卷二

癸 謙 敦

北東入于洛注云地理志沮水出畿縣西東入洛鄭渠在漢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此言漆沮東入洛非漆沮卽洛水也長安志洛水在渭北東南流入渭蓋漆沮入洛故俗呼漆沮爲洛耳漢地理志漆水出漆縣西闕驅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顏師古曰漆沮卽馮翊之洛水也灋水出鄆之南山言漆沮旣從入渭灋水亦來同也又漢五行志引史記周幽王三年三川皆震師古曰

涇渭洛也洛卽漆沮也水經注又引闢駒十三州志曰馮翊萬年縣西有涇渭北有小河澗漆水也其水西南逕郭猿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其水東出卽沮水也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澗水至白渠合焉故澗水得漆沮之名也

灋水攸同

灋水 出扶風郿縣東南北過漢上林苑入渭灋音豐

渭水又東與灋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

禹貢指南

卷二

癸 謙 敦

濟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漢武帝建元三年造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 漢地理志灋作豐

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 在馮翊懷德縣南 荆山有二一在南郡碑

沮縣東北在梁州者謂之南條在雍州者謂之北條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謂之中條 左傳昭公四年晉大夫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荆山在新城沛鄉縣南沛音

市鄉音向 漢地理志注荆山在岐東

鳥爲鵠其鼠爲麌

岐山 水經曰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左傳叔舉曰

原隰底續至于豬野

成王有岐陽之蒐 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
鐵滅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風師古漢書注曰岐

山在今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爲箭括嶺

終南山 扶風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卽終南山也

朽儲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

左傳司馬侯所言中南村預注曰在始平武功縣南

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其水上

漢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注太壹山古文以爲終

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姑臧縣故

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二山皆在縣東

城西東北流

禹貢指南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卷二 大裴謙校

禹貢指南

三危山 水經三危山在燉煌縣南燉煌音屯皇注

惇物山 扶風武功縣東有垂山卽惇物山也 水
經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陽縣西南注云卽古文之
惇物山也

鳥鼠山 水經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注

云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

曰鄭康成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
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鶡鶡而黃
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

安國曰共爲雌雄杜亮威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爲牝牡故因以名山爾雅其

右九州之田雍青徐爲上豫冀兗爲中揚梁州爲下

蓋河之末流在兗江之末流在揚二州多水患梁地
多山兌賦居最下等尤輕于揚故兌賦爲正梁之賦

輕于揚重于兌故言三錯兌之田下冀一等而賦下

冀八等以山澤多河爲大患也梁下冀一等而賦下

冀五等以山林多江爲大患也荆田下中賦上下則
以其宜稻雍田上土徐州上中青田上下地勢雖高
然皆依于川故其旱乾又有灌溉之利故青州上下
之田也而賦中上徐州上中之田也而賦中中雍州

上上之田也而賦中下皆以上地出中賦然地彌高

禹貢指南

卷二

王斐
校

者賦彌薄以其高則有旱乾之虞冀田中中則其高
可以備水溢卑可以無旱乾故其賦第一鄭康成曰

冀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

其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于餘州也甸服止
方千里冀之北土壤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此
舉其大畧而言也豫州之田中上則高于冀一等故

其賦上中則下于冀一等冀賦上上錯則雜出與豫
等豫賦錯上中則雜出與冀等二州之田與賦相去
亦不遠矣若荆之田高于揚一等而已其土又與揚

同而賦加揚四等何也荆揚下地于穀宜稻荆少禹
焉則水有所洩異於揚矣

右九州之賦唯出正賦而無雜賦者五州兌青徐荆

雍也有雜賦者四州冀揚豫梁也冀州言賦上上錯

蓋上上多而上中時少多者爲正少者爲雜言上上
錯者雜在正下故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
者雜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
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
下上本是異品故變言耳梁言下中三錯者梁州賦

禹貢指南

卷二

王斐
校

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
下下三等故言三錯明雜出有下上下下可知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顏師古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
界皆河水所經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上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接

織皮上疑簡編脫厥篚二字

不然則是史變文耳禹貢之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
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獨梁州不言篚而

云熊羆狐狸織皮雍州不言篚而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揆西戎卽叙織皮云者以罽曰織以裘曰皮言西戎卽叙而後崑崙析支渠揆三國筐織皮以獻但古語有顛倒詳畧爾三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羈之屬皆就次叙美禹之功被戎狄也文當在厥貢琳琅玕下簡脫在末也漢地理志渠揆作渠叟崑崙作崑崙

右九州之名因革不同案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鄭子曰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禹貢指南

王裴
校

有九州春秋說題辭曰州之言殊也爾雅釋水云水中可居曰洲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漢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由是觀之九州原缺二字當堯之時九年之水疆理錯亂故禹復治而別之至原缺四字盛肇十有二州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更三代復原缺十字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

西曰鄴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璞注曰此蓋商制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原缺八字帝都所在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治水自下始故由冀而東南次兗由兗而東南次青由青而東次徐由徐而南次揚由揚而西次荆由荆而北次豫由豫而西次梁由梁而北次雍此先後始終之序也職方氏先揚次荆先南方禹貢指南

王裴
校

蓋取尊其陽方也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又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州省交州并爲荊州益州于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也九數雖同而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梁益均此地也又職方氏注云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漢時兩河屬司州蓋屬京師司隸校尉所部故曰司州昭帝始元元年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

州 凡九州之末皆言由諸水入河如冀兗徐荆豫
梁雍州各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
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
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
孔安國以爲禹治水畢還自于帝所以治其道由此
鄭康成以爲治水旣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
上下王肅云凡州之下說諸治水者也功主于治水
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三說皆未
通惟近世周希聖以爲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
禹貢指南

禹貢指南

卷二

禹貢指南

至使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遠而轉輸甚
易此說爲長禹貢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下言所以
達都之道則九州賦入視貢篚爲尤重此蓋轉輸之
大者也九州惟梁雍二州西境與羌戎連接地界闊
遠與七州不同荆揚雖地接百越然界以五嶺諸山
連亘自川蜀至明越山之北水皆北流其南皆南流
以入南海亦不甚遠並爲中國故山川地理灼然可
考若梁雍之西隔以羌戎諸國去西海遠甚多與中
國不通故禹貢叙二州西境皆以黑水爲界故雍州

首言弱水旣西而導川亦止言餘波入于流沙而不
竟其所歸二州雖以黑水爲界而不叙黑水瀆導經
歷之曲折導川亦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夫
自雍至梁自梁至南海其遠可知而載之甚畧豈非
以其闊遠而不勝紀乎抑其無與中國生民之休戚
而畧之乎史志及諸家言黑水弱水互有異同率多
牴牾姑撮其梗概辨其誤而闕其疑以俟博達君子
而折衷焉

禹貢指南

禹貢指南

禹貢指南

弱水出條支漢西域傳媯水自于闐之西逕大夏西
流至條支入西海或以此爲弱水水經刪丹弱水出
酒泉合黎以居延澤爲流沙河在東合黎在西班牙
許叔重同此說若東人居延澤又西入合黎是分流
非餘波入流沙亦非旣西也與經恐不合廣韻云弱
水出龍道山隋志弱水在張掖又別有弱水在扶州
唐史弱水在甘州城北張掖郡名張掖河亦名副援
河又云甘峻山賈耽同此說唐史又云小勃律娑夷
河東女康延川是弱水娑夷河在天竺東于闐南不

西流康延川南流亦不西流樊綽蠻書蘭蒼江源出大雪山下莎川又云康延川南流其國東接茂州東南接雅州皆在益州西非雍州境或以爲此乃黑水亦與經不合

黑水 水經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于南海或謂張掖在甘肅二州界隔大河不能至南海漢志犍爲南廣縣有符黑水向北流入江言北流入江非經之黑水明矣杜佑謂此黑水逕沙州三危山過南溪而入南海犍爲卽唐戎州沙州與戎州隔禹貢指南

禹貢指南

卷二

王福清校

太河又隔金城南山及西南夷山亦不能入南海隋志黑水在扶州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武通西南夷分雍之南置益州益州本滇王國因滇池立名黑水祠在其地孔穎達以爲有祠無水則滇池亦非黑水也樊綽蠻書黑水一名麗水出三危山之南過邇些城蒼望城蒼王道勿川合彌諾江經驃國入西海之南邇些城在蜀西非雍州界經言導黑水至于三危是三危北南流過三危今言麗水出三危南與經不合或謂漢志勞水出徼外會葉榆水入南海疑葉

榆是黑水然葉榆澤在嚮州南界益州葉榆縣西南流過滇池縣西珥河會勞水南流入南海水經葉榆水出益州入牂牁西過交趾分爲五水復合爲三東入海樊綽蠻書葉榆西流過點蒼山至兩江口與摩耶江合又云浪穹河巴嶠河劍河三水俱入黃塘江過西珥河爲摩耶江乃與葉榆江合然則葉榆江與西珥河自是兩派又與漢志相抵牾况葉榆水在蜀之正西西行又東流入海去雍州遠甚亦與經不合觀先儒所刊禹迹圖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禹貢指南

卷二 黑水

王福清校

雲南之西南乃有黑水口東南流而入南海中間地理闊遠不復圖其所經蓋亦古人略而不詳之遺意抑以諸家之說各有闕失難以致信不容以臆說傳會歟

禹貢指南卷三

宋 毛 晏 撰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導山 峠山 在右扶風卽吳嶽也 周禮大司馬
注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恒
在并州 正義曰周處鎬京在五嶽外故鄭康成注

康誥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道里不均故東
營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

禹貢指南

卷三

王福清校

吳嶽爲西嶽 廣雅河西曰嶽頂有五峰 周禮職
方氏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嶽吳嶽也 漢地理志

吳嶽在汧縣西古文謂之汧山秦都咸陽山曰西嶽
岐山 解在雍州

荆山 解在雍州

壺口山 水經壺口山在河東北同縣東南 馮衍

顯志賦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注太行山
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 九域志今潞州有上

黨河

雷首山 水經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南有歷

山舜所耕處又曰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馬融曰在
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
遠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巖注雷首西枕大河 九域

志雷首山今在陝州陝音閃中从兩入與陝字不同
陝音狎中从兩人 郭緣生述征記云華山與首陽
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 九域志今河
中府有巨靈祠有夷齊廟或謂首陽卽雷首未詳

太岳山 水經太岳山在河東永安縣山卽冀州岳
亦曰太岳

禹貢指南

卷三

王福清校

底柱山 水經底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 顏
師古曰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

析城山 水經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王屋山 水經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昔黃帝
受丹訣于斯山所謂河東者西河之東也底柱山在
東河中又東至于底柱是也

太行山 水經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注太行

山一名歸山王烈得石髓處也。馮衍傳注太行山

在上黨南。九域志今河東路龍德府潞州有上黨

縣河北西路懷州有太行山河東路澤州亦有太行

山顏師古曰在河內山陽西北

恒山 水經恒山爲北嶽在中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 解在冀州 頭師古注漢地理志曰太行

恒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海與孔氏書傳

同 漢武帝元封元年行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

文穎曰碣石在遼西遼寧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

禹貢指南

卷三

王福清校

旁顏師古曰碣者碣然特立之貌也 經言夾石碣
石鄭康成以爲禹由碣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
從山東南行入河 正義云鄭以北行則東爲石南
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傳異

三條四列 按尚書正義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
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
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是舊有三條之說馬
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
爲南條鄭康成以爲四列謂導岍爲正陰列西傾爲

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岍山爲正陽列其首尾延連

相及孔氏之意亦必與馬鄭同

西領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領山 解在梁州

朱圉山 水經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山有石鼓

開山圖謂之天鼓山 頭師古曰朱圉山在漢陽冀

縣南

鳥鼠山 解在雍州

太華山 在京兆華陰縣南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

禹貢指南

卷三

王福清校

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
焉名曰肥遺方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武王放馬牛
于桃林墟孔安國曰在華山東屬漢弘農郡華陰縣
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
盪脚踢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嚴開山圖曰
有巨靈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
龜頭首戴靈山者也 頭師古曰太華卽今華陽山

九域志華州潼關卽桃林之塞也

熊耳山 在弘農盧氏縣東 水經注熊耳山一名

蔓渠 山海經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櫟餘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

同熊耳注曰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山平卽是南

安縣有熊耳峽 顏師古曰在陝東

外方山 卽嵩高山也在潁川 水經外方山崧高

是也 鄭康成毛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高也山海

禹貢指南

卷三

王福清校

經謂爲大室之山左傳司馬侯言大室杜預曰在河

南陽城縣西南 孟子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注

云嵩高之北

漢地理志密高縣屬潁川郡武帝置

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大室中室山廟古文以爲外方山密古崇字顏師古曰外方在潁川故縣卽崇高也

桐柏山 水經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 水經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泗水

注魯國下縣東南陶盧西阜泗水出焉博物志曰泗

出陪尾卽斯阜也此自是魯國泗水之所出俗呼媯

亭山偶名陪尾非安陸之陪尾山也

漢地理志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倍讀曰陪

師古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也 晉地理

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山 解在梁州 水經穀水出弘農龜池縣南

嶓冢林穀陽谷注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嶓

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

禹貢指南

卷三

王福清校

穀陽谷東北流歷龜池川漢景帝三年初徙萬戶爲因嶓冢之池以目縣焉此非漾水所出之嶓冢山乃嶓冢林耳嶓冢山在隴西詳在導川漾水

荆山 此梁州荆山在梁荆二州之間故晉志謂荊

州取名于荆山 水經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注

南條山也卞和得璞玉于是山楚王不理懷玉哭于

其下後玉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璧 荆州記曰西北

三十里有清谿谿卽荆山首曰景山卽卞和泣玉處南郡賦曰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

內方山 水經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漢地

理志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

大別山 水經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水觸

大別山而南入于江 左傳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子

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皆在漢上杜預

曰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水經注曰巴水出零陵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

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

禹貢指南

卷三

王福清校

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案地

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禹貢相

符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解在梁州 漢地理志作岷郊祀志云瀆山

蜀之岷山也秦漢時又謂之瀆山始皇常令祠官奉

祠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
雪攷之前聞崑崙之中也 九域志成都府路茂州

有岷山

衡山 水經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注禹治洪水

至此祭衡山于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案省玉字得通

水理也 颜師古曰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

敷淺原 水經敷淺山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有傳

陽山卽敷淺原 漢志敷淺原一名傳易山在豫章

郡歷陵縣傳易川在南顏師古曰傳讀曰敷易古陽

字今觀所謂傳易山甚庳小恐非經所記者或謂

衡山東至廬阜極于大江彭蠡之交而止疑此爲敷

淺原白居易以爲江入海處爲敷淺原則丹陽京口

禹貢指南

卷三

王福清校

之間殆非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川 弱水 弱水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居延縣

東北有居延澤卽流沙河也 水經合離山在酒泉

會水縣東北注云卽合黎山也 後漢張掖居延屬

前漢張掖郡居延縣居延國有居延澤古流沙獻亭

建安末立爲西海郡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王莽

改曰居城 漢地理志合黎作合黎顏師古曰流沙

在燉煌西 孔氏傳合黎水名顧氏謂水與山會因

山爲名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水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山

海經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 爾雅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

禹貢指南

卷三

王福清校

千里一曲一直 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

濁之也 鄭道元注水經引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攷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

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洪壯莫尚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郭璞云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門關西南羌中河水行塞

外東入塞內案

原本此四句誤作水經在張掖郡案原本此四句誤作水經在張掖郡南句下今攷水經及山海經注移正水

經又云河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注云河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後漢桓帝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邵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

禹貢指南

卷三

朱攸核

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歷敦煌酒

泉張掖南 案諸書皆言河自崑崙然班固漢書叙張騫奉使西域歷諸國烏覩所謂崑崙蘇氏謂騫徒見葱嶺于闐二水便謂之河不知河在西南羌中吐蕃自言崑崙在國西南河之所出也

龍門 水經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有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

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蹬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水經河水又南得鯉魚注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鮒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點額而還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尙存岸上並有廟祠司馬遷傳遷生龍門顏師古曰龍門山

禹貢指南

卷三

朱攸校

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馮衍傳注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案龍門山有二名隋煬帝營宮洛陽登邙山望伊闕曰此豈非龍門邪因謂之龍門非禹貢之龍門也伊闕龍門具下有灘名八節灘白居易所開九域志今河中府龍門縣有龍門山書云導河至龍門是也

華陰 水經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河在關內撞激關山謂之潼關又云關山

在扶風汧縣之西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側有長坂謂之黃卷坂傍絕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汎黃卷以濟潼關也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遼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

禹貢指南

卷三

朱攸校

孟津 水經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酈注云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尙書所講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闕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衡曰武王伐紂升舟蕩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

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于舟殼以告天與
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
津杜預建浮橋于此案原本此句在孔穎達正義之後今從水經注移入所謂造舟爲梁又謂之陶河昔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及周王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河上將賣之則變而爲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復爲玉也顏師古曰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漢地理志作

禹貢指南

卷三

朱攸校

盟音同孔安國曰孟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俗謂之治戊津今河陽縣津也孔穎達曰孟地名津是所渡處水河流至此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武王伐商渡師于此後世謂之武濟水洛汭水經河水又東涉水入焉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注云洛水于鞏縣而東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揚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出崑崙之神邱涉津洛之峻泉播九道于中州山海經曰洛水成皇

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卽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水也史記音義曰鞏縣有鄆谷水河至孟津又東行及鞏縣東洛自西南流入之河自洛北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水經河水又東過成臯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逕成臯大伾山下爾雅釋山曰山一成伾許叔重呂忱並以爲一成也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鄭康成曰地堠也沈出伾際然則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榮播澤出入禹貢指南卷三朱攸校自此然則大伾卽是山矣伾北卽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伾備悲反爾雅作伾音同在今通利軍顏師古注地理志山再重曰伾音平鄙反張晏曰成臯縣山是也薛瓚以爲今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以爲在成臯溝洫志注同洚水水經河水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注云元城縣北有沙邱堰者不遵其道曰降亦曰瀆堰障水卽降水也顏師古以爲在信都

水一名濁漳水水經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過其縣南屈從其縣東北流注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潞縣北注閼駒曰潞縣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也世人謂濁漳爲潞水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寧池河會酈道元注禹貢指南

卷三

圭 謙 案

云漳水又東北逕武邑縣郭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逕武隧縣故城南自馬河注之上承寧池東逕樂昌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縣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又云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澗又逕東昌縣故城北又東北左會滹池故瀆謂之合口又東北分爲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懸渙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案漳水與荊州漳水

不同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此荊州之漳非冀州之漳也又洛州又有衡漳則此水之所經也大陸在鉅鹿縣北解在冀州水經沙邱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注云風俗通河播也播爲九河自此始

九河逆河

鄭康成曰九河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也蓋所洄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威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邱鬲盤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禹貢指南

卷三

圭 謙 案

金堤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川之未知其所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漢地理志顏師古曰播布也同合也九河又合而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卽渤海也溝洫志河災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孟津雒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孟康曰禹甃二渠其

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薛瓚以爲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張揖云碣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浸城垂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說者謂九河之名初無意義孫炎郭璞李巡從而爲之說率多附會

禹貢指南

卷三

王
藝
謙
校

孔穎達謂經言九河既道謂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是因禹立名如徒駭太史之說也會氏以爲簡絜乃一枝河之名共爲八枝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經流不名乃分簡絜爲二以足九數豈有七皆複名而簡絜乃單名乎漢許商則以徒駭爲本時謂徒駭在北鬲津在南其間相去三百餘里今徒駭胡蘇鬲津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孔穎達謂商言

三河在三縣界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既分三河之處則太史馬頤覆誦三者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可知皇朝太宗時參知政事張洎上奏曰昔大禹鑿河自積石至于大伾卽今成臯縣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于頓邱郡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武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勢高壤徹東水勢不使流鑿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澇漳大陸則邢州鉅鹿也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者河自魏郡貴鄉縣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海水反覆相承受也齊威公之霸也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貝冀東界王莽枯河是也洎言詳實唯以碣石海爲今渤海誤耳九河雖無異名然其地亦多同異漢志滹沱河民口徒駭則非載籍所著蓋滹沱源流別是一水與禹河不相干滹沱出鎮州逕深定二州之間過瀛霸至莫州入海非與禹河同道也

禹貢指南

卷三

王
藝
謙
校

樂史寰宇記徒駭在清池縣南鬲津在樂陵縣西東北流入饒安縣南入海胡蘇在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臨津卽漢之東光馬頰在樂陵縣東南輿地記所謂篤馬河是也一曰在滴河縣北一曰在碩縣鉤盤在樂陵縣東南一曰在陽信縣北元和志鬲津在安德將陵縣南馬頰在安德平原縣南杜佑通典馬頰覆鬲同在安德縣說者以爲碣石在平州正南滄州東北而王橫張揖酈道元則以爲九河已在海中諸說離析如此至若導河積石本無異說而元和志乃有禹貢指南

禹貢指南

卷三

李斐謙校

大積石小積石兩山在其西南羌中首受于闐河源而爲之源者爲大積石吐谷渾又有柏海河源李道宗自其王庭行空荒二千餘里至柏海僅得遠望積石覽河源而還小積石在河鄯之間玉門陽關之內或謂禹迹不應如是之近當以大積石爲導河之始且百川之大無如江河江之所導不過岷山未嘗遠入西域河源乃深跨羌戎絕迹之地況經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積石雖在金城之西龍門乃近華陰中間經涉靈夏綏銀以北一二千里皆所不叙聖人行

禹貢指南

卷三

李斐謙校

康成以爲九江乃廬江尋陽山溪九小水入江者孔穎達主其說抑不思秦置九江郡漢初以爲淮南郡武帝復爲九江其治在淮水之南與壽春對境未嘗近江至王莽名豫章爲九江則江西淮西皆在境內隋人名尋陽爲九江水北爲陽尋亦作潯則在尋水之北非江之北也尋水在江北郡又在尋北則近淮矣或以爲九江郡在江北近斬州界者誤也又以爲潯亦江之一名者亦誤也其後以武昌柴桑縣與江北同爲九江郡旣又移治江南爲江州因號尋陽實

所無事大抵如此說者乃夸詭曠邈以爲廣大而不知其流于荒誕不經也然九河之說地雖不同而名猶不異至若九江則名亦不一張須元所記已異于張僧鑑尋陽記而賈耽又謂江有八洲與江爲九如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烏曰感曰蚌又與二張不同且旣曰八洲與江爲九而八洲之中其一又自名九江其不經可知矣况經史皆言水中可居曰洲今謂江有八洲則是江中之洲渚爾安得稱九江乎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皆本于尋陽記唯鄭玄注云

非本地白樂天爲江州司馬作琵琶行直以今江州

之江爲尋陽江頭其誤尤甚說者引司馬遷登廬山

以望九江遂以爲九江近廬山然則齊威公登跨河
龍門山以望江漢豈亦近之耶大抵登高望遠苟非

有大山障蔽雖數千里盡在目中况柴桑本屬武昌

去洞庭九江不甚遠宜可望也南北大川支派可疑
者唯九河九江故併論之

禹貢指南

卷三

裴謙校

禹貢指南

卷四

裴謙校

禹貢指南卷四

宋

毛

晃

撰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水解在梁州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

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注云華陽國記曰漢水有
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
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
始源曰沔秦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

禹貢指南

卷四

裴謙校

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卽其地勢
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卽此推之沔無西
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
大穴暗通罌山郭璞亦言是矣罌山穴小本不容水
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漢地理志注師古曰漾水
出隴西氐道東流逕武關山南爲漢禹治漾水自嶓
冢始

漢水滄浪之水水經注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

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

禹貢指南卷三

也是世俗訛音與字變也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又云余案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地連紀郢咸楚都也武當今均州

三灘 沔水東行過三灘流屬大別山馬融鄭康成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灘水名也許叔重云水邊上人所止也在江夏竟陵縣竟陵今復州玉沙縣是

禹貢指南

卷四

朱攸校

也一說竟陵有滲滲水卽三灘水也

彭蠡 今南康軍湖 孔安國曰匯澤也鄭康成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顏師古曰匯廻也又東廻而爲彭蠡澤也 經言漢江東匯澤爲彭

蠡岷江東迤北會于匯則是彭蠡在岷江之東北今

諸家多以江州湖口之湖爲彭蠡乃在岷江之南未詳其實然今所謂彭蠡澤自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其源東自饒徽信州建昌南自章貢南安西自袁瑞以至分寧方數千里

之水皆會焉北過南康揚瀾左蠡遂東北流以趨湖

口而入于江 山海經廬江山三天子都都一作都入江

彭澤西郭璞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漢

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北入江陵陽者丹陽屬縣今

宣城旌德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在徽饒之境廬江

出其東南而西北流會于彭蠡而入江又云彭蠡澤

在豫章彭蠡縣西水入湖漢者八謂鄱陽鄱水餘干

餘水艾脩水塗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

南墊彭水入大江者一賴豫章水湖漢卽彭蠡出雩

禹貢指南

卷四

朱攸校

都自雩都東至彭澤縣入江所謂三天子都者蓋古

三苗國也其水自彭澤西入江是其地在彭蠡西洞庭東自南面北言之則洞庭在其左彭蠡在其右所謂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自稱天子故其民呼爲

三天子都也

北江 水經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又曰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水 解在荊州

岷山 解在梁州

沱水 解在荊州 颜師古曰別而出也江東南流

沱東行 案地理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在西北荊州之沱也蜀郡鄖縣江沱在西北此梁州之沱也凡江水別出皆名爲沱此言東別爲沱繼于岷山導江之下是江始出而別流者則當在梁州詩言江有沱其

禹貢指南

卷四

朱攸校

荊州之沱歟

澧水 解在荊州 楚辭云遺子佩兮澧浦澧音禮

今澧州澧水在焉澧字从水从豐水隸變作澧豐音禮豆鑒之屬與豐字不同漢地理志作醴 鄭氏以爲陵名卽今長沙澧陵非也

九江 解在荊州 九江蓋今洞庭也攷之前志沅

水漸水瀨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 胡秘監旦晁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以巴陵爲東陵巴陵在洞庭

禹貢指南

卷四

朱攸校

下雋至晉省下雋入蒲圻蒲圻今屬鄂州宋元嘉中

割下雋巴陵益以南郡監利州陵置巴陵郡歸蒲圻于江夏郡湘中記自湘之外所述水凡十五湖嶺之內湘水貫之凡水皆會焉湘視衆水爲大故其脈絡雖與他水合流而能不雜湘水入江爲江所蕩翕而舉從之矣洞庭之水瀦爲七百里君山在今巴陵黃帝所登湘山是也自湘至洞庭其水溪其江餘五十皆有所自發其餘小水支浦不與焉湘水出于零陵始安縣陽海山過醴陵又東北過匯湘州潭在焉

又東北逕潭州城下北逕湘陰縣注于洞庭之湖廣圓五百里中有君山編山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然則九江實今洞庭而非江州明矣巴陵今岳州漢志雋音字堯反

東陵 水經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汀水又東迤北會于彭蠡澤又曰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注云

卽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凡山之

禹貢指南

卷四

朱攸 袤

坡陁可陟者曰陵詩如岡如陵則陵非平地也

顏師古曰迤溢也東溢分流北會彭蠡說文迤邪行也

中江 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

縣入于海顏師古曰亦自彭蠡出蘇東坡曰今金

山少北取中泠水味既殊絕稱之輕重亦異蓋蜀江

所爲也丹陽今潤州蕪湖今屬太平州陽羨今常州

宜興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折而南入于江乃東而

匯于彭蠡澤漢折而北乃會于匯共入彭蠡澤也不

言會于彭蠡而曰會于匯者蒙上文且明江與漢合

也然後由彭蠡出海爲北江江爲中江是合而復分也但言北江中江而不言南江旣言同會于匯澤而實未嘗入彭蠡旣分中北二江而今合一而不復分

據今攷古卒不可辨則諸家以南康軍湖爲彭蠡蘇氏以廬江爲南江以三冷別中北者皆未必得古人所紀之實也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衆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溝又東北會于汝又北東入于海

沈水 沈惟沔反亦作澆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

禹貢指南

卷四

朱攸 袪

王屋山爲沈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注引山海

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璞云聯沈聲相

近卽沈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邱春秋說題辭曰濟濟也齊度也直也漢地理志河東郡

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榮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槐音回

濟水 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沈東流爲

濟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

溢出乃爲滎澤也漢地理志濟作沙顏師古曰泉出

王屋山爲澆流去乃爲沛沛音姊一云古濟字滎澤在鄭州

滎水 解在豫州 一云在敖倉東南卽成臯縣北也

陶邱 在濟陰定陶縣西南有陶邱亭 爾雅山再成曰陶邱水經注陶邱邱再成也漢志同方十里曰成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是也

澠水 水經澠水在山陽湖陵縣南 說文在濟陰定陶縣 水經又曰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

禹貢指南

卷四

項家達校

南爲澠水北爲濟濟澠水又東入于泗水過彭城縣北淮水從西來注之 頭師古曰卽澠澤也

汶水 解在青州 九域志今襲慶府兗州萊蕪縣

汶水所出其流至密州又至潍州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 解在徐州 漢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

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泗水 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先

入泗泗入淮也 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邱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注曰地理志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下縣北經言北山皆爲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山卞縣東南桃虛俗呼陶虛有澤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連岡通阜四十餘里卽泗水之源博物志謂泗出陪尾是也 九域志襲慶府兗州泗水之所出一云出兗州泗水縣西至魚臺縣南與清水合

沂水 解在徐州 水經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其末流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正義曰

禹貢指南

卷四

項家達校

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導渭自烏鼠同穴東會于醴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

渭水 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烏鼠山注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烏鼠山

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川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烏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烏鼠者也又曰渭水東過長安縣北注云渭水東分爲二水廣雅曰水自

渭出爲衆山之有離也此瀆東北流 九域志今

渭州有渭水屬秦鳳路 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

有烏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

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灤水 涸水 漆水 沮水 四水並解在雍州

經言東會于灤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

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汭者涇屬

渭北灤屬渭南又曰漆沮既從灤水攸同者散言境

內之水非東會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乃幽地非此

禹貢指南

卷四

項家達校

漆沮也沮七余反廣韻注云水名出房陵所謂江漢

沮漳楚之望也亦云漆沮既從並在此地與兗州灤

沮不同亦恐非此漆沮之沮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 水經洛水東逕熊耳山北又東北過盧氏縣

南逕陽渠縣北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東與高門水

合洛水又東松楊溪水注之又東庫谷水注之又東

北過蠡城邑之南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

邑之南洛水又東逕渠谷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

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又東枝瀆左出

焉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

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東北

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至成臯西入河是也 漢地

理志弘農郡上雒縣注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

鞏縣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熊耳山在縣東北盧

氏縣注熊耳山在東郊祀志齊桓公登熊耳山以望

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北禹貢所

禹貢指南

卷四

項家達校

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若熊耳因以名之

漢無順陽益陽縣順陽意即上雒歟

澗水 水經注引山海經曰婁涿山四十里曰白石

之山澗水出焉北流至于穀自下通謂之澗水爲穀

水之通稱焉故禹貢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

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澗水源出

北縣又有澗水未知其源攷諸地記並無澗水但澗

澗字相近時有字錯爲澗也故闕駟地理志曰禹貢

之澗水以是知傳寫果誤也

案漢地理志弘農郡

黿池縣注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新安縣注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二水異縣各源同入洛則水經謂穀澗通稱未必然也孔安國謂澗水出鴈池又新安有一水出澗池界流逕新安而入穀與漢志不合亦難攷信

瀍水

一說瀍水出河南地山又云出西京新安縣穀城山案漢地理志河南郡穀城縣注禹貢瀍水出晉亭北東南入雒師古曰卽今新安晉音潛弘農郡新安縣注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然則師古所謂今

禹貢指南

卷四

項家達校

新安乃唐河南新安縣卽漢之穀城縣也漢之新安在弘農郡乃澗水所出非瀍水也伊水 歐陽文忠公曰伊水出陸渾畧河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故稱伊闕隋煬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

右凡九州之水曰浮曰達曰入曰沿曰逾曰至曰亂曰匯曰迤曰溢曰流曰別曰道曰被曰會曰過曰同者以舟而渡則曰浮自此通彼則曰達水自上之下

自小之大則曰大順流而下則曰沿逾言所越也至言所到也亂言橫流而濟也水勢不可以徑行則迤以澤之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水勢不可以盡洩則匯而流之東迤北會于匯是也水勢有所赴而不能客則縱其溢而舒之溢爲滻是也水由地中順理而行謂之流東流爲漢爲濟是也同出而枝分謂之別東別爲沱是也橫流之初失其故道今皆復焉而稱曰道九河旣道是也流溢旁覆覃及下流而稱曰被澗被孟豬是也水出異源自被合此爲會東會于泗沂會于灤于涇之類是已小水合大水大水衡流而行爲過東過洛汭東過漆沮之類是已枝分派別復合其所歸爲同灤沮會同同爲逆河之類是已九州之澤曰豬曰澤者昔焉泛濫于是乎渟滯而不溢故彭蠡榮波皆曰既豬昔焉漂流于是乎鍾聚而不散故雷夏曰既澤九州之土昔焉淪沒不可種殖水患既平其地復治則曰淮沂其父雲土夢作父九州之山祭之而水患平則曰蔡蒙旅平已平而徧察之則曰荆岐既旅終南博物至于烏鳴才特水患平而已

又可施種殖之功則曰蒙羽其藝總叙衆山始隨而
刊之終祭而報之則曰九山刊旅叙百川之瀦導則
曰九川瀕源叙諸澤之涵浸則曰九澤既陂唐虞史
官紀載之工簡明嚴備昭垂萬代燦若日星後世書
志雖欲效之弗可及已

禹貢指南

卷四

十一 頤家達



進講章疏

臣等張居正等謹

題臣等一歲之間日侍

皇上講讀伏見

聖修益懋

聖志彌堅盛暑隆寒緝熙罔間臣等備員輔導

不勝慶幸但惟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
問必溫故而後知新况今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

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

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校閱或有
訓解未盡者增改數語支蔓不切者即行
刪除編成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

裝演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有暇時加溫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

知日益開豁其於

聖功實為有補以後仍容臣等接續編輯

進呈

御覽仍乞

勅下司禮監錢板印行用垂永久雖章句淺近
之言不足以仰窺

聖學精微之與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臣
等不揣荒陋謹具題恭

聞

萬曆元年十二月 日

二

書經直解卷之一

少師無太子太師史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張居等謹解

虞書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這書共有五篇。都是虞舜時史官所作。以記當時之事者。故總謂之虞書。

堯典

堯是唐堯。堯是典籍。這第一篇典籍載唐堯的事。所以謂之堯典。

書經直解卷之一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歎欽明文思安安尤恭光讓尤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若是發語之辭。稽是考。敬是至。歎是功業。

欽是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章。思是恩慮。安是安客。是無所勉強。名是實。堯是誠。格是至。之臣說

稽考古時帝堯他的功業極其廣大無一處

不到。所以謂之放歎。然堯之有此大業者。以

其有盛德為之本耳。論他的德性。欽敬而不

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著見。思慮深遠。這

四德义都出於自然。安而又安。不恃勉強。德性之美如此。所以行出來恭敬是着實恭敬。無一些矯強。堯有這等盛德。所以光輝發見於外者極其顯著。凡東西南北四海之外。無不被及。上天下地之間。無不充塞。此正所謂敬。

堯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書經直解卷之一

俊德是大德。即上文所謂欽明文思安安尤

恭。堯讓便是親。是親愛。睦是和睦。平是均。草

是明。協字解做合字。於是嘆美詞。變是變惡

為善。時字解做是字。雍是和。史臣承上文敘

放歎的實事說道。德性在人。萬理咸備。本身

峻大。但為私欲昏蔽。所以小了。惟堯能明其

大德。渾然天理未為私欲所蔽。大德既明。則

身無不修。而萬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

親愛自家的九族。那九族每就親愛和睦。達

有乖爭。一家都齊了。又推此德去。曾教那萬國的百姓。那百姓每就感動興起箇箇曉道理。沒有昏昧。一國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那萬國之民。那黎民也就變惡為善。雍雍然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齊是熟放於家矣。一國治是熟放於國矣。天下平是熟放於天下矣。然則四表豈有不被。而上下豈有不格者乎。所謂放熟之實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三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敎授人時。

乃字接着前面說。羲氏和氏是掌管天文的官。若是順。是廣大的意思。曆是曆書。象是觀天的器具。史臣前面既稱述堯的功德。此以下是敎堯的政事。就接着說。帝堯當時命羲和氏二人掌管推步天文。分付他兩箇說。日月星辰。運行于昊天。有一定的度數。布列于昊天。有一定的位次。你須要加意。敬謹順其自然之理。不可怠忽。違背妄意穿鑿。把那推算的曆書與觀天的象器。推驗那日月。

星辰的度數位次。不可分毫差錯。然後造為曆書。曆造成了。又要一心敬謹。頒行天下。授與有司。使天下的人都依這曆本上說話。及時幹那農桑等事。庶不失後早晚之宜也。蓋君道莫大于敬天勤民。故堯特以治曆明時為首務如此。

分命羲仲宅嵎夷。自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羲仲是官名。宅是居。陽谷是所居官次之名。

《書經直解卷之一》

四

寅是敬賓。是以禮相接。如賓客一般。平是均平。秩是次序。日中是春分晝夜相停。星鳥是南方朱鳥七宿。殷字解做中字。析是分散。華是生。尾是交接。帝堯總命羲和造曆。既底。猶恐推步有差。又命四箇官分管四時。以考驗之。這一節是命官專管春時的事。帝堯分命羲仲。使他居於嵎夷東表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暘谷。於春分初出之日。以敬禮而賓接之。記那日影的尺寸。凡春月歲功方輿所當。

作起的事則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春分晝日的晷度。果是五十刻與夜相停否。考之春分初昏之時。果是南方朱鳥七宿適當午位否。這兩件相合了。可見仲春為陽氣之中矣。又驗之於民。先時冬寒。民皆聚於室內。到春時都散處在外。可以驗其氣之溫。又驗之於物。鳥獸到這時節也都孳尾生育。可以驗其氣之和。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上春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啟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是重。羲叔是官名。南交是南方交趾之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是變化的意思。星火是東方蒼龍七宿中大火心星。因是因春之析。希是少。革是更易。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夏時的事。帝堯重命羲叔。使他居於南方交趾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明都。凡夏月時物長盛。該變化的事。都依次其先後之宜。授

與有司。當夏至日午時。啟以伺日。記那日影的長短。又必考之于日夏至晝閒。果六十刻為最長否。考之于星大火心宿。夏至初昏果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了。可見仲夏得正陽之氣矣。又驗之於民。春時已是分散居住了。此時天氣愈熱。越發分散居住。又驗之於物。那鳥獸的毛都希疎變易。亦以氣愈熱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上夏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分命和仲宅西。白昧谷實錢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耗。和仲是官名。錢是送。西成是秋間該成就的事。虛是北方玄武七宿中之虛星。夷是平。耗是鮮好。這一節是命官專管秋時的事。帝堯分命和仲。使他居於西極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昧谷。於秋分將入之日。以敬禮而餞送之。記那日影的尺寸。凡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的事。都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

又必考之秋分夜間的晷度。果是五十刻與晝相停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是虛星適當午位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秋為陰氣之中矣。又驗之於民。先是夏間民皆苦於炎熱。到此時則暑退而人氣舒平。又驗之於物。鳥獸到這時節毛羽也都更生一層。潤澤鮮好。以上都是考驗那曆書上秋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毳毛。

和叔是官名。在字解做察字。朔易是冬間談

改易的事。昴是西面白虎七宿中之昴星。隩是室中深奧的去處。毳毛是更毳細毛。這一

節是命官專管冬時的事。帝堯又重命和叔使他告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幽都。凡

冬月歲功已畢。所當變舊為新的事。都均平

而審察之。以授與有司。又必考之于日。冬至

晝間果是四十刻為最短否。考之于星。冬至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七

《書經直解卷之一》

八

一也。何莫而不本於一欽之所運用哉。觀充典者。求其心法可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是嗟歎。朞是天運一周。釐是治。工是官。庶績是衆功。熙是廣。帝堯既命羲和造曆。分時考驗。至此又告之說道。嗟汝羲氏及和氏既受命造曆。當知置閏之法。蓋每歲有十二月。每月有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

初春果是昴宿見於正南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又驗之於民。此時天氣寒冽。都聚居於深室之內。又驗之於物。那鳥獸每都生出更毳細毛。以自溫適。亦以氣寒故也。以上都是考驗那曆書上冬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夫帝堯既總命羲和造曆。又分命四臣考驗。敬天勤民之心。可謂切矣。然其大要曰寅賓。曰寅餓。曰敬致。其為欽若之心。則一也。曰平秩。曰平在其為敬授之心。則

數也。使氣朔皆合此數，何消置閏？但天運一

周與日相會而二十四氣完備。叫做一朞。這

一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多五日有零了。是為氣盈盈者。言有餘也。又月與日會。每不較三十日。一歲有六箇月小盡。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又少五日有零。是為朔虛。虛者，言不足也。合氣盈朔虛兩項之數，每歲常餘出十日。至三歲，共餘出三十日。若不設舊

書經直解卷之一

九

閏月以歸其餘。則這餘日又占過一月。歲歲

那移久而愈差矣。所以必須以此餘日置為

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使盈

虛消息氣朔分齊。然後春夏秋冬四時之節候

不差。而歲功以成也。造曆既成，頒行天下。以

信。始官便百官。每有所遵守。凡春而東作

夏而南說。秋而西成。冬而閉。易以主慶賞刑

廢等事。莫不以時舉行。而衆功自然熙廣矣。

帝曰：疇咨若時。豎曰：漢子未啓明。帝曰：

吁。嚚訟可乎？

疇是誰？答是訪問。庸是用。放齊是臣名。胤子

朱是堯之嗣子。丹朱是開。吁是嘆其不然

的意思。嚚是言不忠信。訟是爭辯。帝堯問羣

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時為治的合我將登

用他。當時有臣放齊對說。帝之嗣子丹朱。他

的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堯嘆其不然。說

丹朱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好與人爭辯曲

直。他的聰明都用在不好的去處。此等的合

必不能順時為治。豈可登用乎？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儼功。帝

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是事。驩兜是臣名。都是嘆美詞。共是官

名。方字解做且字。鳩是聚。儼是克。象

恭是外貌恭敬。滔天二字。先儒疑有差誤。漢

儒孔氏解作其心傲狠。若漫天的意思。帝堯

又問羣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成事務的合

我將用他。當時有臣驩兜嘆美說道。見今有

那共工官方且集聚事務著見其功帝善用之將未必能順事可知。帝堯嘆其不然說道：共工為人居常無事。舌辯能言到用着時與其所言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的模樣中心其實傲狠滔天似這等變詐無有實心的人如何靠得他順成事務乎。以上兩節見帝堯知人之明。夫君道在于知人而知人最為難事。非知其才解之難乃知其心術之難也。甯子朱之才共工之功若可屈用如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俞曰：於。鯀哉。帝曰：吁。弗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湯湯是水盛的模樣。割字解做害字。蕩蕩是水廣的模樣。懷是包其四面裏。是駕出其上。

書經直解卷之一

土

書經直解卷之一

土

堯因四岳薦鯀乃嘆息而甚不然其言說道：弗哉。鯀之為人。憚戾自用。違背上命。又與衆不和。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哉。是已廢而強舉的意思。四岳以伯鯀有才故又強舉之說。今廷臣之才。實未有過於鯀者。不若姑試其可而用之。但取他能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全也。堯因四岳之強舉不得已而用之。又戒之說。涉往當敬慎之哉。既而九載考績。鯀卒不能成治水之功。夫方命圮族。堯知鯀

之不可用。可謂知人之智矣。既知之而復用之者何？蓋陷溺之民不可以坐視，此又急於救民之仁也。然伯鯀卒無成功，可見無德的人，雖有才能，終不能濟國家之事。用人者不可不審也。

帝曰：「參凶岳，朕在位七十載，沒能庸命與。」岳，名參，字子房，漢高祖謀臣。帝位否德，本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錄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

其試哉。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嬪汭于虞。帝曰：欽哉。

巽是遜讓，否德解做不德。明，上明字是顯用，下明字是指在顯位的說。撝是薦舉，側陋是廢賤之人，師是衆錫是與。錄是無妻的。參是進士，是治學是至刑。是法則的意思。釐是整齊，降是下嫁。嬪汭是地名。嬪是為婦。帝堯說：我在帝位已七十載矣，年力衰倦不堪煩

答：涉四岳若能用我的命令，我將讓汝以天子之位。四岳對說：帝位至寧惟有德者可以當之。我的德不稱，恐忝辱了帝位。帝堯說：既不肯自當，可為我旁求有德之人。如已在顯位的，沒當明顯之有在側陋微賤的，也當薦揚之。惟賢是舉，貴賤不必拘也。於是四岳衆臣同辭與堯說，若是求之於側陋中，倒有箇錄居在下位的人，叫做虞舜，其德可以居此帝位。堯即應而然之說。我也曾聞此人但未知其德果是何如。四岳對說：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則頑愚，其繼母則嚚詐。繼母所生之弟名參，又傲慢不恭。這三人常謀欲害舜，却能諧和之以孝道，積誠感動，使他每都進進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為慈，弟漸化而為順，不至於大為姦惡。夫舜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如此，非盛德而能之乎？堯說：即舜之處，父母兄弟者固足以見其德矣。我還試驗他，把我二女娥皇女英都與他為妻，又看

他處夫婦之間所以為法則于二女者何如。於是治裝下嫁二女子于媯汭之地使為婦於虞氏之家。堯又念這二女是天子的客今嫁於微賤之匹夫恐生驕慢故訓戒之說欽哉教他恭敬以盡婦道善事舅姑不可慢也。其後二女果能遵堯之命化舜之德堯乃以舜為真賢竟舉帝位而讓之焉。

舜典

書經直解卷之一主

舜是虞舜這一篇書載帝舜的事蹟所以叫

做舜典

書經直解卷之一主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是光華協是合帝指堯說濬是深哲是智。各是有文理明是心裏通明溫是和粹恭

是恭敬允是信塞是實玄德是幽潛之德升聞是上聞史臣說稽考古昔帝舜繼帝堯之後帝堯的盛德顯著既有光華帝舜之德又有光華與帝堯相合然其德何如蓋常人之

有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智神機默運不可測識乃沉深而有智與那淺露的不同舜之明虛靈內潔自有經緯乃文理而光明與那伺察的不同常人恭以持己者或過于嚴峻實以待人者或出于矯飾惟舜則和粹而恭敬其恭也藹然可親而無嚴峻之形誠信而篤實其實也表裏如一而無矯飾之意夫濬哲文明就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一般溫恭允塞就與堯之允恭克讓一般信于重華協于帝也舜既有這四者納潛之德是以身雖在畎畝之中而令聞已上達于帝堯堯乃先命以司徒百揆四岳的職位而終禪以天下焉

慎徽五典五典堯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敎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微是美五典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之道百揆是官名凡百庶政都經他揆屬故名為百揆四門是四方諸侯來朝之門穆

穆是和順的意思。聰是山脚，烈是迅猛。達是錯亂。堯將禪位於舜，先試之以事。以觀其才德。何如。初使他為司徒之官，職掌五典。舜則小心敬畏以美其教化。由是父子從其親君臣從其義。夫婦從其別。長幼從其序。朋友從其信。人人皆順從無違教者。又使他為百揆之官。統領庶務。舜則以時整理。由是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件件都修舉無廢弛者。又使他兼四岳之官。賓禮四方來朝的諸侯。舜則以禮感化。由是四方諸侯都穆穆然雍容和順無乖戾者。當洪水為災。堯又使舜入山林中相視高下。適遇着猛風雷雨。舜則神色自若。初不驚懼迷亂。這又見他度量過人處。夫堯將難事歷歷試舜。而舜之盛德無所不宜如此。所以舉天下而付之也。

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是來。詢是謀。乃卒解做改字。底是致。陟是升。帝堯試舜之後。欲禪以帝位。乃呼而命之。說道。來汝舜。汝於前日登庸之初。我曾歷歷謀汝以司徒百揆四岳等事。必考其數奏之言。其後試驗之行事。則見汝之言皆致可有功。隨用隨效。於今已有三年之久矣。夫觀其言行之相符。則其謀皆由於素定。觀其久暫之一致。則其事非出於強為。汝之德真可以付託天下。今當代我升于帝位可也。舜猶以己德有愧。欲遜讓于有德之人。不敢承嗣帝位焉。夫堯以天下與舜。而舜又以天下讓賢聖人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是初一日。文祖是堯的始祖。舜既不肯嗣位。而堯之命又難以終辭。於是但受攝位之命。替堯權管國事。乃以正月初一日告于文祖之廟。堯自此終了帝位之事。而舜承受之矣。先於正月初一日者。正始也。必告文祖者尊祖也。

在璫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字解做察字。璫是美珠。璣是觀天之器。以

珠飾之。故名璫璣。衡是璣上的管子。橫施於
璣上。周旋運轉。窺測周天的度數。以玉為之。
故名玉衡。齊是考驗。七政是日月與金木水

火土五星。其運行于天有遲速順逆。隨時布
令。著見災祥。如人君之有政事一般。故名七

政。帝舜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先整頓那觀
天的器具。察視璫璣玉衡。考驗日月五星的

吉經直解卷之一

尤

蹕度。將以定天時。授人事而成天下之務焉。
蓋帝王致治之道。莫大於敬天勤民。故帝堯
即位。即命羲和欽若昊天。帝舜受攝。即在璫
璣玉衡。以齊七政。其敬天勤民之心。先後一
揆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字解作遂字。類。禋都是祭名。類是比類。
郊天有常禮。今雖不是郊祀的時節。而其禮
與之相類。故謂之類。禋是精誠宗。是尊。四

寒暑日月星水旱。這六者皆禮所當尊。故謂

之六宗。望是望而祭之。徧是周徧。舜既受終

觀象。遂以攝位告于上下神祇。其行祭吉昊

天。上帝之禮。則與郊祀的禮儀一概無敢簡

畧。其行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樣的
祭禮。則皆精意致享。無敢怠忽。天下名山大

川。五嶽四瀆之屬。其神遠在各處。不能親至。
其地。則隨其方向。遙望而祭之。無有不備。丘
陵墳衍。及歷代帝王聖賢之類。有功於萬載

吉經直解卷之一

干

在祀典者。則一周徧祭。告無有所遺。盡人
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于攝位之
初。首舉祀典如此。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是歛。五瑞是五等諸侯所執以為信的。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鈇璧。男執
鷩璧。所以盡四方。是四方諸侯。羣牧是九州
牧。指羣后就指四岳羣牧說。帝舜攝位之初。
於正月。先徵召天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

侯將他所執的圭璧。都原來辨驗。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他圭璧以為瑞信。至未朝時乃合符于天子而驗其真偽也。到正月盡間。則四方諸侯九州牧伯漸次有至者矣。遠近不周。到有先後。舜則每日使他隨到隨見不必取齊。蓋人少陸續相見。則接待之禮既得周全。詢問政務。又得詳盡矣。既見之後。還將那五瑞依舊班賜與他。蓋諸侯所執圭璧前日皆受之于堯。今舜歛而班之。使知天下既歸于舜。這圭璧便是舜之所授。所以與天下正統以示更新之意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三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秩。是祭祀中牲幣祝號之次第。五季即上文

所謂五瑞。三帛。是諸侯世子以下所執的幣帛。有纁玄黃三樣。二告是卿大夫所執的恭與鴈。一死是士所執的雉鳥。幣是至。藝祖是始祖。特是止用牛一隻。叫做特牲。舜攝位之初。四方諸侯來朝已畢。遂舉行巡守之禮。是年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泰山之下。燔柴祭天以告至。望秩以祀東方之名山大川。遂就此地接見東方的諸侯。因察候閏中時候之早晚。月令之大小。與夫日辰之甲乙。比義和所頒布的曆書何如。有不合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奉朝廷的正朔。又審驗侯國中律呂之高下。清酒丈尺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比朝廷所降的規則何如。有不同的也就責他改正。務使同遵朝廷的制度。又修明吉禮。事事審察。五禮不使廢墜。使天下的風俗無不同。至于諸侯朝見的名號。五玉三帛三生一死。以為贊。既修五禮。又將五禮中所用的器具。各處都要一一相同。不

許彼此異制。使天下的禮器無不一。此數事皆了畢。乃轉而西還。至五月的時節。又往南方巡守。到南岳衡山之下。朝見南方的諸侯。凡告天祀神。正朔考制度。尚風俗等事。都與巡守東岳的禮一般。至八月的時節。又往西方巡守。到西岳華山之下。其禮與初時所行的一般。至十一月時節。又往北方巡守。到此岳恒山之下。其禮也與巡守西方時所行的一般。巡守既畢。于是回還京師。親到藝祖之廟。用一牛祭祀。而以巡守事完告之。蓋人君之於祖宗事死如事生。凡出時必告行。退時必告歸。禮當如此。夫虞舜以一歲之間。徧巡四岳。當時國不稱勞民。不告勞者。蓋古時儀衛不多。凡事簡省。至于後世。一巡一幸。半騎雲從。供億浩繁。萬民騷動。巡守之禮。殆不可復主。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三

書經直解卷之二

四

敷奏是陳奏。試是考驗。庸是有功於民。舜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為定制。每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巡守。徧到四岳與諸侯相見。諸侯以四年次第來朝。天子巡守後之次年。東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次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北方諸侯來朝。四方諸侯都已朝畢了。又次年。則天子復出巡守。當諸侯來朝之時。都着他把在國所行的政事。一一敷陳奏聞於上。猶恐他說的雖好。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考驗其治國之功績。果是實否。若真能修舉職業有功於民。則賜他路車章服以旌異之。使善者愈有所勸而不善者亦知所勉。五年之間。巡守朝覲。殆無虛歲。古之君臣。皆勞身勤民如此。故上無不究之深。而下無不達之情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充青徐荆揚豫深雍九州。至舜即位。因契青

二州地方太廣政教難周。於是始分冀州以東恒山之地為武州。其東北暨無間之地為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添此三州。通前九州。共成十二州。所以均疆域而通政教也。既分了十二州。又於每州之內。各擇其一山之高大者封表之。以為一州之鎮。如冀州則表霍山。兗州則表泰山之類。所以定望祭而繫瞻仰也。又濬導十二州之川。凡水道稍有不利者。即一一開通。未使壅塞。此時雖洪水已平。而猶以修舉水利為急務。蓋忠惠預防之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是如天垂象以示人。典字解作常字。刑是墨罰。剕宮大辟。五樣刑法。流是遷徙遠方。宥是寃宥。眚是過誤。咎是不幸。肆是釋放。怙是倚恃。終是再犯。賊是殺。是憐憫的意思。帝

舜設為墨劓剕宮大辟五樣常刑。明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垂象一般。使人曉然皆知冒犯。所以待罪之重者。若雖犯在五刑。而情有可疑者。則發遣去遠方以寬宥之。此重中

有輕者也。五刑之外。又以皮作鞭。角為官府之刑。懲治吏胥。竹片荆條。二物名為朴。角為學校之刑。責治生徒。所以待罪之輕者。其或罪在可議。例難加刑者。則許他以黃金納官贖免其罪。此又輕中極輕者也。五者皆制法之條理。法之正也。若是犯罪之人。有偶然差誤。出于無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過的。這兩項情有可原。則徑從釋放。赦免其罪。若是依倚勢力。敢於作惡。或不改前非。至于屢犯的。這兩項情甚可惡。則依法治罪。或杖或刑。不准宥贖。這兩句是用法之權衡。法外之意也。夫舜之制刑。輕重取舍。錯綜斟酌。極其謹慎。敬而又敬者。果何心哉。惟念夫死者不復生刑者。不可再續。故雖兢業戒慎。惟

爲不能盡得天下之情。深恐刑罰一或失當。則必濫及于無辜。其哀矜憐恤之仁。常寓于法制之内。所以又說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則必濫及于無辜。其哀矜憐已之意。而欽恤法制之内。所以又說欽哉欽哉。以此為心。豈有蓋刑罰以禁惡。乃聖人不得。

刑罰不中者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逐殛是拘囚。共

書經直解卷之一

毛

工驩兜是三臣名。三苗是南蠻之君。鯀是堯
伯。幽洲崇山三危。羽山是四面極邊的去處。
舜之用刑。雖以好生為心。寬恤為急。然對於有
罪之人。亦不容不誅也。當時之臣若共工。驩
兜三人相助為惡。三苗之君恃險為亂。不服
王化。伯鯀方命圮族。治水無功。天下之令謂
之凶。當堯之時。未及誅戮。及舜攝位。以此
四人者。稔惡不悛。罪在不宥。乃發遣共工於
此邊之幽洲。安置驩兜於南邊之崇山。驅逐

三苗之君於西裔之三危。拘囚崇伯鯀於東
裔之羽山。這四箇凶人。都是天下人心之所
共惡者。舜為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故
天下之人。皆以舜為刑當其罪。無不心悅而
誠服也。夫人君治天下。大要在賞罰兩件。必
至公至當。纔能服人。前面說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是記舜賞當其功。此言四罪而天下咸
服。是記舜罰當其罪。

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書經直解卷之一

毛

海遇客八音

帝是帝堯。殂是升。落是降。人死則魂升于天。
魄降于地。故叫做殂落。過是絕密。是靜。八音
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件音樂。舜攝位至
二十人八年。帝堯乃崩。畿內的百姓哀痛深
切。就如居自家父母之喪一般。至於三年之
久。四海的人。感亦皆不忍作樂。絕靜了八音。
蓋帝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所以人心思慕
之深。至於如此。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就是正月。元日是初一日。格是至。文祖是帝堯的始祖。已見上文。先時舜受終于文祖。不過是替帝堯攝得天子之事。至堯崩之後。舜服三年喪既畢。天下之人都來歸舜。不容逃避。舜於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初一日。復至文祖廟祭告。纔即天子位焉。必以月正元日者。蓋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即位改元。必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上一節是記堯之終。此一節是記舜之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即位。首先召見四岳大臣。訪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以人君為治。第一件是進用賢才。然賢才或隱于山林。或屈在下位。朝廷未必盡知。於是大開那進賢的門路。使四方但有德行。有才能的。皆得以進用。而無閑塞阻當之虞。又以人君一身聰明有限。天下事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三九

牧。是養民之官。柔。是寬以撫之。能。是要他馴。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三

習于教化的意思。惇。是厚。德是有德的人。允。是信。元。是仁厚的人。難。是拒絕。任人。是包藏凶惡的人。帝舜既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官牧養百姓。于是呼十二州之牧而告之說。牧民之道。當使民足食。而足食之道。在不違農時。必須輕徭薄賦。禁止興作。使民皆得以盡力於農畝之事。然後民食可得而足也。民食既足。教化可興。一州之民。有在遠方的。則當寬以撫之。使樂于歸戴。有在近處的。則當

豈能盡見。豈得盡聞。於是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天下之耳目。為上之耳目。使人人眼裏。但有所見。耳裏。但有所聞的事情。都許直言來告。而無遮隔壅塞之弊。夫闢四門。則賢才無不進。明四目。達四聰。則下情無不通。帝舜之勵精圖治如此。

馴而習之。使人于禮法。人有德行的。則親厚之。有存心仁厚的。則信任之。使得以助我之治。若那深情厚貌。包藏凶惡的人。則須深惡痛絕。使不得倖進。以貽害于民爾。十二牧。若干這幾件處置。各得其宜。則不但中國之人。皆順其治。雖遠而蠻夷外國之人。慕我治化。亦相率而服從矣。夫安民之道。固在於知人用質。然天下事。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所以帝舜之命十二牧。既說停德。允元教他。親信君子。又說首難狂人。教他隄防小人。聖人之遠慮如此。萬世圖治者所當深念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就職事哉。人主之務。莫先於擇相。故帝舜即位之初。首發百揆之命。而是明惠。是順疇。是類懋。是勉。帝舜咨訪四岳。

《書經直解卷之一》

至

《書經直解卷之一》

至

說。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乃帝堯之事功。爾在朝之臣。有能奮起事功。熙廣帝堯之事者。我將使他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使件件各得其宜。因以順成庶類。使物物各遂其性。此輔弼重任。不知何人可以當之。於是四岳及所領諸侯。一同舉薦。說今有伯禹。見做司空之官。可居此任。帝舜素知禹賢。即以羣臣之舉為然。而答以命禹。說沒為司空。能平水土。今命汝。仍以舊官。兼行百揆之事。當勉勵不怠。以成亮采惠疇之功可也。禹聞帝舜之命。不敢自任。乃拜下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說此三人皆有才德。可居百揆之任。帝舜以此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自宜首用。故但然其舉。不聽其讓。說百揆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就職事哉。人主之務。莫先於擇相。故帝舜即位之初。首發百揆之命。而當時諸臣濟濟。相讓之甚。千古之下。猶可以見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是后稷的名。阻是困阨。后是君。棄以功受

封於邰。爲邰君而居稷官。故謂之后稷。播是

布種。穀非一種。故謂之百穀。棄自幼手便好

耕種。帝堯時已命禹爲后稷。教民播穀。至是帝

舜因禹之讓。乃申命之說。洪水初平。地利未

能盡興。天下人患還有阨於饑餓。不得飽食

的。今命汝仍爲后稷之官。任養民之職。教百

姓每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勢之燥濕。以播種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

此百穀。使人人都得飽食。而無阻饑之患。于

以終汝后稷之事可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教敷五

教在寬。

親是親睦。五品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五倫中的名位等級。遜是順。司徒是掌教化

之官。敷是宣布。五教即是五品之教。寬是從

容不迫撲。在帝堯時已作司徒。至是帝舜因

禹之讓。亦申命之說。今天下百姓每多不相

親愛五倫的品節。也多不遜順。我甚憂之。今

命汝仍爲司徒之官。任教民之職。汝必用心

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不可

少有怠忽。而又必從容寬裕。以待民之漸化。

不可過於急迫。于以終汝司徒之事可也。蓋

人君之治天下。以養民教民二者爲急務。故

帝舜命相之後。即於后稷司徒之命。懲懲焉。

然必先稷而次司徒者。蓋衣食既足而後教

化可興。亦王道之序也。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姦宄。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是亂。夏是中國文明之地。劫人的叫做寇。殺人的叫做姦。姦宄是陰謀爲惡的人。在外

的叫做姦。在內的叫做宄。吉是士師掌刑之

官。服是服其罪。宅是居止。帝舜因禹讓及臯

陶。亦申命之說。如今四方蠻夷猾亂中國。中

國之人乘機作惡。有爲寇爲姦的。有爲姦爲宄的。其爲生民之害多矣。汝臯陶舊爲士師。

之官。今命汝仍居此職。凡寇賊姦宄罪不可宥者當治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使服其罪然刑雖有五而服則有三等之就惟死刑棄之于市。宮刑則下鑿室餘刑亦就屏處不使誤而至死。於寇賊姦宄罪有可議者則制五等流刑以宅之。然流雖有五而宅但為三等之居。惟大罪授諸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各有遠近不同。汝之用刑必致其明察。凡輕重遠近之間。不使少有差錯。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五

乃能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夫民教之不從乃可加以刑罰。觀舜命官治刑在教民之後。可見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也。

帝曰。嚙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無汝共工。

垂拜稽首讓于朱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是順理整治的意思。垂是臣名。共工是官名。專管工作的事。朱斯。伯與是三箇臣名。諧是和。帝舜問于廷臣說誰能依順那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同辭對

說有臣名垂者。其人有巧思。可當此任。帝舜遂以羣臣之舉為然。而咨以命垂說。汝當做共工之官。順治百工。以整理興作之事。垂乃下拜稽首讓于朱斯。及伯與。說這三人皆有才能。堪居此任。帝舜以此三人雖賢。終不及垂。故但然其言。不許其讓。而命之說。共工之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職。以諧和百工之事可也。夫共工之職。在九官之中。雖若稍輕。然舜亦必咨訪責成。不肯輕授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一

美

上是山林。下是澤藪。益是臣名。虞是掌山澤的官。朱虎熊羆是四箇臣名。帝舜又咨訪廷臣說。人君一身為萬物之主。山林川澤之間。有草木。有鳥獸。雖是天地所生之物。而搏節愛養以遂其生者。亦人君之責也。沒羣臣誰

能為我順而治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上而山林。下而澤藪。凡草木鳥獸。無不各遂生育者。我將用之。羣臣同辭對說。在廷之臣。惟伯益可當此任哉。帝舜以羣臣所舉為然。遂咨益而命之說。汝當作我虞人之官。掌此山澤。以順草木鳥獸之性。伯益聞命。叩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說此四臣。皆可使居虞人之職。帝舜雖然其言不聽其讓。仍命伯益說山澤之事。惟汝為能。汝其往任此職。諧和其事可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卷一

書經直解卷之一

卷一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俞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舞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三禮是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三件大禮。秩宗是主敘次百神之官。夙是早。寗是敬畏。真是心無私曲。清是潔淨。夔龍是二臣名。帝舜咨訪四岳。說國之大事在祀。誰能為我掌管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者。我將任而用。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育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之。四岳與羣臣周辭對說。如帝所求。惟有伯夷。可當此任。帝舜然其所舉。乃嗟歎呼。伯夷而命之說。汝當作我秩宗之官。管奉祀天神地祇。人鬼必須每日之間。無論早晚。一惟致其敬畧。不可少有怠忽。使方寸之間。常存正直。則自然心地潔清。無物欲之污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而主三禮之事。伯夷聞命。舜下稽首。而讓於夔與龍。說此二人。皆可任典禮之職。帝舜以二臣雖賢。不及伯夷。故但然其言不聽其讓。說典禮重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官。致其欽敬。以典三禮。無失寅清之道。可也。夫禮主於敬。而事神之本。在心。人君是天地百神之主。自己敬謹正直。清心寡慾。既無不盡。而掌禮之官。亦必能體此心。乃可感格神明。觀帝舜命伯夷典禮特丁寧告戒之如此。則其平日治心之功。又可知矣。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典樂是掌樂之官。胄子是長子。自天子之太子以至公卿大夫之嫡子皆是。溫是和厚。栗是莊敬。志是心之所向。永是吟詠。聲是五聲。律是十二律。倫是倫序。石是石磬。擊是重敲。拊是輕敲。席舜因伯夷以典樂讓夔。遂呼夔而命之說。養人性情莫善於樂。今天子之太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將來都有天下國家的責任。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我今命汝作掌樂之官。教訓那胄子。時常把如人性氣直以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且溫。性氣寬緩。遂者或久。莊敬須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不及者。或久莊敬須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不及之偏。剛勁的人易至于刺虐。須教他剛而無虐。簡裏的人易至于傲慢。須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之病。庶幾胄子之德悉底於中。

書經直解卷之一

元

書經直解卷之一

甲

和。他日任天下國家之事。自無不當矣。然作樂之道何如。蓋樂音之起。生於人心者也。凡人心有所向。必形於言辭而為詩。是詩所以言其志也。取那詩辭來歌詠。便有長短的節奏。是歌所以求其言也。節奏既有長短。那聲韻便有高下清濁不同。宮商角徵羽五聲。都依那歌詠上出來。所以說聲依永。聲韻既有高下清濁。但未必其能和。又必取那十二律之管來調和之。律呂相間。損益相生。以叶五聲。然後高下清濁之節。纔能成文而不亂。所以說律和聲。人聲既和了。乃將這歌聲。播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為樂。則八音皆能諧和。而不相侵亂。失其倫序。由是薦之郊廟。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則人無不和。蓋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胄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舜之命夔如此。夔因舉聲樂應通之妙。以見其果能和神人之意。說道八音之中。惟石磬最難諧和。我嘗於磬之大者。方

敲之以發越其聲。磬之小者輕敲之以應揚其韻。而石磬無不和。但見那百獸聞之亦踴躍然相率而鼓舞。異類且能感動。而况其他乎。帝之所謂神人以和者信矣。

帝曰。龍。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龍是臣名。堅是疾惡。讒說是小人讒間之言。殄是絕。師字解做衆字。納言是官名。名是當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龍命之說。我最疾惡。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三

那小人造爲讒間之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賢的却說做不肖。不肖的却說做賢。傷絕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使不得安其位。行其志。他那讒言能顛倒邪。正惑亂人心。變易黑白。驚動衆聽。其爲治道之害不小。不可不防閑而禁絕之。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間。出納我之命令。必須仔細詳審。或將我的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矯偽。蒙蔽。之私方纔傳出。有不當的還要執奏。或將

下邊的言語奏聞于我。亦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希合巧佞之私。方纔進上。有不當的也要斟酌。如此。則出納之間。所言皆合于理。矯僞者既無所託。邪僻者亦無自進。而讒說不得行矣。夫以帝舜明目達聰于上。百僚師師協恭于下。宜若無讒。邪之說得以行于其間。而其命官之謂猶必懲懲若此者。蓋邪正消長之機。天下之安危所繫。防微杜漸。雖聖人不敢忽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三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二十二人。是指出前面所命四岳九官十二牧。亮。是輔相顯明的意思。天子是天事。帝舜既分命諸臣各任其職。主此又嗟歎而總告之。說。咨汝等二十有二人。職任雖有不同。然所理者。都是上天的事。蓋天生民而以治理託之于君。君不能獨理。而委之于臣。苟有一事怠慢。一時急勞。則天工必致廢缺矣。汝等都要常持一箇敬謹的心。勤修職業。以輔相明。

亮上天之事。做四岳的。要敬謹以進賢才。通壅蔽。做九官的。要敬謹以典禮。典樂。明刑。敷政。教養萬民。順遂百物。做十二牧的。要敬謹以足民食。安遠近。使上天之事。一一修明。無有廢墜。則我代天理物之責。亦庶幾克盡矣。汝等可不勉哉。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定三苗。考是稽考。績是政績。三考是九年。黜是罷斥。陟是陞用。勞是無功的。明是有功的。庶績是

書經直解卷之二

置

衆功。然是廣分。皆是分別其善惡。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每三年任滿。即稽考他在任有無功績。以驗其職事之勤惰。三年一考。六年再考。待至九年滿日。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惰而無功者。黜黜之。勤而有功者。陞用之。考績於三載。賞罰大明。名實不爽。所以即時朝廷之政治清明。官府之中職務精覈。羣臣各修其

業。衆功無不熙廣。雖乍臣乍叛如三苗者。亦得以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擇而留之。惡者寃而去之。無復向日之負固梗化者。亦因朝廷處置得宜。自然心誠畏服故也。

舜生三十微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是召。陟方是升遐。史臣於舜典篇終總敘

說。帝舜生三十年。堯起召於畎畝之中。而登用之後。來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共又三十年。方纔即帝位。在位又五十年。乃升遐

書經直解卷之二

置

而崩。計其壽凡百有一十歲。孔子說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壽。舜起匹夫而為天子。是得位。年百餘歲而後崩。是得壽。然本之有深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耳。觀史臣所記。與孔子之言。欲法堯舜者。可以修德為務哉。

書經直解卷之二

書經直解卷之二

大禹謨

謨是謀議。這一篇是史臣記大禹所陳告于帝舜的謀議，故名為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是發語辭文命是文德教命敷是布祗

是敬帝指帝舜史臣稽考古時大禹說禹為

舜臣治水成功其文德教命既已東漸西被

南暨及敷布于四海之內於是陳其謨謀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一

議論以敬承於帝舜欲其保治于無窮蓋好
問好察兢兢保治者帝舜之心也禹之開陳

善道正是敬承帝舜之美意爾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以下是大禹所陳之謨后是君克是能艱

字解做艱宗。各是治繫是遠大禹說人君以

一身總理庶政統治萬民其道景為艱。人

臣受國家委任有輔政畏民之責其道亦為

艱。盡必須為君者真能知君道之艱兢兢然

夜戒懼務盡那為臣的道理不敢有一時

怠忽為臣者真能知臣道之艱亦兢兢然夙夜戒懼務盡那為臣的職業不敢有一事苟且。這等樣上下交修然後朝廷的政事得以

整飭修舉而無壞亂之弊天下的人民亦皆

從上之令速化於善而不容自己也若使為

君與臣者不知其艱而視為容易或徒知其

難而不能自勉則其政事必至於廢弛民心

必至於渙散而何政以民化之有是可見治

亂安危之機只在君臣一念敬忽之間耳可不戒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二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客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名是信茲字指君臣克艱說嘉言是善言。俗

是隱伏稽是考。衆稽臣民說無告是民之鰥

寡孤獨無處告訴者用窮是士之困苦貧賤窮而未遇者帝指帝堯帝舜聞禹陳克艱之

謀。即應許之說道。汝謂君臣克難則政事修治而黎民感化。斯言誠然也。但為君臣者患不能耳。若信詰盡此克難之道。夙夜祗慎而上下交修。將見聞見博而壅蔽通。凡有嘉謀。嘉猷可以補益治道者。皆得自獻于上。而無有隱伏於下者矣。四門闢而群賢進。凡有懷才抱德。可以分理庶職者。皆得效用於時。而無有遺棄在野者矣。賢才聚於上。而膏澤下於民。雖萬邦之廣。萬民之衆。亦莫不蒙被恩。

書經注解卷之三

五

德安居樂業。而無有一夫之不獲者矣。君臣克難之效。至於如此。然此豈易致哉。必須稽考于衆。旁求博采。於人之言有善者。即參已之短。以從人之善。初無有一毫繫吝的意思。夫然後人樂告以善。而嘉言罔伏也。又必廣詢民瘼。有鰥寡孤獨。無處告訴的。一一周郎。保愛不忍虐害。夫然後德澤遠被。而萬邦咸寧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因苦貧賤窮而在下的一一推舉拔用。不至廢棄。夫然後多士畢。

集而野無遺賢也。然此惟帝堯能之。觀于得失之訪。是稽衆舍己也。其咨之嘆。是不虛無告也。側陋之揚。是不廢困窮也。所以說惟帝時堯。夫舜于克難之事。不敢自謂曰能。而以歸諸堯。則舜之克難。於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書經注解卷之二

四

於是歎美辭帝。是帝堯廣是廣大。運是運行。眷是眷顧。奄是盡。帝舜既以克難之事歸之。於堯伯益。遂從而稱贊之說道。美哉帝堯之德。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不息。所以變化之妙。有不可以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於自然。而無所勉強。乃謂之聖。自其聖妙於無迹。而莫能測度。乃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梁然可畏者而言之。又何其武也。自其英華宣著。煥乎有章者而言之。又何其文也。將以為聖而又見其神。將以為武。而又見其文。帝堯之德。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是以皇天眷顧其德。

保佑命之。使他盡有四海之地。天地莫非其有。為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焉。夫堯以盛德得天如此。則所謂堯蕪厥后者。信乎為堯之能事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是順。迪是道。逆是違背道理。禹因伯益賛美帝堯之言。遂發明天人感應之理說道。凡人行事。若能順着道理。天必降之以福。諸凡吉慶的事。都集於其身。若或違背道理而行。則天必降之以殃。諸凡凶禍的事。都集於其身。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般。斷斷乎其不差謬。故帝堯有廣運之德。斯受皇天之眷。正所謂惠迪吉也。天人感應之理。豈不昭然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無虞是無可憂虞之事。罔字。勿字。都是禁止的意思。逸是安逸。滛是過謠。是謀為。百志是說。凡百謀慮。熙是光明。罪是咈逆。王是四夷君長來朝之名。伯益聞禹陳堯蕪厥后之謀。將推廣其意。以告帝舜。恐其聽之未審。故先嗟嘆說道。天位至重。保守為難。帝其戒之哉。如今四方雖是太平。無可憂虞的事。然亂每生於極治。而變常發於不虞。當這時。節正要常常儆戒。為制治保邦之計。不可自謂治安便忘敬畏也。然所當儆戒者何事。蓋奉平日各法度。易至於廢弛。必須修明振舉。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失墜。太平無事。人情易流于逸樂。必須愈加勤勵。不可遊於安逸。淫於宴樂。賢人君子既知其可用。湏一心信任他。不可以小人間之。恤邪小人既知其當害。須決於屏斥。不可少有遲疑。凡謀為的事。務心裏或有疑惑。未安的。這叫做疑謀。切不可苟且成就。凡百志慮。必要正大光明。理順而心安者。

然後可成之。至於刑賞予奪。都有箇公正的道理。不可違背了正理而屈法徇情。以求百姓的稱譽。凡人好惡從違。都有箇本然的公心。不可拂了天下人的公心。而任情好惡。以遂一己之私欲。自此以上八件。都是當儆戒的事。人君若能朝夕以此為戒。內而無怠于心。無一念之不儆戒。外而無荒于事。無一事之不儆戒。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不但中國之民服從而已。雖遠方四夷。在荒服之外者。亦莫不聞風向化。稽首而來朝矣。儆戒無虞。其效如此。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是嘆辭。是順戒。是曉渝。休是美。董是督責。大禹因伯益陳儆戒之言。遂歎美之而告帝舜說。伯益所陳儆戒無虞的言語。於君德治道甚有關係。帝當留神思念之。不可忽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七

書經直解卷之二 八

益為人君者。固貴乎有德。然所謂德者。非徒存諸心而已。惟當見之於行事之間。使政無不善。纔是實德。而所謂政者。又非徒為法制禁令而已。在乎為百姓每興利造福。使民無不安。纔是善政。然所謂養民之政何如。彼水火金木土穀這六件。都是天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但其中容有太過不足處。必須一一為之整理。或相制以淺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使六者無不修。六者既修。則利其用。又教他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將這三件事。一一為之區畫。行之各得其宜。處之各當其理。使三者無不和合。這六者與三者。總叫做九功。今既已修和。則養民之政。莫不各有成功。一順其自然當然之理。而不至於錯亂矣。九功既叙。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之於歌詠之間矣。然始勤終怠。人

之常情。安養既久。怠荒易作。則已成之功能。能保其久而不廢乎。故當有以激勵之於那百姓。每有勤于府事的。則以善言獎勵他的好處。使其知所勉。有怠于府事的。則以刑罰督責而懲戒之。使其知所畏。然又恐事出于勉強者。或不能久。故復勸之以九歌。就把百姓每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百姓每歡欣鼓舞。趁事赴功。修者常修。和者常和。前日之成。

書經直解卷之二

九

功得以永久而不至廢壞。則養民之政斯其曲成而不遺矣。凡此皆保治之道。帝之所當深念者也。夫養民之政。至於惟叙惟歌。即伯益所謂無虞也。而必保其治於勿壞。即伯益所謂做戒也。禹益之言。其互相發明如此。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六府。即是上面說的水火金木土穀。這六件乃財用所自出。所以叫做六府。三事。即是正

德利用厚生達三件。乃人事所當為。所以叫做三事。乃字。解做汝字。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政。遂應而許之。說道。汝謂政在養民。而今日已成之功。當保之於勿壞。這言語說的極是。但保治固我所當為。而成治實汝所由致。往時洪水為災。天地皆失其職。萬民不得其所。如今水土既皆平治。上天亦得以成遂其生物之功。於是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相資為用。信無一件之不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十

各當其理。信無一件之不和。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彼其利。雖萬世之後。猶將賴之。這都是汝治水經理的功績。非他人所能與也。夫天下事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我豈不思所以保之哉。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繼朕師。

格。是來宅。是居。人生九十歲叫做耄。一百歲叫做期。總。是率。師。字解作衆字。帝舜既推美

大禹之功遂呼而命之說來汝禹聽我之言。我從受堯禪居此帝位三十有三載年九十九歲過于耄而及于期。血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汝當朝夕勉力不怠以總率我之臣民替我管理天下。這是帝舜命禹攝位之意。亦若堯之命舜曰格汝舜汝陟帝位也。

禹曰。朕德閭堯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書經直解卷之二》

士

朕是禹自稱。古時上下通得稱。朕邁是勇往力行的意思。種字解做布字。降是下。懷是感念。八箇茲字都指臯陶說。釋是舍。大禹因舜命他攝位不敢自當乃讓與臯陶說道。攝位重事須是有德為民心所歸者乃可當之。我的德淺薄民不依歸。豈能勝此重任。羣臣中惟臯陶能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他的恩德下及於民。被其澤者甚衆。黎民皆感戴而懷服之。命之攝位斯為允當。帝欲為天下得合當

以此人為念不可忘也。我嘗思念堪此重任的。惟在於臯陶。如今要舍了他。別求箇合在朝之臣。並未見有過於臯陶者。我不但提名在口。顯然稱道的在於臯陶。實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亦惟在於臯陶。反覆思之。終無可易。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托。而不孤天下之望也。夫攝位重事也。而禹之推讓臯陶諱切懇至如此。蓋聖人之心。惟欲為天下得人而已。豈有一毫私已之念哉。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十三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特乃功。懋哉。于是犯。正。是政令。弼。字解做輔字。期。是期望。懋。是勉。帝舜因大禹以攝位讓臯陶。遂呼臯陶而稱美之。說道。人君之為治。固有政令以正人之不正。但不能使人皆不犯。惟此臣民衆庶。都循理守法。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

這是何故。蓋由汝作士師之官。能明于墨劓。剕宮大辟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一精當。不差。使人皆畏刑遠罪。以輔助那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教。不至于玩弛而不行。期望我至于化行俗美之治而後已。故始初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雖不免于用刑。然汝之心。豈忍于殘民之生哉。只是要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使人人皆遷善改過。至于無刑之可。用。而後其心始慰也。所以民皆感化。相親相讓。合于中道。無有越禮犯分之人。自然不陷于刑辟。而向之期于無刑者。今果遂其所願矣。凡此皆汝明刑弼教之所致。乃汝之功績。我之所深念也。汝當于此益加懋勉。無替此心。始終如一可也。

臯陶曰。帝德閏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是過差。嗣是子嗣。世是後世的子孫。宥是赦免過。是誤犯。故是故犯。不辜是無罪的人。不經是不合於常法。臯陶因舜美其功。乃歸功於舜。說民協于中。非臣之功。皆本於帝德。所致耳。蓋帝之德。盡善盡美。無一毫過差。且如為人上者。或煩苛瑣碎。則下人便無以自容。而帝之臨下。則平易簡靜。無有煩瑣的氣象。統御衆人者。若性太急躁。則衆人易致擾亂。而帝之御衆。則從容寬裕。無有急促的意。思。罰那有罪的人。惟止他本身。更不累及他子孫。至於賞那有功的人。則不止他本身。必與之爵土。以遠及其後世人。有陷於不知而誤犯刑憲的。是無心之過也。每量情以恕之。其罪雖大。亦從寬宥。若有明知而故犯法的。是有心作惡也。則盡法以治之。其罪雖小。亦不輕怒。其原情定罪。或有可重可輕。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而常過于寬。至若論功行賞。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從

重以賞之。而常過于厚。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彼似無罪。不殺則我為失刑。帝則以為與其枉殺了無罪的人。害其性命。寧可姑全其生。使我自認失刑之責。這等仁愛忠厚之至。真與天地好生之德一般。帝有此德。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深入于民心。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自不干犯有司的法度。豈待臣之明刑弼教。而後能成協中之治哉。

金華直解卷之二 畫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俾是使。風動是說。德教感民如風之動物。一般。帝舜因皋陶稱頌其德。又申言以歸美於皋陶。說通民不犯法。上不用刑。此固我心所願。欲者。而未必其能遂也。今也我欲民不犯法。而民果不犯。我欲上不用刑。而刑果不用。使我得遂其所願。以臻于至治。教化流行。而四達。就如風之鼓動。萬物無遠無近。莫不靡然順從者。皆由汝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民

莫不從上之化。至於若是耳。這是汝之休美。有不可得而辭者。使非汝。則我好生之念雖切。亦何能遠洽于民哉。然皋陶雖明刑。使不遇帝舜之君。則其志豈能盡行。故天下後世。不多皋陶之功。而多帝舜之能任賢也。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金華直解卷之二

去

洚水。即是洪水。允字。解做信字。滿是自足。假是寬假。懋是茂盛。嘉是稱美。丕績是大功。乃字。解做汝字。曆數。是帝王相承的次序。如曆書歲時節氣。先後有序的一般。所以教做曆數。是升。帝舜雖稱美皋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於禹。故又申前意以命之。說來汝禹。昔日洪水為災。逆行泛濫。乃天示儆戒。於我。當是時。汝嘗奏說。這洪水當如何濬決。當如何疏導。後來見汝行事。一一都如其所

言信而有徵。到如今果然地平天成。府事允治。而大功克就。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常人于功成之後。未免有滿足自恕之心。汝雖為朝廷立了許多的功績。然觀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文教。一念祇承孜孜焉。未嘗少怠。觀汝之在家。則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凡事省約。兢兢然未嘗少縱。且自視歎然。日惟不足。初無有一毫盈滿之心。寬假之意。此亦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汝雖不自矜夸其能。而其能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敬服。誰來與汝爭能。汝雖不自張大其功。而其功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推讓。誰來與汝争功。夫汝德冠群倫。功蓋天下。如此。我因此懋汝之盛德。嘉汝之大功。知天命人心。咸歸于汝。帝王相承的次序。必定在於汝之身。而不能外。汝日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為天下臣民之主。今日總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是殆。微是妙。舜將傳位於禹。遂授他治天下的心法。說道。只是一箇心。但其發於形氣之私的。叫做人心。發於義理之正的。叫做道心。如耳欲聽聲音。目欲視美色。又如順着意的便喜。逆着意的便怒。這都是人心。此心一發。若無義理以節制之。便流於邪惡而不可止。豈不危哉。如當聽而聽。當視而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各中其節。這便是道心。這道心。人皆有之。但為私欲所蔽。纔覺發見。又昏昧了。所以微妙而難見耳。人心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若不知辨別。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所以治心者。要於吾心念慮萌動的時節。就精以察之。看是人心。看是道心。分別明白。不使混雜。既精察了。就要克去了。人心專一。守著道心。使常為一身之主。而不為私欲所搖奪。夫既察之精。而又守之一。則方寸之間。

純是天理。凡百事為自然合着正當的道理。無有太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蓋天下之治皆本於心。而端本之學。正心為要。故舜之命禹。吁嘯告戒如此。先儒說這十六箇字。開萬世心學之源。道統之傳。實自此始。為君者不可不知。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稽是考證。詢是咨訪。庸字解做用字。上文帝

舜既授禹以存心出治之本。此又以聽言處

書經直解卷之二

充

書經直解卷之二

充

事之要告之。說道人君聽人的言語。必其言若無所考證。駕空懸虛說出來的。這是無稽之歷歷有據。本于古人之格言。則聽之可也。若聽了這樣言語。必然淆亂國是。妨害政事。法宜絕之。以勿聽焉。人君用人之謀畫。必其謀之曾經咨訪。合于衆論之同然。則用之可也。若是不加咨訪。獨任已見。發出來的。這是弗詢之謀。若用了這般謀畫。必然拂逆人情。違背公論。汝宜拒之。以勿用焉。此二者

言尤貴於能斷。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位是君位。可願是人心所同欲的道理。好是善。戒是兵。帝舜命禹攝位。既反覆教戒之。至

此又深微之。說道君之與民分。雖相懸。而道

實相湏。彼人君至尊。人但知其可畏也。自我

觀之。天下之可愛者。豈非君乎。人民至微。人

皆以為可忽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何見得君之可愛。蓋天下百姓至

聽言處事之要也。夫舜明目達聰。用人之善。如恐不及。乃亦有不聽之言。不用之謀。何也。蓋公聽並觀。所以来天下之善。審察辨别。所以求事理之中。若徒知聽言之為美。自己全無權衡主宰。一槩都要見之施行。則將至於議論紛紜。可否淆亂。其敗謀僨事。與拒諫遂非者。為害一而已矣。故人君為治。固貴於用

衆皆仰賴着大君在上為之統御。纔安其生。若無君。則衆皆渙散而無主。饑寒困苦者。誰與賑救。相爭相害者。誰與管理。將何所仰戴乎。此君之所以可愛也。如何見得民之可畏。蓋人君以一身而統馭萬邦。全賴着衆百姓。歸依擁護。纔安其位。若無民。則一人孤立於上。要財用。誰來供給。要役使。誰與出力。將何以守邦乎。此民之所以可畏也。然則人君居此可愛之位。治此可畏之民。其可不敬之哉。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

必兢兢業業。慎守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之理。凡存於心發於政者。務使有善而無惡。有可欲而無可惡。然後人心永戴。而天位常安也。苟不能修行善道。所行的事。拂了百姓之心。使四海人民。困苦窮極。不得其所。則向時戴后者。將轉為怨嗟。向時守邦者。將轉為離叛。人心既失天命難保。人君所受於天之祿。亦永絕而不可復享矣。豈不深可畏哉。舜之告禹。至此盡矣。猶恐禹之固辭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汝諧。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是歷舉而卜之。官占。是掌占卜之官。蔽。是決斷。昆。字解做後字。僉。是衆。依。是順。龜。是炒龜觀兆。筮。是揲蓍起卦。協。是合。習。字解做重字。毋。是禁止之辭。禹承帝舜攝位之命。懇辭不獲。乃不得已而求決於神。說道。攝位大事。不可專主于人謀。今在廷之臣。有功者甚多。請一一卜之於龜。視其卜之吉者而命之。

又說道。言發於口。利害所關。或生出好事也。因這言語。或興起戎兵也。因這言語。言不可苟如此。今我命汝之言。蓋已詳審而不苟矣。豈容更有他說。汝當受命以攝位。勿復辭避也。夫以禹之盛德。豈不能守其祿位者。而舜猶諱諱警戒之如此。聖人憂勤惕厲之心。於此可見。

可也。帝舜說國有大疑。固用卜以決之。然占卜之法。必先斷定其志之所向。或可或否。自家心裏先有箇主張了。然後命之于大龜。灼而卜之。以驗其吉凶。今我命汝攝位之志。已先定於心。無所疑惑。而詢謀於衆人。亦同以為然。無有異議。是人心同矣。夫鬼神之禍福。亦視人心之向背何如。今人心既無不歸屬於汝。就是鬼神也。定是依順。龜筮也。定然協從矣。又何用取羣臣而枚卜之乎。且占卜之法。一得吉兆。不必再卜。今鬼神既依。龜筮又從。就如已行占卜了一般。又何須重卜以求吉乎。禹到這時節。理盡詞窮。無可解說。但拜下稽首至地。懇切遜避。以示終不敢當之意。帝舜因禁止之。說道。攝位之命。惟汝相應。汝不必屢屢固辭。以違神人之意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朔旦是初一日。神宗是堯的廟號。帝指舜說。帝舜命禹攝位。叮寧懇切。禹既不得終辭。乃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五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六

以正月初一日。受攝位之命。於帝堯之廟。蓋舜之天下。原是帝堯所傳。今舜以天下傳禹。而禹受之。則不得不祭告於堯。在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也。旣行受命之禮。由是總率百官。攝行庶政。與天下更始。就與帝舜始初受堯之命。攝位行事一般。蓋堯舜禹相授受一道。故其事亦無不同如此。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很是徃。羣后是衆諸侯。誓是行軍時告戒衆人的說話。濟濟是衆盛齊整的模樣。肆字解做故字。當舜之時。有苗之君。負固不服。舜乃命禹率師征之。先嗟嘆以命之。說道。方今天下薄海内外。皆已無虞。惟是此有苗之君。不循我的教命。稔惡不悛。罪不可赦。汝當躬率

六師往正其罪。禹承帝命。乃徵召衆諸侯。以兵來會。遂誓戒之。說道濟濟。然爾衆都來聽我的命令。今有頑蠢無知的有苗之君。昏暗迷惑。不知恭敬。侮慢他人。自以為賢。反背正道而不修。凡所行的都是失德之事。敗壞常德而不修。凡所行的都是失德之事。懷才抱德的君子。本所當用也。却乃擯斥疎遠。而使之在野。讒佞凶惡的小人。本所當遠也。却乃親信任用。而使之在位。用咎顛倒。政事乖謬。

書經直解卷之二

五

由是下失民心。棄之而不保。上失天心。降之以罪咎。有苗之罪。為天人所共棄。如此。帝乃命我征之。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命。以討伐有苗之罪。眾將士每務要一汝之心。同以奉辭伐罪為念。不可少有疑貳。齊汝之力。同以奉辭伐罪為事。不可少有退縮。然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而能成除暴安民之功也。汝衆將士可不勉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違弗

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十六

贊是助。届是至。帝是帝舜。歷山是地名。景是仁覆憫下的意思。天心憐憫下民。所以叫做是天恩字。叫做惡字。祇是敬。載是事。齊是莊敬。慄是戰慄。夔夔是齊慄的模樣。允是信。若是順。誠是誠。能感物的意思。昌言是盛德之言。舜是還。振字與整字同意。誕字。叫做大字。敷是布。干是楯。羽是羽旄。都是大樂中舞者所執。兩階是東西兩階。格是至。禹征有苗。兵臨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猶恃頑負險。違逆命令。未肯服從。當時伯益隨禹出征。見師旅久勞於外。欲勸禹罷兵。乃贊助一言于禹。說道苗民之頑。與其加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蓋惟德可以感動天心。雖是冲漠無朕。至為

高遠而此德之所昭升。實無遠而不到。比之用威尚力。自不同也。大凡人志氣盈滿者。必招損傷。謙虛自處者。定受利益。這箇乃天道之自然。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就是滿招損的道理。陽消必長。陰微必盛。就是謙受益的道理。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今日之事。惟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昔帝舜幼在微賤之時。曾耕于歷山。而往于田。此時他的父親瞽瞍。感於後妻少子之言。常欲害帝。帝自以不得父母的歡心。悲怨思慕。日日呼旻天而流泣。又呼父母而號泣。雖是他的父母不慈。然帝之心。只說父母豈有不是處。還是我為子的孝道未盡。皆自認以為已罪。自引以為已惡。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之心。只是教修他為子之事。在瞽瞍面前。變夔然莊敬戰慄。愈加恭謹。不敢少懈。瞽瞍雖愚。被他孝心感動了。也歡喜信順。化而為慈矣。夫瞽瞍父也。尚可以孝感。今有苗

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之乎。然不但人心可以誠感。便是鬼神至幽。無形與聲。若能致其誠敬以事之。則鬼神亦將感通。洋洋乎來格來享矣。今苗民雖頑。亦人類也。又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誠能繚之以文德。而懷之以至誠。彼苗民者。將不威而自服矣。又何必勤兵于遠哉。夫伯益勸禹罷兵修德。真可謂盛德之言矣。故禹即拜而受之。深以其言為是。就依他的言語。班師整旅。以歸京師。帝舜亦有感于伯益之言。於是弛其威武。大布其文命德教。而不復以苗民之順逆為念。這時節朝廷清晏。恬然無事。惟有那執干楯的。與那執羽旄的。雍雍然相與舞于東西兩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遠弗届。從禹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向化。群然來格。伯益修德之言。至是驗矣。夫苗民一也。以兵臨之則不服。以德威之而即來。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內治之修。而虞廷雍容太和之景象。

千古之下。猶可想見焉。

皋陶謨。

謨是謀議。這一篇書。是史臣記皋陶所陳告於帝舜的謀議。故名為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曰若是發語辭允迪是實踐謨是陳說道理明是明盡弼是救正過失諧是可否相濟的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二十九

意思思永是思慮長遠惇是厚庶明是衆賢人勵翼是勉勵輔佐邇指家國遠指天下史臣說稽考古時皋陶曾陳謨于帝舜說道人君不患臣言之不盡惟患己德之未修為君者誠能躬行實踐以修其德真真實實的要做聖君無一毫虛假間斷則其臣知君必樂於聞善而所以為之謀者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啟心相告無有隱匿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樂於聞過而所以弼其失者矣又知君

可一否同心共濟無有畏忌而不諧者矣若人君不能修德或修德而未實則臣下不免望風順旨欲進一言恐君未必能聽欲諫一事恐君未必能容尚何謨明弼諧之有哉然則人君欲臣下之盡言不可不自勉以為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有味皋陶之言深歎以為然又問迪德之義其詳如何皋陶對說美哉汝之間也彼人君一身乃萬化之原必兢兢業業謹慎以修其身凡一言一動皆深思遠慮務求至當為長久之計不敢輕易苟且取便於目前這纔是允迪厥德由是自身而推之家則九族之親屬化於其德莫不以恩相厚以禮相序而家可齊矣自身而推之國則羣臣之明哲者感於其德莫不勉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如此又自家國之近可達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亦在此修身思永上推之耳豈有他哉禹以皋陶所陳為盛德之言遂屈已而拜之說道

汝言甚是。真為君者之所當知也。大抵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皋陶陳謨。必始於修身。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亦此意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都是歎美詞。吁是歎而未深然之詞。時字解

金言經直解卷之三

三

做是字。指知人安民說。帝指帝堯。官人是用。人驩兜是堯時的凶人。遷是竄徙。有苗是恃險為亂之國。巧言令色孔壬是外面好其言。善其色。內裏却大包藏著姦惡的人。皋陶既陳修齊治平之謨。復推廣其未盡之旨。先歎美說道。人君為治之道。其大者只有兩件。一在于知人。一在于安民。蓋人之才德有大小。心術有邪正。若知之不明。則用舍失當。何以任衆職而興事功。所以要知人。萬邦黎庶。皆

賴大君為主。若安之無道。則民心離散。何以固根本而奠邦家。所以要安民。禹聞皋陶之言。因嗟歎而未深然之說道。如汝所言。既要知人。又要安民。這兩件都兼舉而無歎。不但尋常的人。便是帝堯之聖。猶且難之。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知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的。果能於人之賢否。一一都鑒別不差。則睿智所照。將與日月而並明。何哲如之。以是而用人。必能使才稱其職。德稱其位矣。豈有不宜者乎。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安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的。果能於天下的人。都使之各得其所。則恩澤所及。將與雨露而同潤。何惠如之。由是萬邦黎庶。必皆愛之如父母。戴之為元后矣。豈有不懷者乎。夫為人君者。患不能知人。安民故不善之人。皆足以害吾之治而可慮。若既能哲以知人。而又能惠以安民。二者兼盡如此。將見衆賢集於朝。百姓和於野。人心丕變。邦本輯寧。這時節就有黨惡如驩兜。

者也都改行從善了。何足憂乎。有昏迷如有苗者也。都感化歸服了。何必遷乎。有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的人也。都變校詐而為誠實了。又何足畏乎。智仁功用之本至于如此。雖聖如帝堯猶且難之。帝豈可以易而視之哉。禹之此言。蓋欲帝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皋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采。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告哉。

亦字解做總字。載字解做行字。采是事。重言采采是說某事某事。栗是嚴密。愿是謹厚。亂字解做治字。擾是馴順。毅是果斷。廉是有分。辨塞是篤實。彰是著。吉是善。皋陶將推衍知人之謀。先嘆美說道。人才固未易知而觀人亦自有法。彼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總言此德之見諸行事者。凡有九件。人

必有此九德。纔叫做賢人。然人固以有德為賢而德又以有據為實。總言其人之有德者。不可徒徇其虛名。亦不可徒觀其外貌。必須指他所行的某事某事以為證驗。則事皆有據。而名實不爽。自不患於人之難知矣。禹因問九德之目。何如。皋陶遂悉數之說。凡人之寬洪者。或流於縱弛。惟寬而又能莊嚴。整肅者。或流於穎靡。惟柔而又能卓然自立。則柔得其中。而不過于柔。這又是一德。謹厚者。或過於鄙朴。惟慮而又能恭而中禮。則慮得其中。而不失之野。這又是一德。有治才者。多失之驕傲。惟有才而又能敬以接人。則才得其中。而不方於衆。這又是一德。馴順者。或失之優柔。惟馴而又能果毅。有勇則順。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這又是一德。勁直者。或過於峭厲。惟直而又且溫和。可親則直。得其中。而不傷於太峻。這又是一德。簡易者。或過於坦率。惟

簡而又有廉隅分辯。則簡得其中而不流於太簡。這又是一德。剛明者或出於矯激。惟剛而又能恂恂信實。則剛得其中而不至於過剛。這又是一德。彊勇者多任乎血氣。惟彊而又能合乎義理。則彊得其中。而非血氣之勇矣。這又是一德。所謂九德之目如此。人能於此尤者。或獨擅乎一長。或兼備乎衆美。都彰著於行事之間。而灼然可見。又且始終如一。有常而不變。斯其為成德之吉士哉。人君欲知臣下之賢否。但驗之於行事之間。看他偏與不偏。初時說好的。到後來看他變與不變。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哲得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層。庶績其凝。

宣是著。浚字解做治字。嚴是畏。亮是明。采是事。有家是大夫的職任。有邦是諸侯的職任。翕走合。敷是布。施是用。才過千人的叫做俊。乂

言學正解卷之三

三

言學正解卷之三

三

才過百人的叫做乂。撫是順。五層是本水土金水五行分旺于四時。謂之五辰。疑字解做成字。臯陶說。人之於九德不必其盡備。但貴於有常。如九德之中。有了三件。又能加日新之功。以擴充此德。而使之益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大夫。而有審必能夙夜匪懈。以治其家。而有家之事。無不明治矣。如九德之中。有了六件。又能加日謹之功。以敬修此德。而使之益固。此六德之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諸侯。而有邦。必能克勤無怠。以治其邦。而有邦之事。無不明治矣。夫德之有常者。多寡不同。而皆宜於用。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但凡有德之士。都搜羅收取。將來分布而用之。於百官有司之任。或為大臣。或為小臣。量材授職。無有不當。將見四方之人。聞知朝廷用人得宜。如此。都願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凡大而千人之僚。小而百人之僕。莫不在官任儉而無

有遺佚在野者。朝廷之上所用的既都是賢才。將見百官。每志同道合。彼此相師。我有善他便取法于我。他有善我便取法于他。有同寅協恭之美。而無媢嫉妬忌之私。凡百官所任的職務。亦皆及時幹辦。不至失誤。都順着天時以修人事。如春屬木。則布德施惠。以順木之辰。夏屬火。則勞民勸農。以順火之辰。秋屬金。則禁暴誅慢。以順金之辰。冬屬水。則益藏飲聚。以順水之辰。土寄旺于四時。則修四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各樣的功績都有成效。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莫不一一修明振舉。而無復有廢墮怠弛之患矣。夫人君能知人而善用之。則賢才進而治功成。如此。然則知人之功用。其所係。豈小小哉。

書經直解卷之二
無教逸故有邦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夫工人其代之。

無是禁止辭。教是上行下效的意思。有邦是。有國的諸侯。畿是事之畿。微曠字解做廢害。

天工是上天付與君臣同幹的事。臯陶說。人君一身。乃臣下的表率。若安逸縱欲。則那有邢的諸侯。也都倣效。怠惰奢侈了。這恰似教導他逸欲一盤。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務以勤儉。率先天下。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君統理天下。一日二日之間。雖若至近。而事幾之來。使有萬端。若不能時時審察於幾微。一有差錯。則悔之無及矣。此所以不可不兢業也。然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分其職於庶官。若庶官用非其才。便曠廢了職業。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選擇賢能以充其職。使不至于虛曠。所以然者何也。蓋庶官所治的事。本是上天的事。天不能自為。而付之人君。君不能獨為。而付之庶官。是庶官乃是替天行事的。苟一官曠。則一事廢矣。此庶官之所以不可曠也。夫敦勤儉以率諸侯。則知人之本。以端擇賢能。以任衆職。則知人之

道克盡矣

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不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敍是倫敍。勑是正。五典是五常之道。惇是厚。秩是尊卑貴賤之品秩。庸是常。衷指典禮之具于人心者。說有德是所行遵乎典禮的人。有罪是所行背乎典禮的人。五章是五等章服。公服克冕九章。侯伯服鷩冕七章。子男服毳冕五章。孤服踰冕三章。卿大夫服玄冕一章。章字解做顯字。懋是勉。臯陶陳安民之事說道。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親義序別信之典。這五典乃天所敍的。本自敦厚。但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立之教條以勑正我五典。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各相博厚。不至于偷薄者。其責則在於君。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尊卑貴賤

言經直解卷之三
三九

毳冕五章。孤服踰冕三章。卿大夫服玄冕一

章。章字解做顯字。懋是勉。臯陶陳安民之事說道。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親義序別信之典。這五典乃天所敍的。本自敦厚。但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立之教條以勑正我五典。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各相博厚。不至于偷薄者。其責則在於君。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尊卑貴賤

等級隆殺之禮。這五禮乃天所秩的。本自有常。但人情怠棄則廢。禮用之不能久。故著為法式。以用我五禮。使尊卑有分。貴賤有等。各循常度。不相紊亂者。其責則在於君。然君固主此典禮者。臣則輔此典禮者。必須同其實。畏無一些忽易。協其恭敬。無一些怠荒。上下一心。融會流通。以和民之衷。使人心感化。五典無不惇。五禮無不庸。而後可也。這是教以化之。所以安民于典禮者。如此。夫典禮之敍。芥既皆出於天則。人之所行。有遵乎典禮者。便是天所眷命者也。但天不能自顯揚他。人君代天賞善。則有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因其德之大小。以為命服之尊卑。使善人知所勸。所行有背乎典禮者。便是天所誅討者也。但天不能自懲治他。人君代天罰惡。則用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因其罪之大小。以為刑法之輕重。使惡人知所懼。這命德討罪兩件。乃是朝廷的大政事。君主之於上。臣用之於下。豈

可輕忽之哉。必當勉力不怠以修明其政事。有德的必賞務合乎天命之公。有罪的必刑。務合乎天討之正而後可也。這是政以治之。所以安民於命討者又如此。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書經直解卷之二
明是顯揚那為善的人。畏是刑威那為惡的人。威字與畏字通用。上是天下。是民有土。是。有國之君。臯陶既以典禮命討陳安民之謨。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見所以不可不安民之意。說道。天道至神。以其聰則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聞。以其明則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然天無耳目以視聽。何以於人之善惡無不見聞。蓋天無視聽。而以百姓之視聽為視聽。但百姓每所聞的便是天聞了。百姓每所見的便是天見了。所以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道至公。凡為善的人必降之福。以顯明之。為惡的必降之禍。以畏懼之。然天無心。

書經直解卷之二
則上天秩敘命討之意無不欽承。而人君奉天安民之道。亦庶乎克盡矣。苟一有不敬。則於民心必有違拂。拂民即逆天矣。天其可違乎哉。此有土者之所以不可不敬也。臯陶前面陳知人之謨。而終之以兢業。此陳安民之謨。而終之以敬。可見用人行政雖各有其事。而皆本於一心之敬。以圖之。萬世人君所當深念也。

臯陶曰。朕言惠寧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

臯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武。

惠是順理。辰是致。乃字解做汝字。思曰。曰

字當作日字。贊是助。襄是成。臯陶既陳。知人

安民之謨。因望帝舜力行其言。說道。我之所

言知人安民兩事。皆順於治理。儻可致之。

施行則不徒托諸空言矣。禹與臯陶同此心。

者。遂應許之說道。汝之所言誠為富理。若致

之於行。必有成功。行汝知人之謨。則賢才必

聚於朝。行汝安民之謨。則庶民必安於野。其

書經直解卷之三

里

有益於治道。信非淺淺也。臯陶謙說。行之有功。我固未敢預知。但我之嘗惟思日日贊助於帝。有懷必吐。有言必盡。期以共成帝之治功而已。大抵天下事。非言之難。惟行之難。故臯陶於陳謨之終。而勉舜以力行。禹因而贊揚之。亦不必其言之出於已。大臣責難陳善之忠。同寅協恭之美于已。皆可見矣。

益稷

益稷是二臣名。這一篇書。也是帝舜與大

禹臯陶講論治道的說話。因篇首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故以益稷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墮。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澗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昌言是盛德之言。孜孜是勉力不怠的意思。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懿是沉溺。四載是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轍。音春山乘櫟。音利是除。春是進。鳥獸魚鱉之肉。叫做鮮食。九川是九州之川。距是至。濬是疏通。畎澗都是田間的水道。播是耕種。穀食是難得之食。此時播種初興。五穀難得。故叫做艱食。懋是勉。居是變化所居積的貨物。稷是米食。作谷是興起治功。當時禹與臯陶同在帝舜之前。帝舜因臯陶陳謨有契於心。遂呼禹來前。命他說道。臯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

禹來前。命他說道。臯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

禹來前。命他說道。臯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

深切於治道。有益於民生。真是盛德的好言語。汝與臯陶同心輔治者。若有善言。亦當告我。不可隱也。禹拜而歎。羨稱帝說道。臯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人君治天下的道理。已說盡了。我更何所言乎。我惟思今日天下雖已治安。然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自今以後。當終日孜孜然。勉力不怠。以盡其所當為的事功。不敢以已治而忘亂。已安而忘危也。臯陶因禹之言。遂歎而問說。所謂孜孜者。

書經直解卷之三

星

如何。禹乃追述先年治水本末之詳。以見今日當孜孜保治的意思。說道。往時洪水泛濫。勢若漫天。浩浩然廣大無涯。把高山的四面都包了。駕出於罔陵之上。那下民都昏迷沉溺。不能聊生。我於時仰承帝命。任治水之責。乃乘着凶載。以跋涉山川。殘行險阻。遇水則乘舟。遇陸地則乘車。遇泥濘去處。則乘轎。遇上山則乘櫬。這時節平地皆水。功無所施。乃循山而行。相度地勢。遇有樹木藪塞。則斫伐。

書經直解卷之三

吳

採取鳥獸魚鱉。兼進之以鮮食。及至水土盡平。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四方商賈來往。通利。乃懋勉其民。使他各還其土產。所有往那缺少的。去處互相交易。變化其所居積的貨物。彼此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天下之民。皆得粒食。不消更進鮮食。從此得以立綱紀。施政教。而萬邦興起治功焉。當時天下未平。百姓困窮。我等承帝之命。君臣同憂。歷了許多艱難辛苦。纔得平定。宣可以今日之治安而遂忘。

前日之艱苦乎。我所以思日孜孜者。正欲共保太平於無窮耳。臯陶一聞其言即深然之。說道。汝之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真是盛德的言語。凡我君臣當以為師法。孜孜保守不可忽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復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是至善之所在。兩箇惟字都解做恩字。幾

書經直解卷三

聖

是事幾發動處。康是事體安穩處。弼是輔弼

之臣。丕字解做大字。係是等待的意思。申是

重。休是美。禹前面既極言致治之難。此又

告舜以保治之道。先歎美而稱帝。說道。天位

至重。保之甚難。帝當兢兢業業。謹慎以居是

位可也。帝舜一聞其言即應以為然。於是禹

推廣慎位之事以告之。說人心至重一事一

物。莫不各有箇至善所當止的道理。只為私

欲動搖。始有不得其所止者。帝當絕去私慾。

涵養道心。將這一心。常安放在天理上。而不為外物所搖。這是安於所止。以立應事之本的工夫。然存之於靜者。或不能不失之於動。又當於念慮。纔發之時。即仔細研審。看他善與不善。必其念念皆善。然後施行。否則寧止而不為。及事務將成之際。又再三省察。看他安與不安。必其事事安穩。然後成就。否則不妨於更改。這是審於幾康。以盡處事之要的工夫。然使朝無直臣。則人主或不聞其過。又必左右輔弼之臣。皆務盡其繩愆糾謬之職。如君心有未正。則直言以格其非。國事有未當。則直言以救其失。然後君無過舉。而庶事獲康也。天曰。安止。曰。幾康。既密其功於已。曰。弼直。又資其輔於人。人已交修。以盡慎位之道。如此。則念念事事。都合乎天理。順乎人心矣。將見以此而措之于政事。則是惟無動。一遇有所動作。如政令之施。紀綱之布。則天下之民。莫不敬信翕然。不應固有預先。等待我。

于未舉意之先者矣。其下而得民為何如？以此而顯然受命于上帝，則皇天重重眷命與之以休美之福，殆有愈久而愈隆者矣。其上而得天為何如？夫天人交孚，則君位益固。前日之治功真可常保于無窮矣。帝欲慎慎，可不念哉！

帝曰：吁！臣武鄰武，鄰武臣武。禹曰：俞。

鄰是親近輔助的意思。帝舜聞禹弼直之言，有感於心，遂歎說：汝謂人君安於所止，審於

黜廢而尤必賴輔弼之臣，直言規正，可見臣職之所繁甚重矣。然則今之列職於朝廷者，雖是我的臣子，其實乃我之鄰武。左右夾持誠不可以一日缺者也。我今欲賴四鄰以自輔助，不必絕求，亦惟在爾諸臣武。上下相資，誠不可以勢分言者也。舜之反覆詠歎如此，其責望於禹之意深矣。禹因帝言，有契于心，遂應而承之曰：俞。蓋深信夫君臣之道相須以成，而以臣鄰之義自任矣。夫大禹丁寧于

安止幾康之戒，所以責難于君而帝即俞之。帝舜反覆咏歎臣鄰之托，所以委重于臣而禹即然之。君臣之間，明良合德，誠為千載一時矣。豈非萬世為君臣者所當法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朱黼黻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股肱，即是手足。左右是扶持的意思，翼是輔翼。華蟲是雉鳥，會是繪畫。宗彝是宗廟中酒尊上面畫虎、鷩二獸。藻是水草。粉朱是白朱，黼其形如斧。黻其形如亞字。緼繡是刺繡。五采是五樣華采物料。所以染色者如藍、蓼丹、砂、粉墨之類，在字解微察字，忽是荒忽不治的意思，自上達下，叫做出自下達上，叫做納。五言是詩歌叶於五聲的。帝舜詳敘臣所以為鄰之義，以命大禹說道，君臣之分雖有尊

卑而上下相須實同一體。君必資臣以為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為運行耳目以為視聽。是臣乃我之股肱耳目也。然何以見之。蓋人君之治以政教禮樂為先。我嘗憂民性之未復要扶持教導斯民使無一人不歸於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賴汝為臣的輔助贊襄以化之然後能遂我養民之心。我嘗憂民生之未厚要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而不能以自為也。必賴汝為臣的設施措置以安之然後能遂我養民之心。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股肱乎。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觀看那古人衣裳的形象。精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件繪畫於上衣。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件刺繡於下裳。其蓋與繡都把五采之物雜施於縉帛之間以為五色做成朝祭的衣服。這是禮制所係不可不慎而我不勝之自明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明其小大尊卑之等。使禮達而分定。

吉經直解卷之二

三

吉經直解卷之三

三

馬。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我今要聽聞那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奏。以察治亂。或其聲和以樂與。則知政事之修治。或其聲怨以怒歎。則知政事之荒忽。其聽與察。把朝廷所出的歌詠民間所納的歌謡。凡叶於五聲的都播之於律呂之間以為樂章。驗他和與不和。這是政治所關不可不審而我不能以自聽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聽其乖和得失之分。使樂和而政成焉。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耳目乎。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這是違悖道理。弼是匡正。面從是當面順從。後言是背後議論。四鄰是股肱耳目之職。帝舜既以股肱耳目發明臣鄰之義。至此又責望於禹說道。我為天子。一日二日便有萬幾。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這是違悖道理。弼是匡正。面從是當面順從。後言是背後議論。四鄰是股肱耳目之職。帝舜既以股肱耳目發明臣鄰之義。至此又責望於禹說道。我為天子。一日二日便有萬幾。

豈能一一皆當。但有違悖道理處。便當盡言匡正。明白開陳。使我得聞而改之。這方是彌直之道。若當我面前。唯唯諾諾。順從以為是。及退至背後。却乃私下議論以為不是。豈大臣事君之道哉。汝切不可如此。須知汝乃我之四鄰。股肱耳目。共成一體。安危治亂。無不相關。使君有違而不能彌之。則將安用臣鄰為哉。汝宜兢兢業業。精白乃心。務思彌我之違。以敬爾四鄰之職可也。帝舜之所以責望於禹者如此。其求助之意。可謂切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

庸之否則威之。

庶頑是衆頑愚的人。讒說是讒譖害人的言語。撻字解做是字。指忠直說。係是射箭的把子。明是試驗。撻是用刑杖責罰。書是簿籍。識是記其過。天是掌樂之官。颺是宣揚。格是改過。不必追究其既往矣。若至此而尚不能改過。縱善承字解做薦字。庸是用。帝舜命禹說。

忠直之道。汝固當自盡於已矣。然人心不同。彼羣臣中。豈無那衆頑愚好興造謠言。誣害善類。不在此忠直之列者。這等的合甚為治道之害。然亦未可以遽絕之也。必先用射侯以明驗之。蓋射以觀德。若是心裏不正。其射必不能多中。以此驗之。則邪正可辨矣。若知其果是頑讒的人。必須用刑杖責罰他。使他儆懼不忘。又立箇簿籍。把他過惡都寫在簿籍上。記着。使他羞愧無已。若此者果何為哉。我的意思只是要他懲創悔悟。變頑讒而為忠直。庶得與忠直者並生於天地之間。而不為盛世之棄人耳。夫教之如此。可謂至矣。但未知其果能率教與否。又必命掌樂之官。將他所進納的言語。播之于樂。時時宣揚之。察其言已和平。則能改過可知。其言猶乖戾。則過之不改可知。若果能變頑讒而為忠直。就當薦之用之。雖進諸股肱耳目之任。亦不為過。不必追究其既往矣。若至此而尚不能改過。

則是稔惡不悛終為頑謠而已。然後用刑罰以威治之。或进諸四夷。或寘之重典。使不得終肆其惡。以傷害善良。蓋彼既自外于生威。雖欲其並生不可得矣。嘗觀舜之命龍有曰。朕聖謠說殄行震驚朕師。則頑謠之人乃舜之所深惡者。而猶不忍遽置于法。必待其教之不改而後刑焉。此其好生之德。所以能洽于民。而卒致無刑之治也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

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是未盡然之辭。光是德之光輝。蒼生是黎民。黎獻是黎民中的賢者。敷納是下陳上納。庶字當作試字。讓是相讓而勉於為善。敷同是朋比欺罔的意思。奏字解做進字。禹因帝舜欲用刑以威頑謠。其心未盡以為然。故先應箇俞哉。說道帝之所言固是。但我之意

以為庶頑謠說與其懲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誠使帝之盛德光輝昭著廣被天下。以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無不在其照臨之中。將見德輝所及。人人瞻仰。那萬邦黎庶中有素負忠直而為賢者。莫不感慕興起。都願出來輔佐聖君為帝股肱耳目之臣。這時節惟帝舉而用之耳。然舉用之道何如。彼賢者始進而立朝。必有自獻的言語。則使他各陳所見而聽納之。以觀其蘊。及其既進而效職。各有表見的事功。則就他本等職業上。一一而明試之。以考其成。其中有功績彰著與他當初敷陳的說話不相違背的。則錫之車馬章服。以厚其報。夫既修德以致賢。而又能考成以覈實。則精神所感人皆化之。不特賢者濟濟相讓。便是不賢的人也都更相勸勉。而消其忘賢嫉能之私矣。誰敢不讓乎。不特賢者秉德陳力。以應其吉。便是不賢的人也都精白一心。而化為直已效忠之人矣。敢有不敬

應者乎。信乎德之所感甚于威之所加也。帝若不能以德用賢而徒任刑以為治。則上無感人動物之誠。而下懷苟且畏避之慮。即今所用之臣。方且彼此扶同。朋比欺罔。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由此觀之。則尚德之與用威其得失判然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領頤。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珍厭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于弗子。惟荒度。

土功。鴻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頤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無是禁戒之辭。罔字解做無字。領頤是不休息的模樣。終是絕世。是世代相傳的基業。塗山是國名。啓是禹之子。呱呱是小兒啼哭聲。荒是大度。是相度。鄙是都是官名。薄是相近。即字解做就字。禹既勉舜以明德。又進戒說。

為人君者當勤於修德。不可如堯子丹朱之驕傲。丹朱之不肖雖是多端。而傲之一字尤為衆惡之本。蓋傲心一逞。肆然無忌。所以惟怠慢逸遊是好。惟傲狠暴虐是作。無晝無夜。只是去荒淫縱欲。領頤然不知休息。所幹的事。通不順道理。譬如在無水上行船的一般。又朋比衆小。令與他淫亂于家。不理國事。因此不得繼堯的天下。把他祖宗世代相傳的基業。一旦殄絕了。此所謂前人之覆轍也。我因此深以為戒。兢兢業業勤修其職。不敢有一毫怠傲的心。初娶塗山氏之女為妻。成婚之後。只在家住了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及後生子啓。呱呱而泣。我亦不暇顧念。惟以水土未平。奔走四方。大相度。那平治水土之功。及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因其地之遠近。輔帝以成五服之制。把王畿千里之地。每邊五百里。畫為甸服。其外為侯服。又外為綏服。又外為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東西

南北相至。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則官職可建。乃於九州之內。每州選立十二人以為之師。使他佐州牧以糾諸侯。九州之外。迫近四海的去處。各建立五人以為之長。使他率蕃夷以衛中國。夫始而極濁。救民不敢有一日之康安。既而彊理經制。不敢有一事之苟且。凡若此者。亦惟恐此心少懈。將馴致於丹朱之傲遊耳。如今內而十二師。侯牧外而五長。蕃夷各遵行朝廷的德教。治功雖已成就。然那有苗之國負險恃頑。不肯就工。猶為盛世之累。帝其念之哉。未可以天下既平而遂生怠荒之念也。帝舜因禹之戒。復答其意說。如今四海之內。都遵行我的德教者。實由汝禹。由治水而調服。由調服而建官。功有次敘。故教化廣被。而四方底寧。雖有苗民之頑慢。豈四方且敬承汝之功敘。而施五等之象刑。以弼教輔德。且其用刑輕重得宜。明白當罪。可以畏服乎人。夫刑既明于中國。威自及於外。

夷苗民或庶幾其可化耳。豈可專恃德教。而盡廢刑威哉。大抵德者出治之本。刑者輔治之具。雖帝舜為君。禹臯為佐。有不能廢者。但以好生之心。而行其欽恤之意。則自然天下無冤。而民協于中矣。若曰堯舜之世。惟尚德而不尚刑。則虞廷士師之官可以無設。而臯陶明刑之功。不得與禹稷並美矣。此圖治者之所當知。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詩經直解卷之三

卒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瘖謳。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輕敲。擊是重敲。鳴球是玉磬。搏是重彈。拊是輕彈。詠是歌詠。虞賓是丹朱。因他是帝堯之後。待以殊禮。為虞廷之賓客。故呼做虞賓。羣后是助祭的諸侯。下是堂下。鼗鼓是有柄的小鼓。兩旁有牙持其柄搖之。則兩耳自擊而成聲。柷形如方桶。以木為之。撞之有聲。敔形如伏虎。背上有刻。刷其刻而有聲。這兩

件皆所以節樂者。鑄是大鍾。間是相參的意。思。嗌嗌是舞動的模樣。簫韶是舜樂的總名。九成是九奏儀是容儀。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后夔為樂官。因述其聲。樂感通之妙以告於舜。說道。樂作於宗廟之中。在堂上石音則有鳴球絲音。則有琴瑟。羲箏。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合着那堂上歌詠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但見那樂音和暢。無感不通幽而為神。則祖考之靈來格來享。如在乎其上。明而為人。則帝堯之後作賓於虞者。采在助祭之停。與眾諸侯每都雍雍肅肅。以德相讓焉。樂之作于堂上者如此。在堂下竹音有管革音。有鼗鼓樂。初作時。擊柷以合其聲。樂既終。時櫟敲以止其奏。又匏音有笙。金音有鑄。把這幾件樂器或啞。或擊與堂上的鳴球琴瑟之樂更迭而作。各盡其條理之妙。但見太和所感。無微不入。雖冥然無知。如鳥獸者。聞此樂聲。亦瞞瞞然相率而舞動焉。樂之作於堂下者。

如此。合堂上堂下之樂。自一奏以至於九奏。謂之九成。則樂之始終備矣。但見至和之聲。感通益神。雖世所希有。如鳳凰者。亦來舞于殿庭之間。而有容儀焉。夫以韶樂感通之妙。至于如此。雖由于樂聲之和。而孰非本于帝德之所致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諾。於是發語辭。重敲叫做擊。輕敲叫做拊。石是石磬。庶尹是衆官之長。諧是和。夔又重言。韶

樂感通之妙。說道。八音之中。惟石最為難和。而樂之條理以磬聲終焉。我於石磬之大者。重敲之以發其聲。石磬之小者。輕敲之以審其韻。但見其清越悠揚。而鏘然可聽。石聲和矣。石聲既和。則八音皆無不和。而樂之條理備矣。由是以其聲之和。而動其氣之和。故百獸聞之。皆相率而抃舞。以其音之和。而動其心之和。故庶尹聞之。皆誠信而克諳。其感人動物之神如此。又孰非帝德之所致哉。史臣

記禹臯陳謨終幕而以夔言繼之。正以見當時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千載而下。猶可以想其太平之氣象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平聲。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卷之二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卷之二

勑是戒。幾是事之微。股肱以比臣下。元首以比君上。是君臣一體的意思。屢是廣。颺言是大聲疾言。憲是法度。屢是數。省是稽考。屢是續。載是成。叢脞是因循怠弛。凡事都肄下了。不能修舉的意思。墮是廢壞。帝舜之時。天下既已治安。猶恐君臣之間。怠荒易作。乃用作歌以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說道。天命無常。至為可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理亂安危之機。每相為倚伏。必須兢兢業業。常

存敬畏。雖一時之頃。事之微。亦不敢怠忽。庶乎天命可以常保也。乃歌說為臣者能懼。忻曉躍喜于乘時而圖幾。則人君的若能有不興起者哉。百官的事務。有不熙廣者哉。這是帝舜作歌而以保治之事。責之于臣者如此。臯陶特欲賡歌而先述其意。乃拜手稽首大聲說道。帝欲勑天保治其思念之哉。夫人君一身乃羣臣之表。若不有以倡率之。則臣下何所觀感。必須以勵精圖治之心。總率羣臣。使他每都勤修職業。以興起朝廷的事功。但銳於興事者。其弊或至於紛更。又當謹守成法。率由舊章。不可輕信喜事之侖。有所更改。此帝所當敵念者也。夫既率之以興事。而又戒之以守法。則百工之事。固無不起矣。然不有以考驗之。則銳於始者。或怠於終。言之善者。或行不逮。又必日省月試。數數稽考其成功者。他果詳興事與否。然後情者警勤者勸。而無譖謾欺罔之弊。此又帝所當敵念。

者也。臯陶既述其廢歌之意，乃遂續成其歌。說道：君位乎上，若能明于任官而率作考成之有要，則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國家之事豈不妥帖停當哉？又歌說：為人上者，若不能勵精率作，而安於怠荒放佚，將朝廷的政務堆集而不能整理，紀綱絳下而不能振舉，則為股肱之臣者亦皆苟且偷惰，因循曠職，而國家之事豈不懈弛而廢壞哉？這是臯陶以保治之道責之于君者如此。帝舜聞臯陶之言既拜以致其敬，又愈而然其言，說道：自今以往，我君臣當上下一心，敬謹以保天命，大抵致治固難，保治尤難。蓋亂每生於極治，而患常發於不虞。故虞廷君臣當治定功成之後，交相儆戒，君以喜起熙，民望之於臣；臣以率作興事，責之於君。兢兢焉惟恐怠荒之或作，而政事之廢弛也。夫以虞舜為君，禹臯為佐，而猶不忘戒懼如此，况其他乎？此萬世為君為臣者所當深念也。

書經直解卷之二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書經直解卷之三

夏書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這書紀夏家一代的事蹟故叫做夏書。共四篇。

禹貢

夏是貢賦。這一篇史臣記大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的事。獨以貢名篇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特舉其成功而言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一

這一節是總記大禹治水之要。敷是分。刊是除。奠是定。史臣說當時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九州的區域都不辨了。禹受命治水。乃先分別土地。以為冀豫青徐揚荆豫梁雍之九州。然後知某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最高治之宜後。可以隨地而施功矣。凡水都發源于山。只為山勢阻塞道路不通。所以有懷襄之害。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又除去了障蔽的樹木。以通其道路。然後知某水為某山所

冀州

此以下是分記九州治水之成功。冀州即是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二

今北直隸山西河北等處及遼東義州衛迤西地方。當堯之時。水為民患者莫甚於河。而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所在。故禹受命治水。先從此起。不言疆界者。冀州三面抵河。觀兗豫雍三州所至。便自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篇中凡既字都是既已成功之詞。載字解做始字。言禹治水施功。寔始于此壺口梁岐。都

是山名。壺口山舊志在河東郡北平縣東南。即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梁山舊志在離石縣。即今山西太原府石州岐山舊志在汾州介休縣今在汾州孝義縣西。冀州之水以河為大。壺口山乃河水衝激的去處。禹始初便去治他。所以綏河勢也。梁岐二山乃河水經流的去處。禹便治渠而及于岐。所以開河道也。于是冀州無河水之患矣。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修是修整前面的工程。地廣而平叫做原。太原即今山西太原府地。岳是太岳即今山西霍州之霍山。山南叫做陽。岳陽是太岳之南。冀州之水其次莫大于汾。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鯀嘗治之。功未成就。禹則因其功而修之。先治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太岳之南。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州無汾水之患矣。

覃懷底續至于衡漳

覃懷是地名。即今河南懷慶府地方。底續是成功。衡漳是水名。漳水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之少山。叫做清漳。一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叫做濁漳。二水合流橫入于河。故總叫做衡漳。覃懷在濟淇二水之間。往時洪水沉澱。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河淤既。治禹功可施。然後覃懷之地。致有平治之功。而無壅溺之患。以至于衡漳所經。凡是一平遠也。都底續與覃懷一般。蓋至是而冀州之土無不平矣。

厥土惟白壤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土性柔軟不成塊的叫做壤。水患既平。則土復其常。必須辨其色性。然後可以教民稼穡而制其貢賦。故辨冀州之土。其色則白。其性則壤。一州之土雖未必盡然。而白壤者居多。故以白壤名之。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是田土上起的稅糧。錯是間雜不等的意。蓋地力有厚薄。年歲有豐凶。遇着成熟的

年便照常類遇着凶歲或地土有拋荒的去處使從寬減所以稅糧多寡不等這叫做錯。

于田賦之後

禹因土宜既辨地利可興遂將九州的田賦總較其多寡肥瘠分為九等于是定冀州之賦則居上上為第一等而或地力年分不同則間出第二等定冀州之田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先言賦而後言田者京師是天子所

自治場圃園田之類各有錢糧非盡出于田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生之者衆

則間出第二等定冀州之田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先言賦而後言田者京師是天子所

自治場圃園田之類各有錢糧非盡出于田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生之者衆

則間出第二等定冀州之田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先言賦而後言田者京師是天子所

島夷皮服

島夷是冀州東北海島之夷屬於中國者畿內之地出賦已多故不制其貢獨有海島屬夷每年進貢止用皮服一以示羈縻之義一

以明不貴異物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右是挾在右邊碣石是山名舊志在北平郡西南河口之地即今永平府之南後來漸

會經直解卷之三

六

沒于海冀州東西南三面臨河貢賦轉運都

可直達惟北方諸水皆不與河通故貢賦之

未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那碣石之山在

河口海濱正是他右手轉灣的去處鄰似挾

他在右邊的一般所以說夾右碣石入于河

入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冀州的事

濟河惟兗州

此以下每州都標箇疆界所謂冀高山大川

也禹定兗州的境界東南跨過濟水西北直

各順其正道大陸之地皆可以耕作而冀州之土無有不平者矣這二項成功最遲故紀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是二水名恒水出今真定府曲陽縣舊

時東源合澇水今西南流至行唐縣入滹沱水衛水出今真定府靈壽縣東入滹沱河後是順着正道大陸即今順德府及趙州深州地

方作是耕治冀州水患既除由是恒衛之水

各順其正道大陸之地皆可以耕作而冀州

之土無有不平者矣這二項成功最遲故紀

此以下每州都標箇疆界所謂冀高山大川

也禹定兗州的境界東南跨過濟水西北直

各順其正道大陸之地皆可以耕作而冀州

之土無有不平者矣這二項成功最遲故紀

到大河這地方都屬兗州。如今北直隸大名府及景州滄州山東東昌府及德州武定濟州濟寧曹州等處都是。

九河既道

九河是徒駛太史馬頰覆輔葫蘆簡潔鉤盤禹淳八條支河并河之正源總為九河。禹時

在今河間府滄州一帶地方。後來黃河南徙故道都湮沒了。道是順其道。河水自大陸以北到兗州地方其勢愈大為害愈甚。禹乃疏

其正源分其支流以為九河。使都入海。不復漫流為害矣。

雷夏既澤

雷夏是澤名。舊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今

山東濮州雷澤城就是。水有蓄聚叫做澤。方河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也。都泛溢奔潰。今九河既治。故雷夏亦能蓄水成澤。不至溢出而為患。蓋凡水之止者無不治矣。

灘沮會同

灘是二水名。自河出者為灘。自濟出者為沮。會同是合流為一方。河水泛濫之時。灘沮小水也都散漫。今九河既治。故灘沮二水合流為一。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的一般。蓋凡水之派者無不治矣。

桑土既蠶

是降立宅土。

桑土是宜栽桑樹的地土。蠶是養蠶。降是下。尊是高地。宅是居。去是平地。兗州水患最甚。凡是宜桑之土都渰沒了。今水落土乾。桑樹漸盛可以養蠶而取絲矣。往時兗州之民都往高處避水。今桑土既蠶。由是都從丘陵下來居于平地。不苦于卑濕矣。兗州之土無不平于此可驗。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是土脉高起的模樣。繇是茂條是長。兗州水患既平。土宜可辨。故辨其色則純黑色。則墳起。土性既復地利可興。故其草則繇而蕃茂。其木則條而長。蓋兗州居河濟下流。水

未平則為卑濕。草木不宜。水既平則為沃衍。于草木最宜。故特舉以為證也。徐揚二州言草木亦是此意。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書經直解卷之三
九
貞是正。作是耕治。同是同于他州。禹定兗州之凶。則居中下為第六等。其賦則是最薄的正額為第九等。不曰下下而曰貞者。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這地土且便不起科。必待耕治十有三年。生理盡復。然後使同他州辨。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十
納稅糧。蓋兗州當河下流。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已平治。而生理尚是艱難。故特加寬恤。聖人愛民之仁如此。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是下獻于上。田裏出的稅糧叫做賦。地方產的物件叫做貢。篚是竹筐之類。織吝是織成文采的帶帛。禹既定田賦之等。又制貢物之宜。兗州厥木惟條。其樹多漆。則使之貢漆。桑土既蕪。其地多絲。則使之貢絲。至于織成

文采的幣帛。量力絲中之貴重者。則又使之盛于筐篚。以入貢馬。蓋漆所以制器用。絲與織文所以備章服。皆國用之不可闕者。故因其所有而取之。

濟水濟源達于河。

水中行船叫做浮。濟漂是二水名。濟水舊志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至溫縣南入河。漂水是河之支流。禹對濟漂二水皆可通河。故定兗州之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十一
貢。謂去濟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濟以達于河。或去漂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漂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兗州的事。海岱惟青州。

這是定青州的境界。岱是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禹既分了青州。遂定其境界。東北跨大海。西南到泰山。這地方都屬青州。即今山東濟寧青州。登州萊州四府與遼東之廣寧瀋陽開原蓋州諸衛都是。

嵎夷既略

嵎夷是地名。在今山東營州府。堯典說。宅嵎夷就是此地。略是制為經界的意思。嵎夷在青州極東。迫近大海。地方最遠。施功為難。今水患盡去。可以正疆界。畫溝塗而其地皆已經略矣。遠地如此。則近者可知。是青州之土無不平也。

灘澗是二水名。灘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十一

箕屋山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澗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原山東至青州府壽光縣入濟。青州有灘澗二水。向嘗汎溢。今則澗水入海。澗水入濟各循其故道矣。是青州之水無不平也。青州地雖卑下。然去海甚近。水易歸壑。又不當衆流之衝。故用功簡省于他州如此。

厥土白墳。厥瀆廣斥。
灘是水邊。廣是廣瀆。斥是斥鹵。其土味鹹。可

以煎鹽的去處。禹辨。青州之土有二樣。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噴起。在海瀆則一望廣瀆。又斥鹵而鹹。先辨其土宜。而後可定貢賦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青州之田居上下。較之九州為第三等。賦居中上。較之九州為第四等。

厥貢鹽綿。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蕪作牧。厥篚歷絲。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十三

鹽是鹹土煎成的。綿是細葛。錯是雜海物。非但一種。故叫做錯。畎是山谷。枲是麻。鈆是黑錫。怪石是怪異之石。萊蕪是萊山住的夷。今即今萊州府地方。岱是畜牧。歷是山桑。禹定青州之貢有一州通出的。有各處所產的。如鹽與細葛并雜出的海物。皆服食燕享所需。此通一州之貢也。如岱山之谷所出。有綠與紫械屋宇。萊山夷人牧放的去處。出那山桑。

之絲最是堅韌可為琴瑟之絃織帛之用者
則盛于筐篚以入貢此隨地所出之貢也

浮于濟達于濟

汶是水名出萊蕪縣原山之南西南至汶上
縣入濟禹定青州之貢道以汶水去濟最近
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浮舟于濟由西南達
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不言達河
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濟源達于河故也以
上都是經理青州的事

書經直解卷之三

古

海岱及淮惟徐州

這是定徐州的境界禹既分了徐州遂定其
境界東至大海北至泰山南至淮水這地方
都屬徐州即今山東兗州府南直隸徐泗宿
海鄧等州都是夫七州疆界都只舉其二至
此獨載其三邊者蓋止說海岱便與前面的
青州相同止說淮海便與後面的揚州相同
必須說海岱及淮纔見得是徐州的疆界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沂是二水名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桐柏

縣東至淮安府地方入海沂出今山東青
州府沂水縣西南至邳州入泗各是治蒙羽

是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羽山

在今海州贛榆縣蒙是耕種徐州之水淮沂
為大往時都汎濫逆流自禹功既施則淮入
于海沂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美至于蒙
羽二山向為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
興而皆得以種藝矣淮沂治則凡水之流者

書經直解卷之三

古

可知蒙羽藝則凡地之高者可知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是澤名在今兗州府鉅野縣豬是停蓄
而後流東原是地名即今兗州府東平州地
方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橫絕的去處往
時不免潰決自禹功既施于是大野始能容
受衆流有蓄有洩而既豬矣至于東原之地
是大野環抱的去處無濟水所經今則水患
盡去而已底于平矣大野豬則月水之止者

可知。東原平則凡壤之平者可知。于此見徐

州水土無不平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墳是黏膩。滑是進長。包是叢生。徐州水患既平。由是辨其土宜其色。則赤其性。則黏膩而墳起。其草木亦漸而進長。包而叢生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州之田較九州則居上中為第三等。其土厚故也。其賦較九州則居中中為第五等。人

工尚稀故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峰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蠻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羽畎是羽山之谷。夏翟是五色的雉鳥。峰陽是峰山之南。在今邵州。孤桐是特生的桐樹。浮磬是石浮水邊可以為磬的。蠻是出蠻的。蚌亦黑色。叫做玄。繪帛黑經白緯叫做纁。織純白的叫做縞。禹定徐州之貢也有一州通出的。又有各處所產的。如土有五色者可以

此皆隨地所出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泗是水名。出今兗州府泗水縣陪尾山。以其四泉並發故叫做泗水。南至邳州地方入淮。禹定徐州之貢道必先浮舟于淮。由淮以入于泗。自泗而上。則或由灤水以達河。或由沛水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蓋泗水雖不與河通。然西流有灤水出于河而入于泗。上流有沛水入于河而合于泗。故由灤由沛皆可以

建大社。封諸侯。則制以為貢。此一州之所出者也。如羽山之谷。出五色的雉鳥。其羽可以為旌旄。峰山之南。出向陽特生的桐樹。其材可以為琴瑟。泗水之傍。浮出的石。制以為磬。可以備樂器。淮夷之地。有蠻珠及魚。可以為服飾。而供祭品。這幾處所有。都着他入貢。至于玄色之幣。可以為冠及齊祭之服。黑經白緁之纁。純白之縞。可以為吉凶之服。亦淮夷之所有者。又使之盛于筐篚而入貢焉。

達河也。以上都是經理徐州的事。

淮海惟揚州

這是定揚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揚州。遂定其境。北面至淮。東南二面直到大海。這地方都屬揚州。即今南直隸江西浙江福建及廣東南雄韶州潮州惠州廣州五府都是。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是澤名。舊志在豫章郡彭澤縣。即今江西鄱陽湖在饒州南康二府地方。陽鳥是鷺。

鴈九月飛向南。那時日行南陸。正月飛向北。那時日行北陸。以其隨着日陽。所以叫做陽鳥。居是止。彭蠡會衆水之源跨三州之地。性特沉溫平治。最難。今禹功既施。力能停蓄。而且流通。不復有橫决之患。其水邊洲渚亦皆底平。于是隨陽之鴈。都得其所棲止。而各遂其性矣。

三江既入震澤厯定

三江是松江、嘉定、蘇州。活在今南直隸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南。以其震動而難定。故叫

江二府地方。今是入海震澤。是澤名。即今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以其震動而難定。故叫做震澤。震澤納三吳之水。而三江在其下流。往時三江未曾疏通。所以震澤泛漲不能安。

定自禹功既施。則三江之水。都順流入海。而得其所歸。于是震澤之水。亦有所蓄洩。至于安寧而不復震蕩矣。蓋揚州之水西莫大于彭蠡。東莫大于震澤。今二水既治。則衆水可知。故特舉此以見揚州之成功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是箭竹。蕩是大竹。敷字解做布字。夭是少長的模樣。喬是高。塗泥是澤濕。揚州水土既平。由是物得遂其生。而土性為可辨。篠蕩之竹都布滿而發生。其草則夭夭而長盛。其木則喬然而高竦。其地卑濕。故其土皆是塗泥。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

錯是間或。進上一等。揚州之土塗泥。地最

瘠薄故其田則居下下為第九等。其所出之賦則居下上為第七等。間或年分不同。又進上第六等。以其人功漸修改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鳥夷

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袖錫貢。

金三品是金銀銅三樣。瑤琨都是似玉的好石。齒是象牙。革是犀兕等獸的皮。羽是鳥羽。

毛是獸毛。木是大木。島夷是東南海島之夷。即今日本琉球諸國。卉服是用草織成的服。

書經直解卷三

充

如葛布蕉布之類。貝是海中甲魚其背有文的。織貝是織成貝文的錦。橘袖是二果名。本是一種橘小而袖大。錫算是與之詔命而後貢禹制揚州之貢物有常年進納的。有暫時取用的。如金銀銅這三樣可以資國用。瑤琨似玉之石可以為禮器。篠竹可以為箭。篠竹可以為笛管。象之齒犀兕之革可以為車甲。鳥羽獸毛可以飾旌旄。大木可以備棟梁器械都是一州所有的。故制以為一州之貢。若

海島之夷所貢的是織成的草服盛于筐篚的是織成貝文的美錦。這惟島夷所有。故制以為一方之貢。凡此皆常歲之貢也。至于貢物中用包裹的則有橘有柚。然亦非歲貢之常。必待朝廷有祭祀宴享之事。錫與詔命索取這果方纔貢來。初不以口腹之故煩勞百姓。此暫時之貢也。

汾于江海達于淮泗

書經直解卷三

平

江而下入于大海。又自海而達于淮泗。由是由灘沛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蓋禹時江淮未通。故必由海而後可以通淮。不言達河者。因徐州已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也。以上都是經理揚州的事。

荆及衡陽惟荊州

這是定荊州的疆界。荊山舊志在南郡臨沮縣北。即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是南岳衡山。舊志在長沙國湘南縣。即今衡州府衡山。

縣陽是山南。禹既分了荊州。遂定其境界。止

抵荆山南。盡衡山之陽。這地方都屬荊州。即

今湖廣及廣西桂林平樂梧州三府。河南信陽州廣東連州都是不言衡山而必言衡陽者。見荊州之南境不但至于衡山而且包乎山之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是二水名。諸侯朝見天子。叫做朝宗。江

漢二水都發源于梁州。至荊州合流。其勢愈大。禹斷因其勢而導之。由是二水順流東下。望海而趨無復停滯。就似諸侯往京師朝見的一般。荊州去海尚遠。而遽言朝宗于海者。以禹功既施。知其勢所必至也。

九江孔殷

九派是沅、瀘、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聚會的去處。即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地方。孔是甚。設是正。九江乃江水之所經也。江漢既治。于是九江之水各順其流而合于洞

庭水道。甚得其正。無橫突之患矣。

沱潛既道

沱潛是二水名。江水分出的叫做沱。漢水分出的叫做潛。沱水在今湖廣荊州府枝江縣。潛水在今承天府潛江縣。沱潛乃江漢之支流也。江漢既治。于是沱潛二水亦皆各循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

雲土夢作火

雲夢是二澤名。雲澤在江陵即今湖廣承天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主

德安二府及沔陽州等處。夢澤在江南即今湖廣江夏華容等處。土是土。見作。各是耕治。往時江漢諸水未平。雲夢之間都被渰沒。今水患既去。于是雲澤之地都見了乾土。夢澤之地都可以耕治。蓋雲澤地界。水落稍遲。故人工晚。夢澤地高。水落在先。故人工早也。厥上惟塗泥。厥下惟下。厥賦上下。下中是第八等。上是第三等。荊州土性盛。深與揚州同。所以用之等第又高。得揚州一

等。而其賦乃出第三等者。以其地方既潤而
人工又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柂榦栝梧礪砾若丹。
惟箇鎔若三邦底貢厥名。包匱菁茅厥篚玄纁

裘組。九江納錫大龜。

羽毛齒革金三品已解見揚州。柂榦栝梧是三
樣木名。柂木可作弓轄。故叫做柂榦。礪砾都是
是磨刀的石。若石箭鋒是丹砂。箇鎔是
竹名。柂是木名。這竹木都可以為箭。三邦是

地名。柂是匣。青茅是草名。祭祀時則束茅於
地以縮莫酒。纁是淺絳色。琨是不圓的瑣。組

是絲帶。納錫是納與朝廷。龜一尺二寸的耳。
做大龜。荊州之貢有羽毛齒革有金銀銅。又
有柂榦栝梧與礪砾。若鍛昇磚。這都是通一
州所出的。又有箇鎔二竹及柂木。惟出於三
邦者為有名。則專食三邦致貢而不責於他
周。而不敢輕忽。又有玄纁二色之幣及珠璫

組綬可為服飾者。則入之於龍馬。至于九江。
所出大龜可以占卜。若偶得之。即納與朝廷。
以其物不常有。故不制為常貢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渝是過。凡水道不通。從陸路搬過叫做逾。
浮舟于江沱。以入潛漢。漢水與洛水不通。
又從陸路過于洛。然後由洛而至于南河。達
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荊州的事。

荆河惟豫州

這是定豫州的境界。荆即是荊州之荊山。禹
疏分了豫州。遂定其境界。西南至荆山北至
大河。這地方都屬豫州。即今河南之開封。河
南。南陽。歸德。汝寧五府。及南直隸。潁昌二州。
湖廣均。隨三州。山東曹州。都是

伊洛瀍澗汎入于河

伊洛瀍澗是四水名。伊水舊志出上洛縣熊
耳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地方。至河南府

洛陽縣入洛。洛水舊志出洛陽縣冢嶺山亦

在今商州至河南府鞏縣入河。瀍水舊志出

河南郡穀城縣北山在今洛陽縣地方至河

南府偃師縣入洛。澗水舊志出弘農郡新安

縣即今河南府澗池縣至平府新安縣入洛。

豫州之川有四曰伊洛瀍澗四水相敵尚嘗橫流今則伊瀍澗三水各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蓋豫州之川無不治矣

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滎波澗澤孟豬是四水名滎水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地方波水舊志出婁源山北流入穀水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地方澗澤舊志在濟陰郡定陶縣即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孟豬在梁國睢陽縣即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被是餘波所及豫州之澤亦有四曰滎波河澗孟豬往時嘗有泛溢之患今滎波二澤既有蓄洩又導澗澤之餘波以入于孟豬而孟豬亦能容受蓋豫州之澤無不治矣

厥土惟壤下土壤壘

壤解見冀州。墳解見兗州。壘是疏豫州之土

在高處的其性柔細在低處的其性墳起而疏鬆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之田居中上為第四等其賦居上中為第二等而年分不同間出第一等賦高于田者亦以人功修也

厥貢漆枲綿紝厥篚纖繡錫貢磬錯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漆解見兗州枲綿紝解見青州。緜是苧麻其皮可績以為布纖解見徐州。緜是細綿磬錯是治磬的錯刀豫州之貢有漆有枲及綿紝等其待錫命而後貢者有治磬之錯蓋磬錯非常用之物故不制為常貢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冀州最近以河為界其入貢之道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達于河達河

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豫州的事。

華陽黑水惟梁州

這是定梁州的境界。華是西嶽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黑水舊志出張掖郡鶴山，在今陝西肅州衛地方。流入南海。禹既分了梁州，遂定其境界東至華山之南，西至黑水。這地方都屬梁州。即今四川雲南及陝西之漢中府。階州皆是。

岷嶓既藝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岷嶓是二山名。岷山舊志在蜀郡湔氐道西。

徼外即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嶓冢山舊志在隴西郡氐道縣及西縣。即今陝西華昌府秦州。并漢中府沔縣地。岷嶓二山乃江漢發源的去處。自禹功既施。于是汎濫之患盡矣。而稼穡之功可與二山之間。其地皆可種藝。

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沱潛既道

這沱潛二水是江漢別派之在梁州者。與荆

州的不同。梁州之沱有二。其一舊志在蜀郡縣。即今四川成都府郫縣。西流入江。其一舊志在蜀郡汶江縣。即今成都府灌縣。東流入江。潛亦有二。其一舊志在巴郡宕渠縣。西

今四川順慶府渠縣。西南流入江。其一舊志在漢中郡安陽縣。即今陝西漢中府洋縣。西

南入漢。沱潛二水乃江漢分出的支流。禹都加濬治。于是二水各有所歸。或入于江。或入于漢。而無不順其道焉。沱潛道則江漢之下。

流治矣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蔡蒙旅平

蔡蒙是二山名。蔡山在今四川雅州。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旅是祭山之名。蔡蒙二山之間沫水經流。其勢漂疾。向嘗為患。今水土既平。于是遂行旅祭之禮焉。二山平。則凡土之高者無不治矣。

和夷底績

和夷是地名。在今雅州地方。底績與覃懷底

續同言和夷地平而險遠。向以水患難于成功。

今則可以經營可以耕治而亦致有功。續

馬和夷底續則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

厥土青黎

黎字解做黑字。言梁州之土其色青黑。不言性者其性雜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三錯是三等樣間雜。梁州之田居下上為第七等。其賦本居下中為第八等。間或一年進而為第七等。間或一年降而為第九等。共有三等。蓋地力之厚薄不同。而年歲之豐凶亦異。所以隨時制賦不遽定為常額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是玉名。鏤是剛鐵可以刻鏤的。砮磬是石磬。熊羆狐狸是四獸。其毛可織以為罽。如今罽褐之類。以其織成而貢。故叫做織。其皮可製以為裘。以其未製而貢。故叫做皮。梁州所貢之物有璆鐵銀鏤砮磬皆可以制器用者。然

羆狐狸之織與皮可以為裘褐者。

西傾因桓是來淳于潛逾于澠。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是山名。舊志在隴西郡臨洮縣。即今陝西洮州衛。因是循桓潛澠渭都是水名。桓水

出西傾山之南。今洮水出於西傾。流經臨洮府界謂之恒水。澠即桓水也。潛水即洮潛既

道之潛。澠是漢澠。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地方。橫截渡河叫做亂。梁州西南境之貢道自西傾山之南。循桓水而來。至葭萌縣。即今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十

四川保寧府昭化縣地方浮舟于潛水。至晉壽縣之界。即今保寧府廣元州地方。其閒為漾枝津。所限水道不通。遂舍舟登陸。至漢中府地方。又下漢澠。從漢澠北行至陝西西安府武功縣入渭。從渭東行至西安府華陰縣過河。冀州在河東。故必過河以達帝都也。以上都是經理梁州的事。

黑水西河惟雍州

這是定雍州的境界。黑水解見梁州。蓋自雍

州之西北直出梁州之西南故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西河是冀州西界之河。禹既分了雍州遂定其境界西面跨過黑水東面抵西河這地方都屬雍州即今陝西西安等八府及寧夏甘肅洮岷等衛都是。

弱水既西

弱水舊志在張掖郡。刪丹縣在今甘州衛西。其水力微弱不能浮載故叫做弱水。弱水既不能載而且西流此水之異常者禹因其性

而導之于是順其故道西入流瀆而不復為雍州之患矣。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灘水攸同

涇渭汭漆澑澑都是水名。涇水舊志出安定郡涇陽縣即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至今西安府高陵縣入渭。渭水舊志出隴西郡首陽縣即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至今華州華陰縣入河。汭水舊志出扶風郡汧縣即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至平涼府涇州入涇。漆水舊志

出扶風杜陽縣即今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至今西安府耀州合于沮。沮水舊志出北地郡直路縣即今陝西延安府宜君縣。至今耀州合于漆。又至今同州朝邑縣入渭。灘水舊志出扶風郿縣即今陝西西安府郿縣。至本府咸陽縣入渭屬是連屬後是歸從同是會同。

都指渭水說。雍州之水莫大於渭。禹既施導

渭之功于是汎濫悉平而衆流俱順。涇水自涇州受汭水至高陵縣入渭。是涇水上屬於

涇州受灘水至咸陽縣入渭。是灘水自

汭下屬於渭彼此聯合而無散漫矣。漆沮自耀州合流至朝邑縣入渭。是漆沮二水既歸于渭小大相從而無橫流矣。灘水至咸陽縣入渭。是灘水亦會于渭並流而同歸矣。灘涇漆沮皆注于渭而渭又入于河則雍州之水無不治矣。

荆岐既旅終南。博物鳥鼠都是山名。荆山與荊州的不同。舊志在鴟蛇懷德縣即今陝西西安

荆岐既旅終南。博物鳥鼠都是山名。荆山與荊州的不同。舊志在鴟蛇懷德縣即今陝西西安

府富平縣。岐山舊志在扶風美陽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終南山舊志在扶風武功縣。今在陝西安陽二府地方。連亘千里。惇物山。今西安府武功縣。鳴鳳舊志在龍西郡首陽縣。即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旅字解見梁州。雍州諸水既治。由是荆岐二山無

懷襄之患。可行旅祭之禮。凡終南惇物至于鳥巢。其間一帶的山都與荆岐一般。則雍州之高土無不平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地之廣平的叫做原。下濕的叫做隰。其地在今陝西西安府邠州。豬野舊志在武威縣。休屠澤。即今陝西涼州衛地方。雍州水患既息。于是原隰之地已致平成之功。又直至豬野。其間一帶的地都與原隰一般。則雍州之下土無不平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是山名。在今陝西肅州衛西八百里。沙

州衛舊城東南。即舜竄三苗之地。宅是居止。丕敘是大有功效。雍州不特近地底績。雖遠如三危。其地亦無水患。可以居止。三苗之竄於此地者。既已安居樂業。亦皆革心向化。而大有功效。則雍州之遠土無不平矣。

厥土惟黃壤。

土以黃為正色。壤為常性。今雍州之上色黃而性壤。土之最美者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雍州土最美。故其田居上上。為第一等。但地狹而人功少。故其賦只居中下。為第六等。

厥貢惟球琳瑯玕。

球琳是美玉。瑯玕是美石似珠者。雍州所產的貢物。有球琳可為珪璋之用。有琅玕可為冠冕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是二山名。積石山舊志在河關縣西南。即今陝西河州衛西北。龍門山舊

志在馮翊夏陽縣。即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

東北。都是黃河所經。渭汭是渭水入河交流的去處。雍州貢道有二。其西北境則浮舟于積石之河。至于龍門。入冀州之西河。直達帝都。其西南境則自渭而來。皆會聚于渭汭。以入于河而達帝都。各從其便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織皮。鮮見梁州。崑崙。析支。渠搜。是三箇國名。這三國都在西番地面。總叫做西戎。崑崙。舊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志在臨羌。今肅州衛西南。直至西番朵甘衛。東北都是。析支。舊志在河閨西千餘里。今西番中有析枝水。即是此地。渠搜。舊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未詳所在。大約在今寧夏河套之地。即敘是就敘禹治雍州成功。不但本州有球琳瑯玕之貢。又有外國以鳥獸的織皮來貢。其國曰崑崙。曰析支。曰渠搜。這三國本是西方戎落。今亦順服我中國之化。與三苗同其丕敘矣。禹功所及。其遠如此。以上都是經

理雍州的事。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六

岍以至東南。而山之脉絡分明可考矣。然疏導本是治水的事。今隨山乃謂之導者。蓋水之源皆出于山。水之為患。皆因于山。禹隨山乃所以治水。故謂之導也。這一節是導岍條。大河北境之山。岍岐荆都是雍州的山。岍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乃汧汭二水所出。岐荆二山。已鮮見雍州。壺口以下諸山。都是冀州的山。壺口鮮見冀州。其山正當河水南流。

乃河水所經。太岳亦解見冀州。乃汾水所經。

底柱即砥柱山。在今河南陝州東四十里。黃

河中間。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

山。舊志在河東垣曲縣。今在河南懷慶府濟

源接連山西陽城垣曲二縣之境。乃濟水所出。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地方。長數千里。

恒山。即是北嶽。在今山西渾源州。碣石亦解見冀州。正當河水入海之處。逾是過。凡及字至字逾字。都指禹說。入于海。是指水勢說。蓋

金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此條大河。北境諸山。乃河濟兩派大水所出入的去處。故禹先從雍州岍山導起。東及岐山。又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其間不但河之經于雍州者。無所壅塞。而渭水之入河。涇灑漆沮汧汭之入渭。皆有次第矣。雍州功畢。禹乃過于龍門之西河。到冀州地方。治壠口雷首。以至于太岳。又治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又治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水勢至此都入于海。則其間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濟漳沁

恒衛涑淇等水。皆有歸向矣。禹集大河此境諸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陪尾。

這一節。是集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不言冀者。以同是北條之山。承上文冀岍而言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都是雍州的山。西傾山。解見梁州。乃洮水桓水所出。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鳥鼠山。解見雍州。乃渭水所出。

金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太華山。即是西嶽。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都是豫州的山。熊耳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商縣。乃伊水所出。洛水所經。外方山。地志以為即是中嶽嵩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乃淮水所經。桐柏山。在今河南廣德安府。蓋北條大河南境諸山。乃渭伊洛淮諸水所出的去處。故禹從雍州西傾山導起。歷朱圉鳥鼠。以至于太華。則凡桓渭等水。

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雍州之功既畢。由是到豫州地方。蕪熊耳外方桐栢。以至于陪尾。則凡伊洛淮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禹蕪大河南境之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蕪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這一節是蕪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乃治漢水的事。嶓冢已解見梁州。荆山內方大別。都是荊州的山。荆山解見荊州。內方山地志以為即今湖廣德安府章山。大別山在今湖廣漢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陽府。蓋漢水發源于梁州之嶓冢山。經流于荊州之荆山內方大別諸山。禹則蕪嶓冢以濬其源。至于荆山內方大別以引其流。則漢水于是乎入江矣。其施功于江漢北境者如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這一節是蕪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乃治江水的事。不言蕪者。以同是南條之山。參上文蕪嶓冢而言也。岷山已解見梁州。衡山九江。已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解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以為即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博陽山。蓋江水發源于岷山。故禹從岷山之陽蕪之。而江之源治矣。然江自岷山以下。直流至東南數千里。西邊夾江。却都是山。其北邊山勢連接直至衡山。其南邊山勢連接直至敷淺原。故禹從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去蕪大江北岸一帶的山。又渡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去蕪大江南岸一帶的山。由是江水兩邊通流無滯。而順其趨海之勢矣。其施功于江漢南境者如此。以上都是蕪山的事。

蕪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九條。是記禹蕪水之事。即所謂濬川也。前面九州中。雖各載有治水的事。但逐州分記。未見得水之脉絡。至此又把天下九處大水。逐處記其源流之始終。與其源流之曲折。而諸水之脉絡。分明可考矣。弱水黑水。在西北極邊。與諸水不相干涉。故先記之。北方之

水莫大於河。故河次之。南方之水莫大於江。
漢改漢與江次之。北之濟南之淮與江河共
為四瀆。故濟與淮又次之。渭洛皆入于河。故
記之於後。弱水解見雍州。合黎是山名。舊志
在張掖縣西北。即今陝西行都司西北。弱水
環之。流沙是地名。在今沙州衛舊城之西。凡
水皆能載而東源惟弱水獨弱而西流。禹順
其性而導之至于合黎。其餘波西入于流沙。
而弱水治矣。

書經直解卷三

里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解見梁州。三危解見雍州。凡水皆濬惟
黑水獨累而且南流。禹亦順其性而導之至
于三危。流入于南海。而黑水治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厔
桺。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
至于大陸。又北橋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解見雍州。山北曰陰。華陰是華山
之北。今陝西安府有華陰縣。厔接解見導

山。孟津是地名。舊志在河內郡河陽縣。即今
河南府孟津縣。洛汭是洛水入河交流中間。
在今河南府鞏縣東。大伾是山名。舊志在通
利軍黎陽縣。即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洚水舊
志在信都縣。即今直隸真定府冀州枯洚渠。
大麇解見冀州。播是分。九河解見兗州。逆河
是河已近海。海潮逆着河水的去處。故以為
名。黃河之源出西域。岷崐崙山星宿海。東北流
數千里。繞到積石。禹導河自積石起。以河入
中國。都在山峽中。行其流。返瘠而時有壅渴。
乃疏鑿其險阻。以至于龍門。自龍門而下。山
關岸澗豁然奔放。南流至于華山之陰。自南
折而東流。至于陝州之底柱。又東至于河內
之孟津。又東過洛水。交流的去處。至于黎陽
之大伾。此時河始出險而就平地。又自東折
而北流。過于信都之洚水。至于冀州之大陸。
又自大陸而北。到兗州地方。地曠土疏。河尤
易決。禹乃播之為九河。以分其力而殺其勢。

然後合為逆河。以入于海。而河水治矣。自大伾至逆河。這是禹時黃河入海的故道。自周漢以來。河道漸徙東南流入于淮。然後入海。遂與禹時故道不相合矣。按洪水之患。惟河最甚。故大禹疏鑿之功。惟河獨多。然當時但順水之性。以除民之害而已。今之黃河。乃漕運所必經之道。而淤塞衝決之患。時時有之。既欲資其利。而又欲去其害。故今之治河尤難。經國者所當加意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三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瀘。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淮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嶓冢。解見梁州。漢水有二源。東源出秦州之嶓冢。始出為漾。西源出沔縣之嶓冢。始出為沔。這所導的嶓冢。乃是秦州之嶓冢。故說導漾。漢滄浪三瀘。都是水名。漢水。舊志在武都郡。即今陝西鞏昌府成縣。滄浪。舊志在武當縣。即今湖廣襄陽府均州。三瀘。舊志一出郢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四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淮。東為中江。入于海。

岷山。沱水。都解見梁州。澧。是水名。舊志出武陵。充縣。即今湖廣岳州府慈利縣。九江。解見荊州。東陵。是地名。即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迤。是邪行的意思。會為淮。是江與漢會而匯為彭蠡。中江。傳亦無解釋。江水出茂州岷山。

州長壽縣。即今湖廣承天府京山縣。其二不知所出。大別。解見蕪山。漢水入江。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淮。字鮮。做迴字。彭蠡。鮮。見揚州。北江。傳無解釋。入海。在今直隸揚州通州。

漾水出秦州嶓冢山。禹自此山導之。東流至武都。又叫做漢水。至漢中與沔水合。叫做漢沔。又東流至武當。叫做滄浪之水。又過三瀘。之水。至于漢陽大別之山。而南流合于江。入江之後。又東見至鄱陽。停蓄周廻。而為彭蠡。

禹自此導之東流合蜀郡別出一支叫做沱水。又東流至于充縣之澧水。遂過岳州之九江。至于巴陵。又東向迤邐而行。北至漢陽會漢水。而同匯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中江。至通州入海。而江水治矣。蓋江漢二水各出于梁雍二州。合流于荊州。入海于揚州。嶓冢導漾。岷山導江。即梁州所謂岷嶓既藝也。南入于江。東迤北會。即荊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滙澤為彭蠡。即揚州所謂彭蠡既潴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五

但以今地圖考之。漢水入江之處。去彭蠡尚七百餘里。彭蠡之澤。乃自受江西江東諸水而成。本非江漢之所滙。又江漢合流之後。但為一江入海。亦未嘗有一江中江之分。或者世代已遠。水道有變遷。經文有錯誤。皆不可知也。

豫州陶丘。是地名。舊志在廣濟軍。即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菏解見豫州。洛解見青州。濟水性既沈下。而力又勁疾。常從地中穿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禹順其性而導之。其發源在垣曲縣王屋山頂崖下。叫做沇水。這是初見的時節。由是伏流地中。東至濟源縣湧出二源。合流為一。叫做濟水。這又是一見。又到溫縣虢公臺入于河。伏流河中。至榮澤縣溢出而為榮水。這又是一見。又與河并行。東至定陶縣。湧出于陶丘之北。這又是一見。自此遂不復隱伏。東北至汶上縣會于汶水。又東北至博興縣入于海。而濟水治矣。蕪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桐柏解見蕪山。淮泗沂解見徐州。淮水出于桐柏山。禹導淮水。自桐柏始。由是東流過潁亳泗諸州。至淮安府睢寧縣會于泗沂。又東流至淮安府海州入于海。而淮水治矣。

導渭。自烏巢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

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穴。是山名。其山鳥鼠同穴而處。故以

為名。澧涇漆沮。都鮮見雍州。渭水出今臨洮

府渭源縣南谷山。在鳥鼠山之西北。禹只自

鳥鼠同穴蕪之。東流至咸陽縣。會于澧水。又

東流至高陵縣。會于涇水。又東流至朝邑縣。

過于漆沮之水。又流至華陰縣。入于河。而渭

水治矣。這會于涇。即雍州所謂涇。禹謂汭也。過漆沮。即

會于涇。即雍州所謂涇。禹謂汭也。過漆沮。即

雍州所謂漆沮既從也。前面是分記。這是直

敘其源流。

蕪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

止入于河。

熊耳。鮮見蕪山。即商州之熊耳。洛水出商州

冢嶺山。與本處熊耳山相近。故禹自此山蕪

之。非盧氏之熊耳也。澗。瀍。伊。都鮮見豫州。禹

蕪洛水于商州熊耳之山。東北流至新安縣。會于澗水。至偃師縣界。會于瀍水。又東流至

洛陽縣界。會于伊水。又東北流至鞏縣入于河。而洛水治矣。以上都是蕪水的事。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這一節。是總結上文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的意思。四隩。是四海之內水邊的地址。宅。是居。九山。是九州之山。刊。是除。旅。是祭。九川。是九州之川。涤。是洗滌。九澤。是九州之澤。陂。是陂障。史臣說。大禹蕪山。則窮其脉絡。渠水則順其源流。勤勞八年。施功既畢。所以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卑而為四隩之地。昔皆墊溺。今則險阻盡遠。已可定居。九州之山。是地之高者。昔皆草木蔽塞。今則斬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已通。無有壅滯。九州之澤。陂障已固。不復潰決。由是四海之水。若大若小。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矣。九州的水土。又豈有一處之不平治者哉。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

這一節是總結上文九州的土田貢賦無不整理。六府是水火金木土穀六件。凡土是衆土。凡山林川澤塲圃田園之類皆是交正。是參較的意思。底是致。咸字解做皆寧則是定為等則。三壤是上中下三等土壤。中

邦是中國。史臣說水是五行之首。百貨之源

往時洪水橫流。六府豈能修治。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那水火金木土穀六件。皆大修治。

金鑑直解卷之三

四九

而財用有資。貢賦可定矣。禹乃因地之宜。以制國之用。九州的庶土。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交相參較。辨其何物出于何州。而各州所產。又何者為最良。由是因其所出之財。而致謹于財賦之入。有一州通貢的。有隨地而使貢的。又有待命而後貢的。惟恐傷民之財。盡地之力。蓋極其謹慎。而不敢忽焉。九州的穀土。亦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皆為之品節。辨其孰為上等。孰為中等。孰為下等。由是隨其

錫土姓

這一節是記封建諸侯的事。錫是與水土既平。疆域既定。禹又佐天子封建諸侯。錫之上

地。使他立國以守其社稷。錫之姓氏。使他立

金鑑直解卷之三

平

宗以保其子孫。蓋欲其國家之藩屏。以共保平成之績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祗是敬。台字解做我字。距是遠越的意思。勝是禹自稱。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成功已成矣。然其心不矜不伐。猶自敘說。當此治定功成之時。別無所事。惟敬我之德。以率天下。則天下之人。自然傾心從化。不能違越我的所行矣。這可見禹不以成功自處。而惟

所定之則。而成賦于中國之內。有最厚的。有最薄的。又有間雜不等的。上無過取。下無重歛。皆有成規而不可變焉。然成賦謂之中邦者。庶土之貢或及于四夷。穀土之賦則止于中國也。聖人經國之制。其周密如此。

欲以敬德化民。即益稷篇所言思日孜孜之意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以下五條是記禹分九州地方以為五服。

即益稷篇所謂弼成五服也。這一條是定甸服之制。甸是治田服是事稻禾連穗與莖的叫做總割下半藁的叫做銍半藁去蕪皮的叫做秸。粟是穀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禹則制為甸服以其皆田賦之事故叫做甸服。甸服之制何如。內百里去王畿最近其賦則連那稻禾的莖穗都納朝廷。蓋稻可以供廩糧草可以充芻秣。即今之稂草俱納者也。第二百里次近王畿只割禾半藁納之。第三百里亦近王畿則去藁上之蕪皮納之。然此三百里內都是近地。但納總銍秸而已。或有輸將之事。如般運稂草等項仍使他服勞而無力役之征焉。自是以

外第四百里去王畿漸遠惟去其穗而納穀第五百里去王畿尤遠則去其殼而納米。蓋地方愈遠納賦愈從輕便而亦不使之服輸將之事矣。其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如此。

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侯服。以其皆侯國之事故叫做侯服。侯服之制何如。近甸服四面那一百里定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外四面那二百里定做男爵的小國。男邦外四面那三百里定做諸侯的大國及次國。小國居內所以安內附也。大國居外所以禦外侮也。其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者如此。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這一條是定綏服之制。綏是撫安的意思。揆

字。鮮做度字。禹於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

制為綏服。以其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故

叫做綏服。綏服之制何如。這地方內去王城千里。外去荒服千里。介乎內外之間。不可不

嚴華夏之辨。故于內面三百里。則酌量揆度。施之以仁義禮樂之教。蓋太平有道之日。教

化可興。故以修內治為務也。于外面二百里。則鼓舞奮揚。訓之以卒伍軍師之法。蓋安寧

無事之時。人心易弛。故以防外患為急也。其

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這一條是定要服之制。要是約束的意思。蔡

是安置罪人。禹於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

制為要服。以其去王畿已遠。法制簡畧。稍示

約束而已。故叫做要服。要服之制何如。把內

面三百里處。那夷人各隨其俗。而羈縻之外。面二百里。則安置那罪人。進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也。其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這一條是定荒服之制。荒是荒野。禹於要服

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荒服。以其去王畿尤遠。都是荒野去處。故叫做荒服。荒服之制

何如。內面三百里。聽與蠻人居住。其法比諸夷又畧矣。外面二百里。把那重罪的人流放

於此。其法比諸蔡又重矣。其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一節是總敘大禹之成功。漸是浸漬。被是覆冒。朔是北方。暨是及。聲是風聲。教是教化。訖字。鮮做盡字。錫字。鮮做與字。玄圭是黑色的圭。禹定五服。地方雖止五千里。然其風聲教化之所及。則有不止於此者。東邊則漸漬到那東海。西邊則覆被到那流沙。北邊南邊則所及尤遠。不可以地限量。這風聲教化。盡訖于四海之內。而無有不至。大禹治水之功。

既成於是用玄圭為贊獻與帝舜以告其成功而復命焉。圭必用玄者所以象水色之黑也。夫當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時禹不惟能平治水土以救一時之患而必至於經制悉備德教四達然後告成於君真可謂萬世之大忠矣。此其所以獨冠虞廷之功而卒開有夏之業也歟。

甘誓

甘是地名在今陝西郿縣誓是告戒這書記

甘誓

夏王啓親征有扈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叫做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是六鄉之卿古者每鄉卿一人無事則掌其鄉之政令有事則統其鄉之軍旅與朝廷上的六卿不同史臣說夏王啓繼禹即位那時有箇諸侯有扈氏所為不道王乃親率六軍往正其罪有扈恃其強暴敢與天子抗衡遂大戰于其國之甘地將戰之時王乃召

六軍之帥而誓戒之。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六事之人是絕指有事于六軍的人威是暴殄侮是輕忽三正是子丑寅三樣正朔夏王啓將發誓辭先嘆息說爾六卿及有事于六

軍的人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惡彼

水火金木土之五行原于天道切于民生有

國家者所當敬順的有扈氏有濫用五材不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十六

順月令而暴殄輕忽之子丑寅之三正頒自朝廷行諸邦國為臣下者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蔑視王朝不奉正朔而怠慢廢棄之其悖亂不臣如此因此獲罪于天大用降以天罰勦絕其命今我躬率六師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豈敢輕用其武哉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右是車上在左在右的人攻字解做治字

御是御馬。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一人居左。主射。一人居右。主擊刺。一人居中。御馬。必三人各治其事。方能取勝。故夏王啓之伐有扈氏。誓戒衆軍士說道。爾在車左。主射的人。宜專治左邊的事。若不治于左。而于射敵。文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左矣。在車右。主擊刺的人。宜專治右邊的事。若不治于右。而于擊刺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右矣。在車主馬。馳驅的人。宜專心御馬。求合法度。若御之不以其正。而于馳驅之法。有所不合。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中矣。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命就是前面告戒的說話。古者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祖在左而社在右。賞罰即于其主前行之。以示不踰時之義。孥戮。是并戮其妻子。夏王啓。戒誓將士既終。又明示賞罰以激勵之。說道。行軍的號令。我既

書經直解卷之三

毛

已叮嚀而告戒矣。汝衆將士每。若能遵依著我的命令。克敵而有功。我則即時論功大小。賞之于軍中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賚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違犯了我的命令。以致償事。我則即時論罪。戮之于軍中大社之前。不但誅及其身。將并其妻子而俱戮之。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軍令既定。決不汝欺。汝等可不恭聽予之命哉。大抵武不可驥。亦不可弛。有扈氏獲罪於天。義固當討。而夏啓當嗣位之後。承平之久。亦欲因此以振國家之神氣。而銷姦宄之逆萌。故親率六師以討之。亦制治保邦之要機也。

五子之歌

這書記夏王太康之弟五人。因太康逸遊失國。乃作為詩歌。以發其憂愁嗟怨之意。故叫做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

太康是啓之子。畋是畋獵。有窮后羿。是有窮國君名羿。史臣敘說。夏王太康嗣位一十九年。不理會國家的政務。徒有人君的空名。而不行人君的實事。如祭祀之尸。一概只好幹那放逸豫樂的事。以致於喪滅其德。暴虐其民。因此天下黎民不安其生。都有離叛之心。太康乃猶不知省改。安于遊樂。無有節度。遠出畋獵于洛水之外。至于一百日。猶不回。于是有窮國之君名羿者。素懷不臣之心。至此因民不堪命。乃舉兵距阻太康于大河之南。不使之歸國。夫以大禹之勤勞萬邦。德澤最厚。再傳至其孫太康。即以怠荒而失國焉。然則為君者。豈可恃祖宗功德之大。而不增修其德業哉。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溪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御是隨侍。溪是等待。水止叫做汭。太康畋于洛水之北。等待他回來。既追之不及。乃在那洛水之北。等待他回來。既而太康十旬弗返。羿距之于河。不得歸國。五子見得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都憂愁嗟怨。推究禍亂根源。皆由是太康荒棄了祖訓。于是述大禹所垂的訓戒。衍為詩歌。以其感慨迫切之詞。紓其悒鬱無聊之氣。予以明先訓之當遵。天命之難保。其詞痛切而悲哀。蓋不獨傷太康之失德。實以垂萬世之鑒戒也。夫創業之君。經歷艱苦。為子孫萬世慮。至為深遠。都有謨訓以戒召後人。故太康失國。五子則述大禹垂後之戒。太甲不惠。伊尹則舉成湯風憲之訓。誠以法祖乃帝王之要道也。後世繼體守文之主。能常常遵守祖訓。則長治久安。萬年不替矣。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洛表之時。他有五箇兄弟。都隨侍着他的母親。從太康渡河而南。因太康打獵去的遠了。而太康十旬弗返。羿距之于河。不得歸國。五子見得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都憂愁嗟怨。推究禍亂根源。皆由是太康荒棄了祖訓。于是述大禹所垂的訓戒。衍為詩歌。以其感慨迫切之詞。紓其悒鬱無聊之氣。予以明先訓之當遵。天命之難保。其詞痛切而悲哀。蓋不獨傷太康之失德。實以垂萬世之鑒戒也。夫創業之君。經歷艱苦。為子孫萬世慮。至為深遠。都有謨訓以戒召後人。故太康失國。五子則述大禹垂後之戒。太甲不惠。伊尹則舉成湯風憲之訓。誠以法祖乃帝王之要道也。後世繼體守文之主。能常常遵守祖訓。則長治久安。萬年不替矣。

固邦寧。

皇祖是太禹。近是親近的意思。下是疎遠的

意思。五子之歌第一說道。昔我皇祖大禹。

垂訓有言。人君與那下民。勢之相隔。雖有尊

卑。情之相須。實猶一體。只可以其情而親近
之。凡百姓之饑寒困苦。須時時體念。視之如

傷。保之如子。總是君民一體之意。若恣意極

欲。肆於民上。把百姓的休戚利害。都看得與

已不相關涉。這等便是下民了。為人上者。切

金經直解卷之三

李

不可如此。所以然者何也。蓋那小民雖至卑

至微。却是邦國的根本。譬如房屋之有基址

一般。必須以仁恩固結其心。使他愛戴歸往。

譬如房屋基址堅固了。然後邦國安寧。而無

傾危之患。若人心既離。根本不固。則國雖富

強。終亦必亡而已。此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

下也。皇祖之訓如此。今太康乃逸豫滅德。以

至民不堪命。而邦國危亡。豈不深可痛哉。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一字。鮮做皆字。三失。是差失多的意思。朽索

是朽壞的繩索。五子說我皇祖大禹垂訓。又

言人君處崇高之位。執生殺予奪之權。都說

小民至愚。豈能勝我。殊不知民雖至愚。而亦

至神。能戴其上。而亦能叛其上。我看那天下

之民。莫說億兆之衆。便是愚夫愚婦。也不可

輕忽。若失其心。一箇箇都能勝我。所以為人

金經直解卷之三

李

君的行事。一件也不可有差。一有差失。皆足

以致怨于民。況以一人之身。積愆累咎。至於

再三。則民之怨咨。豈不益甚乎。夫事未有不

自微而至著者。民心之怨。豈待他明白彰著

而後知之。當於那事幾未曾形見的時節。預

先圖謀更改。乃可以固結人心。潛消禍亂耳。

是以我居君位。臨兆民。不敢以天下為樂。而

深以危亡為懼。凜凜然如以易斷之朽索。而

馭易驚之六馬。常恐其不免於傾危也。夫以

民之可畏如此。則居上而臨民者。奈何可以怠荒而不敬乎。蓋能敬。則能近民。而邦以寧。不能敬。則必下民。而邦以危。安危之機。只在敬肆之間而已。皇祖之訓如此。太康顧逸豫。而不敢焉。亦將奈之何哉。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彌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荒是迷亂。其嗜都是好之無厭的意思。五子之歌第二章說道。我皇祖大禹之訓有言。人

書經直解卷之三

奎

之嗜欲無窮。貴乎節之以禮。若不能以禮節之。而縱其情之所欲。鮮不至於損德妨政矣。如耽好女色。恣情越禮。是謂內作色荒。馳騁打獵。遠出無度。是謂外作禽荒。沉醉肯酒。而不知節。溺情淫樂。而不知止。竭不賞之費。以高峻其戶宇。極彩色之麗。以彌飾其牆壁。這六件事。為人君的不必件件都有。總足以亡國。但只有一件。亦未有不至于亡國喪身者。如好色。則為色所迷。好酒。則為酒所困。好

田獵。則耽于逸遊。而妨政誤事。好宮室。則溺於土木。而耗財害民。縱欲敗度之事。雖不同其為亡國。則一而已矣。祖禹訓戒如此。今太康盤遊無度。正犯了禽荒一事。雖欲不亡得乎。嘗觀宋儒真德秀有言。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萬世為君者。其戒之哉。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書經直解卷之三

奎

陶唐氏。是帝堯的國號。冀方。是冀州之地。自堯以來。皆建都於此。底是至五子之歌。第三章說道。我夏后氏之建都於此。冀州地方。蓋自帝堯。陶唐氏始矣。比先帝堯。以文武聖神之德。繼天立極。而為天子。一傳而至帝舜。再傳而至我祖大禹。三箇聖人。皆授受一道。奉天子民。故能據此形勝之地。建皇極以綏四方。天下臣民。莫不歸往焉。今太康乃逸豫減德。凡刑賞予奪。一任着自己的意思。胡為全

不遵舊章成憲。把大綱小紀都錯亂了。以致政壞于上。民怨于下。逆臣乘之。逐主竊國。而陶唐以來相傳之基業。遂至滅亡矣。是可傷也。先儒有言。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瘦。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治者。不視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故脉理一病。人雖肥必死。紀綱一亂。國雖大必亡。觀五子傷太康之失德。而歸咎於亂。其紀綱可見。紀綱所係之重。有不容一日而少弛者。人主誠能留意於此。凡刑賞予奪。一主之以大公至正之心。使威福之柄。常在朝廷。而無倒持下移之患。則人心悅服。而國勢常尊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閔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廢續。覆宗絕祀。明明是贊其德之極明。我祖指大禹說。典則是典章法則。貽字解做遺字。石鈞俱是權名。如今之秤鍤也。一百二十斤叫做石。三十斤叫做鈞。陽是通同。和是公平。王府是內府藏。

器具的所在。五子之歌第四章說。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照臨萬邦。萬邦之民。莫不仰其盛德。戴以為君。他要後世子孫保守其基業。統緒。不至覆墜。立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以為世守。莫說國家的大政務。便是通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甚緊要。而今內府中亦有傳留收藏的。可見祖宗之法。纖悉備具。其為子孫慮者。詳且遠矣。使能守之。何至亂亡也哉。奈之何為後人者。逸豫減德。盜遊無度。把祖宗傳來的統緒。一旦荒棄廢墜。以致威柄下移。奸雄備竊。顛覆我有夏之宗。斷絕我配天之祀。豈不可恨也哉。

其五曰。嗚呼易暉。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嘯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字解做何字。疇字解做誰字。鬱陶是心中鬱結。而不得舒的意思。顏厚譬如說面皮厚。

可羞愧之甚也。忸怩是心裏慚愧的意思。可追是說追不可及。五子之歌第五章。歎息說道。我兄太康既以逸遊失國。遠竄他方。舊都又被強臣占據了。使我母子數人。流離河上。

進退無路。彷徨四顧。將何所歸乎。此予懷之所以傷悲也。如今萬姓之人。都以我家為怨讐。衆叛親離。無復有一人哀矜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存乎。使我哀思之情。鬱結于心而不可釋。向人厚着面皮。其羞慚之狀。發于心微于色。而不容掩。事勢窮蹙。一至於此。推原其故。只因太康狃於治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保民。而乃盤于遊畋。縱于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到這時節。天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雖欲恐懼修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五子之歌至此。其聲愈急。其情愈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誠萬世之鑒戒也。然太康以天下之大。不能庇其母弟。而其後少康。以一旅

金華直解卷之三

卷之三

金華直解卷之三

卷之三

胤是胤侯。這書記胤侯承夏王仲康之命率師征討羲和。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名為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是太康之弟。肇是始。胤侯是胤國之侯。羲和是世掌天文的官。徂字鮮做往字。史臣

敘說。后羿既距太康于河。而立其弟仲康。仲康始正位四海之初。首命胤侯為大司馬。掌管六師。當時諸侯有羲和者。以世掌天文為職。乃墮廢其職業。是時有日蝕之變。羲和也不奏聞救護。惟貪好飲酒。而荒迷于私邑。其不忠不敬之罪如此。仲康乃命胤侯征之。而胤侯遂承王命。將六師以往征焉。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

之衆。乃能滅逐纂賊。復有天下。國之廢興。豈在強弱哉。

明

聖指大禹說徵是徵驗。保是保安天戒。是上天以災異警戒人君。如日月薄蝕。星隕地震之類。常憲是常法。后是君。胤侯奉王命以征

義和誓戒於衆。說道。爾衆將士每欲知義和之有罪。當觀大禹之訓辭。昔我皇祖大禹。是敬天勤民的聖君。著為謨訓。垂示子孫。他的言語句句明白。都有徵驗。用之可以安定國家。保守基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世君臣所當遵守者也。謨訓上說古先帝王盛德格天。固無不至。一有天戒。便能恐惧修省。務期一念誠敬。上通于天。以消變異。不敢有一毫怠忽。那時做大臣的。也都小心謹慎。凡事皆依着常法而行。不敢違越。至於百官。每但有一命之寄的。又都勤修職業。以匡輔朝廷。不敢懈怠。夫克謹天戒。其君固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修省。如此所以為君的。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顯。真如日月。

書經直解卷之三

充

照臨一綱。豈不為明明之后哉。禹之謨訓如此。今義和乃忽於日食之變。不以上聞。不惟自棄其常憲。且使為君者不知有天戒之可畏。其罪大矣。天討之加。豈容已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是宣令的官。木鐸是搖的鈴鐸。王者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徇是傳示衆人的意思。規是正。工是百工技藝之人。胤侯戒諭將士說。我祖大禹既昭示謨訓。垂戒後人。又恐人心或久而易玩。故於每歲孟春之月。遣那宣令的道人。搖着木鐸。傳示於道路。說道。凡我百官有司。雖職任不同。都有輔君承天之責者。自今以往。若遇君上有過差。便當直言以相規正。不可唯唯諾諾。緘默取容。至於百工技藝的人。亦要圖事納忠。如滛巧之技。足以蕩上心。虧國用者。各執其所司之事。隨時諫止。這統是人臣恭敬君上的道理。設或

137 故宮珍本叢刊

為官師者不能盡忠以相規。為百工者不知隨事以進諫。似這等謾佞不恭的人。我國家自有了一定的刑法在。所不赦爾。大小臣工可不戒哉。夫不恭猶有常刑。而况違命曠官如義和者。其罪蓋不容誅矣。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擾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籥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誥。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書經直解卷之三
及時者殺無赦。
倣字。解做始字。擾是亂天紀。是日月星辰的度數。迢是遠日月所會的去處。叫做辰。集是和輯房。是房宿。瞽是樂官。以其無目。故使瞽音。奏鼓。是擊鼓。籥夫。是小臣。干是犯。政典是先王為政的典籍。胤侯聲言義和的罪犯說道。我先聖之謨訓。既致謹于天戒。而其法令。又致嚴于不恭。如此大小臣工。孰敢不敬畏。遵承各共其職哉。惟是羲和。乃敢顛倒覆敗。

其德沈溺昏亂于酒。心志既迷。故違叛其所掌的職業而不修。離去其所居的位次而不顧。他先人從堯以來。世掌天文。未嘗紊亂。到他身上。始失於占步。擾亂了天紀。而遠棄其所司之事。如頃者季秋九月朔。凡日月到那交會的所在。其行度不相和。輒日彼月掩而虧蝕于房宿之間。天變如此。天子方恐懼于上。與群臣同時救護。此時樂官奏鼓。籥夫小臣疾忙馳驅。庶人之在官者。亦皆奔走。無不知的一般。其昏迷于天象。一至於此。是乃于犯了先王所必誅之條。其罪大矣。先王的政典上。明明開載着說道。曆官掌管天文。凡一應象緯節氣。都要仔細推算。以敬承天道。是他的職業。若是推算不精。占候差錯。或失於太早。挽失了正經時候的。其罪當殺無赦。或失於太遲。跟不上正經時候的。其罪也當殺。

無赦。譬言如談是午時。他却推算做辰巳時。這叫做先時。談是午時。他却推算做未申時。這叫做不及時。凡此皆不敬天道。不恭君命者。故先王必誅而不赦也。夫占步差錯者。猶不免於誅。今義和乃昏迷天象。若因聞知。則其罪又豈可赦乎。此我之所以奉王命而徂征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猶予欽承天子威命。

金經直解卷之三

三

胤侯既歷數義和之罪。乃戒衆說義和。倣櫟天紀。昏迷天象。此天討之所必加者。今我以爾六軍衆士。奉將天威明致其罰。此乃王家公事。天子威命所在。不可忽也。爾衆士皆當奮其忠勇。戮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王靈震赫。國典明彰。而罪人不得以逃其罰可也。

火炎崑崙。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崑是出玉的山名。崑是山脊。天吏是奉天伐暴之官。指將帥說。逸字。鮮做過字。渠魁是首惡。脅從是被威力逼從的人。胤侯誓衆說。今我奉命征討義和。爾衆固當同力王室。恭行天討。至于用兵之際。又當分別重輕。不可縱于殺戮。蓋敵人中也有善惡不等。就如山上有玉有石。一縕若猛火焚烧崑崙。則不分玉石。皆為燬燼矣。今師旅之興。雖以奉天討罪。若不分好歹。一槩誅戮。而有過逸之德。則其為酷烈。更有甚于猛火者。我今行師。只將那首惡的人殄滅。不宥其餘孽。從之黨。迫于不得已。而為之者。一切開釋不問。至于舊染汙俗。陷于罪戾。而不自知者。咸赦除之。使他們得以改過自新如此。則元惡既伏其辜。而無辜不致濫及。庶幾情法兩盡。仁義並行。斯無忝于王者之師矣。爾衆士可不慎哉。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固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是將令嚴明的意思。克是勝愛是姑息亂

侯。善衆將卑。乃嘆息說道。將乃國之司命。生

死存亡係焉。若使行師之際。為將者能一斷

以法而不牽于情。有犯即誅。違命即戮。使威

常勝乎其愛。則三軍之士。皆畏將而不畏敵。

奮勇爭先。戰必勝。而攻必取。信能濟國家之

大事矣。若從事姑息而徇情廢法。當誅不誅。

當斷不斷。使愛常勝乎其威。則人皆畏敵而

不畏將。怠玩退縮。戰必敗。而攻必走。決然不

可。可以成功矣。是可見嚴明乃成功之本。姑息

實致敗之機。我今行師。不得不以威勝愛矣。

爾衆士當知我之威不可犯。愛不可恃。勉力

戒惧。以期有濟。可也。否則戮及爾身。决不汝

貸。可不畏哉。

金言解卷之三

圭

書經直解卷之四

商書

商是成湯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商家一代的事。故名為商書。

湯誓

這是成湯伐桀誓師之辭。故名為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金言解卷之四

一

誅史臣記。湯將伐桀誓衆。說道來。爾衆多百姓。都要明聽我的言語。君臣之分。本不可犯。今以爾衆伐夏。非我小子。輒敢不顧名分。以下犯上。為此悖亂之舉。蓋人君代天子民。任大責重。必須事事合天。然後可以永保天命。今有夏慢天虐民。其罪不止一端。天厭其德。命我誅之。故我不得已。至於用兵。往正其罪。實以奉行天討耳。豈敢稱亂哉。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害我穡事而割

正夏子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

有衆是毫邑之衆。稽事是農家收穫的事。割正。是裁正。湯又說。夏王有罪。我奉天命以伐之。其事甚非得已也。今爾衆百姓。每在背地裏。乃都抱怨說道。如今田禾成熟。正好及時收穫。我君却不體恤我衆。教我每舍了自家的農事。反去裁正。那有夏之罪。夏之罪於我何與哉。你每這說話。我也都聞。但夏王得罪於天。天降大罰。命我誅之。我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徃正其罪耳。豈得以爾衆之私情。而違上天之明命哉。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過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急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徃。遏。是絕割。是戕害。時字解。做是字。成湯又說。我又聞爾衆有言。夏王雖暴虐有罪。也只害他的百姓。將奈我毫都之民何。害既不及於

《書經真解卷之四》

二

《書經真解卷之四》

三

我兵何必加於人。你衆人這說話。都只是顧一己的私意。不知毫衆雖未受害。而有夏的百姓。則有不勝其苦者。夫人情莫不欲逸。夏王則率意為重役。以窮萬民之力。人情莫不欲安。夏王則率意為嚴刑。以殘萬民之生。那夏邑之民。被其荼毒。苦不聊生。雖有億萬之衆。率皆離心懈怠。不能和協。視其君如仇讐。惟恐其不亡也。夏王常說。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一般日亡我纔亡耳。那夏邑之民。遂指日以怨之。說道。這日果何時亡乎。若亡。則我情願與他俱亡。蓋苦夏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夫夏王惡德。為民所厭。苦若此。有人心者。寧可坐視其民之困於塗炭。而不思以拯救之哉。故我今決計必徃。以奉天討罪。蓋救民之心切。故爾衆之言。有所不暇恤也。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齊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尊戮汝。罔有攸赦。

大賈是厚加賞賚。食言是說的言語。失信於人。如已出而復吞之一般。湯誓衆說道。伐夏之舉既不容已。爾等尚其同心同力。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於有夏。我則有大賚於汝。令汝等爵位顯於當時。榮祿及於後裔。爾輩不可猜疑而不信。朕言既出。決不食言。斷斷乎其賞之厚也。爾等若不從我的誓言。願望退縮。我則不止戮及汝身。將並其妻子而俱戮之。無有所赦。斷斷乎其罰之厚矣。可不戒哉。仲虺之誥。

書經直解卷之四

四

仲虺是成湯的左相。誥是告喻之辭。古者臣下陳言於君也。通稱為誥。這篇書是仲虺解釋成湯伐夏之慚。而因以勸勉他的說話。故名為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未世。以台爲口實。於是拘禁南巢是地名。即今無為州巢縣。口實是藉口以為指實。成湯因夏桀不道。舉兵

伐之。桀奔往南巢地方。湯因拘禁之於此。遂代夏而有天下。因恩堯舜禹授受以來。都是揖讓相承。到我身上。始行放伐之事。雖則是順天應人。但事出創見。故自以為德不如古。而深用慚愧。說道我之此舉。豈不能自信於心哉。但恐來世之人。或有亂臣賊子。肆行不軌的。輒以我今日之事。藉口以為指實。則所以啟萬世之亂階者。未必不由於此矣。此我所以不能已於慚愧也。夫湯之伐桀。本以除暴救民。四海之人。皆知其非富天下者。而猶恐後世以為口實。聖人所以慎萬世之大防者。固如此哉。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墮塗炭。天乃錫玉勇智。表正萬邦。纔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命。乂字。解做治字。墮字。解做陷字。塗是泥塗。炭是炭火。言民被虐政。就如人陷在水火中的

一般。典是經常之理。仲虺因成湯以伐夏為慚。乃作誥以解釋其意。先歎息說道。天之生斯民也。形質既具。情竇必開。如有耳目口鼻。則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心志。則必有愛惡之欲。使無主以治之。則人皆各逞其欲。以相爭。爭之不已。必至於亂矣。天惟不忍斯民之亂也。乃於生民之中。生出一個上等聰明的聖人。使他為兆民之主。任治教之責。制其慾而使不得肆。息其爭而不至於亂焉。夫天之立君。既以為民可見。非有聰明之德者。不足以勝治民之任。今桀為民主。而乃肆行昏亂。為暴政虐刑。以殘民之生。那百姓每被其苦害。如墮在泥塗炭火中一般。上天惡夏桀之無道。念萬民之無主。乃篤生我王。錫以勇之德。以戡定禍亂。錫以智之德。以圖度事幾。由是伐罪吊民。伐夏而有天下。以表正萬邦之民。而繼禹舊所履行之道。使聲教四訖之治。復見於今日焉。這雖是不幸處君臣之變。然

書經直解卷之四

六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七

實乃率循其常道。以奉順乎天命而已。何慚之有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誠。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城是善。式字解做用字。裏是明。師是衆。仲虺說。夏王無道。得罪於天。本為天心之所厭惡。乃反矯詐誣罔訛。為上天之意。造作虛詞。以宣布命令於下。說天命在己。人皆無如之何。蓋欲倣此惑衆。以肆行其無道之事。故天用不善。其研為益加厭棄。乃錫王以勇智之德。使我商受顯赫之命。而為天下生民之主。然天豈有私於商哉。特以有夏昏德。百姓被其汙染。也都昏昧了。故命吾王為之君師。昭其明德於天下。使天下之衆。皆有以自新而不終於昏昧耳。然則伐夏之舉。祇以上承天意。豈容已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予。非辜。引予

之德言足聽聞。

簡賢是慢賢。寔字與實字同。繁是多。肇是始。苗是禾苗。秀是稂莠。粟是穀粟。穟是無米的空殼子。指成湯。仲虺說夏王無道。所用的都是簡慢賢者。阿附權勢的小人。與他結為一黨。徒衆實多。夫彼既恃勢以慢賢。則人之賢者必為其所嫉惡而不相容矣。故以我商今始造邦於有夏之間。就如禾苗中之有稂莠。必遭鋤治。穀粟中之有秕子。必被歛揚。有不必遭鋤治。穀粟中之有秕子。必被歛揚。有不

書經直解卷四

八

容以並存者。我商衆無小無大。都戰戰然無不震懼。恐一旦遭他毒害。以無罪而受禍。蓋有道之見惡於無道。其勢固然也。況吾王之盛德。盡善盡美。但稱說出來。件件都厭足。人的聽聞。而為人心之所歸服。如此豈不尤為夏所忌嫉而可畏乎。則今日之奉天討罪。非惟理所當然。蓋亦勢不容已者。又何慚之有哉。

惟王不適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王指成湯。適是近聲。是音樂。色是女色。殖是聚斂。德是有德的人。懋是繁多的意思。功是有效的人。仲虺稱述成湯之德。以解釋其慚說道。聲色貨利人所易溺。鮮有不為其所累者。惟吾王之於聲色。常恐蠱惑了心志。絕不去近之。以自娛樂。於貨利常恐剥削了民財。絕不去聚之。以為已有。其本原之地。澄澈如此。則固已端出治之本矣。由是推此心以用

書經直解卷四

九

人。則用舍無不當。人之德行多的。便多與他官職。功勞多的。便多與他賞賜。而無德無功者。不得以濫及焉。推此心以處已。則舉動無不宜。人有善。若已有之。而從之不待勉強。已有過。便速改之。初無一毫係吝。蓋不知善之在人。與過之在已矣。至於臨民之際。不只是一味從寬。却能於那寬大中有箇節制。未嘗失之縱弛。不止是一味仁慈。却能於那慈愛中不廢威嚴。未嘗流於姑息。王有這等大德。

昭著而不可掩。故雖始於毫都而實光被於天下。天下之人皆信其寬能得衆。仁足長人。而可以為天下君矣。民心歸向。則天位有不可得而辭者。何慚之有哉。大抵人主一心致治之原。湯之受天明命。表正萬邦。雖有勇智。天錫實由於不邇不殖者以為之本也。否則本原一污。凡事皆謬。其何能得天得民如此哉。後之欲致成湯之治者。當先求其制心之功。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十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僕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伯是葛國之君。餉是饋送飲食。西夷北狄。是舉遠以見近的意思。奚字解做何字。僕是等待。蘇是復生的意思。仲虺說吾王之德。既能彰信兆民。是以征伐所加。人心無不歸向者。乃昔日葛伯無道。廢其先祖之祀。王使人徃問之。他回答說無以供粢盛。王就使我毫

邑的百姓替他耕種。老弱饋送飲食。葛伯乃而反以為讐。王為這童子無辜被殺。不得已興兵伐之。王之初征。實自葛始。因而并征討天下無道之國。那時四方之民苦其上之暴虐者。都望王師來拯救他。望而不至。反出怨言。王往東面征討。則西夷之人就懷怨望。王往南面征討。則北狄之人就懷怨望。都說道我等一般被被害的人。王獨何為先救彼而後我乎。是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如斯。及王師一至其地。則那方的百姓都與妻子相慶說道。我等困苦無聊。專等我仁君來救援。今我君來除去無道。廣布仁恩。我等百姓。如大旱者之得雨。倒懸者之得解。真是死而復生矣。是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如此。觀此。則斯民之愛戴歸徃於我有商者。其來久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則今日之有天下。實迫於人心之歸。不容已耳。何以慚為。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十一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前既釋湯之慚。此下因舉為君之道。以勸勉之說道。王不必以得天下為慚。但自今以往。當思盡所以為君之道。以凝承天命耳。天下諸侯。有才全德備而為賢者。則當信任。寵禮以眷佑之。有積善行仁而有德者。則當賚予培植以輔助之。有委身徇國而為忠者。則舉褒揚之典。而使之得以彰顯。有奉法修職而為良者。則加獎勸之道。而使之得以自遂。是諸侯善有大小。而勸善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又有柔懦不能自存。是弱者也。則因而兼之。并其小而附於大。有昏庸不能自立。是昧者也。則因而攻之。黜其職而治其罪。有敗壞其紀綱法度。是亂者也。則變置社稷。雖取之而無嫌。有自底於傾危顛覆。是亡者也。則戮及其身。雖悔之而不恤。是諸侯惡有大小。而懲惡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夫弱昧亂亡。本

何以慚為。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建中。是立箇表則的意思。後昆。是後世子孫。仲虺又勸勉成湯說道。人君以一身而統萬邦。所以聯屬而綏懷之者。德也。誠使其德雋實光輝。日新不已。足以繫屬乎人心。莫說那近者悅服。就是萬邦之遠。也都愛戴而懷歸。

是該亡的人。而吾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乃因其亡而推之耳。何容心焉。賢德忠良。本是該存的人。而吾佑之輔之。顯之遂之。乃因其有而固之耳。何容心焉。好惡一出於公。而刑賞各當其則。將見天下諸侯。莫不勉於賢德忠良之歸。而不敢蹈夫弱昧亂亡之轍。侯度修明。治道振舉。邦國有不昌盛者乎。王能如是。則固無忝於君道。而可以為萬民之主矣。又

矣。若不能日新其德。志自滿假。侈然自肆於兆民之上。莫說那遠者。携貳便是九族至親。也將背畔而離心矣。夫觀人心離合之機。係於德之修否。如此。然則吾王之德。雖則足人聽聞。亦豈可以自滿哉。必當益加日新之功。以勉明其大德。凡一言一動。無不合於中正之極。要使天下的人。都有所觀法而後可。然懋德建中之道。何如。德莫大於義。義者事之宜也。事到面前。湏以義裁決其可否。而使無不得其宜。德莫大於禮。禮者心之節也。心有所動。湏以禮樽節其過差。而使無不歸於正。如此。則念念事事。皆當於理。豈特可以建中於民而已哉。以是而貽謀於後世。凡後世子孫之欲制事制心。而懋德以建中者。皆取於此而有餘裕矣。然豈無待於學問而自能哉。我嘗聞古人說道。凡人君志不自滿。求人臣之可法者。而真能屈已以師之。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而萬民莫不尊親。所以為天下王。

書經真解卷之四

古

書經真解卷之四

古

若自以為聖。謂人都不如我。則君驕於上臣。謚於下。不至於亂亡不止矣。凡事不自以為是。而切切焉好問於人。則見聞日廣。志慮益充。自家何等寬裕。若偏慢自用。而每事耻於下問。則一己之聰明。有得幾何。祇自安於狹小而已矣。古人之言如此。然則王之一身。固天下後世之所取法者。其可不以隆師好問為務哉。夫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本修德而能得民。亦未有不由學問而能成德者。雖以成湯之聖。而仲虺猶惓惓以是勉之。固忠臣愛君無已之心也。今觀成湯以日新自銘其盤。而又受學於伊尹。以至用人惟已。從諫弗嘴。蓋深有合於仲虺之言矣。此德業之所以為極盛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殖是封殖。有禮是修德的人。覆是傾覆。欽崇是敬畏尊奉的意思。仲虺作誥之終。又歎息

說天下之事。必有始而後有終。未有始之不慎。而能善其終者。今王始受天命而為天子。若要謹守王業。垂之永久。正當在此受命之初。便為成終之許可也。蓋人君所行的事。逃不得上天的鑒察。有禮的天就因而封殖之。昏暴的天就因而傾覆之。這是上天福善禍淫。一定不易的道理。吾王今以大德而受命。

固為天之所殖矣。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禍福相倚。一念不終。將必有悖理而入於昏暴者。自今以往。誠能敬畏奉承。兢兢業業。益務天心之所殖。常虞覆敗之不免。則今日所受的天命。可以保之於無窮。而社稷有靈長之慶矣。王不可勉圖之哉。以成湯之聖。豈有至於昏暴而不克終者。仲虺猶以天道之可畏者警之。蓋既釋其慚。又恐其怠。做戒相成之義。忠愛無窮之心。誠萬世君臣所當法也。

湯誥

書經直解卷之四

六

毫是成湯建都的所在。誕字解做大字。成湯既克夏而有天下。乃復歸於毫都。天下諸侯都率職來朝。湯乃作誥。大告萬方的臣民。以與天下更始焉。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七

皇是太上帝即是上天。衷是渾然在中的意思。若是順恒性是常性。綏是安猷是道。后指君說。成湯告諭天下臣民。嘆息說道。爾萬方之衆。當明聽我一人的话詞。夫人所以有這仁義禮智信之性者。從何得來。蓋本是惟皇上帝化生萬物之初。降下這大中至正的道理。於下民。渾然在中。沒有一些偏倚。下民既稟受了這道理。只順着天稟之自然。便都有箇常性。如父子自然有仁。君臣自然有義。長

這篇書是成湯伐夏即位之後。告諭天下的說話。故名為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毫。誕告萬方。

幼夫婦朋友。自然有禮智信。這常性。是古今聖愚所同有的。但天之降衷雖同。而人之稟受。則有清濁純雜之異。所以不能皆全那固有之性。而安於其道也。若要使百姓每人人都安於其道。其責惟在乎人君。蓋人君居君師之位。握政教之權。必須倡導之以教化。整齊之以法制。使凡天下之人。為父子的。皆安其有親之道。為君臣的。皆安其有義之道。以至長幼夫婦朋友。莫不安其有序。有別。有信的道理。此乃人君奉天安民之責。有不可得而辭者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荼是味苦的草。毒是蟄人的蟲。如蜂蠍之類。降災是天降災異。如山崩川竭之類。湯又說。天之立君。既欲其安民於道。如此可見為人君者。當以上天之心為心。而後可。今夏王乃

書經直解卷之四

六

書經直解卷之四

九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字解做故字。玄牡是黑色的牛。神后是后土。聿字解做遂字。元聖是大聖。指伊尹說。湯又說。夏王得罪於天。天既降災以彰其罪。此正天命明威之所在。天之假手於我者也。故

滅其賦予之德。但逞殺戮之威。以播此凶虐。於爾萬方的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凶害。不可堪忍。就如荼之苦口。毒之蟄人一般。殆無一人得以聊生者矣。所以衆口稱冤。並告無辜於天地鬼神。以望上天之解救。那天道至公。只順着民心的好惡。民之所懷。而為善者。則降之百祥。而為福。民之所怨。而為淫者。必降之百殃。而為禍。感應之理。斷不僭差。今夏之淫虐。既已結怨於民。正天道之所必禍者。所以降災於夏。以彰其罪。而誅絕之。使不得復播虐於天下也。

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夏之罪。而必伐之。然征伐大事。我惟聽命於天。而不敢自專也。遂用玄牡之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以請夏王當問之罪於天焉。又恐一人不能以自為。遂簡求天民先覺之大聖人。與他同心戮力。伐罪吊民。替爾萬方百姓。請更生之命於天焉。夫上欲承天之威。而下欲立民之命。伐夏之舉。誠有不容已者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

兆民允殖。

書經直解卷之四

二十

孚允都是信。罪人指夏桀說。僭是差。責是燦然明白的意思。殖是生殖。成湯說。我旣請有夏之罪。及爾衆之命於天。那上天居高聽卑。憐憫你下民無辜。冥冥之中。真垂佑助。所以我兵一舉。那罪人夏王。即奔走於南巢之地。竄亡而屈服。可見上天禍淫之命斷不僭差。如此是以向者民困於虐政。有如草木之憔悴。今則凶害以除。荼毒以免。燦然若草木之

榮華悅澤。而生意可觀。兆民之衆。自是信乎其生殖矣。天之佑此下民。豈不信哉。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俾是使。輯是和。寧是安。戾字解做罪字。墮是墜。成湯說罪人既黜。兆民無主。天乃使我一

人任君師之責。輯和安寧爾邦家。舉兆民生殖之命。而寄於我之一身。上天付託之重如

此。顧我眇躬涼薄。忍心力有限。政教難周。或

有獲罪於天地而不自知者。豈不上負上天

付託之重。下孤生民仰望之心哉。用是慄慄然日夜危懼。若將墮於深淵的一般。蓋其責愈重。則其憂愈大。故惕励儆懼之心。不敢以一時而少懈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造邦。是新造之國。指衆諸侯說。侯邦雖舊。而商命維新。悉與更始。故叫做造邦。彝是法。即

字解做就字。惛淫是逸樂。典是常職。湯又戒衆諸侯說。天以輯寧之責命諸我。我固慄慄然不敢以自安矣。凡我新造之邦。有土之君。都有承天長民之責者。亦無或恣意而從於非法。無或縱欲而就於惛淫。各宜敬守爾之侯度。修其職業。以共承上天之休命可也。蓋黜昏立明。以為生民之主。這是上天佑助下民休美之命。若上不能盡輯寧之責。下不能守侯職之常。則為負上天付託之重。而不足以仰承其休命矣。爾諸侯可不戒哉。

詩經直解卷之四

主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字解做閑字。就如簡閑車徒。逐名數過的一般。湯又戒諸侯說。福善禍淫。天道甚明。不可誣也。爾等若有善。我不敢隱蔽。必加顯揚。我若有不善。亦必引以為已罪。不敢自赦。都一一簡在上帝之心。蓋天雖高而聽則卑。或

善或惡。報應昭然孰得而逃之。信乎為君臣者。皆當各盡其道矣。然天既命我為萬方之主。付我以輯寧之任。則我之責為尤重。若爾萬方之民有罪犯法。這是我一人不能盡輯寧之道。以教養斯民。而使之陷於有罪。其責有不可得而逃者。若我一人所為不善。而得罪於天。却是我自家負了上天的付託。於爾萬方何與哉。蓋桀為無道。不惟不能導民於善。而且播其惡於民。故湯承天意以戒諸侯。以罪之在人者。引責於己。而罪之在己者。聽命於天。其畏天之至。而自任之重如此。此所以能開有商之大業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時字。指上文所言為君為臣的道理。忱。是懇惻踐行的意思。成湯又歎息說。人之常情。有始者未必有終。而欲其有終。湏當圖之於始。今予一人。與爾造邦。諸侯固皆有其始矣。然未可保其終也。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為君

的。非徒言之。而果能盡其輔寧之責。為臣的。非徒聽之。而果能盡其守典之忠。則君固可以永免於獲戾。而臣亦可以永藉夫天休矣。否則或予或奪。天命至為可畏也。安能必其有終也哉。成湯之言至此。其所以致嚴於人已者益深切矣。

伊訓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丙子
祖德以教導他的說話。故名為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生。奉嗣王

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即是元年。商家稱年為祀。祠是祭告。侯甸群后。是侯服甸服之衆諸侯冢宰。是百官之長。古者天子在諒闇之中。不親行祭祀。亦不發號施令。俱權命首臣代行。故曰聽於冢宰也。烈祖指成湯。史臣叙說。惟太甲即位改元之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日。此時尚居仲壬。

之喪。未親祭宗廟。而伊尹以顧命大臣。居宰之位。乃代祭於商之先王。奉嗣王敬見其祖。告以即位改元之事。那時外面侯服甸服的衆諸侯。來朝見新君。皆在其位。與裏面百官。每各總已職權。且聽命於冢宰。伊尹以太甲嗣位之初。事當謹始。而人君守成之道。法祖為要。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明白詳悉以訓告於王。至於古今興亡之故。天人禍福之機。無不反覆為王言之。蓋欲其嗣祖德以保鴻業也。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丙子
自毫。

嗚條。是夏之都邑哉。字解做始字。毫。是商之都邑。伊尹訓告太甲先嘆息說道。天人之感應不爽。國家之興亡。有由前人的事蹟。便是後人的樣子。今即有夏一代之事觀之。比先

他家的祖大禹。精一執中。克勤克儉。是何等勉勵以敬其德。故當此之時。天心眷顧。宇內協和。以七政則各循其軌。以五氣則各順其候。而無災異邪沴之干。以山川則奠安其位。以鬼神則歆享其祀。而無崩澒怨恫之患。下及於鳥獸魚鱉。飛走鱗介之微。也都順適其性。並育而並生焉。天眷之隆如此。及其子孫夏桀。不能率循其祖德。肆行暴虐。皇天就赫然震怒。降下災異。以明示其罰。因倂手於我成湯之有天命者。以誅之。無復如前日之眷佑矣。然天豈故薄於桀而厚於湯哉。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與有商之業者。由湯始修德於毫都耳。即此觀之。可見皇天無親。一德是輔。有夏先后能懋其德。則勃然以興。其子孫不能修德。則忽然以亡。是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吾王今日可不深鑒之哉。

書經正解卷之四
天
三毛

商王指成湯說。布是敷布。昭是昭著。聖武是以德為威的意思。代字解做替字。允是信。伊尹又說。當初夏桀無道。滅德作威。天下之人雖不勝其痛苦。而懾於凶虐。莫敢聲言。誰有能仗天下之大義。為萬姓除殘去害者。惟我能仗天下之大義。為萬姓除殘去害者。惟我商王成湯。奮義理之勇。而興師以伐之。以敷著其威德於天下。把有夏的暴政苛法。一切除去。代之以寬仁。所以兆民之衆。莫不信其志在救民。而愛戴歸往。真如赤子之戀戀於慈母。而無一人之不懷服者矣。

書經正解卷之四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罔字解做無字。立是立箇標準。使人有所取則的意思。愛敬是孝弟。伊尹勸勉太甲說道。今王嗣有天下。所居的是祖成湯的位。所統率的是祖成湯的民。更新之初。下民觀望。所以嗣續成湯之德者。正在於即位之初。當無一事不致其謹可也。然謹始之道。不止一端。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而莫大於孝弟。這孝弟雖是人心所同有。若非為君的躬行以倡率之。則下人無所觀法。故王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愛其親必先自盡孝道。以親吾之親。則凡有親者皆以我之孝為準則。而愛自此立矣。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敬其長。必先自盡弟道。以長吾之長。則凡有長者皆以我之弟為準則。而敬自此立矣。由是始而刑於家邦。則一家一國的人真不有所觀感而興於仁。興於讓焉。終而及於天下。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

則四海九州的人亦莫不有所觀感而親其親。長其長焉。蓋家國天下。其勢雖殊。而愛親敬長。其心則一。故順德立於一人。而儀刑達於無外如此。王能如是。其於嗣德謹始之道庶乎其克盡矣。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難哉。

肇是始人紀。是三綱五常之理。佛是逆先民

是前輩有德的人。若是順與人是取人。檢是

檢束。這一節是伊尹備述成湯之德。以告太

甲。即前所謂烈祖之成德也。先嘆息說道。天

下不可一日而無綱常之理。夏桀滅德作威

把這綱常倫理都廢壞了。至我先王成湯始

修復之。而人紀乃大彰著於天下。其從善。則凡臣下諫諍的言語。都虛心聽受。而絕無一毫拂逆之意。其用人。則唯是耆舊有德的人。乃屈己順從。而不用新進浮薄之人。其居上。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

則聽斷無所惑。邪佞不能欺。而能盡臨下之道。其為下。則進賢至於三。蒙難無所避。而能盡事上之心。取人之善。則常存恕心。不求全責備。檢束自身。則工夫嚴密。惟恐有不及。湯之修人紀者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當初起自諸侯封疆。只有七十里。至於其後。奄有萬邦。而為天子。此其積累創造之勤。可謂難矣。今王嗣先王之業。可不知所以嗣其德而保守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是廣哲人。是明哲的賢人。伊尹說。先王成湯。惟其得天下為甚難。故其慮天下為甚遠。不但自家修人紀。垂典則。以貽子孫。又廣求明哲的賢人。或舉之於在朝。或致之於在野。使之布列庶位。凡前後左右。無非正人。以輔佐汝。後來相繼為君的。都知修德檢身。保守先業。而不至於廢墜焉。其為天下後世慮長遠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

制官刑。微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時謂巫風。故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恒是常。酣歌是酒後狂歌。巫是歌舞以事神的人。風是風俗。謂競相倣效。習以成俗也。殉是貪迷嗜欲。不顧其身的意思。淫字解做過字。三風即巫風。淫風。亂風。愆是過惡。十愆即

恒舞。酣歌。殉于貨。殉于色。恒遊。恒畋。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以此十種過惡。譏成三風。墨是刺字之刑。蒙古是童蒙始學之士。伊尹說。先王成湯既廣求哲人。以輔爾後嗣。又制為官府之刑。以儆戒有位之人。其儆戒之詞。說道舞蹈歌咏。人情所不能無。但有箇節度。不可常常如此。若在位之人。敢有無晝無夜而常舞于宮。縱酒沉湎而狂歌于室。造等所為。就與那巫覡之人歌舞以事神的一般。這叫做巫風。貨色。遊畋。人情之所易溺。必須以禮節之。然後不至于過。敢有貪嗜貨利。耽好女色。常去遊觀。田獵荒棄政務的。乃過而無度。蕩而不檢的人。這叫做淫風。敢長聖言。聽從忠真親近老成。躁遠頑愚。是好惡的正理。敢有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躁遠者。年有德的賢士。狎比頑愚無知的小人。是違背了好惡的正理。愛憎乖錯。心志昏亂。這叫做亂風。惟此三風十愆。最為敗德害事。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

凡有位之人。未消得件件都有。纔足以喪家亡國。只是這十件內。為卿士的。但犯着一件在身。則有國而必亡其國。夫為君而在身。則有家而必喪其家。為邦君的。但犯着一件在身。則有國而必亡其國。夫為君而至其祿亦當盡。其直諫之忠。苟或坐視而不匡。則必以墨刑加之。蓋惡其苟。懈不忠而陷君於有過也。然不惟做于有位之臣。又以此教訓那蒙童初學之士。使他平時將這道理講究明白。他日出仕為官。知所做。而不蹈於刑辟也。夫先王之為後嗣慮者如此。吾王嗣有天下。其可不知所戒哉。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三

這訓詞不是尋常的言語。自其經畫于先王之心。乃聖人之謨也。近足以省身克己。遠足以致治保邦。其用甚大。何其洋洋矣乎。自其發揮于先王之口。乃嘉美之言也。以綱目則昭然而畢陳。以鑒戒則凜然而可畏。其旨甚明。又何其彰顯矣乎。此王之所當敬念者也。且上帝之命去就無常。為善則福祿咸臻而降之以百祥。為不善則災害並至而降之以百殃。蓋福善禍淫夫道昭然不爽如此。為人君者可不戒哉。一念之善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漸至于大。而上帝之降祥者恒在于斯。雖萬邦長治久安之慶。不過自此以基之耳。一念不善不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惡極罪大。而上帝之降殃者恒在于斯。雖至於覆宗絕祀。亦不過由此以致之耳。王可不深思而敬念之哉。伊尹作訓終篇。又極言禍福之機。如此其忠愛之心。可謂深切而懇至矣。

昔太甲即位之初不明於德聽信群小誘引
為非伊尹屢訓戒之而不聽乃營宮於成湯
陵墓奉太甲以居之使之遠離群小近思先
訓庶或知所省改太甲在桐宮居憂三年果
能痛悔前非處仁還義於是伊尹奉冕服迎
太甲復歸於毫而為君其後卒為有商之令
主史臣敘其事為上中下三篇遂名其書曰
太甲這是頭一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書

書經直解卷之四

五

嗣王是太甲。惠字解做順字。阿是倚。衡是平。
天下之所倚以平者也。史臣敘說伊尹居阿
衡之位。任托孤之責。正嗣王之所當順從者。
而太甲即位之始。乃狎比群小。不聽從伊尹
之言。此伊尹之所以懼。而作書以訞戒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諒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
基緒。

先王指成湯。顧是常常看著的意思。謾與是
同。解做此字。明命是上天顯明的道理。賦之
於人。即仁義禮智之性也。監是視。綏是安。左
右是輔。相。辟是君。指成湯說。宅是居。師字解
做衆字。伊尹作書以告太甲說道。天位至重
非有大德者不足以居之。我先王成湯德既
本於天縱。學又務於日新。於那上天所賦的
明命。惟恐失墜。時時省顧。而不敢忘。使這天
理炯然在中。常若接於目。而真有所見的一
般。以此心去奉事那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
神。極其祇敬嚴肅。而無一毫怠慢的意思。其
是以對越於上下。昭格於鬼神者。蓋有素矣。
是以上天當眷求民主之時。監視我先王之
德。足以代夏。乃以非常的大命。集於其身。使
他為生民之主。而撫安萬方之衆。此時伊尹
躬亦能盡心竭力。輔佐先王。以安定斯民。而
使萬邦之衆。咸得被乎子惠。輯寧之澤。臣主
同勞。開造鴻業。故嗣王得以席其餘蔭。而承

此莫大之基緒耳。然則今日雖撫盈成之運，豈可不思締造之難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稱西邑夏周是忠信而無缺的意思。相是輔臣。祇是敬辟是君。祺指成湯說。伊尹既告太甲以成湯與己創業之艱。又即有夏之事以儆之說道君資臣以為輔。臣賴君以為安。禍福利害上下同之。未有君不君而臣獨得以自保者。今即西邑夏家的事觀之可以為鑒矣。我嘗見夏之先王如大禹帝啓諸君皆有忠信誠一之德。享國長久永保天命而善其終。而當時輔相之臣亦得以保其爵祿。與國咸休而有終其後夏桀昏迷不恭矯詐誣罔以至喪身亡國。那時為輔相的亦與之同其戮辱而不能有終。可見君臣一體休戚相關如此。嗣王今日可不

以能成左右宅師之功。這一節又即夏家興亡之迹以見臣主一體相關之義。正所以深折太甲之私情而破其所恃使之共保鴻業於無疆也。其惓惓忠愛之心千古之下讀之尚有感焉。

王惟庸因金闕

史臣敍說伊尹作書訓告太甲既懇切言之而太甲但視為泛常略不在意亦不聽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旁求俊

以前代之事為戒而勉于忠信以敬修繭為君之道哉。若君而失其所以為君則基緒之不承者不能終保而忝辱其祖矣。伊尹躬雖欲盡忠匡輔亦豈能以自保乎。看來太甲當初亦未必便為失德之主。他的心只說國家的事。有伊尹一身承當了他便縱欲佚樂豈遂至於危亡。不知天下之事君王之臣輔之固未有君荒於上而政不亂於下者。故伊尹前一節既舉成湯顧諟祇爾之德以見已所

度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率是天將明未明的時候。不顯是大明其

德。旦是日初出時。旁求是多方訪求。俊彦是

才德出眾的人。啓迪是開發導引的意思。覆

是顛墜。覆是敗亡。伊尹因太甲不念聽其言

復口陳以戒勉之說道。昔我先王成湯放桀

為善不遑寧處。每日於天將明未明此心未

與物接的時候必澄定其精神。洗滌其念慮

以大明其德。不使有一毫人欲得以蔽之。凡

其心思之所得事理之當行者則汲汲然坐

以待天之明舉而行之常若有所不及。先王

為善之勤如此。又恐後代子孫溺於宴安荒

於佚樂而不能率循其遺則乃廣詢博訪求

天下才德兼全的美士置諸左右使之開發

導引那後代為君的都知修德勤政保守先

業。蓋先王慮後之遠又如此。為後人者正宜

仰體其心祇奉其命數法其德而聽用其令

以紹先王基緒之隆庶幾無忝于厥祖耳。其

可以欲敗度以縱敗禮顛越此求賢啓迪之
命至自蹈于覆亡之禍而不知所戒哉。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懷是思念。永圖是遠慮。伊尹因太甲欲敗度
縱敗禮蓋失之奢侈而無長遠之慮。故告之
說道。人君一身國家安危所係若是奢侈縱
肆雖可快意目前實非長久之計。吾王自今
以徃當慎其儉約之德。清心寡慾制節謹慶

凡一切奢華逸樂的事皆絕而勿為。心裏常
思想箇長遠的圖謀不可只求快於一時也。
這兩句是伊尹因太甲受病在學故待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
行。惟朕以擇萬世有辭。

虞是虞人掌山澤之官。機是弩牙。括是箭尾
着弦而發。度是準則。釋是發。此是此心當然不
易的道理。擇是喜悅。辭是稱美之辭。伊尹又
說。王之慎德當如虞人之射弩。然虞人當射
之時。虞機既張。不肯遽然輕發。必仔細審察

那箭是與準望的法度相合方纔發箭。則射無不中矣。人君慎德的工夫也要如此。蓋事物物莫不各有箇恰好道理。乃是當止之處。即所謂準度也。王欲有所為必恭敬審察務求到那道理恰好去處不可輕忽然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只看乃祖成湯所行的事件件都是停當的。王如今只是遵依着乃祖的行事而無或踰越。就如虞人省括于度然後發箭的一般。自然事事合宜而得其所止矣。我當初受先王的重託。常以不能輔王守業為懼。若王果能如此。則我之心深為慰悅。而萬世之下。稽古尚論者亦莫不稱我王為守成之今主矣。王可不勉之哉。

王未克變

變是改。史臣敘說伊尹之訓。戒太甲。諒切懇至如此。王於此時雖不能無所感動。然溺於舊習。尚未能改其縱欲如故。

伊尹曰。茲乃不義智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嘗

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是玩習。弗順是不順義理之人。桐是地名。

成湯的陵墓所在。伊尹三進言於太甲。而三不見聽。乃私計之。說道。我觀王之所為多不

義之事。蓋其習深。深痼就如天性生成的一般。必左右近習有不順義理之人。引誘以導其為非者。我不可使其狎而近之。乃就先王陵墓所在。營建宮室奉王以居之。使之斥遠群小。以絕其比昵之黨。親近先靈。以興其哀思之心。以是訓之。無使其終身迷惑而不悟也。蓋太甲此時方在諒闇之中。伊尹身攝朝政。故奉太甲以居桐。使之就孔陵而宅憂。以感動其遷善之心耳。後世乃謂伊尹廢放太甲。誤矣。

王徂桐宮居憂。堯終允德

徂字解做往字。史臣記。太甲往桐宮居憂三年。既已絕遠群小。親近湯墓。果能自怨自咎。盡改其平日之非。而處仁遷義。實有其德于

身而不至于終迷矣。伊尹身任先王付託之重。念切宗社。顛覆之憂。桐宮之遷。卒能使其君克終允德。誠可謂不負阿衡之託矣。然非太甲始迷。終復痛自悔改。則尹雖忠愛無已。亦烏能以自効哉。其所以猶不失為守成之令主也。

太甲中

這是伊尹奉迎太甲歸毫之後。勸勉以脩德法祖的說話。史臣敘其事為中篇。

《書經解卷之四》

四三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毫。

冕服是袞冕之服。古者天子通行三年之喪。太甲居憂于桐宮。既悔過修德。到第三年。並當服制滿了。而商家以建丑之月為歲首。伊尹乃于十有三月正朔之日。用充冕吉服奉迎太甲自桐宮歸于毫都。蓋既終諒闇三年。不言之制。于是可以正位臨民。嗣丕基而出政治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書經解卷之四》

四三

方此君所以不可失民也。昔者嗣王為群小所誤。君民上下幾不相保。商家基業甚有可憂。幸而皇天眷顧佑助。我有商乃默啓王心。一旦幡然悔悟。得以克終其德。然後民不至無君。君不至失民。邦家無傾覆之虞。宗社有靈長之慶。自今日以至萬世。子子孫孫皆得以席王之餘蔭矣。豈不為萬世無窮之休乎。大抵太甲嗣位之初。生長逸樂。故不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比昧小人。故不知老成忠言之。

可信。所以顛覆典刑而不惠于阿衡也。及其親近先墓而善念自生。斥遠小人而非心盡格。遂能尊信師保。率祖攸行。一念轉移之間。而衍商家六百年之祚。豈偶然哉。是以人君之德。莫要于法祖。莫急于親賢。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繼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書經直解卷之四

四

底字解做致字。不類是不肖。速是召之急。戾字解做罪字。孽是災。違是去。追字解做逃字。師保就指伊尹。太甲既痛悔前非。始知伊尹之忠。乃拜手稽首而致其敬師之禮。說道。予小子往者昏愚。蔽惑不知君德之所宜。自陷其身于不肖。嗜欲無節。以敗壞其處事之度。縱肆不檢。以敗壞其居身之禮。自速取罪戾于吾身。先王之基緒幾于墜絕而不可保矣。夫天作孽禍以垂儆戒。如災眚變異之類。或

氣候偶差。非由感召。在人者猶可挽災為禦。違而去之。若人自為不善而致孽禍。則惡自我作。罪自我受。不可得而逃避也。今我縱欲速戾。此正自作之孽。而不可逭者。然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有可圖。我于前既不能信順師保之明訓。而弗克謹于其初。自今以後。庶幾賴爾正教之德。繩其愆舛。其謬以圖成就。我于有終。則失于前者可以勉之于後耳。不然。予小子將何所賴而克終允德也哉。

書經直解卷之四

五

夫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昔也如水投石。而今也如石投水。可見人心善惡。只在迷悟之間而已。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名是誠實。協是和暢。明后是明君。伊尹見太甲悔過。亦有圖終之志。乃拜手稽首致敬。以復于太甲。說道。人君之修德。不徒感悟于一時。而尤貴踐履之誠篤。誠能省察克治。慎

修其身。事必謹守其法度。動必率循夫禮儀。又能著實用功。無有一毫虛假間斷。使實德之所流通。足以感動乎人心。自然和協順從。而無不愛戴歸往于下者。這纔叫做明君。乃可以嗣守先業。而永保天命也。王欲圖終可不以此自勵哉。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撫我后。后来無罰。

先王指成湯。無罰是免于暴虐。伊尹又說先

書經直解卷之四

四六

德協下。固惟明后為然。然所謂明后。莫有过于我先王成湯者。昔我先王發政施仁。於人固無所不愛。至于疲癃殘疾。繫寡孤獨。民之困窮而可憐者。則尤哀矜體悉。加意惠養。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以毫邑之民。被其澤者。咸服從其命令。政教無不欣悅。而愛戴之。亦如人子愛其父母一般。不但本國的百姓。如此便是當時並列侯邦。而為鄰國者。其民苦其君之暴虐。亦莫不戴我先王以為君。相與

說道。我革困苦。不得聊生。專等我商君來救援。我君若來。必能除暴伐惡。拯我民于水火之中。自今其免于酷罰矣乎。夫先王誠心愛民。而得天下之歸心如此。正所謂允德。協下之明后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想無時。豫怠。

書經直解卷之四

里

下。而得天下之民矣。今王嗣登大寶。統承先業。正當乘此怨艾之初。勉修其德。監視烈祖之所為。以為模範。而惟日孜孜。不可有一時之違豫懈怠。蓋先王懋昭大德。日新又新。故能允德。協下。而天下稱明焉。王今繼之。若一有豫急。晏安之氣。勝而微戒之志。荒便與烈祖之德不相似矣。豈能施于有政。而感孚遠近之民哉。此王之所當深戒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

王之休無斁

兩箇惟字都解做思字，數是歎。伊尹又說：懋德法祖而無特豫，怠固吾王之當自勉者。然懋德之事何如？以奉事祖先則思盡其孝，而

舊章成實務遵守而不忘。以接見臣下則思致其恭而動容周旋皆莊敬而有禮。欲明見

萬里之外而不殺于淺近，當思所以審乎人情察乎物理而明焉。則視何患不遠乎？欲聽納道義之言而不惑于渝邪，當思所以聞言

即悟聲入心通而聰焉。則聰又何患不德乎。

吾王果能于是深思而力行之，則懋德法祖真可無愧于明后而無疆之休。我且奉承將順之不遑矣。豈敢有所厭斁乎？伊尹於太甲改過遷善之後既慶喜之而又孜孜勸勉之如此。蓋惟恐王之不終也。其忠愛懇切為何如哉？

太甲下

這是伊尹申告太甲修德保治的說話。史臣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先敵惟親。民罔常懷，憄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難哉！

申是重親，是眷顧；懷是歸附。享是歆享。伊尹重言以告戒太甲。歎息說道：人君一身上為皇天之靈臨，下為百姓之仰賴。前後左右有鬼神之森列，甚可畏也。天雖以君為子，然或予或奪，初無定向。何常親之有？惟人君謹故

《書經直解卷之四》

四九

以自持。凡動止語默，常若天監在茲，無一念敢忽。則此心上通於天。天乃眷佑而申命之矣。民雖以君為心，然或向或背，其情難保。何常懷之有？惟人君能仁以保恩，愛養子惠。使匹夫匹婦無一不被其澤，則此心下孚於民，皆愛戴而歸服之矣。鬼神雖依君為主，然不見不聞。至幽難測，何常享之有？惟人君能竭誠對越，真見得祖宗百神與我一氣相為，聯屬不敢萌一毫惡玩之意，則誠立于此。

應于彼自然來格來享而降之以福矣。這等看來人君居天之位。一念不謹。夫遂從而厭之一物失所。民亦得而叛之。幽獨之中。斯須不誠不信。人雖不知而鬼神知之。存亡之機至危而感召之理不爽。雖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猶恐不能保終。其可以易而為之乎。所以說天位艱哉。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書經直解卷之四》

五十

德指敬仁誠說。否字解做不字。明是明而又明的意思。后是君。伊尹說天位惟艱。保位以德。所謂德不過曰敬。曰仁曰誠而已。人君若是盡了這敬仁誠而有德。則自然天魏良懷。鬼神歆享。豈不足以致治。若是背了這敬仁誠而不德。則必然天怒人叛。鬼神怨懣。豈不足以致亂。然這致治的道理。古人已有行之者矣。若今所行的與那古人之致治的道理相同。則其治亦與之同。而太平之盛可復

見於今日矣。有不至于興隆者乎。這致亂的事迹。古人亦有行之者矣。若今所行的與那

古人之致亂的事迹相同。則其亂亦與之同。而禍敗之應。將復蹈其覆轍矣。有不辰于滅亡者乎。夫治亂興亡之機。惟係于所與如此。可見人君當慎其所與矣。然或有初鮮然。則興治未幾而亂亡隨之。亦非真能與治者也。若乃敬畏常存。自臨御之初。以至歷年之各

悉求與治同道。而不敢一事苟同於亂焉。此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

非中才常主所能也。惟是至明之君。洞燭未來。民鬼神之理。深辨夫治亂興亡之故。不但初志極其清明。亦且終身無所蔽惑。方能日慎一日。而永保天命也。王可不可以明明之后。自期待而保此惟艱之位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先王指成湯。緒是勉。配是對。今是善。緒是統緒。當是庶幾。豈是視。伊尹又說。能慎所與。固

惟明君為然而當與之合莫有過于先王者。昔我先王成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非有他道惟是朝夕勉勉不已常存戒慎恐懼以修其德。凡敬仁誠之道皆加兼體日新之功不敢有一毫怠慢故其德與天公用能君主萬方而對乎上帝。蓋真為天之所親而民無不懷神無不享矣。今王為先王之孫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其所嗣者皆先王所傳今善之統緒也然這善緒不易得由於敬德配天所致。

王既嗣而有之庶幾監視乎此於先王所以敬德配天的事常常看著做箇法則這便是與治同道亦可以對越上天而萬民自懷鬼神自享矣又何必遠有所慕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遠必自邇

伊尹又說為治貴慎所與而進德必有其序。先王之敬德配天固吾王之所當法者然其道則高矣遠矣可一蹴而至哉必當循其進為之方順其先後之序由一念一事之勉

于敬而積之于念念事事之無不敬就如登山的一般要升到高處必從這低處起腳走路的一般要行到遠處必從這近處進步庶幾下學者可以上達近取者可以遠到而先王之德可馴至矣否則欲速不達安能造于高遠之地哉夫伊尹欲太平則做成湯期待至矣而復以循序告之者蓋不以至聖為期則忘安于近小若徒驚高速而不從身心切近處用力則亦流于虛妄而何能以與治乎伊尹之言真聖學之準則而萬世人君之所當誦法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民事是農桑之事位是君位伊尹又說人君富有四海坐享萬邦之貢賦莫把那小民的事便看得輕易了以為不必留心當思國以人民為本民以水食為命農夫終歲勤勤尚有不足者食者瘠婦終歲辛苦尚有不足於水者咸陁馬裸民之疾苦常若痼疾之在身

而後可。豈可視為輕而忽之哉。人君尊居九重仰承先世之基業。莫把這大君的位使看得安穩了。以為可以肆志。當思天下所以奉我者甚尊。則其所以望我者甚重。一念不謹或致上干天怒。一事不謹或致下失人心。

懼慄焉此心之危懼。若將墮于深淵而後可。豈可恃以為安而玩之哉。夫能思民事之難。則必不妨民以重奪。民以厚斂。而所以圖其易者在是矣。能思君位之危。則必不徇情。

書經直解卷之四
於貨色。溺志於游畋。而所以保其安者在是矣。君天下者宜三復於此言。慎終于始。

伊尹又說。人情孰不欲善其終者。只是安于偷惰以為今日姑息。是而他日固改之耳。然事固未有不善其始而能善其終者。王欲圖惟厥終。而保先王之業於勿墮。便當於今日嗣位。臨民之初。思其難。思其危。兢兢業業。自慎一日而後可。若因循懈怠。謂暫且縱欲。為

樂。待後更為改圖。竊恐此心一放不可收拾。冒氣已成難於變易。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可不戒哉。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是違拂。遜是隨順。伊尹於太甲悔悟之後。猶恐其不能審於聽言。故又告之說道。人君聽言。不當任情以為喜怒。必須審察理之是非。且如人之進言于王。固有犯顏色觸忌諱。

書經直解卷之四
侃侃直願拂逆于王之心者。這樣言語在常情好生難受。吾王於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或者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理。而於道有令歎。苟合于道。還當屈已聽從。未可以為拂意而遂拒之也。人之進言于王。亦有頌美承其意。唯唯和柔。隨順於王之所欲者。這樣言語在常情鮮不喜悅。吾王於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莫非是阿諛以為容達。以為悅而不合於道歟。如其非道。便當正色

桓閔未可以為順意而遂喜之也。蓋臣之于君有過則匡救之。有美則將順之。雖逆耳之言未必便是順意之語。未必盡非。但人之常情莫不喜順而惡逆。而人君之尊孰敢輕為直言以犯之。故明王於此不可遽為喜怒。唯虛心審察徐觀理之當否以為已之從違。則忠直者得以盡其意。而諂佞者無所售其奸矣。此人君聽言處事之道。非伊尹之忠愛。惣到不能言之親切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六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慮是思慮。胡字解做何字。獲是得。一人指君說。元是大良。是善。貞字解做正字。伊尹既歷告太甲以圖治之道。猶忍其不能慎思而爲行也。故復嘆而勉之說。我前所言五者。都是切於治道的說話。王不徒聽之。須是殫精竭慮。反覆思惟。君德如何而能進。民事如何而能重。天位如何而能安。何以謹始。何以受言。件件都去心上理會過。這道理方纔實得於

已。若只聽了。未加思慮。則亦徒聽而已。何由而能得乎。然既思而得之。又當躬行實踐。勉從事。或循序以進德。或艱難以保民。或危懼以守位。以謹終則於始。以聽言則必審。一都見之于施行。這事功方纔有成。若只思了。不肯實行。則亦徒思而已。何由而能成乎。苟能思而得此理。無一毫眩惑。為而成此事。無一毫廢弛。則蓋于念慮之間者。皆理而無欲。發于事為之著者。皆善而無惡。內外如一。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七

表裏渾然。是人君有大善之德。夫由是萬邦的人。見為上者如此。自然有所感發。有所規效。以百官則正於朝。無比德。無淫朋。以萬民則正於野。無頗僻。無偏黨。皆相率而歸於正矣。夫萬邦之貞。其機由於一人。一人之善。其功在於慮。與為。王可不思。所以自勉哉。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告君終篇。又以已將復政歸老。慮後有

讒人變亂是非太甲或誤信而反其所為。故預戒之且明已志。說道率由舊章君道之當然也。為君的當以先王之法為必可行。毋信喋喋利口變亂了祖宗的舊政。事功圖成。臣職之當然也。為臣的不可以已之事功有感。而貪戀寵祿以居之。未君盡君道則監於成憲而無紛更之失。臣盡臣職則功成不滿。而益勤篤棐之忠。政治休明。節義成俗。社稷靈長。終將賴之矣。邦國有不永信其休美者乎。

書經直解卷之四

五十六

蓋此時太甲之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故預為此言以見國家之事。惟謹守成法。自可長治久安而已。之圖歸。乃臣道之常。有不得不然者耳。

咸有一德

這篇書是伊尹將告歸之時作書勸勉太甲。法成湯以純一其德的說話。史臣因書中有咸有一德之語。遂以為篇名。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字解做還字。昔伊尹受成湯之託輔立太甲。太甲居憂伊尹身攝朝政。至是太甲君德既盛。堪以承繼成湯之業。伊尹遂以所攝的政務復還太甲。將欲告老歸于私邑。猶恐去位之後。太甲修德不終。有負成湯所以付託至意。乃陳王者之德。所當勉者。反覆以告戒之。

曰。嗚呼。天難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書經直解卷之四

五十九

諱字解做信字。九有即九州。伊尹陳言。告戒先嘆息說道。人君之奄有九州。固莫非上天所命。然皇天無親。難可憑信。其命之去留。遷易。曾無定準。或一國之運前興而後廢。或一人之身始平而終奪。何可據以為信哉。然亦但觀人君之德何如。誠使為君者能杜絕私欲。常存其德。不使一時間斷。則保佑命之自然。申之而天位可以長保矣。若君德不常。或為私欲玩好。有所搖奪。或但勉強暫時不能。

持久則天命亦遂去之。而九有以亡矣。是可見天命去留之機。雖不可知。而天人感召之理。則必不爽。君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君德無常。則天命亦無常。人君欲常保天命。惟在常修其德而已。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書經直解卷之四

六

夏王指夏桀。庸字解做常字。蓋是視啓。是啓發。迪是開導。一德是純一之德。咸是皆。享字解做當字。夏正是夏家建寅的正朔。伊尹說天命無常。往事可證。昔夏王桀不能常于其德。褻慢明神。不知恭敬。以奉祭祀。暴虐下民。不能施惠。以收人心。以無道自絕於天。不可以爲神人之主。是以皇天厭棄之。不加佑護。下視那萬方之中。有堪受大命者。啓發而開導之。求德行純一者。眷顧而親愛之。使之居

天位。而爲百神之主。自此夏祚告終。而天命改屬矣。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夏桀是也。方上天眷求一德之時。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我尹躬及我先王成湯。都有純一之德。心裏所存的。無有人欲之私。政事所行的。全 是天理之公。臣主一心。上下同德。故能當上天啓迪。眷求之心。而受其光大休顯之命。九州之廣。兆民之衆。莫不歸服于我先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朔。而爲建丑。夏家舊日的天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伊尹既以夏商興亡之故。陳戒太甲。又反覆申明其意。說道。夏后氏受天命為天子。四百有餘歲矣。今天命一旦去之。眷我有商。代夏而有天下。豈天私厚于我有商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寅恭夙

書經直解卷之四

空

夜昭事上帝。是以天心降鑒自申其保佑之命耳。而非天有私也。夏后氏奄有天下。固一民莫非其臣矣。今而九有之衆無不歸服于商者。豈商有所要求于下民哉。民罔常懷惟德是懷。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容保周至。彰信兆民。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戴之以為我后耳。而非商有求也。夫觀天佑民歸一本于德如此。嗣王可不慎修其德以繫天人之望哉。

書經直解卷之四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借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備是差。伊尹又說。人君之德若純乎天理而一。則凡有所動作自然上合天心。下得人心。無往而不吉。人君之德若雜乎人欲而二三。則凡有所動作必然上拂天心。下逆人心。無往而不凶。夫在人當吉便吉。當凶便凶。無有一毫備差者。其故何哉。蓋以天之降灾降祥。惟視在人之德何如。有德則福。不求而自至。

無德則禍。欲避而不能。此必然之理也。然則人君欲祈天永命。惟在增修其德哉。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伊尹既反覆申明君德之不可不一。乃勸勉太甲說道。今嗣王方自嗣歸毫新服天子之命。而即政臨民。乃天命人心繫屬之初。吉凶災祥攸判之始。正當圖新其德。痛洗舊深之污。復其本然之善。使德與命而俱新可也。然新德之要貴乎有常。若新之于始而或間之于終。則新者有時而汚。不可以言日新也。必也始焉自然。自恭處仁遷義。固如是之新矣。終焉懲德法視。無時豫怠。亦如是之新焉。終始一致。而無少間斷。這纔是日新。而非暫明淺晦者之可比也。君德有常。而弗替。則天命亦永保於無疆矣。嗣王可不勉哉。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官指庶官說。左右指輔弼大臣說。這是伊尹告太甲以用人之要法。說道。吾王既盡新德之功。又當求輔德之助。然輔德唯在用人。而用人必求其當。如諸司百職。乃庶官也。庶官或守一方。或領一事。必一一都選賢而有德能而有才的人。而任之在位。左右輔弼。乃大臣也。大臣要他處大事。決大疑。與夫調元贊化。又非一方一事可比。其責任既重。不可但求備員。尤須才全德備的。然後可用。所以然者為何。蓋以人臣職分雖有大小不同。然其為上也。則為君之德。大之保佑王躬。以養其本原。小之因事納忠。以補其闕失。使君德日明于上者。都是他的職分。其為下也。則為民之生。或贊襄倡率于內。以安和天下。或承流宣化于外。以潤澤四方。使民生日安于下者。都是他的職分。大臣職所繫其重如此。若任用非人。則上無以成君德。而下無以奠安民生。國家之事日壞矣。是以人君於未用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十四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善。物于克一
德是善的總稱。善是德的實行。師是取法。物

多乎。

書經直解卷之四

至

是合。這是伊尹告太甲以取善之要法。說道。善在天下。散於萬殊。而原於一本。故君子之取善。求之貴廣。而擇之貴精。彼人必有所師法。而後能成其德。然師無常若執一而求之。則隘矣。故德無常師。惟當視其善之所存。便取以為我之法。凡有一言之合道。一事之可法者。我皆兼收之。而無遺。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矣。然善之在人。無窮若逐一而主之。則難矣。故善無常主。惟當以其所取之善。而會

合于吾心能一之地。凡得之於旁求博取者皆權度于一心。務求至當歸一。純然不雜而後已。則吾心之一善有以統天下之萬善矣。大抵君子之學。不博則無以為致約之地。不約則無以收廣博之功。譬之於金有產於水中者。有藏於沙中者。今不必問其所出。但是金便採來。既採之後。即投之鑪中。加以猛火鍛煉。便成一塊純金。不復知為沙中水中之物矣。德無常師。而主善就如採金的一般。善無常主而協一。就如煉金的一般。此聖學精微之奧修德者。宜潛心焉。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襟。永底烝民之生。

俾字解做使字。綏是安。底是定。烝是衆。伊尹告太甲說。吾王之新德。若能剗得那堯一的地位。則此心純然不雜。由是布之為號。今宣之為教詔。自然有以感動乎人心。將使那萬姓每衆口一詞。都稱頌說。大矣哉吾王之言。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卷之四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卷之四

大之言哉。是即其稱頌之至。可知其愛戴之同。一德感應之神有如此。不但是也。受天明命。先王常以一德而受天極之厚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保其基緒而安享九州之貢賦。先王之天極不自王而克綏之乎。奄有九有。

先王常以一德而得衆民之歸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撫其生民而永貽樂。利于無窮。先王之遺民。不自王而永底之乎。一德效驗之大。又如此。吾王其勉之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譽可以觀政。古者天子宗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共為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七世之父。親盡則遷。若是有德之君。其廟稱宗。則亦不遷。萬夫。即是萬民。伊尹丁寧申戒太甲。歎息說。

乎。何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一言垂萬世之則也。然不特贊王之言而因以知王之心。又稱頌說。一矣哉。吾王之心乎。必其渾然天理之中。存純無一毫之間雜也。不然。何以有是至

也。然不特贊王之言而因以知王之心。又稱頌說。一矣哉。吾王之心乎。必其渾然天理之中。存純無一毫之間雜也。不然。何以有是至

道人君修德行於一身者雖甚微而其賢否之章于天下後世者則甚著。彼之廟祀有定制親盡則在所必遷。必人君身有盛德為公論所歸然後可以稱宗不毀。苟無其德將不免于祧矣。是即廟祀之遷與不遷可以觀德之修否不能掩于後世之公也。萬民之情從違靡定王者為之君長必其所行之政合于民心然後愛戴而歸向之。苟失其道將不免于怨叛矣。是即民心之服與不服可以觀政之修否未能掩于天下之公也。今吾王之在後世居于七廟之中者也。固當一其德以為不遷之主。吾王之在今日位于萬夫之上者也。亦當一其德以為行政之原。可知所自勵哉。其後太甲令德善歿于湯有光廟號太宗享于孫六百年之祀。至今稱守文賢主亦可謂不負伊尹之所期者矣。

后非民固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卷之四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卷之四

伊尹告太甲終篇又致其儆戒之意說道。兩貴不能以相使君而非恩則孤立無助。將何統。將何所事。君民相須如此。為君者固不可忽乎民矣。况于取人為善以成一德。初無間于君民者而可忽之乎。要必虛心以受天下之善。下問以來樂告之心。莫說我自家聰明睿智。何所不知。那百姓每凡愚淺陋。他曉得甚麼。何必問他。這等便是自廣以狹人了。為人若者切不可如此。蓋人君任大責重。必合天下之知以為智。而後事無遺照。而道之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亦有可與知者。但有一人不得自盡其誠。一善不得自達於上。則聰明壅於聽聞。智識小於自用。一善之有虧。即萬善之未備矣。人主將何所與以成一德之功哉。此所以當取民以為善。不可自廣以狹人也。謹按此書始終以一德為言。反覆諱切其旨。深與蓋天命賦予之理本純一而不貳。但

人以私欲間雜之則不一。始終有間斷則不

一。表裏有參差則不一。修德者必克盡己私

純乎天理。使表裏如一。始終無間而後謂之

一德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即所謂一德。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即

是協一的工夫。昔伊尹在畎畝之中。講堯舜

之道。故悉平生之所學以告大甲。蓋欲使其

君為堯舜之君而後已也。後之有志於帝王

者宜潛心而勉學焉。

書經直解卷之五

盤庚上

盤庚是成湯十世孫。盤庚因河患遷都于殷。反覆誥諭臣民以圖遷之意。史臣錄其書為

三篇。這是頭一篇。說未遷時告諭臣民的說話。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殷是地名。即今河南府偃師縣地方。適是往。

率是總籲。是呼召。感是憂。當時河水為患。來

百姓每都以為憂。故謂之衆感。矢言是誓言之詞。昔成湯建都于毫。其後子孫屢遷至祖乙。始都于耿。至盤庚時。耿又有河決之害。盤庚見殷地高可以避水。故欲率民以遷都于殷。而當時之民皆安土重遷。不肯往適於有居。盤庚不得已乃總呼衆憂之。令出誓言以告之。把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一曉諭。祀每知道。蓋不以刑罰驅之。而以言語化導之。盤庚之恤民如此。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剗不能胥
庇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我王指祖乙說。宅是居。茲指耿都說。劉字解
做殺字。其如台譬如說無柰我何。盤庚出誓
言以告百姓每說道。我先王祖乙初來耿都
既而遂定居于此。實以此地可居而重我民
之生耳。豈預知耿有水患而故意盡陷之于
死地乎。今民偶不幸困於水災流離散處不
能相救以全其生。是乃天變之使然非人謀
之所能及也。我因此考之於卜。那卜兆之詞
說此地墊溺已甚。我亦無如之柰何。言決不
可不遷也。天命昭然如此。爾民可不從卜而
圖遷哉。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等
今五邦今不承于吉。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

服是事。寧是安。五邦是五處建都之地。成湯
始居西毫。仲丁遷于毫。河亶甲遷于相。祖乙

遷于邢。又遷于耿。共是五邦。列是功業。盤庚
又說。我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諸君遇
國家有大政事必決之于卜。以觀天命之何
如。天命所在。則恭故奉承不敢違越。故卜曰
當遷。即遷不敢偷安以違天命。至於五次遷
都于亳于晉于相干于邢于耿而迄無定居。這
豈是先王好勞乃天命之不容已故也。今至
於我之身。耿不可居。天命亦幾乎絕矣。若不
承先王之故事。以圖遷而坐待沉溺。則是天
之斷絕我命。且懵然而不自知。况曰其能順
承先王之大業。以保國祚于無窮乎。夫天之
所命。在先王猶不敢違。而况於我乎。為尔民
者。縱不畏上命。獨不畏天命乎。

若顛木之有由於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縚復
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木是傾仆的樹木。由於蘖是樹上新生的枝
條。盤庚又說。舊都已不可居。新都幸有可就。
若能從卜而遷。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譬如

已倒的樹木旁邊又生出新枝一般。但見國命幾斷而復續。先業幾墮而復興。是天將延長我國家之命于新邑。使我繼嗣興復先王之大業。以安四方之民矣。夫不遷之害如彼而能遷之利如此。是國命之斷續先業之興廢民生之安危。惟繫於遷不遷之間耳。爾民可不審所從哉。

書經直解卷五
四
盤庚數于民曰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書經直解卷五
五
數字解做教字。在位是有位之臣。常舊服是先世常行的舊事。伏是藏匿。小人是小民。箴是箴規的言語。衆指臣民說。盤庚既告民以遷都之意。如上文所言矣。然當時之民。雖多憚于遷徙。一般也有要遷的。只為在位的各戀舊都。久處之安。貪沿河沃饒之利。乃倡為浮言。煽惑衆心。中間有能審利害而以為當遷者。都被他排擊隱匿不得聞于上。此民情所以不通。而國之所以未定也。盤庚深知其

然故其告教于民。必自在位之人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惟歷舉先王君臣舊常圖遷的故事。以正今日之法度。見得自己奉順天命。皆取法乎先王。而凡為臣者。皆當謹守臣職。以取法乎舊臣也。其大意說道。今我小民苦遭水患。必多以當遷之言。箴規于我者。汝羣臣正當通上下之情。無或敢排擊隱匿而使之不得上達也。盤庚告臣之意如此。于是乃命臣民衆庶悉至于庭。以聽教命焉。

書經直解卷五
五

康

此下正盤庚命衆之詞。皆對民而責臣者也。格是至。猷是謀。黜是除去。傲是慢上之命。從康是徇己之安。盤庚命衆說道。汝臣民之衆。我其告汝以訓言。凡汝之所以不肯從遷者。只為有兩樣私心。一則有傲心。而慢君上之命。一則有惰心。而徇目前之安耳。汝當謀去汝這箇私心。念尊卑之分。而不敢以傲

上圖久遠之計而不敢以苟安可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主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

舊合是世臣舊家。播告是詔令。指是意。指欽是故。逸言是過言。變是變化。聒聒是多言的模樣。起信是取信。險是傾邪。膚是淺盪。庚又是說。昔我先王凡有大事。皆不敢獨任一已。之私。亦惟謀任爾世臣舊家之人。與之共事。然先王固能任舊人。而舊人亦不負所任。凡國有大事。朝廷出號令。以播告乎合舊人。即為之奉承宣布。凡先王憂恤民瘼的美意。都一一傳說與百姓。而不敢隱匿。所以先王愈加敬信。而任使之益專。且不但宣君之指。而又自以利害之實。告之于民。無有妄言。以惑衆聽。所以小民翕然感化。而奔走之恐。後先王之臣。其賢如此。今我之任汝。無異于先王。汝宜以舊人之事。先王者而事我可也。顧乃倡

為浮言以阻遷都之議。凡其譊讟。然求信于民者。率皆險邪膚淺之說。都不是正大深遠的議論。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豈不有愧于舊人哉。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荒是廢。舍是藏匿。惕是畏懼。觀火是見得明白的意思。作字解。做成字。逸是過失。盤庚說。我之遷都。非輕易勞民。動衆。自廢其愛民之德。其實欲為民圖安耳。汝乃造言阻撓。不肯宣布。我為民之德意。不畏懼我一人。若將以我為可欺者。不知我看汝等。傲上即安之情。就如看火一般。昭然明白。而無所隱蔽。汝亦將誰欺乎。然此雖汝之過。亦由我拙於為謀。優柔姑息。以釀成汝之過失耳。使我能操生殺之權。有罪不赦。汝又安敢若是哉。這是盤庚設為責己之詞。以警羣臣。欲其痛自省改而率民以從遷也。

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肥田力穡。乃亦有秋。

網是魚綱。綱是繫網的大繩。條是條理。紊是亂。刈禾咅做穡。有秋是秋間有收成。盤庚既以下從上理之當然。譬如魚網一般。把綱繩提起。則細目都隨之而張。各有條理而不亂。今君者臣之綱也。若君令而臣不從。是綱舉而目不張。各有是理乎。然則汝不可不可以傲。

上為戒也。天下之事。不一勞者不永逸。譬如農夫一般。服勞於田畝。用力於稼穡。雖是勤苦。到秋來却有收成之利。今遷都雖勞而他日安居樂業之利。實由於此。然則汝又不可不以從康為戒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婚友是婚姻僚友。盤庚說。汝羣臣所以不肯遷者。本是做上從康的私心。却乃藉口安民。

以市恩於衆而自以為有德。不知河水一濬。坐待危亡。以害之而已。何實德之有。汝必

能安其傲。上從康之私心。真為斯民趨利避害。以施實德于民。而且及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享其福。則德之所施者博矣。汝於此時。乃敢大言于人。說汝之祖父嘗為民國遷。今汝又為民國遷。汝家世世有積德。這纔不失之於誇耳。若今之苟悅小民。何足以為德乎。

金言卷之三
九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督作勞。不服田畝。越其閭。有黍稷。

戒是大毒。是害。昏是強。黍稷是兩樣穀名。盤庚說。耿圮河水。遠近皆受其害。孰甚可畏。汝乃不畏其大害于遠近。而憚勞不遷。則終無去危就安之日矣。譬如懶惰的農夫。惟務偷安。不肯強力為勞苦之事。不耕種田畝。將來豈有黍稷之可望乎。從康之害如此。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為敗禍。姦宄

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沒悔身何及。相時愴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吉言是善言。先是倡率。奉是承受的意思。惄是痛。相是視。愴民是小民。胥字解做相字。逸口是過言。燎是焚。高平之地叫做原。盤庚說人臣之義當奉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今汝於人情憂疑之際。乃不肯將好言語開諭。那百姓而反陰沮遷都之謀。則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陷于敗禍。姦宄之罪。以自焚于其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頑慢不率。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孽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矣。汝於此時。雖自追悔。亦何及哉。我視小民之中。有明于利害者。猶知相與顧慮。而有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即以過逸之言。紛紛排抑之。便不得達。汝固自恃。

其口為可以制人矣。况我操生殺之權。能制汝短長之命。而可不懼乎。汝何不以小民之箴言告我。乃共為浮言。以動搖斯民。懼之以遷徙之勞。貽之以沉溺之禍。果何意邪。一時人情為汝所惑。雖若無可柰何。然以我制命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之有。譬如火之焚于原野。其初雖不可親近。然終可得而撲滅之。汝尚何所恃乎。然此亦惟汝衆自不肯安靖守法。以速禍于己耳。非我有過樂用刑威以加汝也。微上之害如此。可不戒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是古時的賢人。盤庚既戒責羣臣。又引古人之言。以感動之說道。我聞遲任曾有言。說朝廷用公當求夫世臣舊家而用之。以其練習故事。通達人情。國家與之同其休戚。而下民視之以為安危也。若夫用器。則不必求舊。惟取其制作之新而已。遲任之言如此。今汝諸臣皆我國家之舊人也。我之圖任共政。

自不能舍汝而他求矣。汝可不思體我之意乎？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非罰是不當罰而罰。非德是不當賞而賞。盤

庚說昔我先王及汝祖汝父君臣一心無事。則同享其逸。有事則同任其勤。是汝祖父乃我先王之功臣也。汝為功臣的子孫國家所

當優禮。苟無罪過。我豈敢動用非理之罰以

加汝乎。蓋必可罰而後罰之也。我國家世世選錄汝祖父之功勞。至於我亦不敢掩蔽汝祖父之善。今我大享祀于先王。汝祖亦以功臣而配享於廟。在天之靈昭著森列。以作福作災于下。凡賞善罰惡之事。神寔鑒臨之。汝為子孫者。苟無功勞。我亦豈敢動用非分之恩以私汝乎。蓋亦必可賞而後賞之也。夫我於勲舊之臣。一賞一罰。皆不敢輕如此。爾舊

人宜知所戒勉矣。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是遷徙艱難。猶是輕忽的意思。謀是謀。盤庚說遷都之舉。固非易事。但我之志意已定。利害已審。如今把這難事反復告汝羣臣。如

射者之決志於中。一定而不可移矣。今小民之中。或老成或孤幼。也有明于利害。而以為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三

當遷者。汝毋欺侮那老成的人。以為耄荒不足聽。毋輕忽那孤幼的人。以為年少不更事也。惟當去己私以從衆論。舍目前苟安之利。各為千百年居止之圖。勉出汝之力而不狃於從康。聽我一人遷徙之謀而不終於傲上。則庶幾有以輔成我志。而於圖任舊人之心。亦無負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誠惟汝衆。邦之不誠。惟予一人有佚罰。

臧是善。伏字解做失字。盤庚告臣將終。又申明賞罰之嚴以戒勉之說道。凡汝羣臣都。不論遠近親疎。但不從遷便是有罪的人。我則刑戮是加。討其死罪而不赦。從我而遷。便是有德的人。我則爵賞是及。顯其善行而不救。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國家之安危。患難于羣臣之善惡耳。如我之邦易危為安而善歟。此非能自善也。惟汝衆從遷之故耳。然則用德者安得而不彰之耶。如我之邦。淪胥以沉而
書經直解卷之五

古不善歟。此非自不善也。惟我一人縱惡不誅。失罰其所當罰以致此耳。然則用罪者安得而不伐之耶。蓋今日賞罰之典有斷乎其必不可已者。汝其可不念哉。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力。信度乃。只罰及爾身。弗可悔。
 齊是整齊。度是法度。盤庚說我之賞罰。其嚴如此。凡汝羣臣之衆。其以我言轉相告戒。自今日以始至于後日遷徙之時。各敬共汝所。

書經直解卷之五

古

幹的職事而母或怠忽。整肅汝所守的位。容而母或違越。檢制汝所出的言語使合于法度。則庶乎用德而有賞矣。苟或不然。則罰罪之典。將及汝身。不可悔也。夫當時在位之臣。倣上從康造言。阻遷。即一切以法繩之。亦不為過。而盤庚猶必委曲勸諭。丁寧告戒。於嚴明之中。每寓忠厚之意。如此。盤庚其賢矣哉。
 盤庚中

書經直解卷之五

這是盤庚第二篇。見臨遷之時。告諭庶民的說話。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惑。造易喪在王庭。盤庚乃登。追厥民作。是起涉。是渡。耿在河。昔殷在河南。將遷于殷。故渡河也。誕字解做大字。亶。是誠。皆是至史臣敍說。盤庚自耿啓行。將南渡河。率臣民以遷居于殷。那時民心尚懷。猶豫不肯。男往盤庚也不用刑罰驅迫他。但以語言曉喻民。

之不從者。然其大吉乎。民父只用真誠懇惻的實意以感動之。使其翻然而樂從焉。父恐人衆誼雜聽言不審。於是當衆人皆至之時。先戒以母得喪慢在王之庭。都整齊嚴肅專聽上命。盤庚於是升進其民。着他向前而面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人當作命。

荒字解做廢字。盤庚大告庶民說。汝民當明聽我言。凡我所以命汝者。必須遵信奉行。毋敢廢棄而不從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孚于天時。承是敬。浮字解做勝字。盤庚首舉先王遷都之事。以勸勉百姓說道。昔我先王如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之為君也。無不惟民生是敬。一遇水災。則視民之溺。猶已溺之遑遑焉。必欲為之圖遷。而後已。君之憂民如此。故當時之民。亦莫不保愛其君。相與憂君之憂。而協利用遷之心也。豈謂汝民有罪。比附于遷徙。

力以為從遷之舉。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是以卒能避害就利。舍危從安。雖有天時水患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先世君民其相與禦災捍患者如此。其在今日。爾民何獨不然哉。殷降大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虐是害。古后即是先王。懷是安。得是使。咎是罪。比于罰是比附遷徙的罪名。盤庚又明已遷都之意。說道。昔我殷邦河水為災。天降大害。先王不敢安居。其所以興作而遷徙者。人情莫不欲安。但看于民有利則用之。以遷而已。此先王之事。我之所聞者也。爾何不思我遷都之舉。乃聞之于先王。而非創為于今日者乎。蓋我所以敬承汝民命而使汝以遷都者。惟喜與汝遠避河水之患。以共享安居之樂耳。是我今日為民之心。即先王視民

之罰以加汝哉。汝民亦富體我之心矣。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籲是招呼。懷字解做來字。新邑指殷都說。盤

庚說。爾民不樂遷都者。豈謂我大違衆志而

強汝以必從乎。我想爾民的本志。豈有不願安居者。特一時為浮言所惑。故不肯遷耳。今

我所以不憚詰言之煩。而招呼懷來爾民于此新邑者。亦惟因汝民蕩析離居之故。欲與

之共享安康。正以大從爾志。使得遂其舍危就安之初願也。然則我非強民。乃順民耳。汝何不熟思之乎。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涉弗濟。昊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目怒曷瘳。試是用。忱是誠。鞠字解做窮字。是敗。稽是察。曷瘳是不可救的意思。盤庚又以不遷之害警動庶民說道。耿被河患則民危而邦亦

危矣。故今我將用汝遷都以安定國家。使汝民同享安逸。這是我苦心替汝思算不得已而為此舉耳。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苦。乃皆大不肯宣布腹心。故慎思念以誠意感動我一人。是不能如先民之保后胥惑矣。則汝惟坐待水患。以自取窮苦。譬如乘舟裝載者。該及時啓行。若遲滯不濟。必然臭敗了所載的貨物。今日遷都。止該君民一心。効同舟共濟之義。汝若又生遲疑。而從上之誠心。間斷不屬。則豈能以共濟艱難。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夫安定之與沉溺。這兩件利害。昭然明白。爾民曾不能稽察以決其從違。一旦河水潰決。無可逃避。汝雖自生怨怒而悔已無及矣。果何救于困苦乎。爾民其審察之可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勸憂是以憂自勸。蓋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上指天說。盤庚又說。汝民不為長遠之

謀以思量那不遷的災禍。是汝安危利災未
知求免于憂而大以憂自勸也。如今目前懲
着沃饒之利固有今日矣。然將來決遭沉溺
而無有後日。天將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于
天乎。不遷之害其大如此。汝民又將何從耶。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
心。

穢是惡。倚是偏。迂是曲。盤庚以民不從遷只
因心志不定。故告之說是非不兩立。利害無

兩從。今我命汝當專一此心。從我遷徙。無起
傲上。從康之惡。以自取沉溺之敗。所以然者
蓋凡人中心有主。則邪說無自而入。若汝心
不專一。吾恐浮言之口。引誘煽惑。得以偏倚
了汝之身。迂曲了汝之心。使汝是非顛倒。利
害昏迷而無中正之見。必不能決意以從遷
矣。故當一心以聽上。然後浮言不能為之惑

也。

予既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高汝衆。

先是迎續是接畜字解做養字。盤庚又發明
其懇切為民之意。說道耿圯河水有今罔後
汝命幾絕于天矣。故我命汝及早遷都者。正
以迎續汝命于天而使之更生也。我豈用刑
威以驅迫汝哉。特用以奉養汝衆。引而納諸
生全之地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
然。

先神后即是先王。羞字解做養字。懷是念盤
庚又說。昔我先世神聖之君如成湯仲丁。河
亶甲。祖乙。當五遷厥邦之時。爾先人竭力從
遷。真勞甚矣。我惟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人。其功不可忘。故我今日圖遷天能奉養爾
衆于生全之地者。用懷念爾為先民之子孫
不忍坐視其沉溺而不加拯救。故也是我于
爾民為謀。固甚周而用情亦甚厚矣。爾民顧
乃不體我心而欣然樂從。何耶。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

陳字解做父字。崇是大。高后指成湯說。盤庚恐民心未服。又舉鬼神之事以恐動之說道。人君之政莫大于安民。今耿圯河水。民之不安甚矣。我若不為民圖。遷是失安民之政而久居于此也。我高祖成湯在天之靈必大降罪疾于我。說道汝為民主。何為虐害我民。坐視其沉溺而不救乎。是我不能圖。遷則難逃先王之責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三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于一人。猷同心。先王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奕德。自上其罰汝。汝問能廸。

生生是生養不窮的意思。猷是謀。幼孫是盤庚自稱。皆是同事。奕德是失德。迪是道問。汝是無道以求免。盤庚說。今日之事。我若不能圖。遷以安民。固無以逭於先王之責。汝萬民若不能自為生養無窮之計。與我一人共謀。同心而尚憚于遷徙。則我先王亦必大降

罪疾于汝。說道汝何不與朕幼孫同遷乎。故汝不從。遷有此逆理。犯分之失德。則先王自上降罰于汝。汝將何道以自免哉。是民不從遷亦難逃先王之責如此。

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戒則在乃心。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乃兄。乃父乃兄不教乃死。

戒是害。縕是安慰的意思。盤庚說。汝民不肯從遷。不但得罪于我先王。而亦得罪于爾祖父。

蓋昔我先王之遷都既勞爾祖父以同遷矣。今我繼先王而為君。則汝皆為我所畜養之民。當以汝祖父之事。先王者事。我可也。苟有戕害在汝之心。傲上從康而不肯遷。我先王必安慰汝祖父說。爾子孫悖理抗君。我將加之罪罰。汝祖父亦以大義難容。乃斷棄汝。而不救汝死于先王之前矣。可不畏哉。是民不從遷。又難逃祖父之責如此。

茲予有亂政。同僚具刀。見王。乃父乃兄乃父。乃兄不告。

我高后同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字解做治字。是是兼併聚斂的意思。貝玉是貨財的總稱。迪是啓迪。盤庚對民責臣說道。民不從遷。罔難免祖父之責。然不但爾。民為然。茲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若不肯為。武固違。惟貪沃饒之利。以聚蓄寶玉為事。則汝諸臣的祖父亦必惡其所為。相與告我。高后成湯說我子孫為臣。不忠棄義貪利。其作大刑戮于我子孫以討其罪。是諸臣祖父寔啓迪我高后以大降不祥而災害必不可免矣。夫臣不從遷亦難逃祖父與先王之責。如此。况于爾民。莫可感其浮言而不遷乎。商俗尚鬼。故盤庚以鬼神之說懼之。蓋因俗利導而使之易從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德。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恤字解做憂字。猷是國謀。設是安設。盤庚反

復勸戒庶民。又嘆息說道。今我告汝以遷都之事。豈敢以為易而忽之。蓋道路既已艱難。人情尚多疑畏。展轉思慮。正我之大以為憂者。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無使上下之情相去絕遠。而誠意不相連屬也。如我以安民為謀。汝必分我之謀而相與共圖之。我以憂民為念。汝必分我之念而相與共念之。同心協力。期于相濟。以有成力為可耳。然欲體我之心。又必先正汝之心。蓋天下之是非利害。

都有箇恰好道理。所謂中也。此心一失。其中而偏邪之見。得以入之矣。汝百姓每各要。把這道理安設于汝心。使中有所主。而事有定見。則必能知遷徙之當然而不為浮言之所奪。豈不能分猷念以相從乎。盤庚告民至此。其意愈切至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吉是善。璫是道。顛越是顛倒違趨。劓是割鼻。并

之刑。殄滅是殺戮盡絕。遺是留。育是生育。易字解做移字。盤庚既誘民以從遷。又恐遷徙之時。奸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說道。今往遷新都道路之間。必須嚴肅。若有不善不道之人。如顛倒違越。不敢違我之約束者。及暫時遇着的人。肆為姦邪乘機劫掠者。我小則加之以劓刑。大則殄滅其種類。無復遺留生育。不使移其種于新造之邑。以壞我之良民善衆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美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建是立。盤庚臨遷之時。又告民以從遷之利說。耿被河患。汝民不能聊生矣。自今往于新邑。則可以定居。可以興事。而有生生之樂焉。夫遷之有利如此。故我今日將用汝以遷。使汝永立乃家于此。子子孫孫享生生之樂于無窮也。是今日經營遷徙之圖。乃為汝一勞永逸之計。汝民何為不肯從遷。而尚戀戀于故土哉。夫以庶民之微賤。盤庚不以刑威。迫

盤庚下

這是盤庚第三篇記。盤庚遷都之後。懲勞戒勉臣民的說話。這

是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真是安定居是官民的居止。僕是上下的位序。史臣敘說。盤庚既遷新邑。禹建國都。此時

書經直解卷之五 美

臣民居止已定。無復向時蕩析離居之患矣。然遷徙初安。經制未備。於是盤庚乃各正其上下尊卑之位。以明相臨之分。又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焉。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戲是輕侮的意思。怠是怠惰。大命是國家之命。盤庚戒勉臣民說。爾等臣民皆固有傲上從康者。今新都既遷。繙紀粗定。無得戲侮怠惰。如往時之故習。必須盡心努力。趨事赴功。

為臣的各修職業。為民的各務生理。以建立我國家之大命。使之長久安寧可也。蓋遷都

一舉力國家更新之會。故盤庚於既遷之後。警惕而作新之如此。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敷心腹腎腸是吐露實情的意思。歷字解做盡字。百姓是庶民與百官族姓兼臣民說。協是合。同。比是附和。盤庚雖已遷都。猶恐臣民

書經五解卷之五

天

勉強順從而心懷怨怒故告之說。上下之情常患不能相信。今我敷布心腹腎腸。凡胸中所蘊蓄的都明白吐露。盡告爾臣民以朕意使爾等知悉。蓋遷都之時。爾衆有倡為浮言。說事定之後。加汝罪責者。豈知我已釋然于心。不復追究往事。加罪於爾衆矣。爾衆各宜安心守分。無得共懷疑慮而有怨怒之意。合同附和。而加謗謗之說于我一人。則上下相信。人人自安。可以共保國家之業于無窮矣。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指成湯說。多是推廣的意思。適是往。毫都近山。故叫做適于山。降字解做下字。是除去的意思。凶德是災禍。嘉績是美功。盤庚說。昔我始祖契建都于毫。既無水患。而有

功於民。其後屢遷前功或幾乎墜矣。我先王成湯。將欲推廣前人之功。而不使之失墜。故又往居於毫。還歸舊都。那時山高土厚。得免

書經五解卷之五

天

河水之災。除去了國家的凶禍。所以能安居樂業。修政立事。而有嘉美之績于我國家也。是先王遷都之善如此。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蕩是浮蕩。析是分析。極字解做止字。亂是治。越是及篤敬。是誠篤敬之臣。盤庚又敘已遷都之意。說道。今耿都為河水所壞。我民浮

蕩分析。離散居處無有定止之期。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矣。汝等只說我無故震動萬民而為此必遷之舉。不知乃天意之所在耳。蓋國家之治亂寔是先業之隆替所關。今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故默牖我心使我與二三篤敬之臣忠誠體國。能審利害者相與計議而行。用以啟承汝民垂絕之命。使之安危就安以長居于此新邑也。民安則國治而祖德于是乎復矣。夫成湯以多前功而我以復祖德。則遷都之舉豈無故而勞民者哉。

書經直解卷之五
平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責。

冲人。是盤庚自稱。弔字解做至字。由是用靈。是善。是恢擴的意思。責字解做大字。指國家大業說。盤庚慰諭臣民說道。當初我欲遷都。嘗參之人謀。而決之龜卜矣。爾臣民有言不可遷者。我皆不從。非我冲人不恤。人言廢。

其謀而不用也。蓋謀不貴於多而貴於善。爾臣民之中。有能審利害之寔。而以為當遷者。乃是善謀。我則信而從之。確乎不易。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耳。這是我至公之心。豈有意於違衆哉。然爾衆之不肯從遷。亦非敢故違我之吉卜也。蓋以為聽於神。不若聽於民。苟輕易遷徙。動搖人心。則基業豈能安固。故欲我聽從民便。待水患之自息。使民安國治。以恢宏此國家之大業耳。這是爾愛國之情。亦豈有意於違卜哉。然則我之心。爾衆固宜知之。爾衆之情。我亦諒之矣。上下之間。歡然相信。復何疑何懼之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邦伯。是統率諸侯之官。師長。是衆官之長。百執事。是大夫以下。凡有職事的官。隱字解做痛字。盤庚既慰勞臣民。又以安民之功責望臣下。先歎息說道。凡我羣臣。有任岳牧而為諸侯之統率者。有任公卿而為衆官之長者。

有各司一職而為百執事者。其人不同。皆輔我以治民者也。今百姓每遷徙之初。生理未復。艱難之狀甚可憐憫。爾羣臣尚皆惻然隱痛於心哉。誠有隱痛之心。則所以撫恤而安全之者。自不容不盡其職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是勉。簡。是擇。相。是開導的意思。盤庚說。安民之務。知人為先。爾羣臣之中。賢否不一。我將勉力簡擇。委任那愛民的人。罷黜那不愛民的人。用以開導爾等。使各自勉勵。修舉職業。常以民生為念。而敬慎不忽耳。爾羣臣可不體我之德意以致之於民乎。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肩字。解做任字。敢是勇。鞠。是撫養。謀。是營謀。鞠人謀人。都是愛養百姓的意思。叙。是用。欽。是敬。盤庚承上文說。凡為臣者。貪好貨財。則必聚斂於百姓。是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決不任用那好貨的人。若能勇於敬民。以其生

生為念。一心要把百姓每撫養。督百姓每營謀。凡可以保其居止。而樂生興事者。皆為之盡心竭力。是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而用之。予之以爵祿。欽而敬之。優之以禮貌焉。此我之懋勉簡擇以為民者也。

今我既羞告爾於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字。解做進字。若是順。不是不順。盤庚說。我所叙用敬禮的人。是順我意者。我所不任用的人。是不順我意者。我今既進告爾等以朕志之所在。凡順意與否者。皆明言之矣。爾等知我意向。當思奉行。毋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

總。是聚。庸。是安民之功。盤庚說。具乃貝玉。汝羣臣嘗有此故習矣。我今既不任好貨之人。則汝當以此為戒。切勿謀聚貨寶。以招財為能可也。往哉生生汝。羣臣既率民以遷矣。我又以敢恭生生望汝。則汝當以此自勵。務保愛周恤。使人人各厚其生。以成安民之功。可

也。如是，則能敬我之命，而不負我懋簡相爾之意矣。

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式是敬。敷是布。肩是任。盤庚於篇終。又深望羣臣說道。不總貨寶。惟務民功。此真為民之大德也。但人情多勤於始。而怠於終。未有能久而不變者。汝當兢兢業業。以敷布為民之德。自今至於後日。常任此心而不替。則汝之愛民無窮。而民之受惠亦無窮矣。盤庚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其惓惓為民之心如此。此所以為有商之賢君也。

說命上

商高宗感夢而得傳說。遂命以為相。史臣記高宗命傳說之辭。與傳說告高宗之語。為書三篇。總名之曰說命。這是頭一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於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

稟令。

王是高宗宅憂是居喪。亮陰字。當作梁闇。卷音

是天子居喪之所。免喪是除服。則字式字都解做法字。古者上下通行三年之喪。君薨則嗣君居於梁闇之中。守孝三年。不親政事。不出號令。使百官都聽命於冢宰。此時高宗遭父小乙之喪。遵行古禮。居憂於梁闇中。三年不言。及大祥之後。喪服已除了。還不肯出朝聽政。發言裁決。當時在朝之臣。皆以為過禮。乃進諫於高宗。歎息說道。人君以一人而居乎兆民之上。必其於天下事理。皆洞然而無遺。纔叫做聰明睿哲。有是明哲之德。於是發之為號令。以裁決乎庶政。施之於政事。以總率乎百官。則天下之人。皆仰之以為法則矣。今我王以聰明首出之資。君臨萬國。正所謂明哲作則者。朝廷上百官。方顥顥然仰聽。一人之言。以奉承其法令。使王而發言也。則言之所出。即可以作命令於天下。而臣下有所

奉行苟或不言。則君既無以令乎臣。臣下將何所稟奉而行之。不亦有負於作則之任哉。

此王之所以不可不言也。

王庸作書以詰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得弗類。

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賜。

庸是用。台字解做我字。帝是天。賜是與。猶是輔弼。高宗因羣臣諫他不言。用是作書以告羣臣。明其所以不言之意。說道我非不欲言也。實以我居人君之位。將表正於四方。其任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三十六

至大。其責至重。恐我明哲之德。不能與前人相似。無以君臨萬邦。而為百官之所承式。此所以不敢輕易發言。但時常恭敬淵默。收歛此心。思量治天下的道理。我一念精誠。上通於天。感動得上帝。於夢寐中賜與我一箇賢相。其將論道輔政。代我之所當言矣。爾羣臣又何以無所稟命為憂哉。蓋高宗求賢圖治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果得賢相。可見人君繼天而為之子。其精神意氣。

真與天道相為感通。王言一動。皆不可以不慎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

審是謹。築是築牆。傳巖是地名。在今山西平陸縣。肖是似。高宗既夢上帝賜以良弼。而未知其人所在。於是乃詳記夢中所見的人。畫影圖形。差人持着這圖。徧去天下尋訪。行到傳巖之野。見一箇人。叫做傅說。方在那裏築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三十七

牆。他的形貌。正與畫圖相似。果符高宗所夢焉。其得傳說之奇如此。大抵聖君賢相。相待而生。天將開高宗中興之治。故生傅說之賢。以為之佐。而夢寐之間。特有以啓之。蓋明良遇合之機。天人感應之理。有如此者。良非偶然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爰字解做於字。史臣敘說高宗以夢求賢。既得了傳說。聘他來與之談論。果然是箇大賢。

可嘗重任。於是不次擢用。就立他做宰相。加諸百僚之上。又以冢宰兼師保之職。着他常在左右。以資其匡弼。而聽其議論。蓋親信之深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書經直解卷之五
卷之五
五
納誨。是進言。高宗既任傅說。遂命之說道。君德不能自成。必有賴於賢臣之輔。汝今在我左右。湏要朝夕進納善言。以教誨我。但有義理。則不時陳說。但有過失。則隨事箴規。於以

廣我之見聞。端我之趨向。使君德自成。而無愧於明哲之主可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金。是刀劍等器。古時銅鐵之類。都叫做金。礪

是磨刀的石。濟是涉水。巨川是大川。楫是船槳。連三日雨叫做霖。高宗既命傅說以納誨輔德。又設喻以致其屬望之意。說道。凡金器必用礪石磨之。而後快利。今我之望汝以納

誨輔德。就如金之用礪。一礪凡切磋琢磨。以

變吾遲鈍之質。而成其德器之美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礪乎。又譬之濟大川者。必假舟楫而後能渡。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

就如濟川之用舟楫一般。凡匡扶引掖。使我得以永保艱難之業。而克成利濟之功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舟楫乎。又譬之年歲大旱。必得霖雨而後能霑潤。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大旱之望霖雨一般。凡經論

參贊。使我之膏澤洽乎黎庶。而功德被乎寰宇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今日之霖雨乎。高宗此言。其致望於傅說者。辭愈切而意愈至矣。

啓乃心。沃朕心。

啓。是開。乃字。解做汝字。指傅說說。沃。是灌漑的意思。高宗命傅說說。我之望汝納誨輔德。既為甚切。汝當披露悃誠。罄竭底蘊。大開汝之心胸。於凡修德之方。致治之道。一一敷

陳開導無所隱匿。用以滋潤灌漑於我之心。

使我於這道理都明白透徹。融會渾人充足而厭飫焉。庶足以副我之深望也。這是高宗以格心之忠。望之於傳說者如此。

若藥弗瞑眩。厥疲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眩是病人飲了苦藥。頭目昏悶的意思。瘳是病痊。跣是跣足。高宗既以格心沃心。望傳說。又設喻說道。人臣必進苦口之言。然後能匡君之過。汝若不肯開心竭誠。苦口直言。以盡規諫之道。則我之過差。無由省改。如病人服藥。不至於瞑眩。則其病必不得痊矣。為君的道理。必須一一講究明白。然後見之於施行者。無有差謬。若此理不明於心。只管任意妄為。鮮有不至於壞事者。譬如跣足而行。目不視地。其足必至於有傷矣。即此觀之。則所望於汝之啓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者。豈容已哉。

惟暨乃僚。罔不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

后以康兆民。

書經上解卷之五

四

書經上解卷之五

四

暨字解及字。乃僚是傳說的僚屬。匡是正救。乃辟是高宗自稱。先王指商家。繼世諸賢君說。迪是遵行的意思。高后指成湯說。高宗又命傳說說。汝既作相。上佐天子。下統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汝僚屬。均有事君之責者。汝必倡率於上。與汝大小羣僚。同心協力。責難陳善。以正牧汝君。或處心有未正處。就宜匡弼。或行事有未當處。就宜直言。使我心無妄念。動無過舉。得以率循我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賢君繼述之道。而踐履我高祖成湯已行之迹。於以安天下之兆民。使羣黎百姓。皆安居樂業。無一夫不得其所者。庶幾我祖宗教治之休復。見於今日。而汝輔相之功。亦大矣。可不勉哉。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時字解。做是字。命即上文命傳說之詞。惟是思。高宗命傳說將卑。又嘆息而致其叮嚀之

意說道。我前所謂納誨輔德啓心沃心之言。與夫率屬正君法祖安民之說。皆是命汝緊要的言語。其望不為不深。其責不為不重。汝當敬承此命。務盡其道。以副我之所期。又嘗時常思念。慎終如始。無或一時少懈。如若乃為克盡輔相之職。而亦無負於相湏之放矣。汝其念之哉。

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嘒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書經直解卷之三

里一

繩。是木匠彈的墨線。嘒字。解做誰字。祇。若是敬順高宗之命。傳說叮嚀反覆。欲其進諫者切矣。於是傳說復命於高宗說道。人臣之進諫非難。人君之從諫為難。譬之木理。不是生成便得端正。惟依從着大匠的繩墨。用斧斤以斷削之。則自然端正平直。而可以為器用矣。人君也不是生成便是聖人。惟聽從着臣下的好言語。諫諫。則自然動無過舉。而可以為聖人矣。諫之不可不從也。如此。吾君果能

虛心從諫而造於堯聖之地。則凡為臣者。孰不欲仰承德意而進獻忠言。就是不命他說。他也要自竭忠讜以承之矣。况今王之命臣進諫。其勿如此。誰敢不思盡忠補過。以敬順吾王之美命乎。然則王不必求進言於臣。而但求受言於己可也。這是傳說欲高宗先廣從諫之量的意思。蓋人君之德。雖多惟從諫。是第一件美事。能從諫而不咈。則雖中才之士。亦可保平治安。若違諫而自用。則雖聰明過人之君。亦不免於禍亂。自古聖愚興亡之機。皆判於此。故傳說首以為言。萬世人君所當深念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里一

過人之君。亦不免於禍亂。自古聖愚興亡之機。皆判於此。故傳說首以為言。萬世人君所當深念也。

說命中

這是說命第二篇記傳說與高宗論治道的說話。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豈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遂豫。惟以亂民。

若是順樹是立。后王是天子。君父是諸侯。大夫師長都是官名。亂字解做治字。史臣敘傳說既受命於高宗。居冢宰之職。總領百官。乃

陳說治道。以進戒于高宗。先嘆息說道。天尊

地卑。君臣定位。是人之有尊卑上下的等級。

乃天道之自然也。古昔明王奉順這天道。制為君臣之禮。先區畫天下之地。立許多的邦國。又於邦國之中。設許多的都邑。乃立天子于大邦。以統天下之治。立諸侯于小邦。以統

一國之治。天子諸侯而下。又各承以大夫師

長。使之居乎大都。小都以為之輔。以尊臨卑。

分定而莫敢或抗。以下奉上。禮達而莫敢或

踰。所必然者。豈欲以天下奉一合而自處於

安逸。豫樂之地哉。良以天不能自治乎民。而

必付之君。君不能獨治乎民。而必分之臣。君

主之。臣輔之。體統相繫。政事畢舉。正以治天

下之民。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負於

上天付託之意耳。夫君臣之設。皆所以為民

如此。然則為君與臣者。豈可不思以各盡其道哉。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時字解做是字。憲是法。從各是從治。傳說告

高宗說人。君既奉天以治民。則當法天以為治。今夫天高高在上。雖未嘗有耳目以視聽

乎下。然天道至大至正。至公至神。無一件不聞。也無一件不見。凡人事之是非。民情之休戚。都逃不過天的聰明人。君居天之位。為天

之子。必須事事法天。起居號令。則一循乎理。好惡賞罰。則一從乎公。天道至大。聖人亦至

大。天道至正。聖人亦至正。務使此心湛然虛明。足以兼聽四方。遠見萬里。也與天的聰明

一般。如此。則無愧於繼天立極之任。而真可為臣民之表率矣。由是為臣者。見君以天之

心為心。亦必以君之心為心。莫不奉公守法。以敬順其上矣。誰敢有怠忽者乎。那百姓每見朝廷之政。至公無私。也自然心悅誠服。不

待於刑威之驅迫而天下已不應矣。誰敢有違背者乎？蓋事既純乎天理，則動必合乎人心。感應之機自有不容已者。使君之所為，一有不出於天理之令，而或參以人欲之私，則政出而人疑之，令行而人悖之，欲臣民之順從也，其可得乎？此人君之治，必以法天為要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吳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胄是頭盔。衣裳是命服。笥是竹箱。于是膚。戈是戟。傳說既以憲天之說告高宗，此下又歷舉其事，說道人君憲天以為治當事，事致謹。

如口以出號令，必是言而當理，然後下民有所尊奉。若輕肆妄言，則人不肯聽從而反致羞辱。是羞辱之來，乃吾自起之矣。甲冑以禦戎寇，必是敵加而應，然後可以弭患安民。若無故與兵，則人心危懼，而反以動天下之兵，是惑眾之至力。吾自起之矣。衣裳命服，所以

彰有德，必須藏之在笥，以待有功。若乘喜而溫賞，後雖追奪之，亦以喪矣。干戈征伐，所以誅有罪，必須自省其身。真箇理直氣壯，而後可動。若自己未能無過，則亦難以責人之罪矣。這四件都是人君的大政事。王惟戒謹乎此，無敢輕忽。或出乎已，或加乎人，皆必慮其患之所由起，而除其心之所易蔽。信此而能明焉，則言動命討各得其當。朝廷政治無不大公至正，而極其休美矣。蓋天之所以為聰明者，以其無私也。人君能事事致謹，克去己私，則其聰明亦何以異於天哉？憲天之實莫要於此。

書經直解卷之五
里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窮凶及惡人。傳說說天子之建庶官，欲其分理天下也。官得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件修舉。天下豈有不治？官失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件廢弛。天下

豈有不亂。天下之治亂係於庶官如此。故人君用人不可不謹。凡六卿百執事，這樣的官雖有大小，都是與朝廷管事的。不可着那私所親愛的人做。蓋私所親愛的合推舉不由公論，才望不服衆心。與之以官必然狎恩特蒙竊弄威權。豈不壞了國家之事。惟當博選材能之人而用之。誠使能稱其官，雖疎遠讐怨皆有所不必計也。公卿大夫士這樣的爵雖有尊卑，都是朝廷所以命有德的。不可加與。

書經宣解卷之三

里八

那包藏凶惡的人。蓋包藏凶惡的人，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加之以爵，必然傾陷正人，流毒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惟當妙選賢德之人而用之。誠使德稱其爵，雖卑賤側陋，皆有所不必計也。夫以能授官則官不曠矣。以德命爵則爵不濫矣。以是而任庶官，天下豈有不治者乎？此人君用人之道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慮是思慮，善是當理，時是時宜。傳說說人君

以一身而理萬機，舉動一差，即有無窮之害。故凡有所動作，不可率意妄為。必先熟思審處，果當於理而後行之。否則寧止而不為，勿輕動以貽害也。然事雖當理，而或不合於時宜，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事。又必虛心裁度，隨時處中，務適乎事機之會，而不戾乎時措之宜。然後可。夫動既由於慮善，而善又協於時中，以此應萬幾之務，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人君處事之道也。

書經宣解卷之五

里九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有是自足的意思。傳說說德莫貴於日新。學莫病於自足。一有自足之心，則止而不復可以進於道矣。且如行一好事叫做善。為善固可喜。然天下之善無窮，庸可以自有乎？苟或侈然盈滿，遂以其善為有餘，則驕心一起，忘心即生。德不復加修。行不復加勉。非惟從此善不益進，且將並其已得者而失之矣。不自喪其善乎？事有成績叫做功。有功固可嘉。然

亦職分之所當為。患足以驕人乎。苟或肆然矜誇。遂以其能為過人。則自用之意既多。用之量必隘。智者不為之效謀。勇者不為之效力。非惟從此功不益崇。且將並其已成者而壞之矣。不自喪其功乎。蓋滿招損謙受益者。夫道之常。自古聖帝明王善。蓋天下而處之以謙。能高天下而守之。以讓故德與上下同流。而名與天壤俱激。此人君處已之道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五
傳說。禍患每伏於無形。做備當存於先事。若待患至而後圖之。則無及矣。故人君為治。當平居間暇之時。件件事都做箇準備。不可怠忽。有當整理的。及時整理。有當蓄積的。預先蓄積。這是事事都有備了。既有其備。則雖忽然有意外之變。倉卒有非常之事。而在我有可恃。應之有餘力矣。何足患乎。如練士卒修器械以預戒。平兵事則禦敵有其備。縱遇寇盜之警。亦不足以為患矣。如治溝洫。積

倉廩以預修。平農事則救荒有其備。縱遭水旱之災。亦不足以為患矣。推而至於凡事莫不皆然。此人君思患預防之道也。

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啓是開。寵是寵幸。納是受。侮是侮慢。無心失理叫做過。有心背理叫做非。傳說。說。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親近。易以狎昵。若寵幸太過。則彼將恃恩無忌。或者生侮慢之心。是彼之侮。乃我自取之也。吾王當以此為戒。慎母漏於

書經直解卷之五
至一

所。蒙開寵幸之門。以受人之侮也。人孰無過。而能改於已。何損。若自以有過為恥。憚於更改。而強為遮飾。則始雖出於無心之失。而其終反遂成有心之非矣。吾王當以此為戒。慎母恥於聞過為文飾之計。以遂已之非也。夫不啓寵以納侮。則佞日遠。而聰明不為所蔽。不恥過以作非。則過日寡。而聰明不為所累。此人君御下檢身之道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是心安於所止。醇是不雜。傳說既歷舉憲天之事以告高宗。這一節乃歸本於心。說道人君一心乃萬化之本。若只在事上求其當否。終是無本之學。不足以應萬機之務。惟能以義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中湛然虛靈。寂然寧定。如水之止。而無所攬擾。如山之止。而終不遷移。則心一矣。一則凡有施為都從義理中流出。而無二三之雜。大而為政。皆盡善盡美。小而為事。亦至精至當。豈有不醇者乎。此所謂有天德。使可行王道。乃憲天之本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五

贖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贖是亵瀆。時字解做是字。煩是繁多。傳說說國家之祭祀。如郊廟社稷。山川百神。載在祀典者。都有定制。若於定制之外。又舉非時之祭祀。則是亵瀆了神明。本以為敬。而不知是謂之不敬也。至於犧牲粢盛之數。升降周旋之節。也都有舊規。不可煩多了。若煩多。則必

擾亂而不可行矣。以此事神。不亦難乎。蓋聰明正直之謂神。不經之祭。非禮之禮。神必不享。故贖與煩。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又其典祀特豐。於禡廟。故傳說因其失而正之。如此。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字解做美字。服是行。良是善。高宗既聞傳說之言。有味於心。乃稱歎之。說道美哉。汝傳說的言語。其論上天立君之意。與夫憲天為治之方。句句都有關於治道。有裨於君德。使我聞於耳。飲於心。就如口中嘗着美味的一般。我當履行汝之所言。守以為制。治保邦之訓也。夫以我之寡昧。於君人的道理。未有所知。若不是汝將這善言。一一開導。啟發。則我終何所聞而措之於施行乎。此我所以深嘉汝之納誨也。夫自古入臣獻忠於主者多矣。而傳說獨以遭際高宗。故其所言。不惟即見採

據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贖是亵瀆。時字解做是字。煩是繁多。傳說說國家之祭祀。如郊廟社稷。山川百神。載在祀典者。都有定制。若於定制之外。又舉非時之祭祀。則是亵瀆了神明。本以為敬。而不知是謂之不敬也。至於犧牲粢盛之數。升降周旋之節。也都有舊規。不可煩多了。若煩多。則必

納又且深加獎歎如此。今天下後世頌高宗為明主而稱傳說為良臣。豈非千古之一遇哉。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王悅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艱是難。悅是誠信的意思。先王指成湯說。傅說因高宗歎美其言。遂拜而稽首以致敬復。勸勉高宗說道。天下的道理。只要知之不足。為難。惟是知了一一都見之於躬行。乃為難。

書經直解卷之五

吾

事。蓋溺於宴安者。或雖知之而不能行。廢於半途者。或雖行之而不能久。此所以為難也。今王嘉獎我之所言。則是於為治的道理。既已知之美。然或不能體驗於身心。而發揮於政治。雖知何益。王若於此深加誠信。著實行之。不以為難。行之而有得。信能協合於我先王成湯的盛德美政。與之相符而無間。則我之所言者。王不徒聽之。而實能行之矣。當這時節而說。猶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上負天

子。下負所學。真咎不在於王而在於我矣。這是傳說責難於君的說話。其後高宗果能信行傳說之言。以成有商中興之治。蓋傳說之盡誠。匪獨高宗之虛心受善。兩得之矣。

說命下

這是說命第三篇記傳說與高宗論學的說話。

王曰。米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又宅于河自河徂毫。暨厥終罔顯。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五至

甘盤是高宗之師。遯字。解做隱字。宅是居。河是河內之地。徂是往。毫是毫都。顯是明。高宗呼傳說來前告他說。人君以務寧為急。而學問以有終為貴。我小子舊日未即位時。曾受學于賢臣甘盤。講究那修身治天下之道。庶幾有所發明矣。既而先王欲我習知民艱。乃使隱居于荒野之間。後又入居于河內。又自河內徙至于毫。居無定所。學無專功。故其後將舊業都荒廢了。而於脩身治天下之道。竟

未能顯然明白於心。今我將整理舊學以求終之有成。不能不賴汝說之訓迪也。這是高宗自敘其廢學之由。然高宗之學雖廢于遷徙。而其能備知民事的勤勞。洞見民情的疾苦。則實自遷徙中得來。蓋亦莫非學矣。此高宗之所以為賢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于商。予棄于子。惟克邁乃訓。

醴是甜酒。麴是造酒的麴。蘖是造酒的米。和

羹是滋味調和的羹湯。梅所以調酸。交修是左右規正的意思。邁是行。高宗告傳說。說道舊學固終我志。幾迷於所往矣。今幸汝之賢可繼甘盤。汝當獻納忠言。開陳理道。以啟發我之心志。譬如作酒醴者必資麴與蘖。而後成。今我望汝涵養薰陶。以釀成乎君德。就是我的麴蘖一般。作和羹者必資鹽與梅。而後成。今我望汝調和參贊。以燮理平化機。就是我的鹽梅一般。未造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

則太甘。麴蘖交濟。方能成酒。調羹者鹽過則太鹹。梅過則太酸。鹽梅交濟。乃能成羹。汝欲成我之德。亦必交修乎我。多方以規正之。委曲以維持之。如我之氣質或偏於剛。汝則濟之以柔。我之意見或偏於可歟。汝則濟之以否。如酌甘苦以成酒。調酸鹹以成羹。庶幾我之心志終得顯明而可以副我之所望也。汝切勿棄嫌。我說我的舊學既荒不足與言。必須諄諄訓告。疊疊敷陳。但汝說的話。我便能篤信力行。決不至於負汝之所訓也。夫既喻之麴蘖鹽梅。以求其助。又示之克邁乃訓。以誘其言。高宗之望傳說。可謂反覆而總至矣。其學終於有成。而為商家之令主也。宜哉。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時字解做是字。建是立。獲是得。傳說因高宗致。故訪問。遂稱王而告之。說道。凡人於天下之言。廣詢博訪。務求多聞者。這是為何。良以

天下之事理無窮。一己之智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而應無窮之務。如何得事理停當。事功有成。故博采輿論。廣求多聞。正欲以盡衆人之所長。以為吾立事之資也。然時人的見識。終是不及古人。稽考古先聖王垂下的謨訓。格言。其於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那一件不載。故為學者。又必潛心勉力。將這古訓一一都講究明白。然後義理有得於心。而可以為建功立事之本也。若事不以古人為成法。不知

書經直解卷之五

卷之五

書經直解卷之五

卷之五

惟學。進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遺積于厥躬。

孫是謙。遜時敏。是無時而不敏。名是信。懷是念。傳說。又含高宗說道。為學之道。固在於求

多聞學古訓。然義理無窮。工夫易間。必須卑遜其志。雖已知矣。而常自以為無所知。雖已能矣。而常自以為無所能。謙卑巽順。不敢有一毫自足之心。其遜志如此。又必時時敏求溫習。其所已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持守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能。孜孜汲汲。不敢萌一毫自止之念。其時敏如此。未既存不自滿假之心。而又奮勤勵不息之勇。如此用功。將見日有就。月有將。其進修之益。就如水泉之來。源源而不竭矣。為學之方。莫要於此。但人不肯著實去做。故於道終無所得。而事終無所成。若能篤信而深念乎此。遜志便著實。自遜其忘。時敏使著實加倍其功。以此求道而道豈有不得者乎。將見工夫愈熟。進益愈深。以聞見則日博。而智益明。以事業則日廣。而大有功。天下道理。莫不積聚於吾身。如貨財之積。木可勝用矣。吾王可不勉哉。

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數字解做教字。與是常高宗望傳說以訓志。交修求教之意甚切。傳說恐其徒資於人。而不知反求教之意已。又勉之說王之學無徒求之於人而已。蓋開導而指引之教者之責也。心體而力行之學者之事也。學而無教。固昧於向徃而不得其為學之方。若教而不學。則徒為講論之虛文。而其學亦終無所得矣。所以為學之道。一半要人指教。一半要自己去勤學。教學相須而後學可成也。然雖能勤學以受教。而工夫或有間斷。則亦難以必其終之有成。又必心念念終始。常在於學。不始勤而終怠。不始作而終輟。能如此。則工夫既已精專。造詣自然純熟。而其德之日修。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其視徒資夫人之訓。而不免間斷其功者。所得為何如哉。此王之所當勉也。大抵學莫貴於自勵。尤莫貴於有終。人臣之納誨。豈能強其君之必從。一時之務。學豈能保其終之不懈。故傳說之於高宗。既以

書經解卷之五

卒

數學半告之。又以終始典學望之。可謂善於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責難者矣。

監是視。先王指成湯。憲是法。愆是過。傳說既以終始典學。勸勉高宗。至此又啓之以法。相說道人君之為學。不過取法乎善而已。而今之所當法者。又孰有過於我先王成湯乎。蓋我先王成湯。以天錫勇智之竟。而又加以昧爽丕顯之學。其於修身治天下的道理。件件都有典則法度。以垂範後世。吾王今日亦不必遠有所慕。但能率由舊章。事事遵守。先三的成法。如修身則法其制事。制心之理。為政則法其建中表正之規。如此。則吾王之學即先王之學。吾王之德。即先王之德。凡修身以至治天下。莫不盡善盡美。而永無過差之患矣。吾王其監之哉。上文既曰學於古訓。而此又曰監于先王者。蓋理雖載乎古訓。法莫備於先王。故人君之學。固以稽古為先。而尤

以法祖為要。此傳說告高宗之意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字解做用字。旁招是四面招引。俊乂是才

德出衆的人。傳說又說修德者人君之事。進

賢者大臣之職。但君德未修。則心志昏迷。用

舍倒置。大臣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吾王誠

能典學法祖。增修其德。而至於無愆。則我傳

說必能啟承。吾王任賢圖治的美意。廣詢博

訪。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入。或隱於

山林。或屈於下位的。都四面招引。將來分列

於朝廷之衆。俾使之同心以匡乃辟。吾王但

垂拱而責成之耳。天下何患其不治哉。夫人

臣之忠莫大於薦賢。而薦賢亦未易能也。有

一毫嫉妬。忌刻惡人。勝己之心。則不能有一

毫不市恩。記然情公徇私之心。則不能有一毫

足已。自用獨任。愛憎之意。則不能。故傳說之

言。進賢末徒曰欽承。而必曰式克。蓋若用力

以為之者。良以是耳。夫既諱諱。勸學輔養君

德以端出治之本。又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以廣多賢之助。若傳說者誠賢矣哉。此萬世人臣所當法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時字解做是字。風是風聲。高宗望傳說之輔已力先歎息以歸美之說道。天下之所仰以為則者。在於人君。人君之所賴以輔治者在於宰相。如今四海之內。莫不引首舉踵。囁嚅焉。仰望我之德化。此豈我之寡昧所能致哉。

良由汝說感於夢寐之際。起於版築之間。與他人作相者不同。故其風聲足以聳動乎天下。而遠近之聞之者。莫不謂朝廷用此賢相。中興指日可期。而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者。自不容已矣。然則汝可不納誨輔德以答天下之望哉。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股肱是手足。高宗又責望傳說說道人之一身。必手足俱備。然後可以為人。人君若要做

聖人必是良臣輔導然後可以為聖若無良臣以為之輔則忠言不聞獨立無助德何由而加進業何由而加修譬之手足不具不可以為人矣欲求作聖豈不難哉此我之所以深有望于汝也夫高宗之於傳說始望之為霖雨舟楫鑾輶之為麴蘖鹽梅至是又倚之為股肱手足蓋引喻愈切而屬望愈至矣昔先正保衡作哉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乎之幸佑我烈祖裕于皇天爾尚明保于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正字解做長字先正是先世長官之稱保衡是商時官名伊尹曾做這官先王指成湯說時字解做是字幸是罪佑是輔佐烈祖亦指成湯格是至阿衡即保衡亦指伊尹高宗又勉傳說說道當初我商家開國之時有先正保衡伊尹是箇聖臣隱於有莘之野我先王成湯三使人往聘之遂應聘而起輔佐我先

王以振興有商之大業他常說道我昔居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我的志意只要上輔吾君做箇堯舜之君下治吾民都為堯舜之民方纔趕得我的志願若不能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則心中愧耻就如被人拏到街市上打著一般若不能使其民為堯舜之民不但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而德澤有所不加方以為罪就是萬民之中有一人不得其所或啼饑號寒或梗化不服這便是我的罪過了豈敢譏之他人哉夫伊尹之志如此故其佐佑我烈祖成湯內則輔德使大德極其懋昭外則輔治使兆民歸於允殖以致我烈祖德業之盛直與天道同流而無間焉至此則君果為堯舜之君而民亦果為堯舜之民矣此正所謂良臣惟聖伊尹之所以稱美於有商者也今爾既負伊尹之德又居伊尹之任庶幾精白一心保佑乎我必使格天之烈於今再見而汝為率之伊尹可也豈可使伊尹之相業

獨擅其美於我商家耶。蓋必能繼伊尹以爭其君斯為輔君作聖之良臣而有以慰四海仰德之望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光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各是治。食是食其祿。絕是繼。乃辟。解做汝。君是高宗自稱。綏是安。對是承當。揚是播告。高宗命傳說。說道。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聖主必

書經直解卷之五

奕

待賢臣以弘功業。使非輔君作聖之賢。則寧虛其位而已。豈肯與之共治乎。是君遇臣之難也。賢人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使非從諫充

聖之君。則寧終於隱而已。豈肯苟食其祿乎。

是臣遇君之難也。今我得汝於夢寐。而汝亦應我之旁求。君臣相遇。可謂千載一時。而與先王之遇。阿衡無異矣。汝必感此非常之會。期立不世之功。朝夕訓志。左右交修。能輔我以繼先王之聖德。於以永安天下之民。使亦

無一夫之不獲焉。則堯舜其君民者。真不愧於阿衡之美。而於遭逢之盛。始無負矣。傳說

一聞高宗之言。感激自奮。遂拜手稽首。以復

於高宗說道。輔君法祖。以安眾美哉。天子之命乎。此說之志。尚亦說之分也。敢以此美命承之於已。自信吾力之能副。雖自任而不以為嫌。又以此美命揚之於衆。自諒吾言之能贊。雖示人而不以為愧。說之復高宗者如此。

夫觀高宗之命。可見其銳然以成湯自期矣。觀傳說之言。可見其毅然以伊尹自任矣。君臣一心如此。此商道之所以中興。而光紹夫前人之烈也歟。

書經直解卷之五

奎

高宗彤日

祭之次日。又祭叫做彤。商高宗嘗行彤祭於禰廟。其日有雉雉之異。賢臣祖己因進戒高宗。欲其脩德弭災。史臣錄其語為書。即以高

宗彤日名篇。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越字是發語辭。雖是鳴雉是野雞。史臣記高宗躬祭禰廟之日。忽有雉雞飛來鳴於鼎耳之上。夫雉本野鳥而鳴于廟中。殆天以是警高宗躉祀之失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是當時賢臣。格是正。祖己感雊雉之異。將進戒於高宗。先自家商量說。凡天降災祥。必應於事。而人事得失皆本於心。今三蹟祭于禰廟。其事固為失矣。而推原其故。實自媚

神求福之一念啟之。我今進戒。必先格王之道矣。吾言易入也。祖己之言如此。可謂得進諫之非心而後正其所失之事。庶幾王心易悟而道矣。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大民。民中絕命。典字解做主字。義是行事合宜。年是壽數。永是長。祖己欲先格王心。方訓戒於高宗。說道天之監視下民。其禍福乎。奪惟主于所行之

義與不義。如其義則天降之年必然長永。如其不義。則天降之年必然不永。故人之所以獲永年者。非天無故。夭折其民。乃民之所行不義。而中道自絕其命耳。未壽夭之數。皆由自致如此。然則祈天永命之道。亦惟務民之義而已。何必謗瀆鬼神為哉。蓋人主富貴已極。其所欲者壽耳。高宗禱祠之舉。未必不以祈年請命為先。故祖己言此。以破其媚神徼福之心。誠格心之第一義也。

金言經上解卷之五

究

若德是順理。聽罪是服罪。孚字解做信字。孚命是以妖孽為信驗而告戒之。吉字解做吉字。祖己說斯民之中。有等不順乎理而肆意妄為。又不服其罪。而飾非拒諫。及天既以妖孽為信驗而告戒之。欲使恐懼修省。以改正其德。於此而知。諭警焉。天猶未遠絕之也。乃復憚然不顧以為妖孽之生。特出於偶然耳。

其將柰我何。如此則終陷於不義之歸。而天

必誅譴之。所謂民之不義而自絕者如此。然

則人君於天戒之臨可不深自儆省而自恕
以為不必畏哉。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興祀無豐于昵。

司是主。胤字解做嗣字。豐是厚。昵是親近。祖

已既格王之心。至此乃真正其所失之事歟。
息說道。天以斯民而付之王。王之職。主於敬

民而已。凡重民生恤民隱。兢兢然不敢自肆。

書經直解卷之五

士子

者。乃王之事也。舍此而徼福於神。豈王之事乎。况祖宗列聖。雖有親疎遠近之不同。然無非繼天之統。為天之嗣。吾王承其後。而主其祭。只富一體孝敬。可專顧私恩。而獨豐厚於親近之祿廟乎。夫不務敬民。而務賚神。一失也。不並隆于祖。而獨豐于祿。又一失也。天心仁愛。故出災變以告之。唯雉之異。有自來矣。王可不戒哉。高宗此時。必是專祭於其父小乙之廟。而有越禮以用情者。故祖已戒之。

如此。

西伯戡黎

西伯是周文王。當時受命為西方諸侯之長。故稱西伯。戡字解做勝字。黎是國名。當殷紂時。有黎國無道。文王舉兵伐而勝之。祖伊見

周之日蹙。痛殷之將亡。遂進諫于紂。欲其省改。史臣錄其言語。遂以西伯戡黎名篇。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是殷之賢臣。王指紂說。史臣記說。當初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主

西伯周文王受命于殷。得專征伐。見黎國無道。舉兵而伐之。此時既勝了黎國。三分天下。將有其二矣。于是殷之賢臣有祖伊者。見周德方降。其勢日主于強。大紂惡愈甚。其勢必至于危亡。惟恐戡黎之後。遂有伐殷之舉。其心憂懼。乃自私邑奔走。來告于紂王。庶幾王之改過以圖存也。

曰。天子。天既說我殷命。格人元龜。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訖是絕格人是有見識的至人想是助祖伊進諫于王先呼天子以感動之說道國命修短皆係于天。自今日而觀上天既已斷絕我殷邦之命脉矣。何以知之。蓋國家之興亡其幾先見惟至誠之人至靈之龜乃能前知。如今有見識的至人與占卜的元龜都知道凶禍必至無敢有知其吉者。則天之絕我殷命昭然可見矣。然我殷家的基業自祖宗列聖相傳到今豈不肯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長守而不墜哉。蓋由我王不法祖宗不畏天命惟淫亂戲侮縱欲敗度以自絕于天故雖先王在天之靈亦不得而庇佑之耳。王可不亟思改過以回天意乎。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康是安。震是特慶的意思。典是常法。祖伊說我王既自絕于天故天心厭棄我殷不復愛惜。如今天下件件都是亂亡的景象。如民以食為天也。今則水旱饑荒小民無有安食而

主
會通直解卷之三
今我民罔不欲喪日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擎。今王其如台
大命是受非常之命者。擎字解做至字。我是我祖伊又說。惟我殷邦不但天心棄之而已。今此下民苦于虐政亦無不欲殷之喪亡。私相告語說。今我等困苦至此。上天哀憐我民。如何不降威于殷而滅亡之乎。那有道之君宜受非常之命者。如何不至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乎。今我王不能盡為民父母之道。決難久居民上。將無棄我何矣。民心之棄殷如此。夫人君上以事天下。以治民者也。今天厭

民不聊生矣。民各有恒性也。今則悖禮傷道都昧了本心。全不忖度。而天理滅亡矣。國家之常典所當世世守之者也。今則紀綱廢弛法度壞亂。不復率由先王之舊章。而國不可以為國矣。此天所以促殷之亡。而非人力所能挽回者也。天心之棄殷如此。居天位者豈不深可懼哉。

于上而不憚民怨于下而不知其能孚乎。祖伊告君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紂既聞祖伊之言全然不知警懼乃嘆息說道。爾雖說民心背畔。將欲亡我。但我尊為天子。實天生我以主萬民。獨不有命在于天乎。小民亦無如我何矣。夫當天怒民怨之日而為此飾非拒諫之言。此紂之所以終于滅亡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吉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是退。參是參列。乃字解做汝字指紂說。祖伊見紂不聽其言。遂退而嘆息說。人君必須與天合德方可責望于天。乃汝今日所為罪惡昭著。固已參列在上。而不可掩矣。又安能責望于天。而欲保其命耶。何其不自量也。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功是事。祖伊又說。我看殷國喪亡只在旦夕。決不能以久延矣。所以然者為何。蓋今日所

為之事。都是逆天害民的事。天怒民怨。決不可解矣。事勢至此。其能免戮于商邦乎。蓋祖伊憂國之深。不覺其言之痛切如此。大抵亡國之君失命已去。人心已離。天下皆以為至危。而彼猶自視為至安。即有忠言正諭。悍然而不顧。如夏桀言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紂亦言我生不有命在天。及其喪亡。如出一轍。所謂與亂同事。固不亡者此也。萬世人主可不戒哉。

微子

書經直解卷之五

吉

微是國名。子是爵。微子名啓。方殷紂之庶兄。此篇是微子痛殷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臣錄其問答的言語。遂以微子名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醜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父師是箕子。少師是比干。亂正的亂字。解做治字。底是致。這是成功陳是列。恃酒行凶。做醜。昔微子見紂惡之日。甚痛商祚之將亡。

乃呼箕子比干與他商量說父師少師我殷家失道前此猶望其能改天下事或有可為。以今日事勢觀之無望其或能治正四方矣。夫人君所以表正四方者以其能修德也。昔我祖成湯懋昭大德以致成功大業昭列於上其垂裕後昆者蓋亦遠矣。豈知今日我子孫不以修德法祖為務惟沉湎酗酒用亂敗其德于下豈不有忝于烈祖乎。祖宗以艱難得之後人以逸欲亡之良可痛矣。

《書經直解卷三》

三六

殷因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鄉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輿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草竊就如說草寇一般師師是互相倣效的意思。非度是非法之事獲是得津涯是水邊隄岸越字解做及字微子又說我殷既敗亂厥德不能治正四方故今日四方人民無小盜姦宄之事無有安居樂業者矣不但小民

為然就是那鄉士每與朝廷治民的亦皆彼此倣效共為不法之事互相容隱凡有姦宄犯罪之人。都不追究無有得其罪而治之者是以小民益無忌憚方且閑然而起相敵相讐以衆暴寡以強凌弱國家法紀于是乎蕩然矣。事勢至峻我殷家必淪于喪亡不可復救就如徒涉大水的一般茫然無有邊岸亦終于沉溺而已。豈意我殷邦之盛遂喪亡相及至于今日如此之極乎。

《書經直解卷三》

三七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遯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顛隄若之何其我指紂說耄是老成之人遯于荒是遁于荒野顛隄是覆墮甚是語辭微子復呼箕子比于問株亂之策說道大凡朝廷清明則老成之人得安其位今我王乃發出顛狂用舍倒置以致吾家老成之命皆遯于荒野即有緩急時誰倚賴乎今所與共圖國事者惟爾父師少師而已。爾若不明示意指告我于顛

廢墮墮之時而圖所以維持拯救之策則危亂日甚而不可為矣其將柰之何哉微子之言及此其情誠切而其辭亦可悲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

酒

王子指微子說方興是将来未艾的意思箕子答微子說我國家之禍亂雖是人謀不減抑亦天意有在今天毒降災禍以荒廢我殷邦故使王不務修德而沈酒縱酗于酒其勢

書經直解卷之五

支

方興未菑不至于喪亡不已也豈特如王子所謂沈酗敗德而已哉

乃罔畏畏咷其耆長舊有位人

罔畏累是不畏其所當畏咷字解做逆字耆長是老成之人箕子又答說老成者舊朝兵

典刑係馬人君所當敬畏而順從者也我殷既沈酗于酒心志昏迷凡天理所當畏的都不知畏憚故雖老成耆舊有位之人都咷违而棄逐之使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此老成

所以遁于荒野而朝廷為之虛也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令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客將食無災

攘是取犧牲都是祭神之物純色叫做犧全體叫做栓牛羊豕總叫做牲箕子又答說

國家為治須是有司奉法乃能使民不犯法今我殷民固有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者夫禮莫重于祭祀祭莫重于犧牲今乃敢于

攘竊其罪大矣為有司者也都相為容隱不肯盡法就是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蔑法廢禮至此極矣豈但草竊奸宄之不治而已哉

降監殷民用乂讐讐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監是視乂是治讐讐是科歛民財如仇讐一般不急是力行不息瘠是餓殍詔是告箕子又答說人君之失民心常自聚歛始蓋上好聚歛則興利之臣必迎合上意以刻剥民財

此人心所以悲畔而天下困窮也。我今下視
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只是嚴刑酷罰。譬
以讐讐下。則下必以讐視上。此理勢之必然
者也。今人與之為敵。家與之為讐。高且不知
省改。凡虐刑暴歛。以召其敵讐者。方且肆然
為之。無有厭息。至于培刺之臣。阿意順指。同
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不聊生。多餓殍。疲困
而無所告訴也。又豈特小民相為敵讐而已
哉。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用為臣
僕。詔王子出迎。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顙
齊。

興字解。做出字。迪是道。刻是害。箕子又名說。
我商家敗德。荒政國亂。氏窮。今日斷乎其有
災禍矣。我為宗室大臣。出而當此禍敗。則廢
興存亡與國共之。若商祚不幸。至於淪喪。我
亦終守臣節。斷不為他人之臣僕也。是我自

處之道。不遇如此。若王子一身之去就。則宗
祀之存亡所關。故我告王子。惟出而遠去。乃
是道理。蓋我舊日以王子既長。且賢。曾勸先
王立以為嗣。而先王不從。在今王必有疑忌
之心。是我所言無益于子。而反有害于子。子
若不孝。則必同受其禍。我商家宗祀。將墮墮
而無所托矣。王子縱不為身謀。獨不為宗祀
計乎。夫微子問。救亂之策。而箕子答之。立于
如此。蓋是時紂惡貫盈。天人交棄。雖有忠賢
之臣。亦無如之何矣。夫道之君。至于亡國敗
家。而不可復救。豈非萬世之明戒哉。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願行避。

靖是安。自獻是自達其志。行遷是避去。箕子
答微子。將終。又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說道人
臣去就。各有至當不易的義理。必合乎義理
而後其心始安。今我為商家之臣。則綱常為
重義。當委身以盡忠。汝為王室之胄。則宗祧
為重義。當存祀以全孝。為今之計。但各安于

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汝今

宜決于遠去。若我所處與汝不同。則有死無

二言而不復有避去之意矣。是或去或不孝皆

接諸義理而當反之吾心而察質諸先王而

無愧者也。子又何疑哉。夫箕子咎微子之間。

而比干獨無所言者。蓋比干自安于死諫之

義。其自靖自獻而已矣。孔子說段有三仁

焉。正謂此也。

書經直解卷之六

周書

周是國號。周之建國自后稷始。至於文王為西伯受命。武王克商而為天子。因以為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周家一代的事。故名周書。泰誓上。

泰字與大字同。誓是誓師之詞。昔武王伐紂。與天下諸侯會於孟津。出令以誓戒師。史臣記其誓師之言為上中下三篇。以篇首有

大會字。遂以名其書。這是頭一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孟津是地名。在今河南府孟津縣。史臣敘說周武王即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紂無道。舉兵伐之。至於孟津。是時天下諸侯不期而來會者八百國。夫觀天下人心歸周。如此。則勝敗興亡之機。不待牧野既陳而後

決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上明聽誓。

友邦是相鄰交好之國。冢君是各國嗣立之君。越字解做及字。御事是管事的人。庶吉是衆士卒。武王將發誓師之言先嘆息說道。今我友邦冢君列國的諸侯共舉義兵在此。及我本國管事的卿大夫與衆士卒每凡相從軍旅者都要精白一心審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二

亶是着實。元后是大君。武王誓師說道。茲知君道所係之重當觀上天立君之意。夫天地之於萬物。論其形勢若相懸矣。然乾元資始有父道焉。坤元資生有母道焉。其長養愛育之心。就如父母之於子一般。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於天地之間。而惟人得氣之秀。比於衆物心為獨靈。是人乃天地之所厚者也。這人類中又篤生一箇着實聰明的聖人。比於衆人最秀而最靈者遂立之。

為大君而統御萬民焉。是君又天地之所獨厚者也。然天之立君。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其體乾父坤母之心。行于育萬民之政。凡天地所欲為而不能自遂者。都代他為之撫恤愛養。亦如父母之於子一般。是元后又繼天地而為民父母者也。夫天之為民立君如此。若為君而不能行仁民愛物之政。盡父母天下之責。則豈不有負于天地付託之意乎。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

參是商紂名。武王説天之立君為民。如此。今商王受若元后之位。乃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侮慢自肆。不敬上天。恣行無道。降災下民。上失天心。下失人心。如此。豈能居天位為民主乎。今日之舉。亦不過奉順天道耳。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榭被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黜

未集

沈湎是嗜酒。冒色是貪色。縱是放縱。族是族屬。世是世代。臺上祭屋叫做榭。水邊的隄障叫做陂。焚炙是燒烙。剝易是剖割。文考指文王。武王數紂之罪惡。以誓衆說道。商王受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特舉其大者言之。其荒淫自恣則樂酒無厭。沉溺而不復出。耽迷女色。

冒亂而不知止。其立心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於人。不但誅及一身。必并其族屬而刑戮之。其用人則不論賢否。但心

裏所喜的合就。并其子弟親屬悉加寵任。荒

淫佚豫不理國政。惟務為瓊宮瑤室。高臺廣榭。築陂陁。鑿池沼。與夫侈靡的衣服。竭民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于爾萬姓。不但此也。又為炮烙之刑。焚炙那忠良諫諍之臣。罰劓殄孕婦人的肚腹。以觀其胎。其殘忍暴虐。一至於此。是以上干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奉辭伐罪。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惜乎。義兵未舉。而文考遽崩。是以大功猶未成就耳。我

今日欲上奉天心。備成先志。則征伐之舉。豈能以自己哉。夫武王數紂之罪甚多。而首以沈湎冒色為言者。誠知酒色二字。乃眾惡之原。故古之明君。清心寡欲。克己防淫。禹惡旨酒。湯遠聲色。皆所以正其本而澄其源也。人君不可不知。

肆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周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荼惑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憇其侮。

肆字解做故字。發是武王的名。悛是悔改。葬是蹲踞。武王說惟文考之功未成。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之也。嗣位以來。十有三年。昔嘗以爾友邦冢君耀兵於商。以觀其政事何如。使其懼而知警。改過自新。則我亦將終守臣節。不復以征伐為事矣。乃紂則稔惡怙忿絕無悔改之意。酣飲縱樂。夷踞而居。把郊廟的大禮都廢了。忽慢天地。

神祇不知奉事。遺棄祖先宗廟不行祭享。凡祭祀中供用的犧牲粢盛盡被凶人盜賊攘竊而害他也。通不管理。天地祖宗之心益已厭絕之矣。他還說道我有民社我有天命。以此自恃。畧不知懲戒其悔慢之失。夫觀商之政如此。則其惡終不可改。而我之兵必不容已矣。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六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不易。歎有越厥志。

佑是助。相是左右的意思。寵是愛。是安。越字解做過字。武王又說。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強陵弱衆暴寡也。於是立君以主治之。使之守分而無相奪奪。慮其昧天性乖倫理也。於是立師以教導之。使之去惡而同歸于善。這為君師的合居億兆之上。秉政教之權。豈徒旨貴自尊而已哉。惟其鋤強遏惡修道立教。能左右上帝之所不怒。於以寵安乎。四方之民。今各遂其生復其性。然後無忝於代天理。

民之責也。今天既厭商德。授我以君師之任。有罪當討的。我則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則奉天以赦之。廢興存亡。一聽天以從事而已。何敢過用其心而擅為好惡于其間乎。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之所不赦者。故武王不敢違天之意。縱有罪而不誅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七
靡是量度。同力度德。同德度義。這兩句是兵

志上的說話。十萬叫做億。武王又說。凡用兵者必先料度。彼已然後可決勝負。我聞兵志上說。兩軍相對。先看他兵力强弱何如。若是兩家兵力齊等。則較量其平日那箇行善而為有德。那箇行惡而為無德。德勝則雖有力者亦不能與之敵矣。若是兩家德行相等。則又較量其臨時。那邊兵出有名而為義。那邊兵出無名而為不義。義勝則雖有德者亦不能與之敵矣。夫兵家勝負之形。可決如此。今

以商周之力較之。受的臣子雖有億萬之衆，乃互相猜疑，各懷異心。人心不齊，雖多亦不足恃也。我的臣子雖止有三千人，然箇箇同心戮力，彼此無間。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乎？是較其兵力已不能勝我矣，又何論德與義哉？信乎伐商之必克也！大商紂億萬之師，不足以當武王三千之士。可見失人心則雖強亦終為弱，得人心則雖寡亦能勝衆。然修德行仁，則又聯屬人心之本也。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八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夙是早類，是祭天之名。以其禮與郊祀相類，故叫作類。宜是祭地之名。凶戰危，祭后土以求福，宜故叫作宜。冢土是后土。底字解做致字。武王說：「夫繼惡不誅，則與之同罪。」故我小子畏天之威，夙夜敬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夫本命之文考，乃先受命于文考之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宜于后土，皆以伐商之事告之。於是率爾有衆，奉辭伐罪，致天之罰于商。蓋將求弟夫，惟均之罪，而非出於輕動也。爾衆其念之哉！

書經直解卷之六 九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是條貫。貫盈是說罪貫已滿。鈞是同。武王說：「今日伐商，不惟理勢之必可克，蓋亦事勢之不容已。蓋使商罪未極，天心未厭，則我之征伐猶可已也。今受窮蹙，極惡日積，月累，許其罪貫已滿盈矣。天厭其德而絕其命，特命我誅之。我若不順天以伐商，是容縱惡，合抗違天命，其罪亦與之同矣。」然則今日之舉，豈容已哉？「非是武王託天以鼓衆，蓋聖人之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猶予一人，

水清四海時恭弗可失

矜是憐憫。獨是輔佐。武王誓師將終。又致其

勉勵之意。說道。天之於民。勢雖相遠。而心實

相通。居高聰卑默。有矜憐之意。但凡民情所

欲。天必鑒而從之。如欲平禍亂則即為之平。

欲去疾苦則即為之去。未有民心之好惡。不
上通乎天者也。今民欲亡商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將士每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虐。使四
海之內皆沐維新之治。而永無禍亂之憂。可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十

也。夫兵以順動。事貴乘時。今日正天人合應
之時。苟失此時而不伐商。則上逆乎天。下拂
乎民。而撥亂反正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
立事功。觀此。則聖人之兵。蓋體天意。察人心。
而又度時宜。不得已而後動耳。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亦此意也。

泰誓中

武王伐紂既渡河。集諸侯之師。而誓戒之。文

臣記其辭。為泰誓中篇

惟戊午。主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
而誓。

睿是暫駐。河朔是河之北。羣后是列國之君。
徇是拊循的意思。史臣敍說。武王自孟春癸
巳日起兵伐商。至於戊午日乃引兵從孟津
渡河。暫駐於河岸地方。是時列國諸侯也都
領兵前來到此會齊。聽武王的號令。武王乃
拊循其衆。發令以誓。戒之。因申告以伐商之
意。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十一

曰。嗚呼。西土有衆。感應聯言。

周家起於豐鎬。在今陝西地方。故謂之西土。
武王誓師先嘆息說道。凡從我自西方來的
衆。將士都來聽我的言語。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
不足。今商王奢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賛權相倣。無韋
顙。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是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力行就

是惟日不足的意。惡無度是無法度。播是放。

犁字與薰黑的薰字通用。是老人面上的顏色。酗是醉後發怒。無辜是無罪的人。顙本是

告天。武王欲數商紂之惡。光舉古語以發端。

說道。我聞古人有言。人之趨向不同。而其勇為之心則一。有一等為善的吉念。意念所向惟在於善。放汲汲只是要幹好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未足。也有一等作惡的凶念。意念所向。惟在於惡。放汲汲只是要

幹不好的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亦以為未

足也。我觀今商王受之所為。都是不循法度之事。而其為此不法之事。又著實力行。放汲汲。汲汲無少厭怠。如老成的。合所當親近者。彼則放棄之。罪惡的人。所當斥逐者。彼則親之。又且淫于色。酗于酒。以昏亂其精神。縱肆威虐。以威害于百姓。此正所謂凶人為不善。如此。亦皆習深。化而為惡。各立朋黨。相為仇

讐。脣上權力以相誅滅。其惡流毒於天下。那無罪受害的人。無處控訴。都只呼天告冤。故其腥穢之德顯聞于天矣。夫天道福善禍淫。豈能容此不善凶人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夏桀。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武王說。惟天惠愛下民。慮其生之未遂。則立君以長之。慮其性之未復。則立師以教之。其保養而全安之如此。人君居天之位。治天之

民必當仰體天心。以盡君師治教之責。庶無負於上天立尸之意也。昔有夏之君桀。不能順天惠民。顧乃恣為淫虐。流毒於下國。於是天心厭惡。乃佑命商王成湯。假手以誅之。而降黜夏命。遷於有商。末天不容桀之殘民者。如此。今又豈容于受乎。則商命之將降黜也。必矣。

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敵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

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厥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戒商必克。

浮字解做過字。剝是落。失位去國叫做喪。元良指微子。微子本商之元子。而又有賢良之德。故稱為元良。諫輔指比干。比干常以直諫匡救其君。故稱為諫輔。鑒是視。協是合。襲是重。休祥是吉兆。戒商是加兵於商。武王說。昔夏桀既以有罪見黜。今商王受之。桀比之於桀。則又過之。如微子者。本商之元子。又有賢良之德。彼乃遺落之。使其失位以去。比干者。以直諫匡救彼。不惟不聽其言。又加以殘虐。謂已有天命。而驕縱自如。君德莫大乎桀。彼之刑至於剖心以死。天心久厭其惡。彼猶自謂已有天命。而驕縱自如。君德莫大乎桀。彼則謂敵不足行。而放恣無度。祭祀是朝廷大典。彼則以祭為無益。而敢於慢禮。暴虐是人君大惡。彼則以暴為無傷。而忍於破民。當時夏桀雖稱無道。而觀其所為似猶未至於此。則受之罪豈不有過於桀乎。夫前人之成敗。

書經直解卷之六

古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亡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十萬呌做億。十億呌做兆。夷字解做亡字。夷。是智識平等的人。亂。是能治亂的賢臣。周親是至親。武王又說。國勢之強弱。係於人才之有無。今受所統。雖有億兆之衆。然其智識都只尋常平等。無有奇才異能之士。又見商王所為無道。箇箇都離心離德。不相聯屬。人數縱多。無可恃者。我所有撥亂反正之心。雖止是十人。然箇箇能盡忠報主。與我同心同德。蓋臣主一心。則雖寡亦可以勝衆。上

乃後人之明鑒。今商之所鑒。視者初不在遠。惟在彼夏王桀耳。桀之有罪。夫既命湯黜其命矣。今以商王受之多罪。夫豈得不使我伐商以治民乎。且我於興師之時。嘗得吉卜。又嘗得吉夢。夢與卜合。重有休祥之應。此皆天意所寓。非偶然也。以是知伐商之妄斷乎。其必勝矣。

下離叛則雖衆亦不足畏矣。又觀他同姓至親雖是衆多，然都是凶人醜類與他同惡相濟的。豈如我這十箇雖不盡是我之親戚，故舊然都是仁厚有德的，人可以經邦濟世，除暴安民者。蓋得道者多助，雖疎遠者可以為腹心于城。失道者寡助，雖至親之令亦將化為仇讐矣。此可見仁不以力，義不以衆，商周之勝敗不於此而可決也哉。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于

一人。今朕必往。

自是由過是責。往是往伐商紂。武王又奉天意民情所在，以見伐商之不容已。說道：天人一理，上下相通。故善觀天者驗之於民而已。今夫天雖未嘗有目以視人，而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為視。民情之好惡，使是天心之禍福所在也。雖未嘗有耳以聽人，而於人之是非無所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為聽。民心之向背，便是天心之去

留所在也。夫上天寄耳目于下民，如此如今天下百姓，每都過責。我一人之身說我不往，正商罪拯民于水火之中。觀民心所向而天意可知矣。我若不為天下除殘去暴，則不但下拂民望，而且上違天意矣。伐商之往，豈容已哉。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是奮揚，侵是入疆。是境界凶殘，指紂說武。

王誓師將發，乃復鼓舞激勵其衆說道：我之伐商，既在所必往。今日須奮揚我之威，或侵入彼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之君而戮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雖罪止一命，而澤被四海。使我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之功，所以稱於天下者，以其除暴救民也。今我亦能取凶殘以張殺伐，則除暴救民之功亦將繼湯而有光矣。爾將士可不勉哉。

勦武夫子，罔或無畏。寧孰非敵？百姓懔懔若

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勗是勉。夫子指衆將士。武王誓師既終。又恐

諸將士恃勇而輕敵。復戒勉之說道。天下之

事以懼心處之者恒成。而以忽心乘之者必

敗。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商王衆叛親離不足

畏也。而遂輕忽之。寧可只說彼衆我寡。恐敵

他不過而常存戒慎之意可也。所以然者為

何。蓋今百姓畏商之虐。懔懔乎不能自保。一

旦聞我周之伐商。皆歡欣感戴。稽首至地。以

書經正解卷之六
迎王師。有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

如此。所賴以拯援保全之者。在此一舉耳。而

可不勉乎。嗚呼。汝等其同以除暴救民為德。

同以除暴救民為心。相與戮力致討。一戰而

勝。商立定其克敵之功。則庶幾斯民免於凶

虐。釋懼慄之危。而得以久安於斯世矣。不然

將何以慰彼望救之民耶。夫武王之誓師既

云。戎商必克矣。而猶懷寧執非敵之憂。既云

予有亂臣同心同德。奉而不忘一德一心之

泰誓下

武王伐紂既渡河。將戰。乃復誓戒將士。史臣

記其辭為泰誓下篇。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是明日。大巡是周徧巡視。六師是六軍。史臣敍說。武王既以戊午日師渡孟津。至於明日。將趨商郊。臨敵甚近。武王乃大巡六師。按行軍壘之間。然後曉然發令。益言戒衆。古以

書經正解卷之六
齊一衆志而作其氣焉。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乾。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西土君子是西方從征的將士。顯道是明顯的道理。五常是五倫。就指顯道而言。武王誓師先嘆息說道。凡從我來的西方衆君子。各宜知悉。上天有明白顯著的道理。驗之于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這五件道理。此類相

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無不彰明較著。為君者當敬守此道以為法於天下可也。今商王愛身為綱常之主。乃褻狎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急情全然無所敬畏。上則自絕于天而天棄之下。則結怨于民而民畔之。夫君夫之元子。民之父母也。今悖理傷道以至天怒民怨如此。我安得不奉天順人以討之乎。

斬朝涉之脰。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妻妾痛四海。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狡狡奉予一合。恭行天罰。

斬是砍斷。朝涉是清晨渡水。脰是脚骨。賢合

指比干。痛字解做病字。姦回是姦邪的人。正士指箕子。婦人指妲己。祝字解做斷字。武王數紂之惡。說道商王愛於冬月見人有清晨渡水的疑他脚骨何故耐寒力研其脚而觀之。惡賢人比干之強諫發怒說道吾聞聖人

之心有七竅。他既是聖人。其心竅必與常人不同。乃剖其心而觀之。大作刑威。任意殺戮。以毒病四海之人。無不橫受其禍者。其所尊崇而信任的。都是姦邪小人。反放逐黜退那師保重臣。不加尊禮。於先王之典章法度。廁屏棄之而不用。忠正之士如箕子者。則拘囚之以為奴。把郊社事天地的大禮都廢了。不行修舉。宗廟事祖宗的祀典。都忘了。不行享祀。惟專作奇異的技術。淫侈的巧物。以媚悅那所愛幸的婦人。荒淫侈靡無所不至。未剖賢。今囚正士。則君臣之義絕。不享宗廟。則父子之恩亡。黜師保。則師友之禮失。悅婦人。則夫婦之道乖。商王之悖亂天道。以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遂斷絕其命而降是喪亡。則我今日之舉。乃所以行天之罰耳。爾衆士。其可不敬。放然勉力奉我一人。以敬行天罰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愛漢。惟

作感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
誕以爾衆士珍穢。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
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后是君獨夫是孤立無助的人。就指討說。樹
德務滋。除惡務本。這兩句也是古語。肆是發
語辭。是大。殄是絕。穢是滅。迪字解做蹈字。
殺敵叫做果。致果叫做殺。登是成。乃辟是汝
君。武王述商紂結怨于民之事。先引古語以
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小民之情尚背無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

常以恩意撫恤我。則愛戴其上奉之以為君
主。若以威勢凌虐我。則疾視其上。怨之如同
寇讐。由此言觀之。今孤立無助的人如商王
受者。不知撫民之道。顧大作威虐。以殘害于
汝百姓。使汝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是乃汝世
世的仇讐也。寧復可為汝君乎。我又聞古人
說道。凡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務須多方
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
務須將那首惡的人處治了。以絕滅其禍本。

今商王受。正是衆惡之本。所當先除者也。故
我小子倡義興師。大以爾等衆志。吊民伐罪。
務絕滅汝之世讎。以除天下之禍本。爾衆士
其庶幾齊心奮勇。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殺
以成就汝君吊伐之功可也。爾若能蹈行果
殺而功績衆多。則我不吝高爵厚祿之賞。以
酬爾勞。若是不蹈果殺而怠忽憤事。則必有
顯戮示衆。以彰爾罪。爾等可不思策勸定難
以自免於罪戾乎哉。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
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西吉指岐。周豐鎬之地。周之舊邦也。多方是
萬方之地。武王誓師。將鋒矢。歎息說。夫觀商
王所為。夫人共棄之如此。則商家既有必亡
之勢矣。且爾衆亦知我周家有必興之理乎。
當商之季。惟我文考。率典以敬天。修之以仁
民。聖德充積于一身。而光輝發越于天下。就
如日月大明。照臨下土一般。東西南北。地雖

至遠而其光之所被舉四方之衆莫不共仰

其休岐周豐鎬地為至近故其德為尤顯而

一方之公莫不親覩其盛夫其德之所及如

此是以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我有周宜其
大受多方而有天下也蓋有大德者必受大
命而我有文考之德為之憑藉則天下之大
自不能舍我周而他適矣爾衆之輔我以伐
商也又何疑哉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于非朕文

書經直解卷之六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說我文考之德既足以興周則我今日
伐商之舉唯憑藉先德而已故我能勝受不

是我之威武足以取天下也乃惟我文考有
德無罪故為天所佑而庇及後人耳若不幸

而受能勝我却不是我文考之有罪不足以
得天下也乃惟我小子德薄無良故為天所

譴而辱及前人耳然我文考之德克享天心
久矣我今奉先德以伐有罪又豈有不克之

理哉

牧誓

牧是地名在商之郊外即今河南衛輝府城

南地方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臨戰之時誓戒

將士史臣錄其語為書以牧誓名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是二月初四日昧爽是天將明未明之

時杖字秉字都解做持字黃鉞是黃金裝飾

的大斧旄是旄節逖是遠史臣記說二月甲
子日黎明時侯武王引兵到了商之郊外牧

野地方將與商兵交戰乃發誓命以戒勉將
士武王左手持着黃鉞右手持着白旄以指
麾衆將士說道爾等皆西土之民我以伐暴
救民之故率尔遠行至此這是武王將誓而
先慰勞之辭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司寇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庶圉采桑微賈
彰漢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冢君御事已解見泰誓上篇。司徒司馬

司空是三卿。此時武王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亞是大夫以其為卿之次故謂之亞。旅是

士以其人衆故謂之旅。師是官名掌扈從

宿衛之事。千夫長是統領千人的將帥。百夫

長是統領百人的將帥。庸蜀羌髦微盧彭濮

是西南夷八國名。是時武王仗大義以伐商。故蠻夷之長都率兵來會戰也。稱是舉文矛

書集解卷之六

王

都是鎗類。戈短而矛長皆是並列于盾即

今之遮牌。武王將發誓命先歎息歷呼從征

之人以告之說我隣國的諸侯與我本國的

治事之臣司徒司馬司空亞大夫眾士吉師氏

之官十人之長百人之長及庸蜀羌髦微盧

彭濮八國之人舉執汝之戈戟排列汝之干
楯樹立汝之長矛我將發誓命以告汝宜審

聽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令商王受惟婦言。用家無厥肆祀弗恭。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延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牝雞是母雞。晨是報曉。肅是肅婦指妲己。說肆是陳。荅是報。王父是祖。母是是同母之弟。迪是道。武王誓師說我聞古人有一言。雞之為物難所以司晨然牝雞無晨鳴之理。若人家有牝雞晨鳴則陰陽反常妖孽見兆其家。

書集解卷之六

王

必主破敗蕭索可見陰陽有定分。內外有定體婦人不可以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今商王受乃惑於妲己之嬖好惡賞罰皆決於其口惟其言之足用是所謂牝雞而司晨者也。因此心志昏迷政事繆亂將郊廟的大祀都廢棄了不知天地祖宗之當祀。將先王所遺同祖之弟與同母之弟都棄絕疎遠。

不以道善遇之却於四方多罪逃亡之合乃尊崇而長養親信而任使以是人為大夫卿士

吉分布要地。使之脅權肆毒。加暴虐于百姓。

倚勢犯法。為姦宄于商邑。其政事之昏亂。

至於此。皆以荒於女也。不恤國政之故。夫牝

雞晨而家索婦。言用而國亡。此理之必然者。

令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易哉。不愆于四伐五岱。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易哉。夫子。

發是武王名。愆是過。夫子稱衆將士。易是勉。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

武王說商王受之肆行無道。神人共憤。乃天討之所不赦者。今我小子發興兵伐商。惟以敬行天罰而已。非不得已而用之也。故今日之戰。當以節制為尚。不以多殺為功。其進而迎敵。不過於六步七步。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進焉。爾將士勉哉。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戰而殺敵少。不過於四伐五岱。多不遇於六伐七伐。即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勝而貪

戰。當以節制為尚。不以多殺為功。其進而迎

敵。不過於六步七步。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進焉。爾將士勉哉。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戰而殺敵少。不過於四伐五岱。多不遇於六伐七伐。即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勝而貪

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是威武的模樣。虎貔熊羆是四樣猛獸。這是迎擊。奔是走來投降。武王又說。兵不勇則無以尅敵。爾將士庶幾振桓桓之威。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有所退怯也。然過勇則不免濫殺。惟當於凶殘者取之。抗拒者誅之。若有能知順逆之理。奔降是戒可也。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九

走來降者。即當容納。勿一槩迎擊之。庶役我西土之人。勉哉。爾將士。其武勇是奮而殺降。是違號令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必戮。及爾身罔有攸赦矣。可不戒哉。按此篇武王之所以誓師者。皆本之以仁義而出之以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誓師。將終又戒勗之。說爾將士。若於我之命而有所不勗。或輕進或貪殺或無勇而殺降。是違號令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必戮。及爾身罔有攸赦矣。可不戒哉。按此篇武王之所以誓師者。皆本之以仁義而出之以

節制行陣有禮賞罰有信。天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謹戒如此。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武成

這一篇是史臣記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興太平。自伐商以至歸周。始終規模次第。以總敘武功之成。故取武成二字名篇。舊編前後失序。今從蔡沈所定。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

一月是正月。旁是近魄。是月體黑暗處。每月朔後則明。生魄死故。初二日叫做旁死魄。翼日是明日。史臣敘說。惟一月壬辰月旁死魄。越明日癸巳。武王於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舉兵以往征伐商紂。其始事如此。

底商之罪。是極數商紂的罪惡。有道是周家先世祖父有道德者。發是武王名。逋逃是犯罪逃避的人。略是謀。夏。俾字解做從字。史臣敘說。武王將興問罪之師。乃先舉告神之典。極數商紂的罪惡。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其祝詞說道。惟我周家先世有道的曾孫周王發。將欲興師大正有商之罪。

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今商王受雖居君位。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受則暴恣殄絕。全然不知愛惜百姓。是邦本受則酷害戕虐。全然不知撫養。身為億兆之手。不知明刑勑罰。以誅鉶姦宄。保安良善。反收留那四方有罪在逃之人。與他做善。而有司莫之敢捕。如魚之聚于深淵。獸之聚于林藪一般。豈不亂政壞事哉。夫商罪之當。正如此。但擾亂而反之。正必須得人輔佐。方可舉事。今我小子既得仁厚有德的合抱。

濟世安民之略者。故敢敬承上帝之意而為
吊民伐罪之舉。取彼凶殘逼絕亂謀。惟時內
而華夏冠帶之國外。而蠻貊化外之邦無不
相率從順我周。尚力伐商者。雖是人心共憤
不約自同。但兵凶戰危。何敢自恃。惟爾天地
山川之神。同以佑民為心。其尚于冥冥之中。
輔我戰勝。攻取以救濟兆民。而出諸水火。毋
使為商所勝。以為爾神羞辱可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
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武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犬賚于四
海而萬姓悅服。

陳字與陣字通用。休命。是天心佑助的美命。

若林是人衆如樹林一般。比是敗赤。梓是木
梓。箕子諫紂不聽。佯狂為奴。身被囚。比干
強諫剖心而死。商容賢臣為紂所廢。蓋是在

車上俯身憑軾。以致敬也。鹿臺鉅橋。是紂歲
積錢糧的去處。大賚是普施恩澤。史臣敘說
武王率伐商之師。於戊午日東渡孟津河。癸
亥日列陳于商國之外。頓兵少息。等待上天
的美命。甲子日天將明未明之時。商紂率領
其軍旅衆多如林。與武王會戰于牧野之地。
然。是時紂兵雖多而離心離德。無一箇肯向
前。與周兵對敵的前面的人馬都倒戈。內向
反攻他後面的人。奔走踐踐。自相屠戮。殺得
血流遍野。雖木杵棄在地下的。也漂將起來。
蓋紂素無道。積怨于人心。叛之不戰自敗。
所以武王的喜。但披着兵甲一行而天下遂
已大定。無事於再舉之勞。蓋以至仁而伐不
仁。其易如此。於是將紂所行的虐政盡行改
革。只依着商家先世的舊政而行。釋放了太
師箕子之囚。封表少師比干墳墓。經過賢人
商容的門檻。則憑軾以致敬。蓋此三人皆商
之忠臣。為紂所囚。戮辱。故武王皆加禮焉。

以慰人心也。又將鹿臺地方所積的財物都分散之以賙貧乏。鉅橋倉中所貯的米糧都發將去以賑饑民。蓋紂之所積皆橫征於百姓者。故武王仍散之於民以甦窮困也。夫天下苦紂苛虐久矣。及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賾窮周之這等大施恩澤于天下。所以天下萬姓無一人不心悅誠服愛戴武王願其長為生民之主也。

厥四月武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書經直解卷之六
廿四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服

哉字解做始字。初三月始生明故叫做哉。

生明豐是周之舊都。華山桃林都是地名。服是用。史臣敘說。武王先以一月二日自周伐商。至是四月三日月始生明之時。克商而歸。至于豐鎬舊都。以戡定禍亂。固賴於武。而興致太平。則實於文向焉。為天下除殘去暴。不得已而用兵。今天下已定。正當修明政教。與

民休息之時。乃偃其威武而修文德。昔日所用的戰馬都發歸于華山之陽。任載的牛都牧放于桃林之野。明示天下的人民使知從今以後與百姓同享太平。不復興兵動衆。再用此物矣。蓋是時商政暴虐。雖望時雨之師而人心厭亂。終苦干戈之擾。故武王汲汲于偃武修文者如此。可見用兵非聖人意也。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子受命于周。每月望後則月體黑魄復生。故叫做既生魄。既生魄。庶邦冢君是四方諸侯。百子是卿大夫。史臣敘說。四月望後月既生魄之時。四方諸侯及在朝的百官都推戴武王為天子。相率而受命于周。蓋武王至是始伐商而為天下主也。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遙越三日庚戌。柴燎天告武成。

駿是速。豆籩是祭器。柴是燔柴祭天。望是望祀山川。史臣敘說。武王既克商而歸。至于宗周。乃擇丁未之日。舉祀典於祖廟。凡天下諸

係近而邦甸遠而侯衛莫不駿奔走執豆籩來助祭于廟母敢後者越三日庚戌又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前者伐商曾受命於先王祈助於神祇至是天下已定故次第舉行郊廟之祀用大告武功之成且以謝荅神祐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雋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群后是衆諸侯先王是后稷誕是大鷹是受方夏是四方華夏之地武王既受命而為天子乃舉其先世積累開創的事以告諭天下衆諸侯先嘆息而呼說道昔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為諸侯建邦開國于有邰之地傳至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繼前人的功業自公劉之後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是點商之定命肆是遂綏是安士女譬之如說男女一般篚是竹器玄黃是色幣附是歸附武王又說天心厭商命我文考除之雖大統未集固已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我敬順上天成命遂舉東征之師以安定有商的人

民商民喜周之來都用筮筮感着玄色黃色的幣帛相迎以明我周王有吊民伐罪之德。未民心所在即天意所在今商民喜周之來者蓋由上天美意鼓舞震動於民心故民皆歸附於我大周國備物以迎王師自不容已耳然則我今日之有天下實我祖宗締造有素天命攸歸而豈予之功哉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卷之六

下治

垂拱是垂衣拱手無為的意思史臣又記武王政治的本末說道武王克商之後偃武修文其經綸天下之迹雖不可悉數略舉其大者言之其列爵以五等公侯伯子男其分地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建立庶官則惟賢而有德者用之而不肖者不得以倖進其居位任事則惟才而有能者使之而無才者不容以濫及其所最重者是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率之以親義序別信五典之教與夫力田足食死喪祭祀之禮蓋綱常倫理風化所關而養生送死人道之大故王政以此為重也凡出一令必守之以信而終始不渝凡行一事必裁之以義而動無過舉有德者則尊顯之而命德之典不加于匪人有功者則厚賞之而酬勞之具不容以濫冒夫分封有法則萬邦懷官使有要則庶政和五教修則百姓親三事舉則民風厚信義立則人心知所勵官賞行則人心有所勸武王經理天下其宏綱大要備舉而盡善如此故不必有所作為但垂衣南面端拱穆清而天下自治矣然此數語不獨武王所以開有周一代太平之業自古帝王致治之規舉不外此圖治者宜留意焉

洪範

洪字能做大字範是法昔夏禹治水成功神龜出於洛水之中背上有文自一數以至於

九。大禹演而為九疇，備載著治天下的大法。故謂之洪範。及周武王訪道于箕子，箕子乃敷陳其義以告武王。史臣記其辭，遂以洪範名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祀是年。壬是武王。訪是問。箕是國名。干是歲。史臣敘說。武王十有三年春既克商而有天下。即位之初。他政未遑。惟汲汲以求賢。問道為首務。那時商家有箇賢人。叫做箕子。有大臣禮相待也。

學問深知古聖王治天下的道理。武王遂親

屈萬乘之尊就而問之。蓋以師道尊之。不以

臣禮相待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陰隲是黙定的意思。想是輔相物。是合居。是道理所當止的去處。彝倫是常道。武王問道于箕子。先嘆息而稱呼之。說道。上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而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

性類聚羣分者。悉隱然默有以妥定之。然天

雖有意於定民。而不能以自為。若是輔相土

帝奉天命以行事。使民生日用悉合於所當居止之理。常定而不亂者。則王者之事也。今

我固身任是責者。不知何以能使這常道。果然流布於天下。各得其敘用。以慰上天陰隲之心。而無負君師克相之任乎。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陦洪水。泊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陦是塞。汨是亂。陳是列。畀是與。疇字解做類字。九疇是其類有九。斁是敗。箕子因武正問道。慄慄。遂告之。說道。古先聖王治天下的道理。無過洪範九疇。然這九疇之垂於世。也有箇緣由。我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為患。使鯀治之。鯀乃用其小智。作堤防以陦塞水道。以致水患不平。汨亂。子五行的陳列。不順其性。

故上帝震怒。不與他這大法。九章。遂無以綱

維世道。常道所以敗而失叙。鯀因是得罪而殛死矣。禹乃繼鯀而起。順水之性而治之。以至地平天成。五行順布。由是天鑒其德。於洛水中現出一箇神龜。背上有文。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禹因次其數。為大法九章。各以類相從。然後經世宰物的條件。燦然畢具。斯常道之所以叙而無違也。自禹以來。相傳治天下的大法。不外於此。九者。蓋天所賜也。今王欲知堯倫之叙。亦當於此求之。

書經直解卷之六

里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這一節是九疇之綱。農字解做厚字。協是合。五紀是五件曆法。所以統紀天道的。建是立。極是標準的意思。乂是治。稽疑是卜筮以決疑。念是省驗。庶徵是災祥之類。各有微應。嚮

是使人向慕感。是使人畏懼。箕子說當初夏禹即洛書之數而敘疇。從一數起。叫做五行。

蓋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有不可以一日缺者。

這是第一疇。次二叫做敬用五事。蓋五事乃

修身之要。人君欲敬修其身。須用此五事。這是第二疇。次三叫做農用八政。蓋八政乃養

民之具。人君欲厚民生。須用此八政。這是第

三疇。次四叫做協用五紀。蓋天道參錯而不齊。人君有五件曆法以為之統紀。而天始不

能違。此以人合天者之所必用也。這是第四疇。次五叫做建用皇極。蓋臣民渙散而難一。

人君有大中至正之極以為之標準。而人始知所從。此以身立教者之所必用也。這是第五疇。次六叫做乂用三德。蓋治道不可偏執。

或用剛。或用柔。或剛柔參和。因時制宜。以合乎中。而後天下之事治。這是第六疇。次七叫做明用稽疑。蓋大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

決其疑。吉凶動靜。參乎神謀。而後能成天下。

書經直解卷之六

里

之務。這是第七疇次。合叫做念用。庶徵。蓋人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人君欲省念其所行之得。必用衆祥之徵以為考驗。欲省念其所行之失。必用衆災之徵以為考驗。欲省是第八疇次。九。叫做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蓋人事有善惡。則天道之禍福應之。人君欲使天下向慕而為善。必用五福以勸之。欲使天下畏懼而不為惡。必用六極以懲之。這是第九疇。天道莫大於五行。故以五行為首。人道九疇。天道莫大於五事。即次之。修身然後可以治合。故次之以八政。王政必奉乎天時。故次之以五紀。人君中天下而喜上。以敬順天道。下以奠安民生。兆民萬姓莫不取則焉。故次之以皇極。而居乎九數之中。人君雖以身立教。而亦不得不佐之以刑賞。平奪之權。故次之以三德。事有不能決者。則舉而聽之於天。故次之以稽疑。庶徵。則天之所以啓告乎人。五福六極。則天之所以禍福乎人。皆人君之所當知也。故又次之以庶徵。而終以福極焉。

此九疇自然之序。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盡具於此。天之所以錫禹者。亦神矣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此以下是九疇之目。爰字解。做於宗。五穀初

種時。叫做稼。收斂時。叫做穡。作是為箕。字衍

書經直解卷之六

望

五行之疇說道。洛書之數。首曰五行。五行之目。水為第一。蓋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至著。故五行次序。亦以微著為先後。水乃天一所生。為體。最微。故居第一。火乃地二所生。為體。漸著。故居第二。天三生木。為形。充實。故居第三。地四生金。為體。堅固。故居第四。天五生土。體質最充。故居第五。其為序如此。然各一其質。則各一其性。水為性。潤澤而又下行。故曰潤下。火為性。炎熱而又上升。故曰炎上。木之

性則屈曲而又聳直故曰曲直。金之性則可順從而又可改革故曰從革。土以生物為性而所生莫盛於五穀故於是可種而稼熟而穡焉然各一其性又各一其味水惟潤下故浸清而為鹹火惟炎上故焦灼而為苦木性曲直則氣鬱而成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成辛至於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味獨為甘美此皆成于造化之自然而切于民生之日用者也人若於此五行者果能裁成輔相以盡調燮之功則五氣順布六府孔修而所以左右斯民者其責無不盡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從是順。睿是嚴。乂是條理。哲是

智。謀是度。聖是無所不通。箕子衍五事之疇說道。洛書之數。二曰立事。五事之目。貌為第

一。蓋人稟造化五行而生其人事發見先後

亦以五行之序為次第。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為貌。貌屬水。故居第一。既生後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屬火。故居第二。由是精顯于目則見物而能視。視屬木。故居第三。由是氣藏于耳則聞聲而能聽。聽屬金。故居第四。由是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能思。思屬土。故居第五。其序如此。五體既備。五德自具。貌之德。齋莊中正而為恭。言之德。順理成章而為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而為明。聽之德。無所不聞而為聰。思之德。通乎微而為睿。五德既具。五用自彰。容貌惟其恭。故則臨民之際。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截然其嚴整。言語惟其順理。則出令之時。不傷于易。不傷于煩。而秩然其有條。視遠惟明。則不蔽于所見。凡人情物理。無不洞照而為天下之大智。聽德惟聰。則不惑于所聞。凡是是非可否。都能裁度而為天下之善謀。思慮惟能。通微。則清明洞達。存神應妙。將無所不通而為天

下之至聖人君於此五者若能隨事盡理則身修道立而可以為天下法矣然貌言視聽思事雖有五而以思為主恭從明聰睿德雖有五而以敬為主蓋能思則視聽言動之間方知所省察能敬則身心動靜之際乃有所持循誠之于思而又主之以敬聖學始終之要在是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書經直解卷之六

四

貨是財貨。司空是掌邦土之官。司徒是掌邦教之官。司寇是理刑之官。賓是接待賓客。師是師旅。箕子說。洛書次三八政之疇。第一件是食。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為生。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開足食之原者。乃王政之首務也。故居第二。第二件是貨。蓋貨者民之所資以為用。而惠工商通貨賄以利斯民之用者。乃王政之不可緩也。故居第二。食貨既足。不可不思報本。故第三件是祭祀之政。修禮物交神。

人所以報本也。祀典既舉。不可不奠其居。故第四件是司空之政。造疆場定廬舍。所以奠居也。民之逸居者不可以無教。故第五件是司徒使之敷教以化民。教之不率者不可以無刑。故第六件是司寇使之掌刑以弼教。內治修矣。外治不可不舉也。故第七件曰賓禮。之政而懷諸侯。來遠人。以通天下之情者在是矣。文教備矣。武威不可不振也。故第八件曰師旅之政。而征不庭。討有罪。以防天下之患者在是矣。這八政雖有緩急先後之不同。要之皆切於民而不可缺。一人君能舉而措之。尚何民生之不厚哉。所以說農用八政。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辰是日月交會的去處。曆數是推算天象的定數。箕子說。洛書次四五紀之疇。第一件叫做歲。蓋天道運行。本有一寒一暑之序。因而定之為春夏為秋冬。合四時以成一歲。而天

運可紀矣。歲無不統故居一。第二件叫做月。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是君。極是至極可以為法的道理。建是立。

歛是聚。五福是壽富康寧好德考終。敷是布。

錫是與。保是保守。箕子衍皇極之疇。說道。洛

書次五中數如何叫做建用皇極。蓋人君一

身乃天下臣民的表率。凡綱常倫理言動事

為之間必須都大中至善。盡善盡美箇標

準在上。然後天下之合皆仰之為法則。所以

說建其有極。夫作善降祥有德獲福此天道

之不爽者。人君既盡道以為民極。則天心佑

助百順咸聚而五福之集于其身者。就似自

己歛聚來的一般。所以說歛時五福。然這皇

極之理乃天下人同有的。人君為億兆君師

豈徒自善其身而已哉。又必將這人人本具

至極的道理去化導天下。使天下百姓每都

效法君上修德行善。也都箇箇獲福。則我這

五福亦與天下共享。之就似我布散與他的

一般。所以說敷錫厥庶民。是君之與民同福。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可以驗人矣。所以說協用五紀。

者如此。由是天下之民見修德行善的都得了為善之利莫不觀感勸慕。若上教他這至極的道理亦相與保守不敢失墜。民安于下則君身益安于上。順氣流通海內清和咸理矣。所以說錫汝保極。是民之與君同福如此。夫人君通天下為一身。必與天下同歸于德。而後其德為全。亦必與天下同受其福。而後其福為備。若君德有一毫虧咎。則無以安享全福而化成天下。若萬方有一民未化。亦是福澤未遍而分量為有缺矣。君天下者。其尚加意建極之義乎。此九疇以皇極為圭而居於中五之數也。

書經直解卷六

圭

職業無有私立黨與暗相比附而誣上行私者。是豈無自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可以為萬民之表率。百官之儀刑。故臣民咸有所感發。興起而心術自端。趨向自正耳。若君身上有一毫道理未盡到至極的去處。而徒以法制禁令強教天下。又豈能感化得天下臣民。盡無淫朋比德之私乎。信乎君之不可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書經直解卷六

圭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白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有猷是有謀慮。有為是有幹才。有守是操守。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淫朋是邪黨。今是有爵位的人。比德皆是私相比附。箕子又說。皇極之理雖通于鬼而倡率之機全係于上。故凡天下的庶民都循禮于法。各安生理。不交結那淫邪的朋黨以相聚為非。在朝有爵位的公也都奉公體國。各修

廉潔。念是眷念。罹字解做陷字。咎是過惡。棠是不棄的意思。康是安和。福指爵祿說。箕子告武王以造就人才之法。說道君能建於上。固足以感化乎下矣。然人之資質有高下。觀感有淺深。若不委曲而造就之。則無以使之盡歸於皇極。故凡此庶民之中。有識見金謐

事。有才力能幹事。又且操守廉潔義不苟取。這是上等的人才。人可以輔佐朝廷。出可以宣力四方者。汝不但龍以爵祿而任用之。尤當加意眷念。常常記在心上不可忘也。又有一般人質有所偏雖未能合乎皇極中正之理。却亦不敢放縱為非而陷於過惡。這是中等的人才。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或流於惡。人君也須包含容受。設法教育不可便拒絕了他。若他能感容受之恩。而加進脩之力。

會經直解卷之六

三

雖未必翕然丕變。純然有得。但觀其色之安舒和悅。而近於有道之容。發於言則每每自說我能好德。而喜談樂道。之不置這等便是向上學好的人。汝於此人便當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蓋天下之人。上等者必中才者多造就作養。皆得其用。固不必責備而過求之也。未既有因才之教。而又有彰善之典。將見惟時庶民。皆奮於感恩樂於從善。斯能悉歸於惟皇之極。而所謂錫汝保極者。在是矣。

無虧榮獨而畏高明

之意哉

會經直解卷之六

三

人君欲造就人才。以化成天下。可不於此加唐是輕棄的意思。榮獨是孤寒無依的人。高明是勢位尊顯的人。箕子又說。人君之於臣民。固當有造就之法。而其行法又不可有偏私之心。蓋慶賞之典。施於善良。黜罰之法。加於邪惡。惟當觀其所行之善惡。宜論其勢分之崇卑。但有能好德。而趨于皇極的。便是善人。便當念之。受之而錫之以福。雖是身世孤寒。榮獨的人。亦不可以其微賤而輕棄之也。若有比德而悖于皇極的。便是惡人。便當棄之。黜之而加之以法。雖是勢位烜赫高明的人。亦不可以其尊顯而畏憚之也。夫榮獨者。人之所易虧也。而勸善之恩及焉。則非榮獨者可知矣。人又何憚而不為善。高明者。人之所易畏也。而懲惡之法加焉。則非高明者可知矣。人又何恃而敢為惡。此王者之道所

以為至大至正。蕩蕩平平而能造就臣民也。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書經直解卷之六 王矣

人正人都指在官之人說。羞字解做進字。昌是盛。穀是善。好是和好。喜是罪。箕子又說。國事在於任人。人才最為難得。為君者不可不愛惜而成就之。如在官之各有優於才能足以應務的。有長於施為足以任事的。這等的人在己每自負其長而於俗或致乖迕。在人恒忌其所有而違之。或俾不通。必須在上者鼓舞振作。俾使之加修其行而蓋展其才。庶幾人樂為用。百務修舉。而邦國有昌盛之休矣。然不但如此。凡有所資而後勸者。中人之情也。若此在官有能有為的。合又必使他俸祿優厚。有所仰給。不以內顧累其心。然後可責其進行而為善。苟廩祿不繼。倚不給。不能使其和好於家。則此人之咎亦將奪於身。

書經直解卷之六 王矣

有極

這一章是將皇極的道理敷衍為訓辭。使為臣民者都歌咏之以消其邪罔而歸於中孚。其辭都諧音韻。如今之箴頌詩歌一般。無字都是禁止之辭。偏是不中。陂是不平。作好作惡是好惡不順。自然而有心以為之的意思。黨是不公。蕩蕩是廣遠。平平是平易。反是倍常。側是不正。會是會合。歸是歸宿。箕子說。王者以大公至正的道理建極於上。以為臣民

法則又衍為訓辭以告之說道這皇極的道理本是人人可以遵行的。但人往往為私意間雜則其意念便不公平而處事亦不停當便與皇極的道理相背了。凡爾臣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陂。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以為好而縱一己之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道而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為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或偏而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未王義王道主路本是天下固有的道理只為私意間隔遂與這道理相違而不能會合為一。若是

《書經真解卷之六》

卷六

《書經真解卷之六》

卷六

的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或偏而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未王義王道主路本是天下固有的道理只為私意間

性情不偏好惡都正則意念所向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融會。就如水之會流一般。將合異為同矣。蕩蕩平正直也是天下同有的道理。只為私事遷移遂與這道理相背而無所歸宿。若是中立無黨又能守常持正。則日用常行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依歸。就如水之歸海一般。皆得其所止矣。爾為臣為民者只是克去己私便可以同進王道。由是而保極錫福都在于此。此敷言之訓所以使人吟咏自得而引天下同歸于皇極者也。夫王者既以身建極而端化原。又設教以造就其志。又敷言以感動其心。其惄惄于天下臣民者意何切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皇極之敷言是敷衍皇極的道理以為言詞。即上文無偏無陂一章便是。彝是理之常訓。是教戒。帝指天說。箕子既陳敷言之訓乃贊美之說道。人君以極至之理敷衍為言以訓

告臣民既戒其偏陂奸惡偏黨反側之私。又示以王義王道蕩平正直之體。反覆諫懲不一而足。其理則易知。簡能皆切於民生日用。譬如菽粟布帛。一日也少。他不得是。天下之常理也。其言則公平廣大。有關於人心世道。譬如蓍龜薦石萬世也。違他不得是。天下之大訓也。夫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極之教。言既純乎理則。亦純乎天矣。然則是訓也。乃上帝之訓。但其陰陽下民之意。不能自顯於言而王者代天以有言耳。所以說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是道德之光華。曰。是庶民的說話。箕子說。敷言之訓既合乎天。則自感乎人。凡天下百姓。每於這皇極之教言。竦動于聽聞。莫不奉之以為訓。而諷誦不忘。遵之以為行。而卒由不悖。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人欲日以

消融夫理。日以昭著。天子建極于上。其道德固有光華。而庶民之歸極于下者。亦庶幾乎。帝德之光華。而與之彷彿。蓋天子庶民。分有尊卑。而理無上下。既順其理而不違則。亦近其光而不遠耳。庶民至此。其所得于君者深矣。將見以其感激之意形之為稱頌之辭。莫不說生我育我。莫如父母。奉天子教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每都做好人。雖是父母教子以義方者。亦不能過。豈不是百姓的父母。君我長我。莫如王者。今天子教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每都做好百姓。其於王者代天理物之道。蓋復何愧。豈不真是天下的王。夫曰作民父母。所以親之也。曰。為天下王。所以尊之也。教言之感人如此。觀於庶民。而群臣之得于所感者。又可知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克字解做治字。友是順。燮是和。箕子說。洛書

第六疇叫做乂用三德。蓋王者以身建極。雖由一理。以德治世。約有三端。其一。是正直之德。蓋中正而無偏邪。直道而無私曲。無思無為。無拱而濟。乃上德也。故居第一。其二是剛克之德。政尚嚴明。教先振作。謂之剛克。君德以剛為末。力聖人所以宰制羣動。而齊一海內者也。故居第二。其三是柔克之德。政尚寬容。教先委曲。謂之柔克。以柔道理天下。亦聖人維世。作人不可廢者也。故居第三。夫三德之目如此。然其用則各因乎宜。若天下太平。治安人心。風俗都好。這叫做平康之世。我則以正直之德治之。雖有政教之施。而無剛柔之用。與天下相安於無為治之上也。但人之習俗氣稟。每有不齊。而我之政教寬嚴。亦異其用。於是。有正治之者焉。有反治之者焉。若遇着彊梗不順的人。則利用剛以治之。振之以威。加之以法。使之有所畏而不為惡。若是和柔委順的人。則可用柔以治之。錫之以福。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卷一

施之以恩。使之有所勸而為善。斯二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所謂正治者也。又有資稟沉深。潛退過於柔者。則激勵而進之。柔而濟之。以剛使之。有所企而思及。有高亢明爽。過於剛者。則裁抑而退之。剛而濟之。以柔使之。有所俯而思就。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所謂反治者也。然其為用。雖有剛柔之異。治法雖有正反之殊。要不過矯其偏。去其蔽。以同歸於平康正直而已。譬之天道。秋冬春夏。歸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卷二

條異冥而皆一元之所運。雨露雪霜。生殺異用。而皆化育之攸行。帝王所以代天理物。其道莫要於此。圖治者宜致思焉。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辟是君。玉食是天子所用珍美之食。人字。指有職位的人說。側是不正。頗是不平。忒字。解做過字。箕子說。君欲行撫世之大德。當操

御世之大權。若非總攬。乾綱于上。以致權柄暗移于下。又何以盡三德之用哉。故爵祿慶賞。所以施德於天下的叫做福。這福惟君得以作之。蓋奉天道以命有德。乃天子之事也。刑罰征誅。所以示懲於天下的叫做威。這威亦惟君得以作之。蓋承天意以討有罪。亦天子之事也。至于珍貴玉食之奉。雖非人主之所尙。然萬方之所以供一人者。品物為至貞也。亦惟君得以享之。蓋居天位。食天祿。亦天子之事也。若在下為臣子的。於君上威福之施。不過奉行之而已。王食之養。不過供獻之而已。固無敢有竊君之福。以市私恩。無敢有盜君之威。以報私怨。亦無敢有僭用君之王食。而越禮犯分。肆無忌憚者。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王食則壞法亂紀。下陵上替。大亂之道自此而生。在大夫有家者。必貽患害于而家。諸侯有國者。必致凶禍于而國。由是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凡在朝有職位的人。抑

習以成風。固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凡在下的小民。亦相率效尤。僭妄過分。而踰越其常矣。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於此。然則為君者。其可不操大權于已。以表正萬邦乎。大抵治世三德。雖說剛柔並用。然君道還當主剛。故凡威福權柄之下。移皆優柔不斷之為害也。箕子之告武王者。為意深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卷之六

擇是選擇。卜是灼龜觀兆。筮是揲蓍起卦。箕子說。洛書次七疇。叫做稽疑。蓋以國有大事。人君雖是內斷於心。外詢於衆。然又必聽之於神。而其疑乃決。故或卜龜以觀兆。或揲蓍以起卦。稽考其吉凶之理。以定吾趨避之宜。皆所以決疑也。故謂之稽疑。然龜蓍之所以靈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通鬼神之情。則卜筮者。亦必得至公無私之人。而後能達龜蓍之意。故人君欲卜筮以決疑。必須簡擇那至

公無私心與天通的人建而立之為大卜大筮之官使他專掌卜筮之事遇着國家有大事不決乃命這人或用龜以上或用蓍以筮庶幾以至公之心傳至公之兆可以定吉凶可以成事業耳苟非其人豈可以輕命之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這是卜龜觀兆之法雨是滋潤如雨一般霽是開明。蒙是暗昧驛是絡繹相連屬的意思。克是交錯相勝的意思。箕子說卜之法用火

灼龜觀其文理以斷吉凶有其狀滋潤而如

雨的其兆屬水。有其狀開明而如霽的其兆屬火有形迹疑似蒙昧而不明的其兆屬木。有布散聯綿絡繹而連屬的其兆屬金有橫斜交錯如相尅之状的其兆屬土此五者皆卜兆之體也要之不外乎五行而已

曰貞曰悔

這是揲蓍起卦之法。貞是正悔是變動的意恩箕子說筮之法用蓍草揲之三變而成一

爻三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叫做貞外卦叫做悔。內六爻之中有遇着老陽老陰則變而為別卦所謂之卦也。那初得的本卦又叫做貞後變的之卦又叫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於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之卦皆成之於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要之不外乎陰陽而已。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字解做總字衍是推衍亦是過差。箕子說卜兆占卦之體合而言之總有七件。而霽蒙驛克貞悔是也。分而言之則卜用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用貞悔二卦。國家欲舉大事為不能無過差則假此卜筮以推究之。審吉凶得失之象決從違趨避之宜以求免於過差。是卜筮之體雖異而其用則同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箕子說。稽疑之法既立。至公無私之人以作

卜筮之官。及當占卜之時。又必每事使三人共占之。以相參考。如卜則三人同卜筮。則三

人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何如。倘三人

皆以為吉。固斷乎其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吉。

而二人言吉。亦宜從其吉而行之。蓋二人同

則吉勝於凶。雖有一人之異議。固無妨也。三

人皆以為凶。固斷乎其不可行矣。其或一人

言吉而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止之。二

人同則凶。勝於吉。雖有一人之異見。未可憑也。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矣。此用卜筮之法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孚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大疑是國家大事疑惑難決者。內是在內所行的如祭祀等事。外是在外所行的如征伐等事。靜是守常。作是動作。箕子說。稽疑之道固當取決於卜筮。而其理之是非可否。在吾心亦自有定見。是以國家有重大的事務當行當止。疑而未決者。必先自己以道理事勢裁酌其可否。既謀之於心矣。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各訪于卿士。集思廣益。看朝廷上

的公議如何。又下問于庶民。廣詢博考。看閭閻間的衆論如何。然後謀之於卜筮焉。蓋人

謀出於有心。不若蓍龜靈物。至公無私。尤為可信。故既參之於人已。又質之於鬼神。乃命擇立之人。循卜筮之法。灼龜以觀其兆。揲蓍以玩其占。觀其吉凶。以決吾之從違焉。若是這件大事。汝心料度以為可行。是汝則從矣。

及其卜之于龜。則有吉而無凶。筮之于蓍。又有休而無咎。問之在朝。而舉朝卿士皆無間

言問之在野而舉國庶民皆無異議是通幽明合上下無不翕然而大同矣以此舉事將何所為而不宜哉以言乎遠則多福集于君身康寧強健而安享太平之治矣以言乎遠則福庇及于子孫遭逢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矣大同之應如此若是謀之於已淺之心既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卿士庶民逆而未順然君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卿士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民情逆而未順然臣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庶民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臣意逆而未順然民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於卿士庶民都逆而未順雖逆多順少本無可取但筮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于內亦可獲吉但舉事于外則凶矣若是龜筮呈兆者與人謀相違縱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難行悔吝憂危必有出

于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倘或有所作為則必遇凶咎矣夫謀慮必合于臣民者不敢自用而取諸人蓋其公也吉凶惟決于鬼神者不敢自信而信于天蓋其慎也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以定天下之大業舉動豈有不當者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賜是日燠是和暖時是時候五者指雨暘燠寒風五件說備是全備敘是應時候蕃廡是茂盛極備是過多極無是絕少箕子說洛書次八之疇叫做庶徵蓋以天人之理相為應通但觀天道之休咎即可以驗人事之得失而其所驗者又非一端所以叫做庶徵庶徵之目何如自陰陽之氣交則蒸潤而為雨自陰陽之氣散則開霽而為暘陰消陽長則氣煖而為燠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為寒陰陽之氣相虛相拂則周旋鼓舞而為風這兩暘燠

寒風都有恰好的時候。若此五氣之來，皆全備而無欠缺，不多雨而少暘，不多燠而少寒，又且各應節序。如該雨時便雨，該暘時便暘，無一不當其時。是五氣順布而無乖戾矣。將見和氣流行，品物生殖，雖衆草至微，亦且暢茂條達而極其蕃盛矣。况其他乎？若五氣失調節，候乘鎮或極備而傷於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至於凶災。如雨多則滂滂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於太，少則陰陽之氣有虧而萬物無以遂其性，亦至於凶災。如無燠則慘，無寒則淮是也。夫歲功之成否，係於五氣之休咎如此。人君之於天道，豈可忽哉！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休徵是休美的徵驗，時是及時。若字解做順，

字。咎徵是咎惡的徵驗，狂是放蕩，恒是常備，是差豫，是猶豫。急是躁急，蒙是愚昧。箕子說天道之或休或咎，非出於偶然而已。皆由人事有以感召之。人事有貌言視聽思之分。天道有雨暘燠寒風之異。故人事修於下，則天必有休美的徵驗，各以類應。如動乎貌者端莊嚴恪，叫做肅，是貌之德修矣。貌澤水也。而雨亦屬水。其應則為雨澤以時而順應之。發乎言者順理成章，叫做乂，是言之德修矣。言揚火也。而暘亦屬火。其應則為晴霽以時而順應之。視無不明而昭然其有智，是視之德修矣。視散木也。而燠亦為木之氣。其應則為暄燠以時而順應之。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是聽之德修矣。聽收金也。而寒亦為金之氣。其應則為寒冷以時而順應之。思能通微而德造於睿聖，是思之德修矣。思通土也。而風亦為土之氣。其應則為風至以時而順應之。末五氣節調，則化工順運。此太平休美之

事所以謂之休徵也。人事失於下則天亦必有咎惡的徵驗。各以類應。如貌不能作肅而至於狂蕩。是貌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雨。蓋淫潦無節。有類於狂也。言不能作答而至於差謬。是言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暘。蓋亢旱為災。有類於僭也。明不足以決可否。或至猶豫而寡斷。是視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燠。蓋和柔之氣多有類於豫也。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至躁急而寡謀。是聽之德不修矣。

書經直解卷之六

吉

其應則為常寒。蓋栗烈之氣勝。有類於急也。睿不足以察幾。微至於蒙昧而眩惑。是思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風。蓋陰霾之沴。作者有類於蒙也。夫五氣不調。則凶災立至。而有荒歉瘞瘞之變。所以謂之咎徵也。然此休徵咎徵之應。箕子亦從其類而槩分之耳。要之五事修則五氣皆順。五事不修則五氣皆逆。若必曰貌專屬雨。言專屬陽。則亦膠固執泥而不足以語天人之際矣。此又讀洪範者所當

知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省是省驗。卿上是大臣。師君是衆職。箕子說人事之得失。著于下則天道之災祥。見于上感應之理。昭然不誣。故凡為君為臣。有代天理物之責者。皆當視其休咎。以省察所行的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殊。故其所省有大小之異。王者欲省驗自己。得失。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歲之利害者。徵之。若通計一歲之間。風調雨順。寒暑適宜。則可以驗君德之修。或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則可以驗君德之失。蓋王者至尊。無所不統。猶歲之統夫月日也。王之下有卿士。卿士欲省驗其得失。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月之利害者。徵之。以月終而考其月。要則氣候災祥。職業修否。弊可見矣。蓋卿士各守其職。以贊王政。猶月之積而成歲。故卿士之所省者在於月也。卿士之下

書經直解卷之六

吉

有師尹。師尹欲省驗其得失。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日之利害者微之。以日終而考其日成。則天時順逆人事勤惰槩可見矣。蓋師尹各司其事。以承卿士。如月之中有日。故師尹之所省者在於日也。由是省之而和氣應。則交相儆焉。而益修其未備。分猷共念。上下一心。斯人事可以挽回天意。雖轉災為祥亦不難矣。

書經直解卷六

三十六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

用平康。

無易是五氣各以時至而無所變易。各是治道。章是顯箕子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相與之際。有確乎其不爽者。故大而一歲之間。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一一都應候而至。無有變易其常度者。這是人事克修。保微協應。其為效驗。豈淺淺哉。故以歲功言之。則百穀因此成熟。而三農樂豐。

穰之慶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件件修明。法度彰而禮樂著矣。觀之在朝。則賢才效用。凡俊民之隱伏者。皆乘時自奮。章顯在位矣。觀之在野。則室家安慶。比屋之間。皆安居樂業。同享平治康寧之福矣。武陰陽調而寒暑時五。穀熟而人民育。朝無廢政。野無遺賢。此和氣致祥之驗。太平極治之時也。然必由君臣上下五事克修。致之豈偶然之故哉。

書經直解卷六

三十七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微是微伏。不顯。箕子又說。若小而一日。一月之間。大而一歲之內。凡雨暘燠寒風。都非時而至。變易其常期。此人事不修。咎徵之應也。其為害。當何如哉。以歲功言之。則百穀都不成熟。而饑餓荐臻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昏亂。不明。而國事日非矣。觀之在朝。則賢俊隱遁。音處側微。而無用世之志矣。觀之在野。則民苦无聊。室家離散。而皆不得安其生矣。夫

人事不修而咎徵之應如此。固天道感應之當然。人君若能反身修德，則亦可轉災為祥。而咎徵將變而休徵矣。天人相與之際，豈其微哉。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子說。王者與卿士師君其得失，固徵于歲月日矣。至于庶民，則其象如星。蓋庶民無官守，無責任，亦無所省驗。為休為咎，只係乎在

書經直解卷之六

矣

上的人得失，何如？其散處于下，如衆星之附於天一般，所以說庶民惟星。然星宿之中，真氣類相感也。都各有所好。箕星主風，故其性好風。畢星主雨，故其性好雨。亦如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皆欲得其所。其為好亦各有不齊也。夫星之布列於天，雖各有所主，而其成歲功占氣候，則又在乎日月之所經行，次舍者而驗之。日之行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

月之行立冬與冬至，經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道。觀其運行而寒暑之推遷者，可以驗矣。月行到東北而入于箕，則從箕星之好而為雨。觀其所從而氣化之流行者可知矣。夫仰觀於天，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森羅布列，莫微於衆星。然至大者每從乎至微者之所好。而至微者有關於至大者之成功，譬之庶民，其位雖卑，其分雖微，而卿士師君所以布

書經直解卷之六

矣

朝廷之命令，以行乎下者，恒於斯察四方之幽隱，以達乎上者，恒於斯。天道人事，一而已矣。故兩曜順度，則三光全而風雨時。百官修職，則萬民安而生養遂。王者如天運于上，安享無為太平之治矣。庶微之義大矣哉。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康是身體康健。寧是心志安寧。攸好德是心之所好，在德。考字解做成字。考終命是成其

善終之正命。箕子說洛書第九疇。白嚮用五

惡六曰弱

福是說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而所謂福者凡有五件。第一件是壽。蓋人生必壽命長久。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第一。第二件是富。蓋人生必資財充足。然後有以養生。故富即次之。第三件是康寧。蓋人雖有壽。有祿。若身心不得安泰。則亦非福也。惟身體康健而無疾厄。心志安寧而無憂患。方為真福。故康寧又次之。第四件是攸好德。蓋人雖壽富康寧。若不知好善樂道。亦非福也。惟智識高明。所好在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莫要于此。故攸好德。又次之。第五件是考終命。蓋諸福既備。善終尤難。必須順受其正。以盡其天年。而不死於非命。乃為完福。故以考終命終焉。此五者皆天之所以福善也。人君以此自勸。而是極于喜。則能歛福于一身。以此勸臣民。而使之歸極于下。則能錫福于天下矣。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凶是不以善終。短折是不壽。惡是過剛。弱是過柔。箕子又說洛書第九疇。又曰威用六極。是說為惡者天必報之以禍。而所謂禍者凡有六件。極不好的事。第一件是凶短折。蓋考終而壽。人之願也。若是橫遭凶害。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人生之禍莫大于此矣。故居第一。第二件是疾。蓋無病而安。亦人之願也。若是疾病纏綿。身不康健。則雖壽命常存。而其情則甚苦矣。故疾即次之。第三件是憂。蓋人必心樂。然後身泰。倘憂愁抑鬱。此心戚戚。不寧則難。身體無病。而其心則無聊矣。故憂又次之。第四件是貧。蓋人必用足。然後無累。倘貧窮空乏。不能自存。則俯仰無資。而其生亦甚窘矣。故貧又次之。第五件是稟性之過剛。而為惡。惡則悍然不顧。而足取禍。故又次之。第六件是稟性之過柔。而為弱。弱則怯懦。無為而足以取辱。故又次之。

這六件凶短折的與壽考終命相反。疾憂的

與康寧相反。貧的與富相反。惡弱的與攸好

德相反為善則獲福如彼為惡則獲禍如此。

可不鑒哉。然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之報
應固昭然不爽。若賞善罰惡執威福之柄以
勸懲天下而助上帝之所不及是又人君法

大而不私者也。國治者宜思焉。按洪範一書

自古聖帝明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舉不外此。

而其要則在於建用皇極。蓋人君一身乃天
下臣民之所仰法。皇極塞而後可以布五行
修五事舉八政。協五紀用三德。明稽疑察庶
微作威福。故皇極居於五數之中而為九疇
之幹。其無偏無陂一篇又所以憇建皇極之
中。聖學精微之奧也。伏惟

聖明留意

書經直解卷之七

旅獒

旅是西夷國名。犬之高大異常者叫做獒。昔周武王時有西旅國以本地所出獒犬進獻於朝。太保召公以為異物非所當受作書進戒。遂以旅獒名篇。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書經直解卷之七

底字解做致字。史臣敘允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威德廣被九州之外。夷狄蠻貊莫不賓服。道路開通無復阻隔。有西旅國數貢其土產之獒以表來享之敬。自常情觀之。一獒之貢出自遠人。嚮化聖如武王受之若無害者。太保召公則以人君好尚不可不端。恐因此開進獻之門。貽盛德之累。乃作為旅獒一書。用訓戒于王。極言其不當受的意思。蓋忠臣愛君豫防其漸如此。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感震。無有遠邇。獻方

書經直解卷之六

物惟服食器用

方物是各地方所產之物。召公訓戒武王先

歎息說道：自古明哲之王，欲以保國治民，莫不謹修其德。凡一取一乎，一喜一好，守兢兢

然以道理自防，法度自檢，無所不致其謹。由

是盛德所感，不但中國的人民傾心奉上，就

是那四方夷狄，聞知中國有聖人也，都納歎

稱。臣相率賓服無遠無近，莫不各以方土所

生之物，輸誠貢獻，每敢後焉。然其所獻者，惟

是可供衣服可資飲食可備器用之物，此外並

不敢以奇玩異物來進獻者。蓋知明王所重，在德，別無玩好縱獻之亦却而不受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是示，替是廢。服是職，展親是益厚其親。召

公又說明：王在位，四夷效貢，皆其慎德之所

致。乃以此明示天下，頒賜與異姓諸侯之國。

使知朝廷有道，四夷向化，益堅其傾戴之誠。

不廢其藩屏之職。於方物中有寶玉之貴者

則分賜與同姓諸侯。伯叔之國，使之守此重

器，永為世寶。益厚其親，親之義。因伸其敦睦

之情。皆王者公天下之心也。由是天下諸侯

受其分賜者，物雖不同，皆不敢輕易視之。知

此物乃王者謹德所致，故不敢以物視其物。

而皆以德視其物，極其敬重矣。若為君者，不

以服食器物為貴，而以珍奇玩好為事，則貢

獻既非德感，分賜無所勸勵，適足以彰其不

德耳，可不慎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此以下皆慎德之事。小人是卑賤之人。召公

又說：人君之德所當謹者，固非一端，而恭敬

禮下，乃其德之大者。是以德盛的人，其待已

待人，必極其莊敬。視賢人君子，皆當尊禮視

匹夫匹婦。皆能勝予，不敢有一毫穢狎侮慢

之意。若穢狎侮慢待人，無禮則其為害有不

可勝言者。狎侮君子則虧敬賢之禮而為君子者必將見幾而作。望顏色而去之矣。孰有為國家盡心者乎。狎侮小人。則失臨下之體而為小人者亦將無所畏憚而怠玩以事上矣。孰有為國家盡力者乎。夫狎侮之心一告而其弊遂至於此。人主不可以為小失而不加謹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後是役使。百度是百事的節度。直是正石公

金言真解卷之七

四

又說。人心之應事接物本都有箇至正的節度。只為聲色之欲一感於耳目而心無所善反為耳目所役使。於是百為之度。始昏亂而失正耳。人君若能澹然無欲。卓然自持。務使役使。則本原澄澈。私欲不行。凡百事為自然。合於節度。而各得其正矣。德其有不盛乎。此謹德者。又當以玩物為戒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寧是安定。接是聽納。石公又說。心之所之謂

金言真解卷之七

五

上玩字是玩忽的意思。下玩字是玩好的意思。喪是失。石公又說。玩忽乎今而生狎侮之心。不但失君子小人之心力而已。且其輕佻慢易侈然自肆。并自己的心德也喪失了。玩人之害如此。玩好乎物而徇耳目之欲。不但使百為失度而已。且其耽迷荒縱。心為形移。并自己的心志也喪失了。玩物之害如此。

寧是安定。接是聽納。石公又說。心之所之謂之志。人君於己之志不可以不定也。而定志莫若以道。方志之未發。則以道涵養之。而非道者勿存。諸心方志之將發。則以道檢察之。而非道者勿萌。諸念如此。則中有所孚。而耳目不能為之遷。玩物之失庶乎其可免矣。入於耳者謂之言。人君於人之言不可以不聽也。而聽言亦必以道。導我以忠正之言。合於道者也。吾虛己而受之。導我以邪僻之言。悖於道者也。吾正色以拒之。如此。則自處以正

而詣依不得授其隙。玩人之失庶乎其可免矣。王欲謹德可不知所務哉。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畜字育字都解做養字。召公又說。人君所行

惟修德勤政乃為有益。他如遊觀興作等項都是無益的事。人君一有所好則心奪於外。誘力分於他用而治功遠。因之以有廢。是以

無益而害有益矣。必須早夜孜孜只求有利

於國計民生者然後為之。諸凡無益之事。一

切停罷。夫然後力有專攻事無廢弛而治功

可成也。民間之物惟服食器用乃為切要他

如珠玉珍寶等項饑不可以為食寒不可以

為衣而其價不貲人主一有所好則不免多方以求之重價以購之而民財遂因之以虛

耗是反貴異物而賤用物矣。必須躬行節儉惟是切於民生日用者乃以為貴諸凡奇異

之物都不必用他。夫然後上無征求之擾下無採辦之費而民財可足也。大馬雖是有用之物。若來自他方。非其土性所宜的也。不必畜養。至于珍美之禽奇異之獸。不過以供耳目之玩。無益實用的不必養育于國中。以滋勞費。凡此皆慎德之實也。夫朝廷之舉動遠人所視以為向背者。若能清心寡慾。凡遠方之物。一無所寶愛。則好尚既端。聲聞旁達。而四夷皆起賓服之心。而無不格矣。賢才之進退。斯民所係以為休戚者。若能移寶遠物之心。以寶賢臣。信篤而任專。謙行而言聽。則賢才效用。膏澤普施。近而中國。皆蒙太平之福。而無不安矣。今西旅之弊。所謂非其土性者也。異物之無益者也。吾王所當寶者。惟在為國求賢耳。今釋此弗寶。而以遠物為貴。將不取輕於外夷。而為盛德之累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是矜持八尺叫做仞簷是盛土的竹器召公又嘆息說人君之謹德其事不止一端其功不可少間故一日之間從發至夜凡存心應事當常懷儆惕不可少有懈怠一或懈怠則謹德的功夫便有間斷不可不戒也然世人常以為有大德者不拘小節故往往在大事上謹慎細微處却多放過殊不知大德者小德之積若以為細行而忽之不肯矜持謹守則一行之虧百行之玷因小失大終必有

卷之二

八

累於全德矣譬如為山的一般積累功夫已到了九仞之高所少者一篑之土却心生懈怠不肯加益將九仞的功勞都虧損了豈不甚可惜哉知細行不可不矜則夙夜何可以不勤乎吾王當詳審而密察之可也

光武帝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允是信迪是行世玉是世世為王召公又說平王誠以明王為當法以臣言為可采信能行此謹德之事則朝廷上清心省事無外

征求之擾百姓都安家樂業受無窮之福矣今日創業垂統規模正大則後代觀法遵守可以永保天下而世世為王矣蓋修省于一身者雖小而造福于天下者則甚大撙節于一時者雖微而垂裕于後世者則甚遠也吾王其圖之夫一弊之貢武王尚且未受召公訓戒惄惄如此可見古之聖君不以細行無傷而不謹古之大臣不以小過無害而不諫有天下者宜鑒之哉

金縢

卷之二

九

金縢是周時藏秘書的匱用金封緘其外以示謹密也昔武王有瘳周公作冊書告神請禱而卜之於龜事畢以其書納之匱中及遭流言出居東寺適有風雷之變成王將啓匱卜龜見先所藏冊書乃悟感召天變之故遂迎歸周公史臣敍其事以金縢名篇

既克商二年主有疾弗豫

史臣敘說武王既克了商紂。甫及二年。適有
虧厲之瘡心。弗豫悅。此時王業雖成而未安。
人心雖服而未固。而武王乃遭此危疾。此周
召諸臣所深憂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是太公望召公奭。誠一和同以聽命於
卜。謂之穆卜。史臣記說太公與召公見得武
王有疾。乃同辭說道王之一身。係我周家宗
社的安危。今被疾弗豫。為臣子的豈能晏然
書經直解卷之七

十

自安。此或天意所為。惟龜卜可以傳之。我二
人其為王致敬共卜。決其安否。以觀天意可
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字解做憂字。周公因二公欲為王穆卜。乃
托詞以止之說。父母的心。嘗以子孫疾病為
憂。今欲為王穆卜。必有事于宗廟。恐我先王
因此遂懷憂慮。二公殆未可以此憂惄我先
王也。周公蓋欲身自為禱。故却二公之請如
此。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北面。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玉王季文王。

功字解做事字。指下請禱說。壇是築土壇。是

除地植。與置字同。秉是執。珪璧皆禮神之器。
史臣記周公既郤二公之卜。乃自以為事而

請禱於先王。築土為三壇。除地而同為一壇。
又別築一壇於三壇之南。向北為位。周公立
焉。置璧於壇。執珪於手。乃陳詞以告太玉王

書經直解卷之七

十一

季文王為武王請禱。蓋公以王室懿親。迫切
求禱於三王。自信其必能感通。此所以任為
已事也。

史乃問祝曰。惟爾元孫某遭厲瘡疾。若爾三王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客是太史即太祝之官。祝如今祝版之類。凡
告神必以祝詞書之於冊。故曰問祝。元孫某
指武王。人臣不敢直指君之名。故曰某。遭是
遇。厲是惡瘡。是暴丕子即元子。以大君為天

之元子故稱丕子。代字解做替字。史臣說。武王有瘳。周公既以身請禱。太祝乃讀其附祝之辭曰。惟爾太王王季文王的元孫某遇惡厲暴虐之疾。勢甚危急。然元孫某乃是承宗祀繼王業為天的元子。若爾三王之靈當任保養。元子的責任於上帝之前。不當卒令其死。如謂其疾果不可揀。則願以旦代替元孫之身。不可使之遂罹於大故也。蓋是時王業初定。使武王即殤。則宗社傾危。人心搖動。國

書經直解卷之七

十三

事大有可虞。故公之禱非特以弟為兄。以臣為君。乃為生靈社稷之計。故不覺情詞之迫切。至於如此也。

平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

二多材。多德。不能事鬼神。

仁是愛。石是順。材是材幹。藝是藝能。周公祝辭又說。我有仁愛之性能。承順祖考。又多材幹。多藝能。可備役使。繼服事鬼神。乃元孫之材幹藝能。都不如意。不堪役使。之等。不能服

事鬼神。今必要得一人服事左右。則莫若不此材藝兼備。能事鬼神之旦。不必用元孫也。此盖周公必欲代武王之死。至情篤切。故為是言。非是鬼神於冥冥之中。真箇要人來服事。亦非周公矜已之能。而貶其兄之不能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敷是布。佑是助。定字解做安字。下地猶言天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主

下。寶命是重大的天命。先手指三王之祖考。后稷之屬也。周公祝辭說。元孫雖無材藝。不能服事鬼神。却受命于上帝之庭。作君作師。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培植基業。安定汝三王子孫於下地。使本支百世藉其餘休。以君師天下。四方之民莫不奉法守令。而祇敬畏服之。是元孫一身。近為當時所依賴。遠為子孫所憑藉。若卒有不諱。則天下後世將何所依乎。又嘆息說。元孫之責任重大。

如此我三王決當默佑而保護之使其永固。王業不至墜失了上天所降的寶命。則我周先王后稷以來的宗祀亦永有所賴以血食於無窮矣。三王縱無意於爾元孫寧能無意於先王之宗祀乎。周公請禱之詞至此益懇切矣。

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乃屏璧與珪。

即字解做就字。爾指三王。屏是歲。周公祝辭。

書經直解卷之七

吉

又說我請身代元孫之死。未知爾三王在天

之靈許我與否。今我就請命於元龜。以觀其兆之吉凶。若得吉兆。是三王許我以保護元孫。有不墜寶命。念及宗祀之心。我其以所置之璧。所秉之珪。歸待爾。保安元孫之命。若爾不許我以保護。則天命將墜。宗祀無依。我乃屏藏其璧。與珪。欲事神不可得已。蓋元孫不存。則周業必墜。宗祀不保。此旦必願以身代

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聲。籥見書力。并是吉。

三龜是三人齊卜。習是重籥是開藏的管籥。書即占卜之書。藏於金縢之匱者。周公祝告既畢。刀命三人同卜。以相參考。而三龜之兆皆重以吉告。又以管籥開金縢之匱。取其所藏。占書觀之。那占書上都說這是吉兆。則保佑元孫之命。三王已默許於寔冥之中矣。此周公孝誠所感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于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主

是圖。茲攸俟。能念于一人。

體是卜龜的形象。永終譬如說。又後一般。固是謀。武王安則宗社子孫亦有依歸。正是長遠之計。所以說永終是圖。但是待周公既得吉卜。乃自幸說道。我觀龜卜的形體有吉無凶。王之疾必然無害。蓋我新受命於三王。惟以久後子孫為計。而許我以保佑元孫矣。我今只等待三王能念我元孫一人而使之安寧。則吾請代之初願畢矣。周公深致喜慰之。

謂蓋忠誠所發也

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納是藏。印是祝詞。瘳是愈。史臣說周公請禱既畢而還。太史乃藏其祝之詞於金縢之匱中。公歸明日武王之疾果愈。蓋雖三王保護之力。寔周公請代之誠所感通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此以下皆史臣記周公輔成王時事。管叔名

《書經直解卷之七》

去

《書經直解卷之七》

去

鮮。是周公兄。羣弟是蔡叔度。霍叔處。流言是無根之言。流傳於人者也。不利譬如說要害他一般。孺子指成王。武王既喪成王。尚幼。周公乃攝位行事。是時周公之兄管叔方監殷武庚謀為不軌。乃與羣弟蔡叔霍叔等造為無根之言。流布於國中說。如今周公將謀篡位不利于孺子。所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蓋主少國疑之時。奸人之所窺伺。託孤寄命之地。大臣之所難居。故雖以周公之聖智。

不免于流言如此。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字解做退避的避字。周公當流言之際心不自安。乃告太父召公說。我受命先王輔佐少主。本欲安社稷定國家。非為身計也。如今這等流言。則人心驚疑。上下易生嫌隙。我若不自退避。使謠謗得行。則變起蕭牆。禍胎社稷。于大臣之義有所未盡。他日死後也無謂以告我先王於地下矣。夫周公顧命元老。王

室懿親。乃忽然避而去之。似為一身利害之謀。不為國家安危之計。何也。蓋其忠誠懇至忘身為國。使身退而流言可息。國家可安。則何所係戀而不為乎。然必告二公以退。則公雖居外。國事有訛。亦可以不至于亂耳。聖人之舉動光明。處變從容。于此可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是避居東都。罪人指管蔡。初流言之起成王雖疑周公。然事無指實。及周公避居東

都到三年之冬成王方知流言的。今乃是管蔡其誹謗忠良謀危社稷之罪狀。至是始發露而不可掩矣。蓋小人陷害君子踪跡詭秘。而周公忠誠自信亦不急急于自明。故雖以成王之賢猶遲遲而後得其罪。此任賢察奸所以為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鴻鵠。王亦未敢

謂公貽是與。謂是詰責的意思。成王既知流言起

書經直解卷之七

文

於管蔡其疑漸釋。此後周公乃作詩四章。以與成王篇名叫做鴻鵠。其詩託鳥自言鴻鵠既破其巢又取其卵。以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蓋深著王業艱難不忍毀壞的意思。周公此詩意發于忠憤而詞近于切直。成王亦虛心受之。未敢詰責周公。足以見其悔心之萌矣。

秋大熟。禾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蓋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

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孰是豐孰穫是收穫。偃是倒。拔是起。弁是皮

弁啓是開。史臣又敘說。是年秋田禾大熟。尚未收穫之時。忽然雷電大作。加以暴風。田禾

都吹倒。大樹都拔起來。一國之民震驚恐懼。成王因這天變。乃與大夫諸臣盡服皮弁。以

發金縢之匱。欲取冊書祈禱。偶得周公當武王有疾之時。自以請命三王為事。僥以身代死的說話。即當時請命之祝詞。納於金縢之

匱中者也。蓋周公精誠上徹於天。而未信於成王。故天出災異以警動之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七

九

二公即太公召公。諸史百執事是諸卜筮執事之合。即周公當時所命以卜武王之疾者。信是信有此事。噫是嘆聲。太公召公及成王既見了周公欲代武王的祝詞。乃問其事之

始末。於諸卜筮執事的人。衆人乃對說。當時

周公誠有此事。又嘆息說。我之卜龜納冊。周公皆曾命我等為之。但當冊祝之日。恐人心搖動。不欲宣洩。故我等不敢以告於人耳。夫觀之天變證之人言。周公之忠誠。于是乎益顯矣。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書經直解卷之十七

辛

書即金縢匱中所藏的冊。感指天變說。彰是顯。新當作親。逆字解做迎字。成王聞諸史百執事之言。乃執周公請命之冊書涕泣以告諸大夫說。今日感召天變。已知其由。我君臣不必共卜矣。昔周公在皇考時。不但輔佐經營。盡心竭力。至于請命代死。為國忘身。其勤勞王家如此。此時我尚幼冲。不及詳知。致使公橫遭流言。不安其位。此予小子不明之過也。今天警動我以風雷之威。使得見金縢之書。以知公之精忠至誠。始終為國。是乃天所親輔。幼冲之主。所攝者天子之位。所行者天

以彰顯周公之德也。今日欲消弭天變。豈可使公之身一日不在朝廷之上乎。惟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幸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固宜如此矣。至此而周公之心。始明成王之疑。始釋周之社稷。所以幾危而復安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成王既因天變感悟。知周公之忠誠。乃親迎于郊外。出郊之日。天即下雨反風。凡田禾已

書經直解卷之十七

壬

吹倒的都起而更生。太公召公。又命國人凡大木所偃仆的都起而築之。更加培植。于是田禾有收歲更大熟。一時轉災為祥。其感召之速如此。夫成王未知周公天為動威。及既迎周公。天為助順。上天之喜怒係一人之進退。撻若影響。若周公者。豈非天之所貽以顯相文武之業者哉。自古大臣盡忠者。莫如周公。處難處之地者。亦莫如周公。公以叔父之

子之事。人情安得不疑疑故生謗而三叔之流言起矣。然公疑則避之以待成王之自悟。迎則來歸以安周室于幾危夷險不二其心進退必行其志。此所以為終始之大忠也。編書者備載始末于金縢可謂深知周公之心者矣。

大誥

昔武王克紂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及周公輔成王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居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主

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

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史臣因以名篇。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肇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是發語辭。多邦是在外的諸侯。御事是在內的羣臣。弔是恤。割是害。靡是國家相傳的歷數。服是五服之地。迪是導。格是窮究的意。周公奉辭討武庚之罪。乃傳王命以曉諭。

天下說遺猷大誥爾多邦諸侯及畿左右御事之臣。我周不為天所憫悔。乃降凶害于我家。使武王遂喪而不少待。大思我幼冲之人。繼守無疆大歷。服自惟知識寡昧。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之地。是人事之顯然者。且未能盡。况上天眷命杳不可測。其安能窮究而悉知之。以保此歷服于無窮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較貢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主

已是承上語。謂欲已而不能已的意。爾多邦者。是飾前人。指武王。閑是抑遏的意思。成王大誥多邦。既啓其端而意猶未已也。故又說予。惟小子以冲昧為君下。無以奠安民。生上無以凝承天命。夙夜兢兢常恐不能勝此。艱大之責。就如涉淵水而莫知其津涯一般。孜孜焉。惟徃求所以守成之道。期如涉淵之必濟。而後已。凡我國家典章法度。言飾于前。

者求以敷布而修明之。武王膺天明命肇造基業垂裕後人者求以增益而開大之故今日此舉用兵討罪非好為勞民動衆亦欲無忘武王之大功而思以繼述其永清大定之烈不至于失墜耳況武庚不靖蔑視我王草窺伺我土宇此其得罪于天乃天誅所必加者予又豈敢閉抑天降威用不行討伐而墜武王之大功乎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七

寧王遺我大寶龜絡天明即命曰有大難于西王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蠱

寧是安寧王即武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故當時以此稱之。謂之大寶尊重之也。天明是天之明命。紹是傳命。養是動而無知的模樣。成王又舉鬼神前知之事以警衆說道。昔武王留下大寶龜與我後人使傳上天之明命以定吉凶。比先問卜之時即有命說異日東方諸侯起而作孽將有大難之事于西土。使西土之全疲于奔命不得安靜。是武庚

未報西土晏然之時而龜已豫告其兆甚明今三監倡亂果蠢蠢然而動所謂大難不靖者于是乎驗矣。然則今日之事夫命已定其可違乎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七

腆是厚誕是大敘是統緒毗是病鄙是輕忽的意思。成王又說。武庚特殷之末裔小腆厚之國耳。乃不能審已量力大敢經紀其喪

亡之緒欲使絕而復興這雖是上天降威使之自取亡滅然亦知我國有三叔疵釁民心不安故乃乘隙生變倡為大言說道我將復興殷業而反輕忽我周邦略無忌憚其不軌之謀如此其容以不討乎

今蠱。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翼日是明日獻是賢人子是待教是撫育是美成王又說。武庚今日蠢動而今之明日我

民即有賢者十人皆能明義理識時勢不憚
征役之勞來輔我以往撫定殷邦繼嗣武王
所圖之功業使永清大定之烈復見于今焉。

夫得賢人以舉大事我固知其休美斷斷乎

有萬全之策矣及朕決之于卜則三龜又皆

并吉與人謀相符其必勝又何疑哉夫大難

不靖卜既有驗于當時大事必休兆又協吉

于今日此武庚之伐我所以決勝而必牲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氐庶士御事曰予得吉

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肆字解做故字尹氐是庶官之正逋播臣指

武庚及其羣臣說成王又說我之東征既豫

兆於當年又獲吉於今日知卜之斷不可違

故我舉以告我友邦君及尹氐庶士御事說

東征之舉非嘗試而漫為之也予已得吉卜

天命昭示不可違背予惟以爾庶邦之衆往

伐殷逋亡播遷之臣必使完葺盡除東國底

定然後可以承天意而續武功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
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狃王
害不違卜

反是復王宮指王家說邦君宰指三叔說予

小子是羣臣自謂考翼是父老敬事者害不

猶言何不成王又說我既舉吉卜以告爾有

衆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乃不體我不得已

而用兵之意都復于我說道東征之事艱難

重大乃國家安危所係豈可輕舉且今日民

之不靜雖是武庚倡亂究其根源實以三叔

不睦自啓釁端乃在王之宮邦君之室庶股

親近之地非由他人惟宜自反以消弭之豈

可遽爾動衆討伐予小子固無所知識至于

父老敬事者都是老成練達的人也衆口一

詞以征伐為不可夫濟大事者神謀固所當

稽人謀尤所當協王何不違卜而聽之於人

乎汝之復于我者如此其亦忽神謀而違天

意矣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蠶鰥寡食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惄。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惄于惄。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三
名是信。這是所為的事。役是使。叩是我。繫是安。惄于惄。是勞于憂。惄。寧考即武王。成王承上文說道東征之舉。艱難重大。何待爾羣臣言之。肆予冲人。亦何嘗不長思及此。但事勢有不容已者耳。遂歎息說。信此四國之蠹動

害及鰥寡。豈不深可哀哉。夫此鰥寡之受害。天實憫之。凡我所為除亂安民之事。皆是天之役。使不可推諉者。今日之舉。雖曰艱大。其實天以其甚大者遺于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授于我之身。我冲人既代天有為。亦有不暇自恤者矣。且以人臣之義言之。爾庶邦君及爾多吉戶。凡御事宜慰安我。說事雖艱。太王無過勞于憂惄。我等當分猷共念。相與戮力致討。以成乃寧考所圖之功。這纔是為臣的

道理。乃皆諉曰。不可。征何其不明大義之甚耶。夫人君奉天以安民。若坐視民之害而不圖。其安是違天也。人臣輔君以安民。若坐視君之憂而不代其勞。是負君也。成王此言。蓋以深明君道之重。而所責于羣臣之避事者。亦痛切矣。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三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忌。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殃。我不不基。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三
替字解做廢字。相是佑。天明畏言。天之明命可畏。不是大成王因羣臣有易不違卜之言。又諭告之說道。爾羣臣勸我違卜而勿征。然卜何可違也。蓋卜以傳天命。今上帝命我討武庚之罪。予小子恭行天討之不暇。其敢輕廢而不遵乎。昔天以眷命休美我武王。興我小邦周。由百里而有天下。當是時。武王惟卜之用。所以能安受天命。有此無疆之大歷服也。今天相佑下民。令其趨吉避凶。况亦惟卜

是用無有舉事而不卜者。夫上而觀于國祚下而察于人事無不用卜者。而我今日獨可廢乎。于是又歎息而警動之說天命甚明凜乎可畏。我今推原天意無非欲我肅將威命定亂安民。用攝成我丕丕之基。保曆服于無窮耳。夫天意如此。爾等勸我違卜。是違天也。可乎哉。

王曰。爾惟舊令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武天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

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矣。我民若有瘠子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舊食是武王時舊臣。省是記。闕是名。闕不通的意。諒是艱難不易的意思。卒終畢都是完全成就的意思。棐是輔忱辭是誠信之辭。寧食是與武王共安天下之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故謂其功臣為寧人。成王因羣臣有考異不可征之言。故又專呼舊人而告之。說

爾等舊令皆嘗逮事武王必大能遠。記前之事。豈不知武王創造基業。若此之勤勞。我既知武王之勤勞。則必不忍使武功之廢墮矣。當今四國蠹動。法令否塞。而不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之闕也。我國家者。正欲我奮發有為。以開大前業。是多難與。矧我成功之所。在也。予其敢不仰承天命。戡定禍亂。以完全武王所圖之事乎。夫爾友邦君以為不可征者。我皆諄諄然化導勸誘之。非私言也。蓋天雖不言。然輔我以誠信之辭。確乎謂叛逆之當討。考之民獻十夫之言。則昭然可見矣。予其敢不思前寧人所圖之功。而相與成其終乎。且天以四國之亂。勤勞我民。未嘗不矜憫而欲除之。如人有疾。一般必速攻治。使之愈決不欲養患以自苦也。予其敢違天之營坐視禍患。使前寧人所受休美之命。不自我而成就之乎。然則繼述武功。在小子固有不容已之責。而輔君討亂。在羣臣尤有不可諉之

義繭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以深省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易敢不越印。敷寧王大命。

逝是往底。是定法是作室的法度。苗是反土除草。播是種穫。是收穫。成王又說武庚之伐。豈獨天意當從。以人事論之。亦有不得不然者。若昔我之欲往東征。亦謂其事之艱難而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三

日思之。非輕舉也。特有見于武功之當繼。不可以難而自阻耳。試以作室喻之。為父者既嘗底定廣狹高下之法度。則堂構可成矣。其子乃憚于興作。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之造屋乎。又以治田喻之。為父者既嘗反土而苗。闢除草菜。則播種可施矣。其子乃惰于稼穡。不肯為之播種。況肯為之收穫乎。子之不肖如此。則故事之父老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武王安定天下。立綱陳紀。如

作室之底。法治田之既苗。實望後人為之繼述。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功。是堂構且不肯為。況望其肯構。肯種以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必不肯自謂。有後嗣能不墮其基業矣。故我不敢不及我身之存。以討亂安民。撫定武王之大命者。正欲盡堂構播種之責。而為弗棄基之子也。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教民養是人之臣僕。成王深責羣臣。說道。今日之事譬。如人家父兄在上。乃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皆當捐軀以救護之。豈可反勸其攻伐而不救乎。今四國構亂。使武王的百姓。咸受荼毒。凡為臣下者。即當慷慨出力奔走救援。乃憚于征伐。阻撓大計。是猶不恤父兄之難。而坐視其子之受患也。豈為民養之道哉。成王以此責羣臣。意亦切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莫不曲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

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難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是放棄是明哲是明智之士。十人指武王亂臣十人說。迪知是蹈迪其知易是違越。居

是禍鄰是近胥是相成。王又歎息說東征之

事吾計之已審。爾外而邦君內而御事皆當

舒放其心勿以艱大而畏阻也。昔紂以昏德

亂天下。武王伐之。水清四海。明大命于周邦。

是豈武王之自致哉。亦由當時明哲之吉為

書經直解卷之七

舌

之輔佐耳。明哲之士為誰。亦惟亂臣十人。迪

知上帝默啟之命在紂。有必亡之機。又迪知

天輔我周之誠。在武王有必興之勢。因相與

戮力克殷。興建大業。爾時諸臣並無敢有違

越武王法制。憚于征役者。此十人所以為明

哲。而武王所由以興邦也。矧今武王既喪天

降禍于周邦。四國首倡大難之人。就近相攻

于其室。事勢危迫如此。爾等舊臣。正當以十

人為法。上下協心。共成戡亂之功可也。乃皆

以為不可。征欲我違。上是亦不知上天討罪之命不可違越矣。豈不有愧于十人之明哲也哉。

予永念曰。天惟叡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酌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稽表是去草的農夫。成王又說東征之舉。我亦長長思念說道。昔武王伐殷以安天下。紂雖已誅而殷祀或未遽絕也。今武庚乃倡亂不靖。自取滅亡。是天欲絕其宗祀。如農夫之

去草一般。使無餘種而後已。今予嗣武王之業。奉上天之意。豈敢不討叛伐罪除惡務奮以終朕田畝之功乎。我觀天意非獨休美于寧王。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使昔日輔定王業之功不至遏佚耳。我既欲繕寧王之功而爾乃不知。嗣寧人之休。何哉。

書經直解卷之七

董

予曷其極也。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下陳惟若

族

極卜是盡用卜指疆土是指麾而定疆土。僭是差成王誥羣臣既終又申明已用卜之意說爾羣臣欲我違卜勿征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之言乎。然而不可苟從者何也。蓋我周之疆土固武王所受于天而前寧人之輔佐開創其功居多。今武庚不靖則疆土騷動而前人之功幾墮矣。我惟欲率循寧人之功不使廢墮則當有指定疆土之責無令四國得以动摇此我之東征乃人事不

書經直解卷之七

卷之七

書經直解卷之七

卷之七

得不然者就使卜而不吉猶將伐之况卜而

并吉乎。此我所以不憚煩勞大以爾為東征之舉也。爾等無謂天意難知勝負未必我則謂上天禍淫之命斷乎不差觀卜之所陳其兆顯然已如此矣。夫卜之所陳即天命之所存。天命其可違哉。按武庚喪邦之餘孽三歸王室之懿親乃敢鼓煽逆謀同危社稷周公奉天討而臨之其誰敢不從者。然必傳王命以誥衆臺灣馬上原天命乎。述人事若不欲

違衆而獨斷者。且篇中止斥武庚不言三監之惡是討逆除叛之中實寓怨惻忠厚之意故一舉而大難底定。王業永安豈偶然哉。

微子之命

微是國名。子是爵。成王既誅武庚封微子於宋命之以主成湯之祀。史臣錄其誥詞以微子之命名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書經直解卷之七

卷之七

猷是發語辭。元子指微子以其為帝乙長子故稱元子。稽是考。崇是尊。叡是繼承。統繙禮是典禮。物是文物。昔成王命微子特呼而告之說。猷。殷王帝乙長子。稽考古制。帝王之後有能尊崇先德。克肖前賢者。即命之以主其先世之祭祀。繼承其統繙。凡典禮文物。如正朔服色之類。都照舊不改。使之更加修明整飭以備一王之制。朝祭之時只作賓於王家。不以臣禮相待以別一王之

後與國家共享休美之福垂之萬世而無窮。此古制如此。今汝為殷王元子繼世象賢正其人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是無不敵。聖是無不通。廣是大淵是深佑。是助。後裔即指微子成王又告微子嘆息說。爾祖成湯之德能齊而無不敵聖而無不通。廣大而不可量淵深而不可測。惟有這等盛。

書經直解卷之七

美

德所以克成大業。上而格天則皇天眷佑。助使之大受夏命為天下主。下而臨民則撫之以寬大而盡除有夏邪虐之政。以言其功德。使之大受夏命為天下主。下而臨民則撫之以寬大而盡除有夏邪虐之政。以言其功德。則被于當時無一處之不及。以言其德。則垂諸後裔至于今而不泯。夫爾祖成湯之盛德。上膺天眷下安民生。近濟當時遠裕後世。如此則我崇本奉祀之意有不容已者矣。

爾惟誠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廣建

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是道。令聞是美譽。恪慎肅恭都是敬謹的意思。篤是厚。歆是享。君是治。宋在周之東。故曰東夏。成王命微子說。乃祖成湯之道垂裕後昆者也。爾能踐履而弗違。修舉而弗墜。在舊日已有今善之聲。與美夫人道莫先於孝。爾能恪畏謹慎以盡孝的道理。承祭臨下。莫貴於肅恭。爾能嚴肅恭敬以盡事神治人的道理。爾有此實德。我乃嘉美之說。爾能厚前人所行。而不忘其舊。真可謂能象賢者。以之奉祀。上帝默鑒其德。必以時歆享於上。以之治民。百姓感仰其德。必致敵協和於下。故我仰稽古制。立爾為上公。使治此東夏之民。以承先王而賓王家。正以爾之賢能勝其任也。尔其勉之。

書經直解卷之七

美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朕命是上公的章服命數藩是保衛。予是大
律是範。是輔。是法。數是厭。成王戒勉微
子說。爾為上公而尹東夏其職任亦重矣可
不敬哉必須徃敷爾之教訓使民彝物則無
不修舉謹爾之名分凡章服命數毋至僭踰
又必率循乎典常舊章成憲不敢輕變凡此
皆爾之所當敬也能如是則可以蕃衛王室
使我周賴以治安恢弘爾祖的功德使先業
不至失墜儀刑爾宋國之民不違乎法度永

書經直解卷之七

甲

安爾上公之位常保其爵祿又能宣揚教化
輔佐我一人之治功垂統後昆使爾子孫世
世承享其德澤將見萬邦諸侯都來觀感興
起以爾為法則而我周待爾之心有恩禮而
無厭棄矣爾可不欽承之哉蓋深致戒勉期
望之意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休是美替是廢成王又嘆息設教訓教以正
人慎服命以正已率典常以守法此皆侯職

所當為而我所命於汝者今汝往東夏必休
美爾一國之政以自盡乎俟職之所當為慎
無廢了我所命汝的言語而不加之意也篇
終又致丁寧其所望于微子者亦勿至矣夫
成王告微子專述成湯之德而無一言及武
庚之罪不特誥命賢者之體而亦聖人大公
之心也

書經直解卷之八

康誥

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為衛侯。作誥以曉諭之。史臣記其辭遂以康誥名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是武王。孟是長。封是康叔名。武王將告康叔以治國之道。遂歷呼之以起其聽。先稱為孟侯。以其為諸侯之長尊之也。又稱朕其弟。以其有同氣之愛親之也。既又呼為小子封。

道所以儼之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丕字解做大字。武王舉文王造周之本以告

康叔說道。為治之要不過導之以德齊之以刑而已。當商紂之時。王德昏亂。刑罰不中。惟我大顯考文王。洞見治原。留心政典。為能自明其德。使心源澄澈。洞達無私。可以為感化人心之本。又能慎用刑罰。使輕重出令務當。

其情足以為防範人情之具。由是伸其德而民皆知懷。是其罰而民莫敢犯。仁義兼濟恩威並行。文王造成周家的基業。只此兩端。此實治道之大經。而凡有天下國家者所當深念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書經直解卷之八

書經直解卷之八

鰥寡都是窮民。庸是用。祇是敬。威是刑。區夏是一區之夏。怙是倚恃。冒是仰戴。殪是威。兄是武王自稱為寡德之兄。東土指衛地說。武王歷舉文王明德慎罰之事。以訓康叔說道。昔我文考文王。視民如傷。於人固無不愛。而於鰥寡無告的。尤加憐恤。不敢輕侮。人之有才可用者。則量才擢用之。是用所當用。而非過舉也。人之有德可教者。則尊崇優禮。

之。是故所當敬而非私恩也。人之犯罪該刑者則加之以刑罰。是刑所當刑而非因民也。凡命德討罪。一以天地至公之心行之而一毫喜怒之私無與焉。由是盛德流布顯然著聞於民而民心歸之。用能創造我一區之夏而撫有岐周豐鎬之地。及我一二隣國皆慕德畏威漸以修治。我西土之民莫不怙恃如父仰戴如天。其感恩懷德淪肌浹髓又不特聞風向化而已。文王之得民如此。由是明德昭升聞于上帝。上帝嘉美其所為。乃大命文王殲滅了殷。大受天命而有天下。於是并萬邦萬民皆歸於德化之中。莫不各得其理。各就其敘。是我周之王業蓋已成於文王之時矣。及汝寡德之兄繼之。文勉力不怠紹先德以成先業。故汝小子封得以席其餘蔭。寧有封爵為諸侯於東土耳。汝可不念創業之艱難。患得國之所自而于明德慎罰。是務武主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矣。

金言直解卷之六

三

金言直解卷之八

四

聞報德言徃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人民。汝不遠惟商者成合。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以下是明德之事。祇是敬。通是述。紹是繼。是履行的意思。者成。是老成的人。訓是告之。說道我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思念而不忘哉。昔我文考明德以化民。不但施諸政事。後所當述。亦嘗發為言辭。汝所熟聞矣。今汝治民。將在敬述。乃文考之緒。尚思繼紹前聞。而履行其德言。尊所聞行所知。毋徒託之口耳。之未馬可也。又汝所封之地。為殷之舊都。在昔有殷。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汝今往治其民。又當廣求殷先哲王經世之迹。用為保治。斯誠之凖。然有一代聖明之君。必有者。顧以炳然傳誦者。汝當大而遠思之。念老成之合。

謀國深遠。凡處心積慮，咸取法焉。斯知所以訓民也。然不但求之近代，我思古先哲王若堯舜禹以道相傳，明德遠矣。其大經大法，無憲萬世者可考也。又當別求所聞而率由之用，為康保斯民之範。而上追乎古道之隆焉。則學貫古今，心源恢廓。凡帝德王功之盛，聖君賢相之猷，無不統會于性天之中，而充然其有餘用矣。由是積諸中者既弘，則出乎身者自裕，泛應曲當，無所處而不宜。出政臨民，隨所發而中理。職業修舉，不廢王命之重，而可以長保其國家矣。汝康叔其尚勉之哉。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蓋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患怨。不懲。

恫是痛瘞，是病。棐是輔助。忱字解做信字。惠是順。惄是勉。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為人上者當以萬民為一體。看見百姓每

有不得其所的。就如疾痛之在汝身一般，不可不敬以保之也。天命之去留無常，雖甚可畏，然天之視聽在民，誠心保民者，天必佑助之而錫之以福。民情之好惡，雖大可見，然小人之心撫之即相愛戴，虐之便為寇讐，固難保其長順而不我叛也。汝今往之國，必盡汝一念愛民之心，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慎無安然自肆于民上，而好為逸樂之事。如是，乃能治其民而小人之難保者，庶乎其可保耳。我聞古人有言：上之致怨於民，不在於事之大，亦不在於事之小。惟看於道理順與不順，何如於政事，勉與不勉，何如。一有不順不勉，則人情既拂，怨諱必興。豈在事之大小哉。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無常焉。固未有民怨其上而天命可以長保者也。然則治民者，其可以不盡其心而自安逸豫哉。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口是語將盡而意未盡之辭。服是事。弘字解做廣字。應是和。宅是安。武王告康叔先致其惓惓無已之意說道。奉天以惠民者君之責。代君以弘化者臣之分。故汝今日的職事惟在推廣君上德意。承流宣化。調和保安那舊殷的百姓。消融其強梗弗順之習。使之相安于禮樂教化之中。斯委任不孤。而職業無負也。然予所望于汝者尤不止此。今天眷我周固有定命。然去留無常。亦視殷民之向背。何耳。汝又必贊襄于下。培植邦本。使民心悅而天意得。用上助其君以永保天命可也。民之歸周。商俗固已少變。然舊深汙習。未必其盡能改革也。汝又必宣力於外。鼓舞作興。使殷庶革心而向化。用下助其君以化民成俗可也。汝小子封其勉之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怨。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厥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七

書經直解卷之八

八

殺

此以下。是慎罰之事。皆是過誤。終是故犯。不譽是不法。式是用。菑是不幸。適是偶。辜是罪。時字。解做是字。殺是刑戮。古時以五刑治罪也。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刑罰雖為治者所不廢。然其輕重取舍。民命所關。必須敬慎。以明審其罰。不可率意任情以致有寬縱枉濫之失也。敬明之道。在原其情之輕重。以定其罪之出入。人有所犯。其罪雖小。然其情非由過誤。乃是明知故犯。自作不法。用意要幹這樣的事。這等的令却不可不加之以刑戮。蓋情出於故。則是不知法之可畏。而敢於違犯。若容恕了他。則奸人幸免而犯法者愈衆。故雖小罪亦不可縱也。人有所犯。其罪雖大。然其情非由故犯。乃是無心過誤。出於不幸之咎。偶然陷於罪戾。且既自家稱道其事。輸情服罪。無所隱匿。這等的令却不可

加之以刑戮。蓋事出於誤則其情既為可矜而又能吐實自首又非飾非匿罪以幸苟免者若遂加之以刑則無辜濫及而阻人自新之路故雖大罪亦有可原也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汝封其念之哉按武王此言正與虞書宥過無太刑故無小之言相合蓋聖人用法之權衡也

書經直解卷六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懲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九
有敘是刑罰有一定的次序明是明其罰服是服其民勑是戒勑棄咎是去惡的意思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懲法以示民其情罪輕重本都有當然之序汝於是當詳審精察于聽斷之間大明其輕重取舍之等則下情洞燭法紀照然有以要服乎民志斯民莫不互相戒勑而勉于和順自不敢乖戾以犯有司之法矣然用法之道不以明刑服衆為意而使民遷善遠罪為難故見民之不

善每徒設禁網以懲治之而已須存哀矜之心視百姓之罹於罪戾就如自己身上的疾病一般多方以救療之惟恐其過之不速改也如是則民知上之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孰不洗心滌慮盡棄其平日的咎惡而速改以自新乎見民之有善不徒獎勸錄用之而已須加意保護如慈母之愛赤子一般惟恐其善之不日長也如是則民知上之教之者乃所以成之也又孰不交相勸勉各安生理而同歸于順治之域乎生殺異施而莫非一體之念憐舒異用而莫非曲成之仁武王告康叔以謹罰者其義精矣

書經直解卷六

非汝封刑人殺令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又曰二字當是衍文劓是割鼻刑是截耳皆古時所謂肉刑也武王又說三尺之法王者與天下共之人臣為天子守法雖可代承其事而不可擅行其私一或徇己行私則法失其

平而非天討有罪之公矣。今夫罪之大者有當刑有當殺。雖由汝封所容然不過奉朝廷之法以從事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刑之殺之也。須念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務秉至公以臨之。無或作威而濫及無辜也。罪之小者或當劓而割人之鼻。或當刖而截人之足。雖由汝封剖决然不過據情法所宜而施行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劓之刑之也。須念肌體傷殘斷者不可復續亦必至公以聽之。無或恣忿而殘民以逞也。如此則奉法而行我無所與。雖殺人而不以為怨刑人而不以為殘矣。汝康叔可不慎哉。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益殿罰有倫

外事是有司之事。臬是法。倫是敘。武王又說制先定。則下可守。法相因。則民易從。汝今往治衛。凡外面有司訟獄的事。豈能一一親理。但須審定法令陳列而頒布之。使人有所遵守可也。然這所陳的法令。亦不必別出已意。

書經直解卷之六

土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三

創立條款。惟取那般罰所遺有倫敘可行者。命有司講求師範而用之於訊鞫之間。凡輕重取舍不出其已往之成規。蓋用斂法以治殷民。則法有所準而民心亦無所眩矣。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殺要囚。要囚是犯重罪緊要的囚犯。旬是十日。時是三月。殺字解做斷字。武王又說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倘審慮未詳。遂爾斷決。及知其枉而悔之晚矣。今後凡遇着緊要的囚犯。就是罪狀明白。還要詳細與他服膺想念。近則五日六日之間。遠則十日或三月之久。必其情真罪當。果無虧枉。然後大奮威斷。加以重刑。蓋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矣。斷獄者盡心如此。豈復有寃民乎。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救殿罪。用其義刑義敘。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諭白時敘。惟曰未有遼事。殿罪是殿之常法。次是遷就的意思。遷字解作順字。武王又告康叔說。汝於外事固率由

殷家之舊教陳其法與事而有罪者斷之以常法矣。然一於循舊將至于拘泥而不通。故其刑其殺又必察其宜于時者而用之求以不失先王之意可也。然過于隨時將至于任情而自用。故其刑其殺又當虛心審鞫勿以公法遷就汝喜怒之私情可也。既不泥古又不徇已則庶幾刑殺盡順于義而有倫敘矣。

然使以得情為喜則怠情之心一起乖錯之患必生。汝又當常念設刑獄重事奉之刑殺

豈能盡順于義而無憾乎。哀矜之念每寫於審斷之中庶幾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寃民也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封汝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武王告康叔復致其惓惓無已之意說道用刑者不在徒事慘刻而貴於心存善良。汝惟小子年雖甚少而心地慈祥豈弟與衆不同。我遍觀諸臣未有若汝封這等存心者。是汝之心惟我知之耳。若我這一點不忍之心好

生之德亦惟汝知之與我相契真可謂同心同德者矣。汝宜常體此心以臨民毋負初意可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賈不畏死罔弗憇

越是顛越。暨是強狠。孰是憎惡。武王又說。法以懲惡而惡莫甚於強梁。彼因人誘陷而得罪猶可原也。若其身自作孽者冒法網而無所顧忌。或劫人而為寇。或奪人而為攘。或在外為奸。或在內為宄。殺傷平人。以取財貨。似這等強狠不怕死的。人誰人不憎惡。若用罰而加是人。則刑當其罪而無有不稱快者矣。蓋為惡之人人所共惡。因人之所惡而除之。則雖殺之而人不以為刺。獨舉此事以例其餘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天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

衰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子。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元惡是大惡。矧字解做况字。字是愛。天顯是天所定顯明的倫敘。鞠是養。弔字解做至字。政人是為政治民的人。民彝是民之常道。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寇攘奸宄的人奪財貨而致人于死。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然於大倫尚未有關也。况惟那不孝不友之人。為子的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以致為父的亦不能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矣。為弟的不念長幼顯然的倫敘。不能敬事其兄。以致為兄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大不友于弟。是兄弟相賤矣。這等的人敗壞人倫。滅絕天理。至于如此。比之寇盜姦宄其惡尤甚。使在上為政的。視為泛常。不于此等的人加之以罪。則人無所懲。風俗由此壞爭亂由此起。天與我民的常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

《書經直解卷之八》

五

《書經直解卷之八》

六

汝其速用文王所作的法刑。此不孝不友之。人不可縱也。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令。惟厥正令。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深厥君時。

乃引惡惟朕憇。已沒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憂。是法瘳是病。已是不可已的意思。武王又

說下民以率教為善。人臣以守法為忠。彼民之不孝不友而不率教化者。固可大置之于法矣。況為臣的。若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

官之養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身任教民之責。又與百姓不同。乃不能遵奉朝廷的教令。以化導百姓。却任着自己的私意。又別布一樣條教。以取悅時俗。邀求衆譽。視君上委任之意漠然不加省念。把官守之法都廢而不用。只知違道干譽。以病君上。動搖國是。惑亂人心。是乃長惡於下。無所忌憚。這樣的令我最惡他。有臣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用文王所作合義之刑。殺之無赦。為人臣詆

上行私者之戒可也。按武王此言切中人臣懷奸事主賣法長姦者之病。明主宜深玩之。亦惟君惟喪不能厭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故是棄。武王又說百官者萬民之表率。君長者又百官之儀刑。若為君為長者能以孝友齊其家。忠義訓其臣。則倡率有本。雖不事威虐而下自化矣。倘為君長者不能齊其一家之令。使興仁與讓以為國人之範。及無以訓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主

其小臣外正之臣。使奉公體國以清紀法之守。乃依勢作威倚法為虐。只恃嚴刑峻罰以為整齊臣民之具。大廢棄天子委重之命。欲以非德而用治焉。是汝且不能奉上命矣。又何以責其臣之廢厥君而望其民之從化也哉。汝有君長之責者。宜常自思。省加意本原之地焉可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是勞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于一人以憚。

書經直解卷之八

六

望汝的意思亦可懼悅矣。王曰。封堯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攻在厥邦。

堯是明迪是導。求是等。適是從。武王告康叔以德行罰。遂呼之說。法者齊民之具。德者安民之本。故治之以刑罰。則有畏法之民。導之以德教。則有從化之民。顧視為政者所尚。何如耳。我明思夫民其無知而犯法者。或未

罔字解做無字。典是常法。由字解做用字。裕是和。惟是思。懼是悅。武王告康叔說。正身修德。固端本之道。至於行政裕民。又當謹守常法而後可。若不能敬守國家之常法。由是而求以裕民。是自壞法守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汝却不可如此。惟當仰法我文考文王以敬。忘存心兢兢守法。由是而求以裕民。常自思念說道。我今為君長治民。只要趕得上文王。纔好。如此庶幾能盡裕民之道。而我一人

有以導之耳。惟當廣布德意委曲開導。使之孝順和睦。相安于吉祥安康之地。自可無事于刑罰之加矣。在昔有殷先世明哲之王。莫不用此道化民。其德澤之在人心。有至今未泯者。我今惟取法殷先哲王導民之德。用以安治其民。而期與之相為等匹焉。是我今日之責也。况此殷邦之民。雖淪智深之汚。而其良心善性。猶有存者。故教之以事親便知興孝。教之以事長便知興弟。豈有導之而不從者乎。若只知峻法懲姦而不以教化為先務。將見法令滋章。刑日煩而犯者益衆。其何以為政于國乎。蓋法禁于已然之後而德施于未然之先。故武王於康叔特惄惄焉。而凡出政臨民者。知所先後。緩急焉可也。

王曰。封予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武王又呼康叔說道。監古可以知今。化民莫

先于德。若只知峻罰以齊民之俗而不思尚德。以革民之心。此末世之政。非先王崇本之

書經直解卷之八

九

誠不可不監視其所為。而法之以化民也。然以汝同有。應保殷民之責。而且素知朕心。朕德者。故於汝往治殷邦。不徒命之以謹罰而已。乃告汝以用德之說。預端其化源。然後于罰之行。用以濟乎德化之不及。上下一心。共知所監耳。汝宜體我法古之意。務以尚德緩刑。為事焉可也。

書經直解卷之八

十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喪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太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不靜是不安靜。戾字解做止字。迪是道。武王

又說。上天以安民為心。人君受天命以君臨天下。必能安定其民。乃無負于代天理民之責。而可以免于罪罰。今惟此殷民甚不安靜。

未能止其心之狠疾。雖委曲開導已經屢次。柰何舊習難變。未能上同乎先王之治。是我

上負天心之托。而下媿君師之任。明思天其罰殛于我。我何敢懷怨乎。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厥小民無知而陷於罪過。不在于極太。亦不在幾。多即至微。甚少也是上人失教之責。况今元惡大憝。不孝不友之俗。顯然著聞。上通于天。則罰殛之加。又何以自解乎。此我所以汲汲然欲監前代以德行罰之政。期汝同心合德。保民以承天意也。

王曰。嗚呼。封。故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敷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三

蔽是斷。則是法。顧是宥。瑕是瑕疵。殄是棄絕。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說。天下之事。以敬而成。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安定汝之心。不為邪說搖亂。用此以省念汝之德。不至公私間斷。用此以弘遠汝之猷。不徇目前之利。而忘後日之患。但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我之所以戒汝。以啟事者如此。誠能勉而行之。則爾德既純。我必不以汝為有瑕疵而棄絕之。即可以長保其國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是今。惟命。命字是天命。服。命字是君命。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三

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說。今汝小子。封。享。侯國之奉。而治一方之民。天命固所當保。君命尤所當遵。代君以安民。是即奉天以保國也。蓋上天之命。予奪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至可畏也。汝其念之。務思盡道。以保天命。毋以不善致敗。今爵土之封。自我殄絕。而不能享也。況汝所服。受于君的誥命。若明德若慎罰。諱諱命之不一而足。汝亦聽之審矣。宜精白一心。以明汝所服之命。尊其所聞。奉以

周施用以安治百姓則君命無違而天命永

保矣蓋天意君心不過欲求百姓之安而已

汝小子其終念之乎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

世享

替是廢典是常法武王於篇終又呼康叔而叮嚀之說明德慎罰之事我既諄諄以告汝矣汝往之國不可廢了所當敬守的常法聽

受我所命的言語而履行之德務其崇法務

其守用以安治殷民則民安而天命亦安方

能以殷民世享其國矣按武王告戒康叔之

言叮嚀反覆極其詳盡而大要不出乎明德慎罰之一語蓋德為出治之本刑為輔治之具徒知明刑而不務脩德則標準不立無以為化導之機徒務脩德而不知明刑則科條

不嚴無以昭勸懲之實自古聖帝明王所以能使天下遷善遠罪而於變時雍者莫不由此外是皆迂談也決古圖治者宜留意焉

酒誥

武王既封康叔於衛以衛地素深商紂之惡臣民皆酗酒敗德至於亡國故作書以戒之欲其禁飲以變俗史臣記其辭遂以酒誥名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王是武王妹地名即商之故都衛地也穆是

敬考是父肇是始肇是戒越是及元祀是大祭祀武王告康叔說妹邦被商人淫酒敗德

之汚其風尚熾今這土地人民皆屬汝管領汝往之國必以我訓告臣民的大命宣揚於衆使都聽我教訓昔者乃穆穆敬德的皇考文王始立國在西土之日此時受命為方伯邦中有官之長為庶士及官之副為少正與凡治事之臣無不朝夕戒勑他說惟祭祀則

可用此酒。蓋天始令民作酒，只為郊社宗廟的大祭祀，藉此以行灌獻之禮而已。非以縱民酣飲為樂也。夫西土庶邦，在我文考，照臨之下，其風俗人心，豈商邑可比。而文王猶諄諄戒之如此。蓋誠知崇飲之為害故也。况妹邦舊深汚俗者，汝可不明我大命以誥戒之乎？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

大邦用養亦罔非酒惟幸

書經解卷之八

五

感是威罰，辜是罪。文王又告戒臣民說：酒之

為物，用之而善則為祭祀所賴，用之而不善

則為禍亂所階。我觀上天降威罰於今小之

喪身失之喪邦，大抵皆由於酒。今夫修德勵

行，是庶民所以保身的道理。若或心志荒亂

而虧喪德行，則天必厭之而覆敗其身家。然

考其喪德之故，無非因沉湎於酒，所以做出

許多不好的事來，以至於喪身而不悟。是彼

之好酒之時，即天心厭棄之日矣。為民者可

不戒哉！奉法修職，是諸侯所以保邦的道理。若小國大國的諸侯，縱欲敗度而不修政事，則天必惡之而喪亡其國家。然考其喪邦之由，也無非因沉湎於酒，所以造出各樣的罪過，以至於敗亡而後已。是彼之崇飲之時，即天意降殃之日矣。為君者可不戒哉！下而百姓，上而邦君，農端禍本，莫不因縱酒所致，則酒之為禍，亦烈矣哉！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

祀德，將無醉。

書經解卷之八

三

小子年少之稱。有正，是有官守的。有事，是有職業的。彝字解作常字。將是將持。武王說：文王於庶邦臣民，固教之謹酒矣。然其中有一年少的人，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又專誥教他說：羣臣之小子，年雖幼少，然各有是官守，即有是職業。或常於酒，將至怠惰放縱，而不能勤其官職矣。必敬爾有官恪恭乃職，無以飲酒為常而不戒也。及汝庶國之中，都當以此

為戒。其飲酒惟當於祭祀之時。蓋祭有旅酬之禮。享尸之燕。於此雖可以飲。然飲之亦必有節。以德持持。無為麌釀所迷。或至於醉。而內荒心志。外喪威儀可也。如此。則庶幾能盡臣道。而亦遠於酒禍矣。

書經直解卷之八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歛心誠。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迪字解作訓。字。土物乃土地所生之物。若五穀之屬皆是。臧是善。聰聽是專心。以聽武王。

書經直解卷之八
說。我文王不特教臣之小子。於民之小子。亦進而教之。說道人情。為逸樂所移。便不曉得土物可愛。我民為父老的。平日常常訓導其子孫。使他勿趨浮末。專於勤稼穡服。田畝之意。以此為愛。則心無外慕。喜念日生。自然都以孝親敬上為事。未暇於飲酒矣。而民之為子孫者。亦當於此專心。以聽信爾祖考之常訓。而履行之。蓋德之在人。有日用飲食的細行。有綱常倫理的大德。何者不是當謹的。國

小子勿謂謹酒是小德。當思細行。不謹大德。便虧口腹。不節心志。乃喪德。有大小而一體。視之。這便是能聰聽祖考之訓矣。夫四民之業。莫勞於農事。文王教西土。惟欲以土物為愛者。蓋人心無二用。所重在土物。自不遑於逸樂。惟耽樂之從。則視土物反輕矣。此聖王教民。所以必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妹吉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貢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書經直解卷之八

的這等勤生理務本業將來家計有托甘旨
有賴必然心生喜慶。你到這時節然後整治
些豐潔的飲食致酒燕樂于家庭之間。則既
足以承父母之歡又可以篤天倫之樂。非何
不可。之有哉。若沉湎自恣不顧生理。且將貽
父母之憂矣。

金言直解卷之八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
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餉。不惟曰爾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采不忘在
王家。

有正是有官守。庶伯是庶官之長。典是常羞。
字解做養字。耆是老羞。耆惟君是養。老奉君。
丕字解做大字。作是動作。介是助。逸是宴樂。
的意思。允是信。若是順。元德是大德。武王教
誥。妹土之臣說。汝妹邦麻士之有官守者及麻
官之長在朝的衆君子。當常聽我的教誥。不
可有違。今我非禁汝等斷酒而不飲。但酒也

金言直解卷之八

有當飲的時節。如國家行養老奉君之禮。必
須用酒。合歡爾等若大能修舉此禮。遇鄉飲
酒禮則執爵奉俎以養孝而能敬。其所親遇
大慶宴會則稱觥獻壽以奉君而能敬。其所
尊。由是承喪者之歡而勸開浹洽。享尊者之
賜。而情意流通。則飲食之間。無非至禮所在。
禮雖既醉既飽。亦不為過矣。又以事之大者
而言。祭祀乃國事之最大者也。汝若能常常
反觀內省。在未承大祭之時。凡念慮營為悉
合乎中正而無過與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
而可以交於神明。庶幾能供養饋食而承祭
享之大典。由是因鬼神之歡而膺飲福之惠。
雖自助而用宴樂焉。亦無害矣。若非奉老祭
祀。則斷不可崇飲以自暇自逸。汝羣臣能謹
守我的訓戒。則不但從君之教。而所以共臣
職順天心者。亦在于此。蓋人臣以勤事為忠。
茲惟飲酒有節。則不妨正務而職業修舉。信
乎為王朝奉公守法之臣矣。天之所眷在德。

酒惟克慎于酒則大德無虧天必順之可以長保其祿位而不忘在王家矣夫能一謹酒而衆善咸集如此為臣者可不勉哉按上文武王於民許其以孝養父母之時飲酒此條於臣許其以養老祭祀之時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通其情於法之外是以其教不拂而能使天下易從也非聖人導民之微權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

書經解卷之八
主

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是輔徂是往腆字解做厚字武王又特呼康叔之名而告之說謹酒雖若一事而其効關於天命則甚大昔我文王撫有西土之日臣民酒酒的諄諄然有訓詞教之矣故凡輔佐文王於往日者有邦君是分統方國的有御事是分理庶職的有小子是臣之年少的庶幾能遵用其教都不敢厚自奉奉以致用酒是以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淳美聲譽

發聞皇天眷之故我至於今日能代殷受命以有天下實憑酒之明効而文王之餘蔭也寔是在於此茲酒所以慎德慎德所以格天觀於紂以酗酒亡國則文王所以興周可知矣王曰封我開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迺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秉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酒誥一篇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殊邦以下至於克受殷命是訓戒商邑的說話自此以下至終篇是告康叔的說話皆禁人崇飲之辭也殷先哲手指成湯說過畏是畏懼而見於行天顯是天理顯然者經是常義是持帝乙是商後代的賢君成王是成其君德畏相是敬長輔相棐是輔崇是高武王又呼康叔而言之說我周天命固受于殷而汝所治又是殷民抑知殷家所由興卒蓋君道莫大于敬畏敬畏惟貴乎躬行我聞前人曾說道在昔

殷先哲王成湯以上天的明命至重。小民雖至微難保。兢兢戒謹。以此為畏。然不但心存敬畏。凡一切見諸行事者。亦皆敬畏之所發。不敢有一些怠慢。其見於履已則日躋。聖敬常其德而不為外物所變。見於用。合則克。知宅俊特其智而不為小人所惑。蓋德者天親民懷之本。賢者事天治民之資。這兩件都是人君最要緊的。湯能迪畏如此。則其垂統者無不善矣。是以後代為君為臣的皆有所取法遵守。自湯至於帝乙中間七王。皆是賢聖之君。莫不世守家法。都以天民所係至重。而成就其君德。又皆敬畏輔相尊禮崇信以共圖國政。而當時治事之臣。亦皆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盡道輔翼。責難于君以為敬。夫商繼世。君臣同一敬畏。不敢自寬暇。逸豫如此。暇逸且猶不敢。況說道他敢崇尚飲酒乎。此由湯胎謀之善。方能使後世君臣莫不敬畏。如此。商之興誠有所本矣。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

書經直解卷之八

四

越在外服。僕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君。惟亞惟服。宗子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外服指王畿之外。侯甸男衛是四等諸侯。邦伯是諸侯之長。內服是畿內。百僚是百官之僚屬。庶君是衆官之正。亞是次大夫。服是服事之人。宗子是尊官。百姓是百官著姓于國的里居。是致仕而居田里者。武王說有商盛王之時。不止那御事之臣。不敢崇尚飲酒。及王畿之外。僕甸男衛四等諸侯與諸侯之最。這都是外臣。及王畿之內。有百官之僚屬。有庶官之善。有官之副貳。有奔走服事之公。有百官之尊。與百官著姓於國退休於里居者。這都是內臣。凡此諸臣。都不敢沉湎於酒。不惟畏懼法度。不敢放縱飲酒。他有職事的。於職事無職事的。勉於德業也。無問暇工夫去飲酒。所以然者。惟欲上以輔助成就君德。使昭著而不至昏昧。下以助百官諸侯之養。

使敬其君而不至懈怠。此所以不暇也。當時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無一人不在敬畏之中。如此蓋由殷先王以迪畏存心故後世子孫法之。羣臣法之。此有商盛時遺俗之美。汝封今往治商邑豈可不以是為法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慾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間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威無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三五

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後嗣王是商紂。酣身是縱酒沉酣其身。令是命令。越字解做於字。怨是作怨之事。不易是不肯改易。誕是大。非彝是非法。燕是安。盡字解做痛字。腆是厚。無罹是不憂的意思。武王又告康叔說道。殷先哲王崇敬畏以奉天保民。故能誕受天命。歷祚久長。使其子孫能世

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我聞其後代嗣王紂之為君乃不法先王敬畏持身縱酒以沉醉其身。遂致朝政荒廢。凡所布的命令都昏亂顛倒。無有顯然昭示于民者。反將那酷刑

暴歛結怨于民。的虐政致敬而保守之。不肯改易。終日之間。只是大縱淫泆于禮法之外。如作奇技淫巧。酒池肉林之類。無所不至。以此心志溺于宴安。挹居上臨下的威儀都喪盡了。故下民見之。無不痛傷其心。而悼殷國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三六

之將亡者。紂方偃然肆于民上。暮無儆懼。惟荒怠益厚于酒。只圖逸豫為樂。無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雖至殺身。也不畏懼。罪惡貫盈在于商邑。雖國家滅亡。亦甘心無所省憂。弗共上帝之祀。無馨香之德。升聞于天。惟有民心怨畔。及羣酗腥穢之德聞于帝。於是天心棄絕。商紂降喪亂于殷邦。不少愛惜。若此者。惟紂縱逸失道。自絕于天。故也。天豈有意于虐殷哉。惟殷人酗酒荒淫。以自

速其罪矣耳。人實為之矣，何尤乎？此可見天命靡常。觀于商先王以敬畏而興，後王以逸欲而敗，則得失之效昭然可覩矣。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同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監是監視。撫字解做安字。武王又呼康叔而叮寧之，說道：我之誥汝既舉殷先哲王與王之由，又指其後王覆敗之故，諄諄告戒，未厭其煩者，豈是好為如此多言？蓋聞古人說道：凡人莫以水為監，當以人為監。蓋監視於水，不過照見人的面貌妍醜而已。妍醜是一定的，監之何益？若監視於人，則其行事得失，倘者為可法，何者為可戒？都了然明白，可以為我的從違。故不若以人為監之為愈也。古人之言如此。今殷人縱酒自速其罪，墜失了天命。此昭然可監者，我豈可不以殷之咎大視為戒，以撫安斯時乎？是以不覺其辭之多也。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三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三

汝封其念之哉。予惟曰：汝訥毖殷獻臣，禹臥銅鑄。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訥是用力的意思。嘆是戒謹。殷獻臣是殷之賢臣，禹臥銅鑄是鄰國諸侯。太史友內史都是掌法的官。百宗子是百僚大臣。服休是論道之臣。服采是幹事之臣。疇字解做匹字。圻谷是司馬農。谷爱是司徒。宏谷爱是司空。薄違是迫逐違命。若保是順保萬民。定辟是正經界以定法。武王又告康叔說：導民之道，篤近而後可以舉遠；由尊而後可以及卑；而反身修德，正已率人，又為治之本。汝今明訓戒于殊邦。若殷之賢臣與鄰國侯禹臥銅鑄衆諸侯乃殷民觀望所係者，固當用力以戒謹之使之崇敬畏而克慎于酒矣。然此尚其遠者耳。法行當自近始。况汝之所友若太史內史掌法之

官及其賢臣。百僚諸大臣可不預戒之乎。然此尚其卑者耳。倡率須自尊者始。況汝之所事若服休而論道之臣。服采而作事之臣。又可不預戒之乎。等而上之。况汝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折父司馬掌薄伐違命之政。農父司徒掌順保萬民之政。宏父司空掌經界定法之政。位愈尊則望愈重。尤宜正已率屬。同以戒謹為事可也。然此皆責之于人者也。又况汝之身乃一國之所視効者。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或有不戒將何以令人哉。故尤當剛果自持。以道制欲。務嚴沉湎之習。以端表率之原。庶乎汝之教人者不徒以言而先之身。則人之從教者不於其令而于其好矣。

佚字解做失字。執拘是械繫。周是京師。武王又告康叔說。崇飲之禁固不可不嚴。而其中

書經直解卷之八
卍
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或有不戒將何以令人哉。故尤當剛果自持。以道制欲。務嚴沉湎之習。以端表率之原。庶乎汝之教人者不徒以言而先之身。則人之從教者不於其令而于其好矣。

碑是導。武王又說。商民之羣飲為姦者。固當執之而加以顯戮。若是殷之諸臣。百工素染紂之汙俗。而沉湎於酒者。汝且勿驟用執拘之例。徑施殺戮之刑。姑宜申明教訓。許其自新。或示以羞蕩餽祀之言。或誘以棐恭助德之事。使之悔悟。知所省改。蓋沉湎縱飲。以自喪其德。其罪止於一身。與百姓之羣聚而為姦惡者殊科。且深惡素深。未能遽變。被化尚淺。情有可原。故未可驟加之以刑戮。此又視

臣視民之別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享字解做禴字。吉字通用。恤是愛。蠲是潔。武王說不教而殺。固謂之虐。教而不改。法亦難容。今汝於商之諸臣。既告以羞耆餽祀之言。又誘以正事元德之賞。這是明明指示以禴往之路矣。他乃不遵用我教詞。而沉溺於酒。之故習不肯改變。似這等稔惡不悛的人。

惟我一念。能復愛恤之乎。彼既不能洗滌其舊染之汚。以自潔。則與頑民之不服教訓。羣飲為惡者。其罪同矣。拘執之誅殺之。何足惜哉。所以說時同于殺。蓋惡其抗上違訓。所謂怙終賊刑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懿。勿辨乃司民酒于酒。典是常。辨字解做治字。乃司是有司。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道。司教者責有常心。行法者須自上始。若勤于一時。而忽于持久。或嚴

于百姓。而畧于有司。則教廢而民玩矣。故我所示謹酒之教。汝毋但聽受于今日而已。當常常奉行。遵守以化導殷邦的臣民。不可懈怠。然百官有司。又庶民之所視効者。必須先治。有司使其禮法相守。毋蹈沉湎之非。斯下民有所觀法。各相警戒。以從上之令。倘不能明訥毖之教。舉賞罰之典。以治有司。而任其群飲。則民皆相率效尤。雖日頒條教以禁之。而其沉湎于酒者。猶夫故耳。蓋上行下效。捷于影響。先羣臣而後百姓。此施教之序也。汝封其終念之哉。按酒誥一篇。累數百言。寧反覆以酒為戒。禁之而不得。至于用殺以威之。何先王之為酒禁如是之嚴哉。良以人之一心存敬畏。則善心生。好逸樂。則非僻作。而逸樂縱情之事。未有不由於酒者。人之飲酒。其始或用之以合歡。因之以暢意。及其飲之而無節。遂至耽好。耽好而不止。遂至荒淫。小則敗德失儀。大則喪身亡國。其禍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大禹惡音酒。伊尹懶酣歌。皆防其漸也。為人上者可不戒哉。

梓材

這也是武王誥康叔之書。因其中有梓材二字。使臣遂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吾惟邦君。

上臣字是國中羣臣達是通達其情。大家是

巨室。下臣字兼庶民及大家言。武王呼康叔

《書經直解卷之八》

墨

而告之說道。欲治國者必以通上下之情為

先務。諸侯國中有大家巨室。方國人之所觀

望。不得其心。何以為治。必使國中庶民及羣

臣皆得以其情達於大家。而後一國之中歡

欣交洽。無有抑遏而不通者矣。諸侯有國受

之天子。天子為天下之共主。上下不客。何以

為治。必使國中庶民及大家皆得以其情達

於天子。而後四海之內歡交洽。無有阻隔

而不通者矣。若此者誰則任之。惟是邦君藩

屏一方。上焉有天子之常事。下焉有大家臣民之相臨。以一身處乎上下之間。必使其情通達而無間隔。乃為盡職也。邦君責任之重。如此。爾小子封可不勉哉。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令。亦厥君先敬勞肆祖厥敬勞肆。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有

恒是常。越是發師師是相師為善的意思。君是正官之長。旅是衆大夫。敬勞是恭敬勞累。

《書經直解卷之八》

墨

徂是往。亂在外為。憂在內為。宄。歷。令是罪人所過知情藏匿資給者。戕是傷人支體。敗是

毀人生業。武王又告康叔以寬刑辟的道理說。汝若常常發令以曉諭羣臣。說道。凡我師

師之官有司徒。司馬。司空。有正官之長。有衆

大夫。如或用刑。皆當仰體我意。蓋我之意亦

曰。民命至重。不欲屬威虐以殺人也。然以意

示人。不若以身倡之。亦惟爾為君者。先恭敬勞來其民。常務哀矜。慎重不肯輕忽。但見三

卿尹旅往後都效君所為。盡其職勞之職而不敢敷虐于民矣。如刑辟之中有姦宄殺人。歷人的皆罪之大者。有戕敗人的乃罪之小者。爾自今以能宥于罪之大者。察其情果矜疑即宥而不誅。許令自新。則群臣見其君之行事亦能宥夫小罪之可矜疑者。以仰承好生之德矣。此可見清刑之源在上不在下。化臣之道以身不以言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哉無胥虐至于敵寡

書經直解卷之八

里

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御事。亂是治屬是職屬。合是保合。容是容蓄。效是責效。恬是安。辟是刑辟。武王又推先王命諸侯之意。以告康叔說王者所以開置監國。立君而輔之。

啓是開監。是監國即下邦君御事。亂是治屬

是職屬。合是保合。容是容蓄。效是責效。恬是

安。辟是刑辟。武王又推先王命諸侯之意。以

告康叔說王者所以開置監國。立君而輔之。已考其命監之詞有云。凡爾君臣無相與。我殺其民使陷死地。無相與虐害其民。使被荼

毒。至于人之寡弱者。當哀憇之。無敢狎侮婦之窮獨者。當聯屬之。無令離散。又推而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是衷。敬聯屬之道。而容蓄之使人人各得其所焉。其命監之詞如此。夫先王所以諄諄告諭責效于邦君御事者。亦惟欲刑罰無濫。務引誘斯民。使其得遂生養而不至窮困。得就安全而不至顛危耳。自古王者之命監其意不過若此。爾今為諸侯以統羣臣。若過用刑辟。戕虐其民而不思安養之。

書經直解卷之八

巽

道則與王者命監之意相背矣。尚務以德臨民。而無專用刑辟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墻次。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金丹。臙。

稽是治。敷菑是廣去草萊。疆是昧。昧是通水的溝渠。塗既是泥飾。塗是苦蓋。梓材是梓木良材。可為器用者。臙是采色之名。武王又告康叔說。為國之道。就如治田造屋製器的一

般為之皆期於有成而後可。且如治田的。先已勤勞用力廣去了草萊。不使為禾稼之害。還須陳列修治那田之疆畔與通水的溝渠。使足以備旱澇而後治田之功有成也。又如造屋的。先已勤勞用力築起四圍的垣墻。定了規模基址。還須用泥去墁飾。用草去苫蓋。使足以蔽風雨。而後作室之功有成也。又如把良木去製器用。先已勤勞用力做一箇粗樸。又加些雕斲的工夫了。還須裝飾采色。使文質相稱。足以備觀美而後製器之功有成。蓋武王除惡去暴。如治田之敷苗。建邦啓土。如作室之垣墉。創制立法。如梓材之樸斲。皆有已成之策。可繼之功。其疆畎壁茨丹臚之事。則在康叔善成其終。不可變成規而隳前功也。故其告戒諱切如此。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此以下。皆周臣進戒嗣王之詞。簡編錯亂誤。

書經直解卷之八

里

書經直解卷之八

里

綴于此。先王是文王武王夾字解做近字。享是奉承的意思。兄弟是友愛的意思。后是若。或是用。典是舊典。集是和輯。周臣告君說道。今我嗣子惟當曰文王武王深念藩屏之重。盡勤用明德推誠加禮以懷服天下之諸侯。使遠方都相親近。情誼不至于間隔。其厚如此。由是庶邦諸侯感發興起而敬奉其上。其友愛之情就如兄弟。凡遇朝覲會同之事。各以其方而來。箇箇都循禮守法。無有不遵用文武之明德者。夫上以明德而懷其下。下亦以明德而享其上。先王之世上下相與如此。今王嗣位。不必他求。惟能用先王明德。懷遠之常典。以和輯天下之諸侯。則諸侯亦感德效順。來享來玉。無敢有不敬應者矣。此懷服諸侯當法先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付是與。越是及。疆土是疆界土地。周臣進戒其君說。比先中國人民土地。都是商家所有。

商紂暴虐得罪于天子。是皇天上帝鑒我周

之德。盡把中國的人民及其疆土付我文王武王。使代商而有天下。昔日商家之盛轉而屬之我周矣。嗣王可不思保守先王之業乎。

肆王惟德用和。憚先後迷民用憚先王受命。

肆字解做今字。憚是悅先後是勞來的意思。迷是迷惑深惡的百姓。周臣又說。上天以中國人民土地付與先王者。以先王能用明德故耳。今王續承歷服治先王所受之民。亦

書經直解卷之八

四

當惟德是務。不在乎法制禁令之末也。彼迷惑深惡之民。有忿戾不肯率教的。則以德而和悅之。使他都歡欣鼓舞。樂于趨善。有昏弱不能從化的。則以德而勞來之。使他都振作興起。果于為善。則百姓每都從服教化。翕然有順治之風。是先王所受之天命。可以常保。而在天之靈。必安慰喜悅無復顧慮矣。此化服殷民。當法先王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

已是語辭。監是視。周臣既告戒于君。其意猶未已也。故又說。凡我所陳用德的說話。至其監視于此。不可輕忽。蓋以諸侯者國家之藩屏。人民者國家之本根。藩屏既固。本根不搖。則可以綿曆數于悠久。自今日以至于萬年。惟我王之子子孫孫長膺保民之任。其庶邦之丕享天命之眷綏雖萬年如一日也。我所祝願于王如此而已。然則王可不監我之言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八

五

召誥

昔武王克商。欲建都于洛邑。至成王時。始命周公名公經理之。洛邑既成。召公因周公歸。作書陳戒于王。史臣因以召誥名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主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光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既望是十六日王是成王步是步輦周是鎬京太保即召公相是視宅是居越若是發語辭脣是初三日月始生之名經營是經理營度史臣敘說惟二月十六日後第六日乙未是日之朝成王步自周京至于豐以宅洛告于文武之廟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召公自豐起行而來惟三月初三日丙午至初五日戊申是日之朝召公至洛以建都事當稽于天乃命元龜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吉卜遂經理營度其事雖未即修建而基址位次規模已預定矣蓋周家舊都豐鎬至於成王以洛邑居天下之中西方朝貢道里適均故命周召經營而定鼎焉宅中圖大之業實在乎此矣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段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書經直解卷之八

壬

庶殷是殷之衆民攻字解做治字洛汭是洛水之內僕是都邑的位史臣記說召公經營洛邑擇日興工自戊申越三日庚戌乃以己遷在洛的衆殷民攻治興建都邑之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基本皆平定矣當其舉事之初四方之民遠未能集而攻位之役力亦易辦故就殷民已遷者役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書經直解卷之八

壬

翼日是明日達觀是周徧觀視新邑即洛邑召公既以甲寅定位于洛及明日乙卯周公以是日之朝亦至于洛則徧觀新邑經營的處所凡王城下都經召公規定的都巡視一周以相其形勝審其風氣蓋營洛大事未可不詳慎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一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川書命庶殷使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不

作

郊是祭天地。社是祭后土。書是後書。邦伯是統率侯甸男服的諸侯。丕字解做大字。史臣敘說周公以乙卯日至洛。越三日丁巳以營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告既畢乃以所用人夫多寡工程期限之類作為一役書。越七日甲子是日之朝。周公以書親命衆殷之民。其在四方者但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他分命諸侯傳布于下。既以後書命殷衆。於是衆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大來從役。忘其為勞。衆殷頑民且然。則四方之服從者可知矣。

從者可知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諾。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幣是洛邑既成。諸侯來朝會時所獻的幣帛。錫是與旅。是陳御事。是左右治事之臣。人臣不敢直指君上。但言御事者。如今人稱執事。

之邦伯使他分命諸侯傳布于下。既以後書

於王乎

書經直解卷之八

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此以下都是召公警戒成王的說話。元子指商紂說。無疆是無窮。休是美。恤是憂。召公將言天命不可恃。乃先歎息說道。皇天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受天命為元子而有大國殷矣。及其無道得罪于天。遂改革了他所受的命。

的一般。史臣記說經營洛邑之事。既畢。周公將歸鎬京。太保召公有陳戒成王的言語。及諸侯所獻的幣帛都託周公以達之王。于是率諸侯自公所出外取合。併自己告王的書。都付與周公說道。我今拜手稽首以書幣陳於王。而托公轉達者。惟以作洛為化殷之地。君身實化殷之本。今新都鼎建。要誥諭庶殷。以作其友順之風。革其怙侈之習。則必自君身始。此御事者之責也。公其以吾言而達之。於王乎。

使我周代之。然則天命果可恃以為安乎。今王繼文武而受命。尊為天子。富有天下。固有無窮之美。然天無常親。元子大國之命。既可改于昔。亦可改于今。豈非無窮之憂乎。於是又歎息說道。至曷其柰何。弗敬。蓋紂惟不敬。故天命去之。今如何可縱肆而不敬乎。蓋敬者人君持身修政之至要。能敬則視聽言動。件件循理。好惡用舍。事事合宜。然後民心悅而大命可保矣。

詩經直解卷之八

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瘞在。夫知怀抱攜持厥婦子以哀顛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思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遐是遠。終是絕。後王後民稽商糾說。瘞字解做病字。顛天是呼天徂是往。懋是勉。瘞是急速不可緩的意思。召公又說。今天於大國殷命既永遠棄絕之矣。然此殷之先代。如成湯以下諸哲。吾其精英在天。未嘗亡也。彼豈不

能哀祈於天。以保佑其子孫乎。但以其後王後人紂之為君。受天明命。不能敬德。構棄黎老。使賢智者退藏。崇信奸罔。使病民者在位。同惡相濟。毒害其民。民苦虐政。無所控訴。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于天。及往而逃亡。求以自免。又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可哀甚矣。彼天陰隲下民。見那四方之民。無幸受害如此。能不哀憐而思以拯救之乎。故雖殷先王在天之靈。亦不能挽回天意。而墮厥命。

詩經直解卷之八

美

恭顧之命。昔在於殷者。今改而屬於勉德之文武矣。夫祖宗德澤之難特如此。王其可不汲汲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哉。不然。雖文武在天之靈。亦將無如之何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墮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墮厥命。

相是視。迪是啓。從子保是從其子而保佑之。面是對。越的意思。稽是考。若是順格。字解

做正字格保是革正夏命而保佑之。召公說

天命無常。常于有德。我觀古人有若夏禹之

聖天既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

保佑之使繼世之賢足以敬承其道。天之眷

夏如此。當是時禹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

凡所以疑固天命貽厥子孫者無所不至。宜

乎夏之子孫半今尚存也。乃桀為無道。今遂

墮失其天命而以商代之。禹之德澤其可恃

乎。我觀近日有若成湯之聖天既啓迪之而

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遂

續禹舊服以有天下。天之眷歟如此。當是時

湯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奉若天

命敷遺後嗣者無所不至。宜乎殷之子孫于

今尚存也。乃紂為無道。今遂已墮失其天命

而以我周代之。湯之德澤其可恃乎。夫禹湯

能敬其德故其興也勃焉。後世不能敬德故

其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惟在君心之敬肆。

可不慎哉。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冲字解做幼字。嗣是繼壽者是老成的臣謀

是度。天是天理。召公又說人君固當疾于敬

德而親禮老成。又敬德之助。今王以幼冲之

年而繼嗣君位必任用壽者之臣。不徒隆以

禮貌必倚為腹心。言聽計從朝夕親近不可

輕遺棄了他。所以然者。蓋這壽者的臣閥歷

年久。聞見廣博。於古昔帝王的道德奇為師

法者。能稽考其事實如當時親見的一般。是

固不可遺矣。况又德盛智明。凡運籌發慮以

謀度國家之大政。能循理合天。無一些出於

功利的意思。此尤不可遺也。蓋稽古則事有

所證。稽否則理無所遺。若沒有這等的人啓

沃于前。則往古興亡之監。上天精微之理。豈

能件件曉得。今王敬德可不得是人以為輔

哉。大抵老成之臣。計慮深遠。外似迂闊而切

沖之君。喜用新進。勢常易躁。故伊尹告太甲

以先民時若為言。成湯制官刑。以遠耆德為戒。皆是此意。是萬世君天下之要務也。

嗚呼。有王雖少。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

其是期望之辭。誠是和後是遲緩的意思。譬

是險。召公歎息說道。吾王雖是幼冲。乃上帝之元子。受天命而為民主。其責任至大。可不勉哉。蓋天命之去。留視民情之欣戚。若小民不和。則天命亦不可保。而有負于元子之責

書經直解卷八

五九

矣。王其大能誠和小民。使之安居樂業。歡忻鼓舞。無有乖怨之意。則民安而天命亦安。國家永保太平之業。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夫小民雖若至愚。然撫之則后瞻之則仇。其心殆險而可畏。若以為不足。畏而玩視之。鮮有不至於失民者。王必須以誠民為急務。不敢視為緩圖。時時顧畏那小民之害。兢兢業業似登高臨深的一般。則庶乎可以和民心而保天命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日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紹是繼服。是行。洛邑乃天地之中。故稱土中。旦是周公的名。時字解做是字。配是對。不是治。召公又說。出治之本。在乎君身。誠民之道。始於新邑。昔者王方幼冲。猶可委政于大臣。今洛邑新成。王年既長。來此繼天為治。其責至重。凡典禮命討。須要件件自家留心履行。

書經直解卷八

卒

于此中土。以總攬萬幾。不可專倚恃臣下。而自處於逸也。此非臣一人之意見。且旦亦曾說道。人君一身。上為皇天之付託。中為百神之主宰。下為萬民之依歸。今作大邑。豈徒為逸豫之計。蓋將自此土中作君。作師。以配對上帝。肇稱殷禮。以享恭神祇。宅中圖治。以誠和萬民。旦之所言。即臣期望于王之意也。王果能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得佑。命我周者。一成而不易矣。治民至于格天。纔是

極處將見治化隆盛。社稷靈長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吾王不可不加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惟日其邁。

御事是治事之臣。比是親近。介是副貳。節是制。邁是進進不已的意思。召公說。王今自服土中。固以化民為要。然化民當自臣始。使有位者先抵冒法禁而不忌。則何以令民哉。今殷之多士。化紂之惡。非若我周之臣。習於教

書經直解卷之八

左

宜致思焉。

書經直解卷之八

左

今王要先化那殷家御事的臣。使他與我周之御事親近副貳。耳濡目染相觀為善。以節制他往時驕淫之性。則自然日進於善而不能已矣。蓋人為習染所壞。是以流蕩忘返。入于惡而不自知。使朝夕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久之將悔悟奮發。舍其舊而新是圖矣。此先王轉移民俗之善機也。

玉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是處所。召公又說。君身者。羣臣所視效。要

化服那殷之臣。必謹乎君身。王當把那敬做安身的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在。于是如人的身住在房屋裏面。一般不可暫時離了。蓋敬乃一身之主宰。萬化之根源。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而德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而德隳矣。王不可不敬德以為化服臣民之本也。召公進諾至此。凡三言敬而意愈懇切。即周公言所其無逸之意。君人者宜致思焉。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方早墮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方早墮厥命。

監是視以為法戒。服是受。延是失。召公又說。我謂王不可不敬德者。正以敬肆之間。乃歷年長短之所係。前代興亡皆不出此。今我王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

于有殷。若二代之君能敬的則宜以為法。不能敬的則宜以為戒。如夏禹受命歷年四百。我不知他為何這等長久。及夏桀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桀不能敬其德。作威敷虐。得罪于天方早。墮失了有夏之命耳。殷湯受命歷年六百。我不知他為何這等長久。及殷紂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紂不能敬其德。沉湎暴虐。自絕于天方早墮。

《古漢直解卷之八》

卷之八

《古漢直解卷之八》

卷之八

失了有殷之命耳。蓋天命長短皆不可知。而敬德在我所當自盡。觀禹湯之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則王自不能不疾于敬德矣。我謂不可不監于夏殷。正以此也。夫桀以不敬而亡夏。紂以不敬而亡商。周監於二代。至於幽厲。又以不敬而滅亡。千古興亡。如出一轍。自周而後。雖百世可知也。

今王嗣受職。令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嗣是繼二國。指夏商。功是有功德之君。初服是服行政教之始。召公告成。王說。我周自文武造邦。今王嗣位。昭受厥命。雖天眷維新。然今日所受之命。即是夏商所受之命。夏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商。商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我周。是未可恃以為常也。當思二國受命之初。如禹之祗德。湯之懋德。都是有大功德的聖君。能敬德以歷年者。必勉力繼嗣。務要學他的敬德。乃可以凝固天命。多有歷年耳。

況王乃新邑初政。肅行教化之始。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可不謹哉。蓋繼體守成之君。每以天命為可常。宗德澤為可恃。多不能修德以致亂亡。故召公之于成王。告戒如此。嗚呼。若生子。因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召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初生指人幼年。說自貽是自家遺下的哲命。是聰明的天性。召公又嘆息說。今王初政。不可不謹。譬之如人家生子一般。都在那初生幼

年的時節能習於為善。則知識聰明，自漸開發到長大時，必然是箇好人。這是自家遺下來的明哲之性。非他人所能增益也。若人君能謹於初政，習慣自然，必是箇賢聖之君。與自貽哲命的一般，是在吾王自勉而已。我看如今的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之以吉或命之以凶，或命之以歷年長，各這都不可知。所可知者，只看我物政所履行何如。若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貽歷年美，轉移天心，在今日。吾王可以敬德為急務哉。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新天永命。是居肆字解做今字。疾是速，帑是求，帑公又說。如今洛邑新成，我王未居于此。正初服之時，遠近臣民無不瞻仰。今王其及時奮發，速于敬德以為誠和小民之本。不可有一毫怠緩之心也。蓋天命之去留，係于民心。民

心之向背，觀于君德。王其用此敬德以和民，使人心悅而天意得以祈禱。上天長久之命，衍國祚于千萬年，豈不美哉？蓋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故人君欲天命之永，各惟在以德祈之。不在乎禱祀以徼福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入民若有功。

淫是過，彝是常法。各是治。若是順召公又說，德為化民之本。刑為輔治之具。王當急于敬德，緩于用刑。其勿以小民無智過為不法說。他頑慢弗率，難以德化。遂果於誅戮，而一意用刑以威之。蓋民心至愚而神順之，則治達之則亂。若徒用刑罰驅迫，為善則民心未必服從。惟躬修敬德，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彝之習自然化為用德，而可以成治功矣。何用殄戮為哉？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德元是君德首出天下。刑是取法的意思。越字解做於字。顯是明。召公說。王者居天下之上。其位固已極尊。然必須德足以稱之。乃可以服天下。王其懋敬厥德。使德與位稱。巍然立于萬民之上。就似高出一頭的一般。則王之德足以為天下法矣。將見那百姓每感發興起。都取法于君上之德行。無有過用。非法的人。則吾王之德昭著于天下。如日月之照臨。豈不益明顯乎。如此。則可以誠小民而于以固結人心。順承天意。使國家長治久安。以受上天之永命耳。君臣所當勤恤者莫大

祈天命矣

書經直解卷之八

至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末若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下勤恤。是憂勤。其是期望之辭。式字解。做用字。勿替。是兼有的意思。召公又說。上下是君臣。勤恤是憂勤。其是期望之辭。式字解。做用字。勿替。是兼有的意思。召公又說。祈天永命之道。上下同任其責。自今我君臣皆當夙夜勤勞。憂恤相與期望。說道。夏有天下四百餘年。殷有天下五百餘年。享國甚久。今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之歷年。又不要失。

了有殷之歷年。務期兼夏商之歷數。而有之可也。然欲歷年長。各豈必他求。蓋天以民為心。國以民為本。惟欲王誠和小民。常加愛恤。于以固結人心。順承天意。使國家長治久安。以受上天之永命耳。君臣所當勤恤者莫大

于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會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帛。角供王能。祈天永命。

書經直解卷之八

癸

讐民是殷之頑民。與三監謀叛者。百君子。是殷之諸臣。友民是周家友順的民。保是保守。蒙是順受。末是終。召公於篇終。又拜手稽首。致敬說道。洛邑所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友順的民。都視君德之修否。以為向背者也。王能以德為威。以德為明。則我小臣敢率此臣民。使之畏威懷德。保守而不失順受。而不違。無有不遵奉法紀。履行教化者。是乃臣之所能為也。然王之一身。又臣民所視效。尚

當益修敬德以誠民使嗣愛的成命。自今終

有之而不替則王之令聞亦顯於後世而無

窮矣。我今取幣及書以陳于玉且敢以此為

勤勞哉。蓋王來洛邑必有祭祀以祈天命之

永。故我敬奉此幣于玉用供王之祈天永命

而已。不曰祭祀而曰能祈天永命者。蓋祭祀

乃祈禱之文。惟能自敬德之君斯能感格天

心。昭受休命乃祈禱之實。故召公于篇終深

致責難之忠如此。按召誥一篇拳拳歷年之

書經直解卷之八

究

書經直解卷之九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復命於成王因欲告歸

明農而成王懶留周公命其留治洛邑。史臣

記其君臣相告語之辭為書以其皆相洛治

洛之事故以洛誥名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于明辟。

此以下三節是周公授使者告卜于成王的說話復是復命。子明辟是旨成王。記說

書經直解卷之九

究

昔者周公承成王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卜于玉乃拜手稽首致敬而授之以詞說王嘗以作洛之事委之於我。今其事已定。朕敢復命於子明辟。蓋周公於成王以親則為兄之子。以尊則為君。故其報命之間。詞禮嚴重如此。

王如弗敢及夫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吉其基作民明辟。

如弗敢是周公形容成王謙退的意思。及是

與知基命指營洛之初說定命指洛邑告成說皆言天命者重其事也。胤是繼保是太保召公。洛邑在鎬京東故謂之東土。周公說定都大事。坐當親往。今王乃以幼冲退託。若不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的規制善後的事宜都付之太保與我。我豈敢不任其責。於是繼太保召公而替大相視於東土。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都。皆規畫布置以為王始作民明君的去處。

《詩經直解卷之九》

二

蓋都邑既定。則可以朝諸侯撫萬民。而宅中國大之業。皆始于此。所以說其基作民明辟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是三月十二日。洛師猶言京師。河朔黎水是河北。瀍水交源之處。瀍澗是二水名。在今河南洛陽縣。食是食墨。凡灼龜必先以墨

畫於龜殼之上。看灼時所裂之吉凶。食其墨便是吉。不食其墨便是凶。併是使圖是洛之地圖。獻卜是獻其卜之兆辭。周公說三月乙卯之朝。我至於洛師。以河北黎水流的去處。殷民近便。乃先卜此地。不吉。于是改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以為王城朝會之地。而龜兆正食其所定之墨。又卜瀍水之東。以為下都。安插殷民之地。而龜又食其墨。二地皆近洛水。而兩得吉兆。則作民明辟之地。無以易此矣。茲遣使者以洛之地圖。及所卜之吉兆。獻之於王。庶幾定都之始終可考而知也。

《詩經直解卷之九》

三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采相宅。其作周匝休。公既定宅。俾來采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這是成王授使者復周公之辭。拜手稽首是成王尊異周公之禮。匝是配答的意思。視字與告示的示字同。二合是成王說自己及周

公貞字解做當字。成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辭，遂遣使報復周公。因拜手稽首以荅周公之禮而命使者說天於我周眷命可謂休美矣。

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以不敬承。來相視洛邑，安處臣民為我周配。上天休命之地，及經營定了都邑，乃遣使來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豈我一人能獨當之？惟我與公二人共承當其美。且我據卜觀圖規模弘遠，乃知公之宅，洛用意深長，非徒為一時之計。

書經直解卷之九

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都要會以臨兆民，奉天圖治用敬承休命於無窮耳。蓋期望之美意如此。則教誨我者至矣。故拜手稽首以謝公教誨之言，尚當深思而力行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歲秩無文。

此以下九節，乃洛邑既成，周公將迎成王於洛而歷告以宅洛之事。肇是始稱是舉。殷是盛，咸秩是次序而祭之。無吝是祀典所不載。

者周公說王者為天地神人之主。今洛邑新成，宜以祀神為先務。王其首舉盛禮，送祀于新都臨鎮之時。如天地神祇社稷宗廟載之祀典者，固無不祭矣。雖祀典不載，而可以義起者，都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焉。

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齊是整飭的意思。周公說王宅洛之初，必有教詔臣工之事，此非我所敢專者。故我整飭

書經直解卷之九

百官，使從王自周以適洛。此時但微示其意，說是行乃吾王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觀聽。庶幾其有所事乎。爾等宜精白一心，以聽王教詔之詞可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

命篤弼

記是紀錄。功宗是功之尊顯者。元祀是祭祀之首。篤弼是厚于輔君。周公又說論功行賞，乃激勵臣工之大端。今王宅此新邑，就當告

命百官說爾羣臣之中有宣力王家而功勞尊顯者則紀錄之於冊籍。他日舉大烝之禮

以報有功當以功之最尊顯者為首。是不但尊寵于生前而且光顯于身後矣。又命之說汝羣臣有功的既受此褒獎之命益當感激殊恩厚輔王室以圖新都久大之業。庶幾前功不替而元祀可保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書經直解卷之九 六
不視是大示功載即上文紀功的冊籍。教是

上行下効的意思。工是百官。周公說發賞所

以勸功須要至公無私。乃能服衆。今王以此紀功之載籍大示于朝廷之上使衆人每都共見共知。則或公或私自不能掩。褒賞的一出於公。則人知感奮。百工都忘私徇國而一出於私。則人思僥倖。百工都背公樹黨而亦出於私矣。是其公其私皆倣效上人之所為。乃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所條如此。可不慎乎。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孺子指成王。明是比黨的意思。灼是燒灼。敘是次第。周公又戒成王說。功載所係甚重。則王於論功行賞之際。其可以雙倅親故。而少徇比黨之私乎。有所比。則自是以徃。百工互相倅。効無所不私。有如火之始然一般。雖燄燄尚微。而其燒灼將次第延襲。不可得而撲滅矣。循私之害。其初尚微。而終之流弊。不可勝言。如此。王可不防禁於未然乎。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七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繩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若是順。彝是常道。周工指宗周從行的百官。鄉是趨向。即是就明。作是精明振作。惇大。是惇厚廣大。裕是寬裕。有辭是有聲譽。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圖治于洛。其順行常道。如綱常倫理。件件修明。及撫定國事。如刑政紀綱。一一振舉。常常如我攝政之時。不必紛更所

任使的人只用見在宗周之官往邇新邑。不要參用私念壞了新政。使百官知上之意。嚮各就其職。明白振作。以圖勵精之功。博厚博太。以存寬裕之體。如此則治道畢舉。而新政有光。求有休美之聲於後世矣。按周公明作惇大二語。兼為切要。蓋天下之治。常壞于因循廢弛。而尤忌于煩瑣紛更。故明作惇。大二者相成。而非所以相病。若事事修廢舉擧。而不至于煩瑣紛更。則鼓舞振作。何害其為惇乎。

書經直解卷之九 八

大事事提綱挈領。而不至于因循廢弛。則鎮靜寧。何害其為明作。故臯陶言率作。必言慎憲。箕子言三德。兼言剛柔。正與周公之意相合。皆所謂深識治體者。然二者又當審時度。勢斟酌變通。又不可執一論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已是不能已的意思。終是成就。周公既歷告成。王治洛之事。其言欲已而不能已。故又說我周基業開創始於文武。汝雖幼冲。然已嗣

此大業。則當念創造之艱難。而勉力以圖其終。凡所言治洛的事。一一修舉。然後天命可永。而文武之業成也。吾王可不勉哉。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從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喪悔。

這是言統御諸侯之道。百辟是諸侯。享是恭敬奉承的意思。多是重儀。是禮物。是幣帛。後是用。喪悔是差喪。僭悔。周公又告成。王說。諸侯朝貢于洛邑。他心裏有誠實的。也有不誠實的人。君要知道他。只在此心。常存敬謹自然。清明洞達。曉得那諸侯誠實享上的。也曉得那不誠實享上的。蓋享上重在禮儀。不重在幣帛。若禮不足。而幣有餘。雖車馬充盈。玉帛交錯。都是虛文。這叫做不能享上。惟不能用志於享。上則凡一國之人。亦皆効尤。說道上面人可以幣交。不用禮享。而舉國無享上之誠矣。將見人心放恣。侯度不肅。所行的政

上。一面人可以幣交。不用禮享。而舉國無享上之誠矣。將見人心放恣。侯度不肅。所行的政

事必至於差爽。僭侮毀壞王法而為叛亂之事矣。不享之弊至于如此。王可不端其本原而敬以識之哉。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慢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我。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言教養萬民之事。頌是布不暇。是汲汲不遑的意思。非是輔。穀字解做勉字。敘是有次序。正父指武王。以其有匡正天下之功。故稱正父。是至周公又告成王說。勤政化民。乃

《書經直解卷之九》

十

君道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頌布。我之所汲汲不暇者。聽我教訓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使民皆服從教化可也。汝若於此不能勉勵。則民彝泯亂。是豈享國長久之道乎。昔汝正父武王能行此道。而我嘗率之以服民者。汝必篤敘汝正父武王之道使之益厚而不忘。有序而不紊。無不如我為政之時。則人亦不

敢廢汝之命矣。蓋武王歿。我能守其道。如武王。故天下不廢我之命。今我喪王。能守其道。於勉與不勉如此。王往洛邑。真敬之哉。我自此以後。將退休田野。只講明農事。以遂歸老之志而已。汝若於彼洛邑。果能盡心教養和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感仰愛戴。無遠而不至矣。夫周公期勉成王。前言若彝撫事。如予此。又言篤敘正父罔不若予。皆不嫌于自矜者。蓋成王親政之初。若稍有更張。必至于變亂成法。安危之機。所係甚重。故諱諱訓戒之。伊尹復政太甲。亦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古大臣愛君。無已其言類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九》

十一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冲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這是成王留周公的說話。明是顯明。保是佑。稱是舉。智是不乖。慎是可义。居是安。師是衆。成王答周公說。予以幼冲踐祚。賴公明白。

保佑之。不惟啓迪之無隱而又維持之盡力。如法祖奉天治人事神皆人君大明德的事。公歷歷稱舉以誨我使我小子繼志述事振揚文王武王之光烈持盈保泰奉蒼上天之眷命教養四海的人民使皆和而不乖。愷而可各以安此衆庶於洛邑。此皆予小子所不能及而公一一教之明保之功何其大哉。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是厚宗即上文功宗。將是大承上文說政

莫重于報功公則誨我惇厚功宗的大禮凡

諸臣有功者皆次第修舉祀典而以功之最尊顯者為之冠則報功之禮行矣禮莫重於

祭祀公誨我首舉祀神の大典雖祀典不載

者都秩序以祭之則祀神之典舉矣這都是公舉大明德以教誨我者也我之賴公明保如此其可遠有明農之志乎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子冲子夙夜恭祀

旁作猶言旁行是上下四方無所不徧的意。思穆穆是深遠。是迎衛是平不迷是不失。茲是謹成王稱美周公說。惟公輔我冲子既討叛伐罪以安王室又制禮作樂以興太平。其盛德昭光明顯於天地之間勤勞施布於四海之內合上下四方都流行充塞穆穆然深厚廣遠。自新月盛以迎迓國家之治平。使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教化天下者。件件修舉無有迷失之患。公德教在當時有可憑藉如此。我冲子更何所作為只是早晚間謹處以主祭祀之事而已。然則予方仰成于谷公其可以遠去哉。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棐是輔迪是啓篤是厚成王又說。公之小子既。有輔弼之勞而猶不忘教誨之益以其功績而言所以輔助啓迪乎我者可謂厚矣。使公一委則棐迪之責。將誰賴哉須要畧明農退休之私為國家久遠之計。所以棐迪我者自

始至終無不如是可也。

王曰。谷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以下成王在洛邑留周公治洛的說話。予

小子成王自稱即辟是就君位。周是鎬京。後

是留後治洛。成王既勉留周公乃身歸鎬京

而命周公留治洛邑。先呼而告之說。洛邑已
定舉祀發政之事今已行之。我小子其退而
就君位於鎬京矣。惟此洛邑命公留後以鎮
撫之。以公元老宿望有以係屬人心也。初周

書經直解卷之九

西

公作洛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成王
則以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忘。故
身歸於周以重根本。而留周公治洛以定新
民。兩都並建大業永固矣。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報公功

迪是闕亂是治宗禮即功宗之禮。數是安定

的意思。成王又慰勞周公說。當今四方開治。
已致太平皆公德教所致。公之功大矣。使我
論功行賞。公必為冠。但新邑初定。亟功之命

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尚未能安。定公之大
功。雖公未嘗望報而在朝廷誠為缺典。公必
勉留以待宗禮之定。不可以言去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眾亂為四
輔。

迪是啓。將是大後與上命公後。後字同。監是
視効的意思。受民指殷民說。四輔猶言三輔
是藩衛的意思。成王又說。公已然之功既未
及酬。將來之績尤所深望。公居洛邑必當興

書經直解卷之九

五

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後之事業。使我士
師工効職於洛者都有所監視而共勉於職
業可也。蓋今日洛邑之民。乃文武所受於天
者。公其大保安之。使服於德。義安於法制。則
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而治為我周之藩輔
矣。

王曰。公宗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
惟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是止。將是奉行的意思。數是厭康事是安

民的事。替是廢刑。是儀刑成王于將歸之時。又丁寧周公說道。公其定止於此以治洛我則往歸於宗周已。蓋公之大功人皆肅然奉行無敢違逆。且又欽而悅之無不愛敬。公能係屬人心如此。宜鎮撫洛邑以慰安之。若公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合。是因我矣。公慎勿以此憂困我哉。蓋我今歸周。望治之心甚切。其於安民之事亦汲汲然不敢厭怠。是在公同心共濟而已。公必終留治洛。易廢其所以儀刑士師工者。則百僚競勸庶績咸熙。不特洛邑之民安。雖四方之民都得以世世享賴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以下是周公許成王。留後治洛的說語。未是來洛邑。承保是承王命以保民。越是及烈考指武王。弘是大責。難於君叫做恭。周公因

成王懇留。義不容辭。故拜手稽首致敬。以復命說。王命我來此。洛邑撫治殷民。我豈敢不仰承王命。以誕保乃文祖文王所受命於天的民。及光顯乃烈考武王的功烈。是留後治洛。吾固不敢負王之委託矣。但保民之責。雖任於我。而保民之本。實係於王。故我將大責難之義。以啓迪王心。裨益新政。此我所以仰承文武而忠于吾王之本心也。王其念之。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惇是厚。譽是典。章殷獻民是殷之賢人。新辟。是新君。恭先是以恭敬倡率後人。時字指洛邑說。周公告成王說。予之所欲責難于王者。蓋以王雖歸周。當常來視事。洛邑盡以為治之道。如國之典章文武所講畫的。則厚加遵守。不至過失。殷之賢愚前代所播棄的。則厚加簡拔。不至遺棄。使法度修明。賢智効職。

而治功赫然為四方之新主。且以此任賢守法的恭德為周家後王之率先。此皆治洛之所當務也。又說王其自此洛邑盡宅中圖治之道。則政治教化既足以甄陶斯世賢人君子。又足以澤潤生民萬邦之太咸底于休美。而王之治洛乃有成功矣。此臣責難之恭所不容已者。王其圖之。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眷其師作周季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書經直解卷之九

十八

多子是衆大夫篤是厚師是衆。孚字解做信字。孚先是以誠信倡率後人考是成昭子指成王猶言明君也。單是盡周公又說人君既有勵精之政則臣下豈忘夾輔之忠。予旦敢率此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相與効職于洛以篤厚文王武王已成的功烈使之永久而不替用以慰答衆人之仰望使不孤其顧治之心。以誠信為我周後臣之所率先使各盡其事君之道成就吾王之義刑使言行政事

皆可為法盡布文王之德澤使淳博周徧無所不被。是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皆併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秬是使。鬯是戒飭。寧是慰安的意思。秬是黍米。鬯是鬱金香草。古時以墨黍為酒煮鬱金和之使其氣芬芳調鬯故謂之秬鬯方用之以祭神者也。自是中尊明是潔禋是敬。文臣

書經直解卷之九

克

記周公留洛之後成王遣使誥戒殷民因以秬鬯賜周公禮數隆重。故周公復命于王說王歸宗周不忘洛邑遣使來此戒勑殷民。且以恩命來安慰我賜我以秬鬯二尊其詞說這秬鬯之酒乃明潔禋敬以祭神明之物非是可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奉享於公以示隆重。王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特恩殊禮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予不敢宿則裡于文王武王

宿是進爵飲酒。周公說。王所賜秬鬯明禋之酒。乃用之宗廟以事神明者。予豈敢遽當此禮而進爵以飲乎。予惟推受恩之所自念。祖德之當酬。乃用此以禋祭於我文王武王。子以爲王祈福。盡臣子祝願之忱而已。其謙不居功孝不忘本如此。

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惠是順。遘是遇。厭是飽。引考是長壽。周公祭於文武。其祝禱之詞說道。今王一身所係甚大。我先王精爽在天。當默佑之。夫福莫大於好德。願陰誘王衷。使順文武之道。篤厚之不忘。次第之不紊。以續承先業而無失德可焉。福莫大於康寧。願默相王躬。使身體康強。無令遭遇災害。以自罹疾病可焉。子孫者王之胤嗣。則啓佑之。使其子孫萬年厭飽。祖德亦如王之篤敍也。民者國之根本。則默相之。使殷民皆率德永年。享有壽考。亦如王之康寧也。夫周公雖祝頌成王。而寓規諷之意。忠臣

愛君之切如此。

王仲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俾是使承是聽受。敍是教條次第。觀是法子。指成王。周公既述為王祈禱之詞。又丁寧說王遣使毖戒。殷民固有教條次序。然不本諸身前徒法。何以自行。王必躬行實踐。使殷人都有所感發。興起聽受今日教條的次第。至於萬年之永莫不觀法。我孺子之德教而懷服之。則國家之業可以永保。于勿替矣。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驛牛。武王驛牛。王命作册。逸祝。問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以下是史臣記當時祭祀而誥等事。爰周公留洛之始終。恭是冬祭名。驛是赤色。灑是黑色。是清廟中央之室。裸是灌酒于地以降神。史臣記成王於戊辰之日在洛舉行烝祭之禮。因以留周公治洛之事。告于文武文王之

前用赤色之牛。武王之前亦用赤色之牛。廟祭皆用太牢。此用特牲者盛其禮也。王又命史官作冊祝之文。當時史官名逸者所作祝文惟告周公留後治洛的事更不他及。重其事也。于時諸侯為賓於王者以王殺牲禋祭廟都來助祭。而王乃入太室之中用珪瓚酌秬鬯之酒灌於地以降神。其舉行祭告之禮如此。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三

上文言烝祭之日與祭告之事作祝之令而未明言為某月。故史臣又記說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祭告文武。命史逸作祝冊以告神皆在十有二月。前言戊辰乃十二月中之一日也。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以洛邑之民受于文武。故不輕於付託耳。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不曰治洛。惟七年而曰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蓋

以洛邑之地與洛邑之民皆是文武所受於天。故保其地與民即所以保其命耳。周公留洛之始末如此。按洛誥一書所言皆治洛之事。周公於成王則勉其宅中圖治而成王業之終。成王於周公則望其留後輔蒼而釋明農之志。君臣交相責難詞旨懇切。而於誕保殷民之意則篇中尤惓惓焉。究然明良喜起之氣象。成周有道之長豈偶然哉。後之君臣宜知所取法。

多士

今本卷之九

五

武王克殷之後周公以殷民頑梗難化遷之于洛。其中亦有有位之士。至是洛邑既成周公留治于此。聽政之初為總呼多士。以王命誥諭與之更始。史臣記其事因以多士名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三月是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稱商王士者貴之之辭。史臣敘說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治洛之事于新邑。因

傳王命以告商家有位之士。蓋懼商民始遠不安其業。故呼多士而誥諭之。無非定其反側之心。誘以從善之利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吉弗弔。是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勒殷命。終于帝弔。是恤。是天是上天之通稱。王罰是王者所

奉之天討。弔是正。周公傳王命以誥諭多士。說爾殷家所遺之多吉。毋懷反側。不肯順服。蓋未知國之興喪。非人所能為也。昔殷紂暴

虐。不為天所憫恤。是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故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革殷命。實奉天討罪之公。非有所利而為之也。

肆爾多吉。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固亂猶我。我其敢求位。
弋是。以生絲繫矢而射鳥。蓋有心取之之意。是與。是信。固是保護的意。是輔王。

命又說。肆爾多士。昔殷有天下之時。我周僅百里。小國勢不相敵。豈敢有心弋取殷命。盡栽培傾覆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乎。不肯保固殷家之亂矣。所以眷求明德而輔弼我周之治。在天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為。猶言秉彝。是民之所秉持作為者。王命又說。天之與民。執若相遠。而其理實有相因

者。今天不與殷于何見之。即下民之秉持作為者。是也。觀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商民之秉為如此。則帝之不與可知。天之明威。豈不凜然。其可畏哉。爾多吉。畏天之威可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闡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是導。遠是安。邇是往。降格是天降災異。獨

是意嚮庸是用辭是矯誣之辭。元命是大命。王命又說商之伐夏周之伐商其順天應人一也。爾多士未釋然于我周何不以夏商之事觀之我聞古語有云人情莫不欲逸然安逸莫如為善上帝與人以善使之反已自修是乃引之安逸之地也。夏桀乃喪其良心自趨于危不肯往適于安逸其昏德如此。上帝猶未忍遽誣于桀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使知恐懼修省桀乃猶不知警畏不能敢用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三

上帝降格之命大肆淫泆有日亡乃亡矯誣上天之辭天用不善其所為弗念弗聽遂廢其大命降致誅罰而夏祚終矣。夫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觀有夏喪亡之故則殷之喪亡

豈非天哉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甸是治天既致罰于夏忿民之不可無主也。乃命爾先祖成湯奉將威命爰革夏正以有天下成湯又念天下之大不可以一人獨理

乎四方煥然綱紀法度之一新焉此商之興實仰承天眷而非私也。知商之興則知周之所以興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恤是勤恤殷之有天下不獨成湯能盡開創

之道自成湯至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

作無不明德以修其身恤祀以敬乎神蓋成

湯能顧諒明命罔不祗肅其明德恤祀之家

法子孫世世守之不敢失墮創業守成相授

一道如此殷之享國長久豈偶然哉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

配天其澤

否是大父是治失帝是失上帝之心澤是德

澤承上文說殷王惟明德恤祀克享天心是以上天眷命既大建立以定其天位又佑佑以治其國家使王業長安國祚綿遠其得天如此然殷王亦兢兢業業惟恐失了上帝的

心無不求賢輔治以撫安萬姓務使德澤之

流無所不洽有以配天之廣大也夫上天之

眷命既隆先王之修德彌謹商業之永不亦
宜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顧于天則曰其有聽念于先
王勤家誕淫厥濁罔顧于天顯民祇

後嗣王是紂天顯是天之顯道祇是敬畏王

命又說殷之家法使子孫能世守之何至于
亡今後嗣王紂乃昏迷失德大不明于天道

書經直解卷之九

天

天道且不能知况能聽念先王之勤勞那家
而思所以效法之乎蓋商王沈湎暴虐大肆
淫泆凡慢天殘民之事無所不為其于天之
顯道民之祇畏有不知其為何物矣惟不顧
先王之勤家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紂既不顧天顯民祇自絕于天姑憲于民故
上帝不肯至建而保乂之降若此大喪使其

國亡而身滅實自作之孽也

惟天不畀不厥德

天降大喪于殷而不與之者何哉由其不明
厥德罔顧于天顯民祇耳商先王以明德而
天丕建後王以不明德而天不畀天之可畏
如此

凡四方小大邦畿罔非有辭于罰

辭是討罪之辭王命又說凡四方小大邦國
喪言必須聲言其罪乃行討伐若未有可言

書經直解卷之九

天

之罪而罰之是謂師出無名矣况紂為不善
惟日不尽其罪惡貫盈有難悉數者我周肅
將天討奉辭以伐之豈有私意于其間哉
王若曰爾殷多主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是善帝事是天之所為周公又傳王命呼
多士而告之說爾殷遺多主昔紂不明厥德
天降大喪然天不能自誅假手于我有周以
誅之惟我周王大善承天之所為肅將帝命
以討有罪非有心而弋取之也

有命曰割殷告初于帝

割是斷絕。粉是正。上帝有命于我周說道殷王不明德。爾往斷絕其命。故我不得不興弔伐之師。戡定翦除。告其勸正殷邦之事于帝。以復割殷之命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事指割殷之事言。不貳適是專一的意思。承上又說。帝命割殷而我勸正之。是我周伐殷。其事非出于私。一于從帝而無貳適矣夫。

書經直解卷之九

我周能一千從帝。則天命在我。天之所存。孰能違之。爾殷王家自當歸于我周。斷斷乎不容他適矣。周不貳于帝。殷豈能貳于周乎。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港是大度。是法度。動是遷徙勞動的意思。王命又述遷徙殷民之由。以消其怨望之情。說道。爾多士有怨于我。得非以安土重遷之故。照當殷亡時。我周猶封武庚于故都。未嘗為遷國計也。及三監倡亂。武庚蠢動。予方說曰。

惟爾衆助虐。大為非法。而思以遷之。故今日

之事。非我故。欲勞動爾。有衆其實變。自乃昌。自作不靖。蓋法所必遷者。予亦不得而私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辱肆不正。

即是就辱是禍。承上說。我之遷爾。非特以叛亂之故。予亦念天。就爾殷邦。屢降大戾。紂既以無道而誅。武庚又以不靖而滅。是殷之故墟。君深惡俗邪。慝不正屢遭天罰。不可復居。故使爾避凶趨吉。未必非爾之福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主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時字解做是字。西是洛邑。以在殷邦之西。故曰遷居西。後是後命。周公又傳王命以告多士。說。猷告爾多士。我以殷邦屢降大戾。故遷爾來居于西。非我一人持德。不務康寧。故為勞擾。蓋天降大戾于殷。汝等內懷二心。不順於我。予恭承天命。遷尔等於近郊。使各得舍。

舊圖新。爾之居洛必去其反側動搖之心。毋違越乎天命可也。苟或違越天命朕不敢再有誥戒之辭。且以刑罰加爾。是爾自取罪戾不可有怨我之心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明有典。殷革夏命。

明是簡。典是典籍。王命又說。爾等既為殷之遺民。豈不知爾殷之故事。殷之先合有明書有典籍。紀載殷革夏命之事。如所謂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帝用不減。式商受命者。皆爾

所習聞也。夫周之革殷。即殷之革夏。爾何獨疑于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彼是啓迪。簡是簡拔。服是列。天邑是商邑。尊之之辭。率是循。矜是憫。王命又告多士說。爾等知爾商。非不革夏之事。而猶致疑于今者。我想爾等之心。豈不以商革夏命之初。凡夏

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在百僚之間。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拔用。雖革命若商而用人。則不若商也。孰知天命有德。非人若所得私。予之所聰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非故離逖爾土也。正冀爾率德改行。以為可用之地。予惟循商家故事。以矜恤于爾。亦將使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耳。今之不用爾者。非我之罪也。爾何為有怨望之心哉。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奄是國名。與管蔡霍皆武庚之黨。降是不盡法的意。思猶今言降等。四國是縣管蔡霍。是親比。宗是宗周。遜是遜順。周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昔朕来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宥。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以商之所都。邪慝不正。移爾遠居于洛。寢邇王家。以親比臣服我宗周。與

周之臣子朝夕相觀化。惶逆之智為過順之美是昔日之遺黨餘孽為今日之善士良民。其罰蓋已甚輕其恩固已甚厚矣。今乃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

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

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申。是_是東明賓是賓禮。周公又傳王命說。告爾

殷多士。今予惟太降爾命。不忍殺爾。故由明

書蓋解卷之九

益

此命以告爾。夫我之營建都邑于茲洛者。豈好為多事也。予惟以四方諸侯朝覲會同不可無賓禮之地。故建王城以待之。亦惟爾多士服役奔走。臣事我周。多有遜順之美。豈可無安居之寧。故建下都以處之。我營洛之意。不過如此。爾宜感恩之不暇。又何以反側動搖為哉。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土是田業。寧是安寧。是事。止是居。承上說。我

營洛邑。以安集爾多士。使爾于洛邑之寧。有可耕的田土。有可為的事務。有可依的居止。今為爾計。當一心嚮化。盡消其反側動搖之習。庶幾保有爾田業。得以播獲安爾所事。得以經營。安爾所止。得以棲息。宅洛之利如此。爾猶欲自作不靖。亦甚愚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畀是與。矜是憐。不啻。猶言不止。如此承上文。說。爾若安居樂業順服我周。無敢不敬。則凡事循理為天所福。天將畀與而於憐之。使爾得以保身保家。安享福祿矣。若爾不克敬。則凡事悖理為天所禍。不止家室竄徙。不得常有爾土。予亦將致天之罰。以刑戮加于爾躬。身亦有所不能保矣。禍福所由在。敬不敬之間。如此。爾肯克敬。以自求多福可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舉從爾遷。

邑是四井之地。指多士所居說。繼是子孫承繼的意思。年是壽。小子指多士子孫說。承上又說爾多士。若干此都邑之中。絕反側動搖之心為專一從周之計。則自今得居爾之邑。以安其身。又將承續爾居以保其子孫。不但此也。且爾之身有營為于斯。有壽考于斯。都樂業安生以享太平之福矣。爾之子孫從此開大基業。方興未艾。實自爾遷以始之。以亡國之餘裔為起家之始祖。又何至如之矣。以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三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下當有關文言。是總指上文的說話。周

公傳。王命於篇終。告多士說。凡我曉諭爾多士之言。反覆丁寧。無非以爾之土田居止為念。欲爾安居樂業。不復反側動搖。以保福祚。于無窮也。我為爾多士計。慮深遠如此。爾可不體我之意。而善自為謀耶。按武王一著戎

衣天下已定。殷民乃復思其先王之澤。三監構隙即皆蠢動。周公遷之于洛。又告諭再三。而後定。可見殷之得人心也。甚固周之定王業也。最難然。則固結人心。保守王業。乃有國家者之要務也。

無逸

曼安荒逸。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成王以冲年即位。周公恐其耽於逸樂。故作是書以訓之。慘憊以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三

法。祖恤民為言。史臣記其辭。遂以無逸名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君子指人君而言。所是處所。如人住處一般。禾初種叫做稼。既歛叫做穡。小人之依指稼穡說。周公陳書以戒成王。先嘆息說道。人君一身主宰天下。總理萬幾。一念不謹。遂貽四海之憂。一事有失。或致千百年之患。須要把憂勤敬謹為安身的處所。動靜食息。常在予

是不可暫時離了他。這纔是所其無逸。然無
逸之道何先。蓋天下第一件辛苦的事莫如
稼穡。人君雖身居九重。先須洞燭民隱。知道
那農夫每祁寒暑雨露。體塗足自耕耘。至于
收獲受了許多辛苦艱難。纔能飽食暖衣。仰
事俯育有安逸的時候。知此則知那百姓每
倚靠稼穡為生。而凡所以重民之事。卽民之
苦。自有一日不容少懈者矣。此人君無逸之
先務也。蓋繼體之君。坐享成業。以崇高為得
書經直解卷之九

肆小民為可輕。多縱情逸樂。而鮮能令終者。
故周公於成王。惄惄告戒如此。

相小。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
無聞知。

相是視。小人是小民。諉是鄙語。諉是妄誕。否
是不然。薄是輕侮。昔之人譬如說先年的老
人。指父母說。周公又說我觀那田野小民。其
父母嘗勤勞稼穡。受了許多艱難辛苦。纔得

飽煖安逸。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今日之安
樂。由父母躬勤稼穡之艱難所致。乃恬然自
恣取快。目前習為市井鄙俚之談。凡出于口
者都不循道理。既又敢為妄誕。凡所行的事
都不依法度。不然則又輕侮其父母說道。比
先年老的人。無聞無知。都不肯安樂。受用徒
自勞苦而已。小民之無忌憚如此。夫此小民
出自農家。只為不曾涉歷艱難。遂至于輕肆
放誕。欺侮父母。况人君生于深宮長于富貴。
書經直解卷之九

稼穡艱難之狀。既未嘗接于耳目。崇高稼穡
之事。文易以惑其心志。使非深知無逸之道。
則必以逸樂為無傷。以祖宗為不足法。喪亡
之禍。是基于此。宜周公首舉以警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
七十有五年。

中宗是殷王太戊。天命是天理。自度是以法
度檢律其身。周公舉昔之賢君。躬躬行無逸

者以告成。委先嘆急說。人生莫不欲壽。然惟無逸乃致壽之基。未有好逸樂而能壽者。我聞在昔殷王中宗其處已則嚴而莊重。恭而謙抑。寔而欽肅。畏而戒懼。把天命之理。當做法度。以自檢律其身。無一言一動。不循著規矩。其臨民則祗敬。恐懼而不敢有一毫怠荒。安寧之意。其修己治民。始終一於敬。如此所。以他精神氣與收斂完固。無有一切伐性傷生的事。而國脉亦賴之以永延。至於享國七十。

十有五年之久。斯無逸之效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方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是殷王武丁。舊是說他未即位時。爰暨美。靖是安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盡無逸之。道者。在殷又有高宗武丁。當其未即位時。其

父小乙。恐其生長富貴。不知憂勤。乃使他父。處民間。與那小百姓。每同事勞苦。凡稼穡艱難。閭閻困窮之狀。件件都知道。後來起而即位。居小乙之喪。在亮陰中。恭默思道。至于三年之冬。未嘗輕發一言。惟其慎重而不言。所以能密察下情。明習國事。一有號令。條教無不當乎。天理協乎人心。雍然而和順焉。又且勵精圖治。兢兢業業。不敢一毫怠荒。安寧。一心只以治世安民為務。故能使殷之天下。蔚然于禮樂教化之中。熙熙于休養生息之内。既極其嘉美。又極其安靖也。于時萬邦之民。咸蒙被其德澤。無小無大。莫不歡欣鼓舞。無或有違背而怨謗者。夫能勤政則收攝精神。既有保壽之基。能和民。則導迎善氣。又有長年之助。故其享國。至于五十有九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是高宗之子。祖庚之弟舊為小人亦指未即位時說。保惠是保安惠養鯀寡是窮民侮是輕忽。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盡無逸之道者在殷還有祖甲。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一向與小民出入同事經歷艱苦。其後起來即位深知小人之依全在稼穡。因此切于愛民於天下的百姓都要保安惠養使之各安田里。不肯橫

今言經直解卷之九

里

征暴歛以戕害之。其間有鯀夫寡婦人所易忽者尤加憚卽不敢輕侮。其故事勤民之聲始終一致如此。是以精神純一內有以養壽源民物太和外有以延國祚。故祖甲享國至于三十三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夫壽乃五福之先人主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觀殷之三宗其享國長久皆以憂勤敬畏得之。則祈年永命之道固在修德而已。人君可不知所法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閑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充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六年或四三年時字解做是字指殷三宗說。耽是過于逸樂

的意思。周公又說殷之中宗高宗祖甲皆以克勤無逸而享國長久。自三宗之後立為王者都少長富貴生來便就安逸。惟其生而安逸不曾經歷田野出入民間于農家稼穡艱難之狀一無所知。于小民經營勞苦之情一

今言經直解卷之九

里

無所聞其所聞見都是耽樂之事。凡聲色游田可以適情娛志者無所不為。內伐性喜外促國脉故自三宗之後都不曾享有壽考。其在位遠者不過十年或七八年近者五六六年或四三年耽樂愈甚則享國愈促理之自然也。夫人情莫不欲逸而所欲有甚于逸者莫如壽亦莫不惡勞而所惡有甚于勞者莫如夭。若知憂勤者之必壽縱怒者之必夭則豈肯舍其所甚欲而就其所甚惡哉。周公此言

全為明切。可見古之大臣既願其君之聖賢，又祝其君之壽考。其忠愛無已之心如此。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抑是謙抑畏是謹畏。周公告成王。又嘆息說道：自古無逸之君。豈惟商之三宗為然。厥亦惟我周先代肇基王迹者有太王焉。其勤王家者有王季焉。這二祖都有盛德。其心能自謙抑貴而不驕富而能降。不敢有一毫矜誇。又能自謹畏上嚴天命下顧民瘼。不敢有一毫放肆。

蓋人君惟不知謙抑必至于侈縱。惟不知謙畏必至于怠荒。此逸欲所自生而敗亂所由起耳。我二祖能以抑畏存心。所以能盡無逸之實也。周公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太王王季以見其源流之深長如此。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是服用儉薄。即字解做就字是專心幹理的意。康功是安民的事。田功是務農的事。周公又說：我周以艱難創業。至于我皇考。

文王又深知稼穡之艱難。自家的服用。件件都裁損簡約。凡奢靡華麗之事。非惟不肯為。亦且不暇為。只是專心致志。去幹那安民之功。與養民之功。明教化修法令。使百姓每強不凌弱。衆不暴寡。箇箇都得以相安。制田里。教樹畜。使百姓每盡力農事。不妨其耕耘收穫之時。箇箇都得以相養。蓋人君若厚于奉己。則必緩于為民。文王務損上而益下。此所以為至德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饗寡。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都解做美字。鮮字與先字同。舌字通用。是日西的時候。周公又說：人君身居尊位。常驕矜自恣。未察下情。所以把百姓的事不肯留意。文王則不然。以言其德之柔則寬厚。慈仁藹然而可親。柔到箇盡美處。以言其德之恭。則謙抑祇慎。肅然而不放恭。到箇盡美處。其懷抱保護小民。就如父母之愛子一般。

小民之中有鰥寡無依者尤加意憫。凡施惠周給必以為先。以此等窮民皆天民之無告者故發政施仁必先及之也。文王之心在保民如此。是以勵精圖治不憚勤勞。每日從早起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暮。就是當食的時候也不暇食。一心只要使天下百姓每家給人足。憐然太和無一夫不獲其所然。後其心始慰耳。夫崇儉素恤。因窮勤政事。這都是無逸的道理。然惟創業之君深知小民之艱難。方能兼盡如此。此周公所以備述文王之事為成王告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盤是盤桓不舍。遊是遊幸。因是因備受命。是為諸侯中身。猶言中年。周公又說。遊幸以省風俗。由獵以習武事。國家固自有常制。但人情或以此為樂。而至于縱欲妄費者有之矣。文王未嘗不遊。因自省耕省歛之外。未嘗

《書經直解卷之九》

四六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三

敢荒於遊。自蒐苗獮狩之外。未嘗敢荒於田。兢兢業業。若有所禁制而不敢肆者。所以用度。常是撙節。賦課自然輕省。其庶邦之民。所供獻的。惟是正數。正數之外。如珍奇無用之物。侈濫無名之稅。一毫不以橫斂於民焉。夫文王不以逸欲病民。如此則既能持己以培養壽源。又能恤民以凝固天眷。故其受命為諸侯時。年四十有七。其後享國至五十年。壽數最高。而享國最久。此文王無逸之效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乎。逸于遊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是法。其字指文王說。淫是過。周公告成王。又嘆息說道。從今以後。嗣王不必遠有所慕。惟取法我周文王可也。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德澤深厚而享國久長。此乃家法所存。子孫當世守而勿失者。王必以此為法。則凡觀逸遊田之事。雖不能盡無。皆當有節度而不可過。如觀以察災祥。必

思耽物之當戒。逸以節勞瘁。憂聽政之或妨。遊以省耕斂。必不敢無事而空行。田以講武備。必不敢非時而輕動。則四者無淫縱之失矣。四者既省。國用有常。故萬方之民。每歲貢賦。惟取正數之供。自正數外。別無分毫。科派以厲民。必如此。方為善法。乃祖以盡無逸之道也。夫觀逸遊。田之不敢過。是嚴于檢身的事。萬民惟正之供。是寬于賦民的事。然必上無過動。而後下無濫取。若人君出入起居。稍不中節。則未免勞民傷財。而暴斂橫征。亦將無所不至矣。此恭儉而取民有制。所以稱為賢君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是禁止之辭。皇是自寬假的意思。訓是法。若是順。則字也。解做法字。徑是過。酗于酒德。是縱酒的凶德。周公又告戒成王說。今王取法文。想要常存儆戒之心。母自寬假說。今

日且為是耽樂也。無妨害。殊不知人君一身。皇天監臨之于上。萬民瞻仰之于下。事事都要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若或耽樂。則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由是在位之人。都効法此等過逸之行。如商紂酗酒。而臣下化之。相率而為酗酒之凶德。蓋上行下效。其機如此。吾王其以此為戒。無若商王。受之沉迷。昏亂。酗于酒德哉。夫周公告成王。既舉文祖以為法。又指商受以為戒。皆自耳目之所及者言之。其警動成王之意。切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胥。胥教。胥悔。民無或胥譏張。胥幻胥是相患。是順。譏張是誑。誑是變亂。名實以眩觀聽的意思。周公恐成王未能聽信其言。故又歎息而告戒之。說我聞古時人君德業已盛。宜無待于良臣之輔助矣。然當時為臣的。猶且慎防逸欲之萌。不忘忠益之獻。相

與陳謨納諫以訓戒告諭之。訓告之不足。又相與竭力維持以保養將順之。保患之不足。又相與悉心教誨以規正成就之。夫古之人臣忠愛無已如此。則其君能受盡言可知。所以視聽思慮皆無蔽塞。好惡取舍不至違悖。自然公足以服羣情。明足以燭姦佞。當時之民箇箇循法守分。無有一人敢相與誑誕。變名易實。倡為幻妄之說。以眩惑君心者。蓋邪正之機。相為消長。人君能任賢納諫。上下交相飭勵。則正氣充實。邪說無間。可于自然之理也。然則人君可不親正人。聽忠言。以求盡無逸之道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指上節古人聽言之益說。訓字刑字都解做法字。否是不然的意思。請神加禍于人。叫作詛。以言告神叫做祝。周公戒成王說。我所言古人聽受忠言之事。正今日所當效法者。

王者于此不肯聽信。無受言納諫之誠。則在位的臣。亦皆互相倣效。而不盡忠規諫。君間臣詬邪說得行。則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都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最便於民。最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其君殘忍的却以為不便。要變亂以行其暴虐之政。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其君奢侈的却以為不便。要變亂以遂其貪求之志。上有亂政。則下不聊生。那百姓每必以上之所為。為不是。其心裏必違悖。而然恨。再有不然。其口裏必詛祝於神明。為人上者。使百姓每心口交怨。其弊至于如此。治亂矣。大不聽臣下之忠言。其弊至于如此。治亂存亡之機。所係甚大。吾王其可忽哉。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

廸是啓。哲是智。廸哲是實能行其所知的意。愚周公又歎息說。天下之事。知之非難。行之

為難。稼穡乃小人之依。人君既知之，則必為之經營措處，使小人各得所依，方是實蹈其知者。自昔賢王惟殷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這四君皆身處崇高之位，而察見民情之隱于稼穡艱難之事，不徒明足以知之，又能兢業于身心惕勵于政事，或治民祗懼，或嘉靖殷邦，或不侮鰥寡，或咸和萬民，是實能蹈廸其明哲以盡無逸之道者也。吾王可不知所法乎？蓋人主既有仁心，當行仁政，故問人之寒則衣，人之饑則食，之然後民被其澤。不然則是知其饑寒不與衣食，民何賴焉？這廸哲二字，又無逸之綱領，人主所當深思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怨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怨是怨望，豈是罵詈。皇字解做大字，怨是大義，是聚周公又說。三宗文王皆知民依，故不暇責小人之怨，置而益敬其德。王干這廸哲的事，或不肯聽信，只見人的不是，不能反躬自責，則小人乘間，乃或誑誕變置虛實來說。

三宗文王能迪知小民之依，惟恐已有過失，民不安生。其或有人告他說小人有厥心違怨，而怨汝厥口謂祝而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身。於人所誣毀之言，安而受之，說道這本是我的過愆，非彼妄言也。蓋三宗文王之心，真見得人君為民父母，但有一夫不被其澤，即是自己的愆尤。故以敬德為已，任過言為已責。是其心誠實如是，非但勉強隱忍其怒而不發也。自古賢聖之君，真厚于責己，誠于愛民，類如此。

小民怨汝詈汝。汝必輕易聽信。欲加之罪矣。夫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含容為德。今既聞謗言而輕信。便是不能長念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反用那誑誕無實的言語羅織。疑以亂罰。那無罪的殺戮。那無辜的天下之民。受禍不同。同歸于怨。都叢集于人君之一身矣。可不畏哉。蓋人君與民一體。民有怨言。但當引為已責。不可歸罪于民。引為已責。則必能修德以和民歸。罪于民。則憤戾愈甚。而民心愈離。將至于不可收拾矣。故衛巫點謗而召公以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正有見于此。君天下者鑒之。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監是視以為法戒。茲字通指。文說。周公子篇終又歎息說道。我所陳這一篇書。淫戒大備。如三宗文王之聖哲。當以為法。如後王商受之昏暴。當以為戒。享年長短。國家治亂。皆係于此。我嗣王不可不監視之也。接無逸一

篇。以知小民稼穡之艱難。為網罟以崇儉素。節逸遊。聽忠諫。遠讒邪。守法度。容誹謗。為條目。周公雖為成王而發其實。乃萬世守成之龜鑑。保邦之藥石。故唐宋環手寫為圖以獻。宋仁宗命大書於屏間。可見賢臣之納規。明君之鑒。古無切于斯者。所當詳覽而熟玩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書經直解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書經直解卷之十

召公

成王時召公為太保。自以盛滿難居。意欲告老而歸。周公留之。反復勸諭。謂大臣當輔君德以延天命。固人心。不可求去。史臣記其語。

因篇首有召公二字。遂以名篇。

周公若曰。召公弗弔。天降喪于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歎。基永享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書經直解卷之十

君是尊號之稱。稟是召公的名。古人尚質。相語只稱名。弗弔。解做不恤。棐是輔佑。忱是誠信。昔周公欲留召公。先呼其名而告之。說功成身退。國人臣自靖之常。輔君奉天尤大臣徇國之義。昔殷紂無道。上天不加憫恤。降以喪亡之禍。已墜失了天命。於是周受之。而代殷。以有天下矣。然天命無常可受也。亦可改也。若說我周家既受此天命。其基業常信於休矣。決可以保於無窮。這箇我不敢知。若

天於冥冥之中。果輔周之誠而眷佑無已。却說道。後來又將失墜而終出於不祥。這箇我亦不敢知。但我等身為大臣。誼同休戚。今日只當盡忠來輔。以共保天命。豈可舍之而專以遂其私乎。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君指召公。時字解做是字。越字解做於字。尤

書經直解卷之十

是。然後嗣子孫指成王。說。遇是絕。係是墜。前人指文武。說。周公又歎息。告召公。說道。天命吉凶。我固不敢知。所可知者。惟在賢臣之去留耳。且君前已有言。說輔王以誠小民。而祈天命。是惟在我之責。是君之自任如此。然豈惟君有是心哉。我亦嘗思之。當今之時。萬邦咸休。我民罔有尤怨。違背天命。宜若可保矣。但民固常懷天無常親。今日之眷命。焉知他日之不降威乎。故我不敢便以上帝眷顧之。

命為可安寧而弗永遠。念天之威罰于民間，尤違之時也。我之心亦如此。蓋天命人心去就難必。其機實在人。使朝廷得人為輔，則民心悅而天命固。厥基永孚于休矣。朝廷輔佐無人，則民心離而天命去。其終出於不祥矣。是大臣去留乃國家安危所繫，非細故也。今君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無人輔助，大不能上畏天命，下長民。豈乃或驕慢肆侈，絕佚墜文武光明顯著之德。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

當此之時，君為國大臣，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豈可謂退老在家，便付理亂于不知乎？周公言此，以見國有老成，乃社稷所倚賴。而在老成之自處，尤當以愛君體國為忠，有不容恝然，舍去者，所以挽留召公之意至懇切矣。

天命不易，天難譴。乃其墮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謙守解做信字。經歷是踐行不違的意思。恭明德是敬天敬民顯明之德。周公又說上天

於我周既降此眷顧之命，然欲保之于無窮，寔有不易者。蓋天命去留無常，或前興而後廢，或始予而終奪，豈可據以為誠信哉？惟人君有是明德，才可以嗣守於弗替耳。凡繼世之君，乃有墮失其命而不能長保者，都只因無賢臣輔佐其君，孤立于上。所以把前人故事天顯，顧畏民，品許多光明的大德，都棄之而不能遵行。絕之而不能嗣續，由是天心厭棄，卒蹈於喪亡之轍耳。向使輔助得人，則天命豈遠棄之哉？觀此則召公當此時，不惟義不當去，蓋亦有不忍去者矣。

《書經直解卷之十》

四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是周公的名。正是正君。迪是啓迪。極是付與的意思。冲子指成王。說周公自敘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說繼嗣之君必須得老成庄正，乃可以綏前烈，保天命。然正君之事，惟盛德者能之。在今予小子旦，德業聞望未篤，過

人非真有格心之術。足以匡正吾君也。惟以我周文武敬天敬民。光明顯著的大德。朝夕開導而付與我冲子。使其上而事天下。而治民。一皆遵守文武之家法。庶乎前烈益以焜耀。而不至於遏佚耳。蓋君德者保命之本。老成者輔德之資。故欲天命之固。不可不延世德。欲君德之正。不能不資老成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矣。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書經直解卷之十 五

道是為臣的道理。寧王是武王。延是長久。釋是舍去。周公又申前意說。天之禍福予奪。雖不可信。然以人事言。則在我有當盡的道理。蓋我周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至武王。其承厥志。既以德而凝固之。則繼志述事。固後嗣之責也。我今惟在以武王光大之德。付于冲子。自今務行而長之。不至失墜。使文王所受的命。夫不容舍之而他歸。則我周大業永永。傳之無窮。豈不美哉。夫輔君以延世德。而

疑天命我之道固如此。公同此心。亦當同盡此道。豈可堅欲求索。使後人遏前光。而墜大命乎。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言。當時有如此之人。太甲。大戊。祖乙。武丁。都是商之賢君。保衡是官名。保取其

書經直解卷之十 六

案衡取其孚。商時伊尹為此官。周公又呼召公說。我曾聞在昔商家先王成湯既受命。為天子。當其時。有如伊尹者。輔佐成湯。伐夏。敗民。其德澤廣被。與天之無不徧覆一般。成湯既往。湯之孫太甲嗣位。當其時。伊尹受成湯之顧託。以元老舊臣居保衡之官。能保護王躬。平章國事。主業賴之以安。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箇人。同心夾輔。勸太戊以圖政修德。滅祥桑之

畢孚格於上帝之心。又有巫咸者亦能左右王室而使國家平治。在太戊之孫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高宗武丁時則有如甘盤。即高宗舊學之師皆能世効保乂之功。克振中興之業。夫商之諸君或創業於前或守成於後皆賴六臣輔佐如此。今君居太保之位受付託之重當思匹休前烈而可遽然求去乎。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

所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

率是循有陳謂有可陳列之功陟字解做升字。所是語辭。周公又說人臣事君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殷家從伊尹至于甘盤這六箇大臣。都能率循此為臣之道。勤忠匡輔顯然有可陳列之功用。能保乂有殷之天下。使國勢常安而不危。民生常治而不亂。以君德則益隆。如成湯以下五王皆以明德昭升。配享于皇天上帝。以國祚則益永。而傳世十九歷年。

有六百之多也。夫德莫大于配天。治莫隆于永命。此雖殷先王世美相承之數而六臣之保乂其功亦何可誣哉。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純是專一的意思。佑是助。實是不空虛。恤是憂。稱字解做舉字。享是信。周公又說國無賢才。則國空虛。而老成者舊又衆賢之領袖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

八

在昔商家盛時有六臣輔君。因此上天眷佑之命純一。不雜生許多賢才。使商家充實而無乏才之患。在內則百官之著姓與王臣之微賤。均不秉持其德。無偏私之蔽。明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則微而小臣與侯甸諸侯為王藩屏的。况皆奔走趨事。惟此内外之臣都稱舉其德。用以輔君之治。俾無過舉。是以德業隆盛。政教修明。人君但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之人。

知其出於至公。都聽從悅服而無一人之不孚信者矣。夫天下之信服由羣賢布列于中外。而賢才之衆多由六臣匡輔於朝廷。公必如六臣之輔商以勉効於今日可也。

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是坦然無私。格是通徹無間的意思。固命是凝固不墜的天命。亂字解做治字。周公又呼召公而告之說。天命至公其壽人國家使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割甲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又豈得專美于前耶。

割是災害。申是重。勸是勉。寧王是武王。周公又呼召公說。昔者商王紂無道。上天厭棄降

災害於商家。使他失了天下。然生民不可無主。惟我武王有大德。克享天心。故天於冥冥之中。申重勸勉武王之德。佑助他無所不至。纔有所思。便無不知。恰似陰有啓發的一般。由是德自以盛真。足以爲神人之主。遂集此重大之命於一身。而克商以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閼父散宜生泰顛南宮括都是文王之臣。周公又說我周之得天下雖在武王基天命實由文王。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周家所有的中夏使三分有二之國處處都服從政令無有違越。人都涵育教化無有乖戾。此豈文王獨以一身勞天下哉。亦惟當時佐命之臣有如虢叔有如閼父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顛有如南宮括這五箇大臣皆是名世之賢相與同心輔佐或為之疏附先後或為之奔走禦侮故能使文王修和之澤遠于諸夏而無間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迪是導迪宣布的意思。彝是常。蔑是無。周公又反前意說若虢叔等五箇大臣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勉盡職業導迪宣布所當行的常教則文王雖有愛民之心無人輔助修和之澤何由而降及于國人乎。於此可見主治在君宣化在臣有君無臣欲以致理難

金言經直解卷之二

十一

金言經直解卷之二

十一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武迪知這迪字是踐履的意思。迪見這迪字是開導的意思。見是著見。冒是覆冒。周公又說我文王之時有虢叔等五臣輔佐亦是天意在文王純一不二以佑助他故生這等秉持明德的賢臣其踐履至到著實曉得上天顯然的威命可順而不可違以此同心協力只要光顯文王的德業開導啓迪使其德著見于上無所不照覆冒于下無所不被以致至德馨香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克享天心而有殷之命自此始受之皆五臣輔佐之功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四人是閼父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此時虢叔已卒故止稱四人。劉字解做殺字不是大單

是盡。周公又說：我文王既賴五臣輔佐以誕受殷命。至武王時，虢叔雖卒，閼父等四人尚存，又能同心協力，庶幾導迪武王膺受天祿。其後遂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命，往伐有商，凡殘暴虐民與我周為敵者，都誅滅無遺。此四臣者，又以禍亂雖定而德澤未敷，於是又竭力宣布用昭顯武王之德，覆冒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涵濡教化者，大盡稱頌武王的聖德。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有一處不心悅誠服者。此皆四臣開導之功也。夫以文武之明聖，開創大業，猶必賴賢臣以為之助。况嗣守成業者，而可無老成舊德以左右之乎？此周公所以舉拳挽留召公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因勗不叡，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老子是周公自謙之稱。游是浮水，耆造是老成人。鳴鳥是鳴鳳，周自文王及成王時皆

有此瑞。蓋是感格周公，又告召公說：今王業艱難，幼冲在位，我小子旦朝夕憂懼，就似浮大川的一般。茫然不知津渡所奈，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我自今以往，須是與汝同心輔導，共濟艱難，使文武之業不至失墜，然後可耳。蓋嗣王冲幼，雖已脚倅與未曾即位的一般，正賴賢臣相與夾輔，故大不可以此專責於我，而遂求去也。若汝決然求去，不肯勉力以助我之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於民。將使民心尤怨，無和氣以致祥，太平不可望了。那在郊的鳴鳳，我將不得復聞其聲矣。是今日之治，且不可保。況敢說道進此能有感格而延天休於無窮乎？然則召公之必不可去明矣。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肆是大茲，字指上文說。裕是謀，裕是寬大的意思。後人指成王說：周公又歎息而告召公：

說道我前言文武皆賴賢臣而望汝以共濟此是懇切之言君大宜鑒視于此不可忽也。

蓋我周文武誕受天命開子孫萬世之業固有無窮的休美然文王以五臣而布修和之

澤武王以四臣而收戡定之勲迹其積累不綴造也大是艱難夫得之既艱則相與維持保

守在我二人有不容辭其責者且大臣身富重任能不以寵利為嫌不以潔己為高而委身事主以安定國家乃見其識量之闊深若

《書經真解卷之十

十五

拘拘然只圖功成身退潔身而立善識便狹小了我今告君宜謀所以自處寬裕之道務展布四體為國家長久之慮毋徒狹隘求去為也蓋君德之成就係于賢臣之匡輔若汝迫切求去則嗣王之德何由開明前人之光將至遏佚故我奉舉留汝者正不微使後人迷惑而失道庶幾文王艱難之業可以保守於無窮也君不勉為後人留寧不為文武大業計耶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助偶士在曾乘茲大命惟文王德至承無疆之恆

前人指武王民極是下民的準則偶字解做配字古時耕者以二人為耦實是信乘是負載的意思周公又告召公說我昔與汝同受

武王的顧命當時武王數布腹心將付託的言語盡以命汝使居三公之位為下民的準則當時顧命的言語說道嗣王以冲幼在位

《書經真解卷之十

十六

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不忘以盡輔弼之道如農夫耦耕的一般不可缺了一人又當彼此相信推心相與不要退託如馭車的一般齐力一心乘載這天命使不至傾覆蓋今日天命文王以德受之締造甚艱若後人不知保守必大有可憂者惟當追念文王的舊德常恐失墜其承受此無窮之憂呵也武王命汝如此今汝委而去之使我獨當艱難之任則是辦者缺其耦馭者不并力何以勉輔嗣王

乘載天命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允是誠。保是太保。乃召公所居之官。大否是大亂。周公又說。如今告汝。以我之誠意。汝勿視為泛常之言。遂呼其官與名說。我前言有殷嗣天威。既墜厥命。夫威之可畏如此。汝其敬慎。不怠以我之言。監視殷紂之喪亡。大亂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可也。蓋天命靡常。人將何以勝之哉。且汝今求去。不過以盈滿力。圖報猶恐不能負荷。汝若獨委之我。則一人將何以勝之哉。且汝今求去。不過以盈滿難居。欲避權位耳。若以此為懼。當敬其輔君之德。益加寅畏。明揚才俊之人。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荅滋至之天休。使他日賢輔導不能敬德。則喪亂之禍。又將移于我周。此汝不可不留也。

惟德是輔。商紂只因崇信姦回。蕩棄黎老。無平格之臣。所以墜失了天命。若嗣君無賢臣輔導。不能敬德。則喪亂之禍。又將移于我周。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令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識。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護後人于丕時。襄是成。戡是勝。丕時是大盛之時。周公又說。我前勉留汝的言語。豈是不足取信於今。却

金言經直解卷之十

十七

金言經直解卷之十

文

如此諄諄告汝乎。我只說周家王業之盛。惟在我與汝二。同心共濟。汝聞我言。亦必契合於心也。說如今國家的事全賴我二人。今天眷我周。有方興未艾之勢。就是我二人竭力圖報。猶恐不能負荷。汝若獨委之我。則一人將何以勝之哉。且汝今求去。不過以盈滿難居。欲避權位耳。若以此為懼。當敬其輔君之德。益加寅畏。明揚才俊之人。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荅滋至之天休。使他日賢才衆而治道隆。當國家全盛的時候。汝那時要誰讓其位。以事業付於後人。我不阻汝。如今天休未菴。王業未成。方以弗識為懼。豈汝求去之時乎。可見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為慮。有賢者可託。而後身可退。周公斯言真得大臣之體矣。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篤是厚。棐是輔。二人是周公自謂已與召公。

率偶是服從的意思。周公又歎息說：朝廷之上，公卿百執事其人固多。然同心協力篤厚，于輔君者惟是我與汝二人。所以能保固天命與隆王業至于今日之休美也。然却不宜以此自足。我與汝當夙夜黽勉共成文王的功業。不可少有倦怠。蓋文王之功業固嘗顯于西土，光于四方。然使今海內尚有一夫之不服從，即是功業未成處。我二人當竭力以成之。務使德澤丕冒于斯民，雖海隅日出之地。

《書經直解卷之十》

九

人人都率從臣服我周家。然後文王之功可以言成。我二人輔君之責庶幾無愧耳。今未至是而君可以求去乎？於此可見人臣有難而去。則召公之去周公何為？倦倦勉留之乎？成功不忘之言，萬世為人臣者所當服膺也。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者。豈是不順於理？却如此反覆多言。蓋大臣

一身。天命民心所係。汝若求去，則荅天命而安斯民者無人。我只為憂天命難於終保。及斯民無所倚賴，所以懇懃的留汝，則所言非不順理。而公之去志，宜為予留矣。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二

之故。今日民無尤怨，固能善於始。然思其終，則民心難保。處景是可畏。汝其祗順我所言。自今以往，益務敬慎以圖治可也。此時召公已留周公，丁寧告戒之辭如此。大抵人君嗣位之初，全在老成人輔佐。若輔佐得人，則君德可成。太平可致。輔佐不得人，則君德難成。治功難保。成王之時，老成無出召公之右者。故周公懇切慰留，惓惓言商周得人之隆友。大臣許國之義，而于天命民心始終尤致意。

馬其後召公感其言既相成王又相康王以天下為任而不辭遂致刑措之治若臣同休可謂盛矣然則國任舊令為治者宜留意焉蔡仲之命

蔡是國名。仲是字。蔡仲乃蔡叔之子。蔡叔罪放而卒。成王以仲賢復封於蔡。此篇所記是封蔡仲為諸侯詰命之詞。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麻。人

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百工是百之蔡。

周公之弟。致辟是加以誅戮。郭鄰是中國之外地名。齒是齒錄。庸是常。卿士是周公的官屬。命諸王是以成王之命封之。史臣將述周

公命仲之詞。乃先敍說初。武王崩時。成王尚幼。周公為天官冢宰。統正百官。當是時。管叔

蔡叔霍叔三箇人。監紂之子武庚於商之舊

都。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遂造作無根之言。謗毀周公。說他將不利於孺子。因相與倡為叛亂。蓋非獨以危周公。實欲動搖王室也。周公既奉命征討罪人。斯得以管叔為首惡。乃明正其罪。誅之於商之舊都。蔡叔罪稍輕。幽囚于中國之外。郭鄰地方。以車七乘隨之。霍叔罪又輕。但降為庶人。削奪其爵祿。待他三年之後。改過自新。方繞齒錄。因其罪之大小。定為刑之重輕。皆天討所加。不敢以此

私恩廢公義也。其後蔡叔之子蔡仲能常敬德。始終謹嚴。不敢放縱。周公以其克盡父愆。乃擢用為卿士。蔡叔既沒。周公以成王之命。命他之國。以續蔡叔之封焉。蓋惟賢是舉。不以世類。而棄命德之公也。聖人義盡仁至。如此。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是蔡仲的名。率是循。猷是道。蔡在成周之

東故謂之東土。周公以王命呼蔡仲之名而告之說。惟爾小子胡率循爾祖文王之德。改易了爾父蔡叔之行。能謹慎其所當行之道。可謂賢矣。有德者天之所命。故我今以爾為諸侯於東方。不失茅土之舊。爾今往就所封之國。當故之哉。其裕謹侯度常存率德。改行之初心可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蓋是掩蔽的意思。前人指蔡叔愆是罪過。這迹是超邁前人之迹。成王告蔡仲說。爾父蔡叔以不忠不孝得罪於王室。爾蔡仲庶幾掩蓋前人的罪愆。惟思盡忠盡孝而已。蓋凡前人已行則後人之繼述猶易。今爾父所為不善。在爾無所因襲。要超邁前人之成迹。都從自家身上做起。必須勤勵自強。不敢有一時懈怠。用以垂法於爾後世。子孫使都有所做。若有一於此。皆能使天怒民怨。國家危

倣可也。然所以垂法處。又不在他求。只是率循爾祖文王之常教。不要似爾父蔡叔違背了君上之命。則忠孝之道盡矣。蓋能敬慎以盡諸侯之職。便是忠。以此掩蓋前人之愆。便是孝。非有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惟善不同。同歸于治。惟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親是親厚。成王又告蔡仲說。皇天上帝於人無有私厚。只是有德的人。克享天心。使佑輔他。使其長保爵位。若無德。則天命去之矣。下民的心。無有定向。只是有恩惠。足以固結其心的。便懷服他。欲其長作民主。若無惠。則民心離之矣。人之為善。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這等好事。雖各不同。無一件不是當做的。若有一于此。皆能使天親民懷。國家安寧。所以同歸於治。人之為惡。如盤樂怠傲。拒諫殃民。這等樣不好的事。雖各不同。無一件是當做的。若有一於此。皆能使天怒民怨。國家危

亡所以同歸於亂。夫天人之向背靡常。善惡之從違當審。爾其可不戒哉。必也修爾之德以順天意。布爾之惠以結人心。力於從善勿以善小而不為。決於去惡勿以惡小而為之。則侯職既盡而福祿可保矣。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是思。因是事勢之因弊。窮是困之極。成王又說。爾蔡仲侯子東土實建國。臨民之初。創業垂統。責任甚重。其可不慎哉。若是兢業惕

厲於初。不敢怠忽。凡所行的事。都思慮其終。務為久遠。可繼之道。則詔謀既善。必能和民。人保社稷。與國同休。何困之有。若不能思其終。凡事都輕率慢易。只為目前苟且之計。則詔謀不臧。終必至於困窮而已。此在蔡仲立國之初。所當敬戒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懋是勉。兄弟是同姓。諸侯成王。又說。爾為諸

侯有當建的事。功則勉。力修為。不要怠緩廢事。有共事的鄰國。則加意親睦。不要輕易生釁。尊而王室。則盡蕃屏之責。以防禦其外侮。親而兄弟。則敷敘之恩。與之同其休戚。微而小民。則發政施仁。以康濟他。使人人都安生樂業。無有失所。這五件事。乃侯職之所當盡者。故成王悉舉以告蔡仲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中是無過不及的道理。舊章是先王之成法。側言是一偏之言。度是立身的法度。春是褒美。成王又告蔡仲說。天下有箇大中至正的道理。爾之行事。但當率循此自然之中。奉以周旋。不使有太過不及。如先王本有成憲。不可易也。爾當兢兢遵守。不要妄作聰明。紊亂了先王的舊章。立身自有法度。不可改也。爾當審於聽覽。不要惑於偏言邪說。改變了自家所守的常度。內不徇已。以妄作。外不徇人。

以偏聽則喜怒好惡自然得中而侯職無不修矣。予一人豈不於汝而嘉美之乎？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又歎息呼蔡仲之名說。小子胡汝往之國當用心去經理國事。圖所以蓋前人之愆。垂後人之憲者不可荒廢。棄墜了朕所告戒之命也。按這一篇書雖是成王命諸侯之詞。然多與伊尹告太甲之言相類。伊尹說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固常懷懷於有仁。此篇云

書經直解卷三

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伊尹說與治同道。罔不舉。與亂同事。罔不亡。此篇云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伊尹說固以辨言亂舊政。此篇云無作聰明亂舊章。夫使人君能以敬德事天。以恩惠及民。察治亂之先。幾守祖宗之成法。則天下可從而理矣。

多方
成王時。奄國與淮夷再叛。成王親征滅之。歸

於京都。作此以誥諭四國及天下。因篇中有多方二字。故取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奄是國名。即今山東曲阜縣奄至鄉。宗周指鎬京。主都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周。成王即政之明年夏五月丁亥日。王親征滅了奄國。自奄國班師歸來。至于鎬京。諸侯皆來朝會。周公乃傳王命告諭他。故史臣先敘其事。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

書經直解卷三

王

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此是周公傳王命以誥四方。故既云周公曰。又云王若曰。明周公不自專也。猷是發語辭。四國指管叔蔡叔霍叔及殷國。尹字解做正字。降是寬宥的意思。周公傳成王之命說。猷告爾管蔡霍殷四國之民。并多方百姓。每知道。惟爾殷侯所尹正管理的民。反叛不常助。奄為亂。今奄國既滅。凡從逆者皆王法所必誅。我惟不忍殺戮。大降恩赦宥爾衆人之命。

爾等宜盡知感德勿生二心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爾是大圖是謀永是久遠。更畏是敬畏成王說。
爾殷民亦知商奄之所以亡乎。奄國之人大
逞私意要圖謀上天之命肆行叛亂自取誅
滅。不肯永遠敬念安分守法以保有其祭祀。
至於今宗社不血食矣。爾曾不以此為鑒而
欲蹈其覆轍乎。大抵天命可受不可圖。自天
與之則安固而不可動搖。自人圖之則僥倖
而不可必得。故成王告諭四國多方首以天
命為言。乃一篇之綱領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
大寤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格字解做正字是規戒的意思。夏指夏桀。諫
是大惑是憂。勸是勉勵。迪是開導的意思。成
王又說。天心仁愛人君雖甚無道尚欲扶持
而全安之。在昔夏桀有罪上帝乃降示災異
以譴告規正他。使其恐懼修省。可及桀全然不

知敬畏及大肆逸豫以為樂。雖一句憂民的
說話也。絕口不道。况望其有憂民之實政乎。

然上帝猶未忍遂絕之也。蓋桀雖縱逸其日
用之間未必無一念之明。這便是上帝開導

啓迪他處。使能勉強擴充美意尚可回也。桀
乃大肆意於淫亂昏迷。雖終日之間也不能
少勉於上帝之所啓迪。况望其惟日孜孜。勤
循天理而不違乎。桀之殃民逆天如此。是以
上帝震怒天命去之。乃爾殷民之所嘗聞者

也。知桀之亡。則知紂之所以亡矣。殷民豈可
再三不靖。以妄干天命乎。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

麗字解做依字。民之麗是民所依以生。如田
土衣食之類。甲是始靈是善。旅是衆。舒是寬
裕的意思。叨是貪。憤是忿。剝割是戕害

的意思。成王又說。夏桀矯誣上。蠹國謀猜。度上帝之命。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自分未必喪亡。以此不能開下民衣食之源。却乃橫征暴歛。絕其生理。乃猶大降威虐于民。嚴刑峻罰。以增亂于有夏之國。夏桀之慢天虐民如此。究其所因。是始於內嬖妹喜。蠱惑其心。敗亂其家。故不能力行仁政。善承衆庶。不能

大進用賢人而恭敬之。使洪施寬裕之澤於民。亦由有夏之臣。內有貪叨掊剝。恣憤酷虐。一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
的。日加敬信。恣其所為。以戕害於夏邑。故民不堪命。而國隨以亡也。此節言桀失天命。由失民心。其失民心。又由於內惑嬖寵。外用貪殘。此清心任賢。所以為致治之本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珍有夏。顯是顯明。休是休美。成王又說。天厭夏桀之無道。不可為民主矣。于是監於萬方。要為天下。求一箇有德的人。與民做主。乃眷顧有殷

大降那願明休美之命。於一德之成湯。使他為民之主。致刑罰以殄滅有夏之國。是可見為民擇君以治。易亂此天命之至公。非圖度冀幸之可得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方。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育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卑是與。純是大義。民是賢人君子。多享是父享祿位。保安是保安享有其民。不克開是閑

塞的意思。成王又說。惟上天不與夏桀既亡。其身又亡其國。降罰如是之大者。只因他昏迷無道。弊棄賢能。爾多方雖有賢人君子。可以輔君安民的。都不能推心以任使之長享祿位。其所恭敬的多士。都不是賢人君子。只是貪叨酷暴的人。同惡相濟。大不能明達治理。以保安享有國家之民。乃相與嚴刑重歛。以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至於土農工商之類。凡有所為。都有妨礙。無一條生路。

可開通者。政亂民窮如此。所以自速其亡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是簡擇。成王又說桀。既自速其亡。不可以

為民主矣。乃惟成湯一德格否足以當爾多方

之所簡擇。是以天命歸之。人心戴之。因以代

夏桀為生民。蓋民罔常懷懷於有仁。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非有私也。

慎厥麗乃勸敬民刑用勸

刑是儀刑法則的意思。成王又說成湯之得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

人心者。以其盡君道耳。蓋人君之守位以仁。

仁者君道之所依不可一日無者也。成湯能

懋昭大德。克寬克仁。謹慎其君道之所依者

以倡率勸勉其民。故其民都心悅誠服。以成

湯為法則。用能以仁道勸勉於下而成丕武

見德之治也。君仁莫不仁。感應之理固如此

以至于帝乙商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帝乙是商之後王。成王又說成湯能盡君道

以詔謀無統。故自成湯以至于帝乙。中間賢

聖之君不止一人。皆能遵守家法。如德乃天

命所在。則務昭明之。不使昏昧。刑罰乃民命

所關。則務謹慎之。不敢輕忽。都與成湯一般。

故亦能用以勸勉其眾。使翕然向化而成長

治。久安之盛也。蓋明德則能使人觀法而樂

於為善。慎罰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為惡。所

謂厥民刑用勸者。亦與成湯之時無異矣。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要囚。是緊要的囚犯。蓋明德之勸民。人皆知

之。而慎罰之為勸。人未必知也。故成王又特

明之說。商家先主于緊要的囚犯。尤加敬謹。

其中有罪惡多端决不可宥的。必誅戮之。不

敢輕縱。所以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百姓都能

用以為勸。而不敢為惡。有無罪註誤情可矜

憐的。常開釋之。不致虧枉。所以赦一人而千

萬人悅。百姓都能用以為勸。而勉干為善。蓋

刑不當則良民有懼心。赦不當則姦民有幸

心。二者皆得其平。乃為慎罰之仁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辟指紂言成王又說商先哲王世傳家法
積累維持以致天下治安如此其久今至於
爾君曾不能席其餘蔭以爾全盛之天下坐
享天命忽焉至於滅亡不亦深可憫哉夫此
一多方也湯不階尺土一夫之力而興也勃
焉紂承祖宗累世之業而亡也忽焉仁則興
不仁則亡豈人之所能為哉殷民反側之心
亦可以少息矣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五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三六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
庸釋有殷
釋字解做去字周公又歎息而傳成王之命
說道如今誥諭曉示爾四方之人非是上天
用意要去了有夏也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
有商只是夏桀商紂暴亂無道自絕於天以
取滅亡故爾天亦何私之有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固厥政不蠲蒸天惟降
時喪
商後王也指紂說逸是安逸蠲是潔蒸是進
成王又說乃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
却以安逸之事為逸淫酒無度凡所圖為其
國政者都是穢惡怠惰不清潔不長進的事

倚恃爾四方之富庶全盛不知戒懼大肆淫
泆非為沉湎暴虐以私意圖度天命說道我
生不有命在天其瑣屑的言語不一而足都
是飾非拒諫之辭商安得而不亡乎

所以上天降是發亂于有商而使我周代之
焉。這三節明天之降罰於桀紂皆其自取。非
天有意于捨之也。

推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
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是通明之稱。狂是庸愚之稱。須是待暇是
寬假。子孫是說商先王之子孫。即指紂說。成
王又說。惟通明之人。其資質雖美。苟自恃其
通明而不加省念。則私意蔽塞反做了昏愚
的人。若昏愚之人。其資質雖陋。苟自耻其昏
愚而能加思念奮發。則氣質變化便做了通
明的人。聖狂之機係於一念轉移之間如此。
紂雖昏愚。也有可以遷善改過之理。故天心
仁愛未忍遽絕之。猶徘徊五年之久。以須待
寬假。他冀其改圖。大為生民之主。然紂終不
警悟。稔惡日甚。凡所言動都是淫穢暴虐的
事。無一善行可念。無一善言可聽。此天所以
棄絕之而至於亡也。蓋人心易危難安。道心

難明易昧。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若積漸放
肆。將去不至于狂不已。一念之善。雖未至于
聖。若積漸擴充。將去不至于聖亦不已。所以
無道如桀紂。尚可冀望其改圖。而聖如帝舜
猶有無若丹朱之戒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發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

開是開發。顧是眷顧。成王又說。紂之穢德既
無可念聽。則上天之望絕矣。於是求民主於
四方。

爾四方之人。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而為民
主。此所以歸於我周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克堪用德。是能勝用德之事。典是主。式是用。
教是訓誘的意思。成王又說。上天因紂無道。
乃眷求有德之人。而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

我周文王武王仁心愛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善能承順衆庶於凡用德的事都負荷克堪。可以為上帝百神之主。上天乃眷顧我文武。陰誘其衷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使我文武之德業日盛。用臻於休美。乃簡擇付畀以商家之命。代為天子。以尹正爾四方之諸侯也。夫天命未定之時。既無一能當天之眷者。今天命既歸我周而定於一矣。猶洶洶不靖。欲何為哉。所以孽姦雜之心。而《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十九
破疑貳之志者至明切矣。

今我曷敢多譖。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成王又說。今我何敢喋喋多言以告汝。只是要大降恩赦寬宥爾四國的民命。使安靜以保全其生耳。蓋示以宥過之恩。而望其還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來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悅是誠信。裕是寬裕。夾如夾輔之夾。介如賓介之介。都是扶助的意思。畋是耕種。惠是順熙。是廣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蓄疑不安。所以反側動搖。爾何不消除詐之心。平怨望之意。以誠信寬裕之道。安集於爾多方乎。天命以我周家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且爾等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諸爾宅。會收爾田產。纔是我今都寬宥了爾。遠得住爾宅。舍耕爾田業恩德。可謂至厚矣。爾等何不洗心滌慮。順我王室。以廣上天之新命。而延福祚。於無窮乎。這是責段民以所當為之事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嗚悅于正。迪是蹈迪。宅是安屑。播是輕屑。播棄。不典是不法。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所行的事屢屢不肯安靜。自取誅滅。爾等之心。將未知所以自愛其身乎。商紂無道。天之所廢。爾等乃妄。

觀興復未能大安於天命乎。我周有道夫之所興，爾等乃輕屑播棄其天命而不信乎。且爾等反覆叛亂自作不法之事乃正人之所深惡者。乃猶以恢復為義圖見信於正人乎。

這是責殷民以所不當為之事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力惟爾自速辜。

戰要囚。是用兵征伐而誅其渠魁。殛是誅戮。

書經直解卷之十 四二

康寧是安靜的意思。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反側不服。我不忍盡行誅殺。只是用好言語教告爾等。只是誅討那首惡的人。蓋自武庚作叛以來。至于今日。訓告之命。開宥之恩。已至再至三了。若自今以往。爾等有不能聽用刑罰。誅戮爾等前日之恩。不可望矣。這非是我周家秉持君德。不肯安靜。好為此嚴刑。乃是爾等自為凶逆的事。以速其罪耳。蓋殷

之頑民。不自以叛逆為不靖。而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故言此以終上文之意也。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是監治殷民之官。監官管理地方的。人有上下相臨之分。所以說臣我監。祀是年。商曰。祀周曰年。因告殷民。故謂之祀。成王歎息說。猷告諭爾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昔爾殷民遷徙洛邑之時。我嘗設官以監治之。今爾等

書經直解卷之十 四三

奔走效勞。臣服於我所命監治之官。非是一朝一夕。已五年於茲矣。人情义則相孚。事變义則自定。乃猶叛亂反側。何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胥伯正。都是周時官名。臬字解做事字。成王又專告殷家職官說。越惟爾殷士受官職于洛邑。長治遷民的。有若胥伯小。大眾多之正。與我所命監治之官。殷委任。爾等宜相體。悉無或反側偷惰。來訛。事事務要竭力盡職。

以化導殷庶無負我告教之意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

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成王說。凡心不安靜者其身必不和順是不和由于自作耳。爾殷多士。務省察克治使言動起居各協其宜。而身無不和可也。身不和順則家不和睦是不睦乃爾教之耳。爾殷多士。務歡忻浹洽使長幼尊卑各盡其道而家無不和可也。若身既和順家又和睦便是身

德雖是可畏。爾多士尚寬綽其心不要畏忌他的凶德。至于臨民之際亦須以穆穆和敬之容端處尔位使他都瞻仰觀法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要能簡閑於爾邑之中用其賢人君子以圖他輔助則殷之頑民將益感慕奮發革心嚮化矣。尚何凶德之可畏哉。成王惄惄誘掖紳士之善以化殷頑民之惡。其轉移鼓舞之機可謂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修家齊大本正了。由是爾新邑之人都觀感興起懼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而百姓昭明矣。如此則人安順治無有携貳悖亂之習。方為勤於化民之事而不負其職任也。可不勉哉。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閑于國。介是助。成王又說。殷之頑民其叛亂之凶

忌是畏穆穆是和敬的意思。閑是簡閑。謀是成王又說。爾殷多士。若能聽我所告教的言語。自是居於洛邑庶幾永遠保有家業。得以竭力耕治爾之田土。這等樣安生樂業。為善之。人上天亦將畀與矜憐爾。錫以平康之福。不使陷於罪戾。我周家亦將佑助齊予于爾。

優厚爵賞。啓迪簡拔在朝廷之上。若庶幾勉爾之職事。竭力以入我周家。雖進而任事於公卿大臣之列也。不難至矣。蓋周遷殷民於洛。已嘗拔其豪俊。長治舊民。至是又言欲簡迪而大用之。無非以爵賞示勸之意。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書經直解卷之十

四五

享是承奉的意思。頗是頗僻。遠是違遠。多方先儒說當作多士。探是探取。離逖是隔遠。成王告諭將終。又歎息說。有殷多士。爾若不能奉上矣。爾既不能奉上。則凡洛邑之民。也都做倣。說在上的人不必承奉。不肯信爾之言矣。已則不忠於君。而欲下之忠於已。其可得矣。已則不忠於君。而欲下之忠於已。其可得矣。且爾等不能盡職奉上。只是放逸偷安。是頗僻不正。以致大違了君上之命。則是爾

殷多士。自取上天之威。構害於身。我當奉天威以行罰。使爾父母兄弟妻子播遷蕩析。隔遠爾之鄉土。那時節。雖欲安爾居力。爾固豈可得哉。這是以刑罰警懼殷民之意。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成王又說。我豈是要如此多言。反覆告諭不能自己也。只是敬告爾以天命之所在。使知安靜順受。自全其生而已。蓋殷民反側皆由不知天命。妄覬興復。篇首既戒。以圖天之命。

書經直解卷之十

四六

至此又云祇告爾命。所以深杜其亂萌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時惟爾初。是與之更始的意思。周公又傳王命。告多方說。爾前日叛亂之罪都已降宥。如今與爾更始。正宜改過遷善之日。爾若不能敬謹以歸於和順。還狃于舊習。便是爾自取誅戮。到那時節。切莫以我為怨。蓋嚴其詞以警動之也。按多方二篇語意略同。但遷洛之時。反側不靖者。止於殷人。及商奄再叛。

驅煽者多天下人心幾為搖動向非周公屢

發大號諄切及復以消羣疑而絕亂本則周

之王業亦危殆矣然則成康而後得以寢兵

措刑延八百年有道之長者周公之功豈其

微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立政

成王初政周公告以圖治莫要于任賢而任
賢必先慎擇大臣大臣既賢則所舉皆得其
人而政無不立矣史臣記其語遂以立政名
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
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嗣天子指成王常伯是牧民的長官常任是
公卿任事的准令是有司守法的綴衣是掌
服器之官虎賁是執射御之士休是美恤是
憂周公將率羣臣以戒焉而先告之說王雖
幼冲如今已嗣天位而為天下王矣凡我諸
臣當拜手稽首致敬而告以君道之大可也
乃同辭以告于王說人君治天下固無所不
謹而用人事尤當謹之大者王左右之臣
有牧民的常伯任事的常任守法的准令這

三樣官是大臣之長。又有掌服器的綏衣執射御的虎賁。這兩樣官是近臣之長。皆任用之所當謹者。於是周公又嘆息說。美哉。這幾樣官大臣位望隆重為天子之股肱。近臣職任親密為天子之心膂。豈不美哉。然大臣乃天下之治亂所關。近臣乃君心之邪正所係。皆當慎選。賢才以充其任。勿以小人參之。而後治道可成也。但為君的每視為常。貞紳為近習。而不知加意。若能以不得人為憂。而簡任於始。保全於終。使朝廷之上人稱其職。而任當其才者。實不多見也。所以說知恤鮮哉。周公將詳告成王以任賢圖治之道。故先警之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二》

二

任於始。保全於終。使朝廷之上人稱其職。而任當其才者。實不多見也。所以說知恤鮮哉。周公將詳告成王以任賢圖治之道。故先警之如此。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今茲乃二宅無義民。迪字解做行字。大競是十分強盛。籲是招呼。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於君。若不能獨理。而以其事分之於臣。若不得其合。則天工曠矣。乃多方招延賢偶之吉。布列庶位。與他共治天事。以為尊事上天之實。然非但其君能以求賢為心。當時為大臣的。亦都以薦賢為急。凡羣臣有九德之行者。既深知而誠信之。實見得某人有某德可用。某德有某事可徵。乃進而納誨於其君。拜手稽首仰呼而告之。說吾君欲稱為君之實。當盡用賢之道。凡此九德的。各有可為常任的。

使他居常任之官以任事。有可為常伯的。使他居常伯之官以牧民。有可為準人的。使他居準人之官以守法。如此。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而為君之道盡矣。若不能深知篤信。只就人外面的模樣而度量其中之所存。便以為大順於德而信用之。使居三等之任。則此三宅的官豈復有賢人君子可稱。此任者乎。既不能任賢立政。則亦不可以為人君矣。立政者尚鑒茲哉。

桀德惟乃弗作。徃任是惟暴德。閏後

徃任是徃昔任賢之事。周公又說大禹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夏之業。使其子孫能世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柰何桀為無道。逞其惡德。不肯做徃昔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其所任用的都是暴亂凶德。助他為虐之人。是以天命去人心。離至于喪亡而無後也。夫夏之先王任俊德而有室。大競至于桀。任暴德而厥世殄絕。古稱存亡在所任。豈不信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四

亦越成湯。夢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武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是繼前之辭。陟是升。丕釐是大治。耿是光明。三有宅是見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有俊是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而儲養以待用者。嚴惟丕武。是敬思而大法之。周公又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為然。亦越商之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五

成湯自諸侯升為天子時。知道典禮。命討皆出於天。從而大加釐治。敷之廣之彰之用。之件件都修飭振舉。使上帝之命赫然昭著于天下。又以一人不能獨治。乃博求賢哲與之共理。所用為三宅之官。都能稱是位而無有虛曠職事的。所稱為三俊之才。都誠有是德而無有名過其實的。然不徒用之而已。又心裏嚴敬。思惟他。雖一話一言。皆注念而不忽。又大以為法。或凡一政一事。必依從而不違。

所以當時三宅之人見居於位的都得以效其職。三俊之人儲養待用的都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近處的百姓都相親相睦安于禮教無有一箇不協和的。其在四方雖遠而難及也都觀感興起如親見成湯之德而大取法之無有一箇不順治的。蓋成湯能任用賢才以共承帝命故其治寥由近及遠至純至大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二
六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方。併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賢是強暴。蓋字解做進字。是崇尚的意思。庶習是群小近習。併字解做使字。奄是盡。甸是井牧之法。周公又歎息告成王說成湯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商之業使其子孫世世守之難至今猶存可也。柰何受為無道違其昏暴之德。廢棄賢人而不用。所任為三事大臣者都是崇尚刑戮以凶暴為德的諸侯與之共

治其國家其列在近密者都是群小近習。備諸醜態以縱逸為德的人與之共治其朝政。夫受既身有惡德而所任用者又皆同惡相敬致其罰殄滅其宗祀。乃使我周有此中夏之地用商家所受的天命盡治天下之民。并牧其地以供賦稅什伍其民以供職役。蓋當時尺地莫非其有今皆為我周之基圖。當時一民莫非其臣。今悉入我周之版籍矣。夫觀商之所以興。所以亡。興有夏之事。如出一轍。今我周其可不鑒於有殷哉。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七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是知之真。灼見是見之明。長與伯都是撫治百姓的官。周公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商湯為然。亦越我周家文王武王君臣之間以心相信。真知那三宅的愛念念在愛君憂國。確然是可託之人。明見那三俊的心

惄惄要致君澤民的然有可用之才。由是以這宅俊之臣敬事上帝。如牧民任事守法。夫所欲為而人君不能獨為者皆用此賢才以祗承之。將他立做民間長伯。如牧民任事守法。民所仰治而人君不能獨治者皆用此賢才以分理之上。馬天心無不順。下馬民生無不遂。則為君者固可垂拱無為而天下自治。此我文武王所以能盡知恤之道而有光於禹湯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上

入

立政任人。準夫。拔。作三事。周公又說。我文武能知恤如此。故當時得人獨盛。言其立政之官有若任人。有若準人。有若牧夫。任人則委之以理事。准人則任之以守法。牧夫則用之以養民。這三等大職事委任得人。則可以統率羣僚而紀綱庶務矣。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首司庶府。言其侍御之官。則有虎賁掌射御的。有綴衣掌服器的。有掌御馬的。官叫做趣馬。有小官。

之長叫做小尹。又有左右攜持僕御之人。有內百司。若司裘司服之屬。有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這幾樣是天子親近扈衛的臣。亦必擇人而授。不輕予之。凡在內之臣。不止於此。特舉要者。以例其餘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戶伯。庶常吉士。表臣是外臣。言其都邑之官。則有大都之伯。小都之伯。有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的藝人。有外百司。若外司服之屬。有太史紀言動的。

書經直解卷之三上

九

有尹伯為有司之長的。這許多官。都是有恒德的吉士。凡在外之官。亦不止此。特舉要者。以例其餘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言其諸侯之官。則有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有卿之貳為亞。有卿之屬為旅。諸侯官屬尚多。這幾樣名位通於天子。故獨舉之。

夷微盧恭三毫隞尹

言其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其夷國則有
微有盧有烝有三毫又有阪。凡此險阻之地。

不以封建諸侯皆有尹以治之。王官所治不
止此亦特舉其重以見凡監治者都得人也。

夫上自朝廷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
無不得人以為官使。豈文武一人聰明所能
周知只是親自簡任三宅大臣。既得其人。他
自能薦舉賢才以稱任使。所以得人如此之
盛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十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
克厥宅心是能有三宅之心。常事即常任。司
牧即常伯。周公說文王於這三宅之人。知之
既審信之又篤其心便是三宅的心。脗合交
契無一些猜嫌。其明於知人如此。故能設立
這常任常伯之官。所委用者都是能着實有
才俊有德行的君子。故百司庶府皆得其人
而政無不舉也。

文王固攸無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用違。

庶言是朝廷的號令。庶獄是法司的獄訟。庶
慎是一應禁戒儲備的事。如頒行條例。收貯
錢糧之類。有司牧夫是管事的官。周公又說。
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這三件事。既選用得
人。便專任而責成之。再不去兼理他的職務。
只看那有司牧夫管事的官。有將這三件事
都奉行修舉的。便是勤於職業。能用君命者
也。則獎諭他。便知勸勉。若於這三件事不能
奉行修舉的。便是怠玩曠職。背違君命者也。
則督責他。便知戒懼。蓋文王所操者不過賞
罰之權而已。所以為得君道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十一

庶獄庶慎文王固敢知于茲。
周公又說。這庶獄庶慎。文王非但不以身兼
其事。尤敬畏小心。不敢以心與知其事。蓋法
司的獄訟。律有定式。人無定情人。君若侵管
其事。恐聽察不審。或以喜怒為輕重。禁戒的

條例特因事宜建儲備的錢糧是有司出納

一一去管他。皆有乖大體。其不及庶言者。號令出於君雖不屑屑去親理。亦不容不知故也。然文王之所謂不敢知者。蓋以得人分治委任責成。非一切付之不理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十三
率是循。教是安。義德是有撥亂之才的。容德是有樂善之量的。周公又說。我周文王既嘗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十三
任用賢才。與之建立事功。圖謀治道矣。及我武王欲率循文王安天下的功烈。故於所用義德的人。皆照舊委用。不敢更改。率循文王安天下的謀議。故於所用容德的人。皆照舊信。信。信。不敢廢棄。文武相繼。得賢輔治。所以同享此莫大之基業也。王欲盡知恤之道。可不以祖宗為法乎。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合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孺子指成王。我字也。指成王。見君臣一體之

意。若字解做順字。是心之所安。亂字解做治

字。相是助。聞是謾。聞周公既述文武開創基

業之事。遂歎息而告成。王說孺子今為天下

王矣。當知嗣守前業。任大責重。不可不慎。繼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於所立任事之公

卿。守法之準。令牧民之常。伯這三宅之人。不徒謀之面貌。必要明知其心之所安如何。蓋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十三

十三

人心若不安於為善。縱然暫時矯飾未有久而不變者。必須心之所安。全是天理。無有一毫欺罔。這纔是正人君子。王當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得展布四體。以為治。其居常伯之官者。責他相助。左右王所受于天子祖宗之民。使百姓每遂生復性。各得其所。其居準人常任之官者。責他和調整齊。凡一切刑獄與一切禁戒儲備。令事事都得其宜。然不特畀之以重任。又要加意保護。不可令小人謾聞。

他務使君子無疑貳之嫌。得以始終其治。然後國家享任賢之益也。夫灼知厥若。則能明察于未任之先。而匪人不得以倖進。勿有間之。則能篤信于既任之後。而君子不至于孤危。此兩言者。任賢之要道也。

金言直解卷之二 古

自一詰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未是終。惟是惡。彥是美士。又字解做治字。周公又說。我前言信任賢臣。勿以小人間之。固是立政之要。然使人君言詞意念之間。稍不

金言直解卷之二 古

在賢者身上。則讒邪之徒。便得以乘其間隙。而投之矣。我王于賢人君子。既知道任用他必須念念在茲。不可暫時忘了。雖開口說一句話。道一句言也。終思想著那成德的美士。將令他治我所受于天子祖宗之民。如此則任賢之心。專一周密。而小人始不能間矣。大抵國家養賢。所以理民。必賢者。得行其志。而後天下得蒙其福。人君惟無時而不思夫民。則亦無時而不思夫賢矣。

金言直解卷之二 主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人之昌是周公的名。微是美。文子文孫指成王說。成王是武王之子。文王之孫。其時禮樂法度煥然有文。故謂之文子文孫。謬是失誤。耳是當職的人。周公又嘆息。告成王說。予旦所聞于人。如禹湯文武委任賢才之事。無非至美之言。已都告孺子王矣。然夏商之事。猶屬久遠。至于文王武王。堯知灼見。選用宅俊之臣。不以身侵庶獄。庶慎之職。則我祖宗遺範。具存。乃耳目之所睹。聽者繼自今日以後。王以武王之文。子受王之文。孫須效法文武所行的事。其于一應刑獄。一應禁戒儲備。既已委任賢才。慎勿有所兼。有所知。以身去侵越衆職。自家失誤了。凡有庶獄。惟責那管刑獄的人。凡有庶慎。惟責那管禁戒儲備的人。使當其職者。自竭心力。以治其事。則獄慎無不理。而立政之道得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教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是商以前指夏禹說商人指成湯說克

宅是得賢以居其職由繹是治絲的由外面

抽取以盡其內之所有。喻用人能盡其才也。

各是治周公又說自古聖君如夏禹商湯以

及我周文王立政用人之道無有不同。如所

立常任牧夫準令這三宅之官非徒苟且充

位而已皆能簡擇賢者以居是職不使匪人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十六

濫廁其間既已得人任職猶恐賢者不獲自

盡又能信任專篤不間之以人不誤之以己。

使賢者得展布四體竭盡底蘊如治絲者細

繹端緒其中所有之絲無不引出于外也先

王用人既宅才以安其職又由繹以盡其用。

所以能使三宅之官任事的都能為君以理

天事牧民的都能為君以子天民平法的都

能為君以奉天法而治道成矣。夫自古國家

未嘗乏才然往往不能成治者使之而不

當其才任之而不竭其用也能當其才如置器者之得宜。又竭其用如理絲者之必盡天下何患乎不治哉

國則罔有立政用愴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愴人其惟吉士用勸相

我國家

愴人是愴利小人吉吉是善人君子勸是勉

周公告成王說自古為國家者皆必用賢而

後成治功無有欲建立政務而用那愴利小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十七

人者蓋這愴人傾巧辯給其智足以聳動人

喜其言足以惑亂視聽既存所行都不順於

德倘萬一錯用之他是陰類必降其國於曠

昧使人君沒有光顯的事業在世間王當自

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切不可用這等愴利

小人只當用善人君子一心委任使他得勉

力輔相我國家這樣吉人他道足以正君德

足以服衆其所存所行都順乎德他是箇陽

類必能升其國於明昌也此章反復于君子

小人之際。詞意懇切。誠萬世人君所宜深省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周公又說。今王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幼冲即王位矣。凡所行只法我文武。不要下侵臣職。自家錯誤了一應刑獄的事。但以此責任那所司典守之官。使他用心去整理。然後人得以守其職。而無侵官之患也。周公初說庶言。庶獄。庶慎三件事。此獨言庶獄者。蓋刑獄乃民之司命。人君尤當加意。詳憲擇人而任之。若少任喜怒而以已意聽斷。必至於刑罰失中。使民無所措其手足。故周公獨舉以告成。而致其丁寧之意如此。

其先詰爾戎。奔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諸字解。做治字。戎是戎服。若是兵器。禹迹是

書經直解卷之二

大

書經直解卷之二

支

禹所疆理九州之地。陟是起而過之之意。方是四方。海表是海外蠻夷之國。觀是見。周公告成。王說。今王續承大業。富安而思危。治而防亂。不可忘了武事。必須修治。爾戎服兵器。簡擇將帥。操練士卒。使武備精明。足以壯戰勝。攻克之威。杜姦雄窺伺之漸。將見王靈遠振。還超越了大禹所疆理九州五服之地。由是威加四方。旁行天下。以至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國。無不畏懼。整服莫敢有橫行者。如

此則周家之業。日以隆盛。文王之盛德。耿光益顯。見而不至。遏佚武王開基的大烈。益播揚而不至委靡。是為善繼善述。而無愧于文子文孫之責也。嘗觀前代。繼體守文之主。往日衰卒。有禍亂多不能救。周公告成王以克。詰戎。兵可謂老成長慮之言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後王。指周家後世子孫。常人是常德之人。

周公又歎息說繼自今凡我周家後王建立政務須是能用常德之令專任以三宅之事。毋使渝邪小令得而間之可也。按此篇言庶常吉凶言克用常令蓋人而有德焉難德之有常者尤難。非忠厚正直才與誠合之人不足當此。人君得而用之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宜周公舉以為成周之家法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敵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式有憤以列用中罰。

《晉書》卷之二十一

三十

這一節疑有錯簡。蓋周公命史之詞。史臣以上文有慎重庶獄之言。故誤記於此。蘇是國名。父是爵。武王時蘇忿生以諸侯為司寇。由字解做用字。長是延長。列是問刑的條例。中罰是刑罰輕重得中。周公呼太史而告之說。刑獄重事執法者必如蘇公而後可。昔在武王時蘇忿生為司寇之官。他於小大之獄都不敢輕易裁斷。必衷於詳審。惟恐枉了一人。故能導迎善氣培植基本。以延長我王國。蘇

公之功大矣。未前人所行為後人的師範爾。太史可將蘇公敵獄之事書之簡冊。使後世做司寇的于此取法而加謹焉。則必能以輕重條例用其中罰。蓋人之罪有大小。例有輕重。使法當其情。輕其所當輕。而不失于暴刻。重其所當重。而不失于寬縱。則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冤民矣。按立政一篇論人君為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事大臣。大臣得人。則百官皆得其各而治道舉矣。未又歸重于

《晉書》卷之二十一

三十

兵刑二事。蓋兵者國之衛。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以弭兵。必慎刑。乃可以無刑。故尤當加意擇人以任之。誠萬世有天下者之永鑒也。

周官

這是成王訓戒百官的說話。史臣記其語以周官名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民六。照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侯甸是侯服甸服并男采衛及畿內為六服。獨言侯甸者是舉近以該遠的意思弗庭是諸侯叛逆王命不來朝貢者群辟即是諸侯。宗周是鎬京董字解做督字治官是治事之官。史臣敘說惟我周王撫臨萬邦大一統以致治乃出而巡狩侯甸諸服之國以稽察其政事又四面征討諸侯之不來庭者以明正其罪惡因以綏定天下之兆民使人人都安居樂業無有失所當是時六服諸侯皆相與承流宣化奉順大君的德意無敢有阻遏上命自取罪戾者蓋我王一巡狩征討間而恩澤誕敷威靈遠播外攘之功赫然已著矣又以朝廷為四方之極內治不可不飭也于是歸于鎬京督正在朝治事之百官使各遵體統而無相侵越各修職業而無敢怠惰庶乎本原之地整齊嚴肅而六服承德之感可以長保矣此即下文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意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二三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猷字解做道字史臣敘成王訓廸百官之詞說若古昔大有道之世聖帝明王兢兢業業其時雖法度修明世已治而無亂矣猶以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故其圖惟治道常在于未亂之前雖海宇寧謐世已安而無危春猶以危不生于危而生于安故其保固邦家常在于未亂之日其所以預圖者亦無悔惟是建官擇賢加之意而已故能長治久安永無亂危之禍若待已亂已危而圖之則無及矣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僚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建是立百揆是揆度百事的官即宰相之職四岳是總方岳諸侯之事者州牧是一州之牧侯伯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蓋侯伯率屬於統于州牧州牧又率其方之諸侯以統于四岳四岳以下都統于百揆倍是加一倍

是治。成王說。在昔唐虞之時。去古未遠。事簡民淳。乃稽考舊典。設立大小職官。其數止于百員。內則有百揆四岳。以總理在朝之治。外則有州牧侯伯。以總理四方之治。當是時。官數雖必然。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所以禮樂刑政。上虞教養。一切庶政。都順理適宜。無有一之不和。四方萬國。都時雍風動。平定安輯。無有一之不寧。此唐虞建官之效也。

夏商之時。世變事繁。乃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建官的員。數比唐虞加了一倍。然內外體統森嚴周密。庶政也無不和。萬國也無不寧。天下治安。不異于唐虞之盛也。夫堯舜禹湯皆是明哲的君王。其建官立政。制治保邦。所重者。豈在官數之多。必在乎得人而已。蓋官無大小。皆得賢而後能稱其任。苟非其人。必至敗官壞事。雖多無益。所以唐虞建官只有百員。遂臻治。官數雖殊。治效則一。此非得人之明驗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丙

觀此可見設官治政。固有國之大體。而為官擇賢。尤用人之要務。若官不得人。徒取備員。則非惟無益。而為害多矣。君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怠。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予小子是成王自謙。祇是敬謹是及。若是順成王說。予小子敬勤于德兢兢業業。不敢怠忽。早晚夜間常恐有所不及。只仰承前岱。若唐虞夏商建官致治的美意。順着他行以訓教。啓迪百官。使各盡其職。而助成化理也。可見修德是任官之本。若人君自家德不能修。則無以倡率百官。雖終日訓迪他也不信服。孔子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正是此意。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太子是尊無以加之詞。師是天子所師法傳。傳相保。是保安公。取無私之意。當以為官名。

經是經綸。燮理是和調。成王說。如今定立太師太傅太保這三樣官為三公。不勞以職務專與人王講論。發明天人的道理。啓沃其心。涵養其德。推此道理以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舉。萬民萬物都得其所。推此道理以和調陰陽。使三光金木水火四時五行都順其序。便是三公的職事。然這等官職任至重。不必徒取備員。須是天下第一等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的。然後委任他。若無這等全寧。闕其位。不可濫授非人也。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

少師少傳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少是位次于尊之詞。孤字解做特字。見非三公之屬。且取獨立無朋之意。貳是佐貳。弘是大。寅亮是敬明。成王又說立定少師少傳少保這三樣官為三孤。以佐貳三公。三公既已論道經邦。三孤則弘大擴充其經邦之道。化務使朝廷政務咸協於中。三公既已調和陰

陽。三孤則致敬詳明於天地之運行。務使四時五行各順其序。用以輔弼人君匡正其過失。成就其德業。便是三孤的職事。蓋公孤同一輔弼之任。都要得非常之才。不比庶官職事可以照例除授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書經直解卷之二
二十七

冢宰是大宰。是治謂其職任甚大。故謂之冢宰。定立冢宰為天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治道。内外大小有司。凡有官職者。皆在管攝。務要

選用賢能。以分職治民。使四海之內。人人得所。無有不均平的。這是冢宰之職。後世之吏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是主徒。是衆以其官主民衆。故謂之司徒。擾是調習安養的意思。定立司徒為地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教化。敷布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典常之教。以調習安養天下衆民。如有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務要教導

他使之各守禮法不敢踰越。這是司徒之職後之戶部尚書即此官也。

宗伯

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是宗廟凡祭祀以宗廟為主。倡是長以春

官為四時之長故謂之宗伯。定立宗伯為春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典禮專整理天神地祇人鬼之事與吉凶賓嘉之五禮辨別其上下尊卑等列都無有僭亂無有乖爭。這是宗伯之職後之禮部尚書即此官也。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軍政莫急子馬以其主軍馬之事故謂之司馬。定立司馬為夏官卿。使他掌管邦國軍政。統御天子的六軍。凡天下有干正之人則舉兵征伐以平治邦國。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人人得其平。這是司馬之職後之兵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寇掌邦禁詔姦慝刑暴亂

寇是寇賊禁是法禁定立司寇為秋官卿使

他掌管邦國法禁有犯法違禁的則推詰究問務得其真情有強暴作亂罪惡顯露的必刑戮以正其罪使不得苟免這是司寇之職後之刑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空是空土古時穿土穴而居之以其主民安居故謂之司空。定立司空為冬官卿。使他掌管邦國之地土以居處士農工商四者之民使之各得其所順天時以興地利如春耕夏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九

耘秋貉冬歲之類皆不失其時這是司空之職後之工部尚書即此官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貉阜成兆民

六卿各有屬官每一卿屬官六十員通共三百六十員阜字解做厚字成王說冢宰掌邦治為第一然治道莫先於教化故司徒第二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第三教化既施而猶有不守禮法者必加以兵刑都出於不得已故司馬第四司寇第五暴亂既平而後民

得安居故司空第六。六卿既已分職各自率領其屬官以倡率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故政治明教化洽天下。兆民莫不阜厚而化成矣。蓋周公輔相成王。經理太平之良法。如此。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是王畿外侯甸男采衛五等諸侯之國。制度是朝廷頒降的禮樂法度。成王既已訓

迪在內之臣。此又舉制馭外臣之法說道。天子所以振飭紀綱。統馭九牧。惟朝覲巡狩為

至大之典。如今定制。每六年五服諸侯一次來朝會京師。各述其職以達于上。又六年諸侯再朝。通十二年。天子乃以時巡行于諸侯所守之地。稽考一應制度于方岳。如歲時月日之差。則協而定之。律度量衡之異。則審而同之。以至風俗好尚禮樂衣服之類。莫不采聽而修飭之。維時五服諸侯各執玉帛來朝

繁簡時之疏數。已自不同。後世時巡不行而觀察委之臣下。惟朝覲述職之典。則迄今行之不改。黜陟當否。力人心向背。所關誠不可不慎重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攸司指百官所管的職事。令是政令。反是壅逆不行的意思。允懷是信服。成王總呼百官歎息而訓戒之說。凡我有官守的君子。雖專

于方岳之下。如歲二月東巡狩則東方諸侯朝于岱宗。五月南巡狩則南方諸侯朝于南岳。其八月西巡狩則北巡則朝于西岳。北岳亦如之。每巡狩所至。即加意詢察諸侯

的賢否。大明黜陟之典。如恪遵制度奉職安民的則進其爵增其地。其不守制度怠政殃民的則貶其爵削其地。賞罰昭而勸懲著。六服諸侯無有不承德者矣。按有虞五載一巡

羣后四朝。至周朝以六年巡以十二年制之。制之

卑大小不同都是代理天工的人。皆當敬謹

以圖尔之職事不可曠息而失職也。然欲啟

其職又當以慎令為先。蓋凡政令之施。關繫

甚大。若不加詳慎。則號令必有阻逆而難行

者。夫至於出令而人不奉行。則不惟失上下

之分。且國家事務亦將廢壞而不舉矣。凡爾

有位于發號施令之時。務要謹慎詳審。度時
宜量事勢。使人得以遵守。不要輕率忽畧。將

不可行的事施出者。至于壅逆而難行。然命
令之當否。惟視心之公私何如耳。若在上的
人存心正大光明。一惟秉持公道。克去私情。
凡所施行。件件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則政
令一出。自然風行草偃。聽之如蓍龜仰之如
神明。無有不敢信畏服者矣。何至于壅逆而
不行哉。爾有官君子能慎其令。則敬職之道
亦不外是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
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

培面蒞事。惟煩

學古是學前代之法。制是裁度。迷是錯繆。與
當是當代的典故。蓄是積蓄。位字解做治字。
煩是煩擾。成王說。爾大小庶官。先須將前代

的成法。都學習通曉了。然後可以進用而為

官。及至議處國家的事務。却把平日所學的

用之以裁度斟酌。則事有條理。不至迷錯矣。
然前代的法。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爾
又須以當代典常為師法。蓋這典常。都是我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三

文武周公之所經畫。至精至當。所當遵行。不
可以喋喋利口逞其才智。輕易更喙。亂爾之
官守。蓋事若積疑而不斷。必反敗其謀。為心
若急忽而不謹。必荒廢了政事。然決疑立政。
都從學問中來。若不肯習學古法。留心時務。
則事理必不通達。心地必不開明。就如面牆
而立。一般眼中一無所見。使之治事必然周
章乖錯。舉措煩擾。豈能辦國家之務乎。所以
人不可無學問之功也。按這一節雖成王訓。

迪百官之言。其於君道尤為親切。故博覽經史。講求治道。即所謂議事以制也。謹守成憲。修明舊章。助所謂典常作師也。人臣不通古今。尚不可以辨一官之事。况君天下者乎。此明主所宜留意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書經直解卷之三》
功是事。功業是職業。果斷是勇於決斷的意。思成王既總戒庶官至此。又說。如今申戒爾。

《書經直解卷之三》
在朝的卿士。若要事功崇高。須是立志。若柔懦而不立志。則事功便卑下了。豈得崇高。若要職業廣大。須是勤力。若怠惰而不勤力。則職業便狹小了。豈得廣大。有此二者。又須臨事能剛果決斷。然後事皆有成。不貽後日艱患。若猶豫固滯。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都虛用了工夫。何益於事。爾等要建功立業。皆當深省於斯。

《書經直解卷之三》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驕是驕傲。侈是奢侈。載字解做事字。成王又說。凡人居富貴之中。志念易盈。嗜欲易縱。必有道以處之。而後可以長有其富貴。今爾卿士所居之官位既貴。則雖不與矜驕期而矜驕自至。所享之俸祿既厚。則雖不與奢侈期而奢侈自至。故居是位者。必當恭以持己。而後不至於驕。享是祿者。必當儉以節用。而後不至於侈。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必須真有是謙虛忘勢之心。而後其恭為實恭。真有是簡淡朴素之念。而後其儉為實儉。恭儉皆出於實德。則內外如一。此心自安。而日著其休美。若只假做箇恭儉的模樣。以欺人。則雖掩護遮蓋。苦心勞力。而不恭不儉之真情。終不可掩。亦日見其拙而已。何益之有哉。夫一誠偽之間。而得失之頓殊如此。尔卿士當以作德自勵。而以作偽為戒。可也。居寵恩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寵是寵榮。危是危辱。成王許人臣享高爵厚祿者。雖是寵榮。然寵辱之機相為倚伏。故居愈卑。祿厚而志愈約。無所不致其敬畏。庶幾能保守名譽于無窮也。若不知敬畏。驕侈放肆。必入于危辱可畏之中矣。可不慎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厖是雜亂。稱是舉成。王說人君為治。必須羣

書經解卷之三

三十六

臣協和同心為國。而後政事可理。然大臣者。又小臣之表率也。若爾為大臣的能。推薦有德之人。使之在位。而不蔽其賢。遂讓有才之人。使之在職。而不害其能。則那小臣每也。自然倣做。將見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師師濟濟。無有爭競。而政事皆。燦然就理矣。若大臣於有德的。不肯推薦。反媢嫉之。於有才的。不肯讓。讓友排擠之。則那小臣每也都倣做。互相忌害。彼此競爭。而朝廷政事必至于雜

亂而不可振舉矣。然大臣以用人為職。其所舉有當否。已職之盡與不盡。亦係於斯焉。若知人善任。政事修明。是即爾之能矣。若薦舉匪人。悞國殃民。是即爾之不勝其任矣。為大臣者。可不謹哉。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書經解卷之三

三十七

三事即立政所稱三事大臣。亂是治。斁字解做厭字。成王於篇末嘆息說。上自三事大臣。下至大夫小臣。我申戒爾等。當敬謹爾所有的官職。不可怠忽。整治爾所司的政事。不可廢弛。用以佑助爾君。永遠康濟天下之兆民。庶幾萬邦之庶親附。愛戴而無厭。敷我周之心矣。按周官一篇。先儒以為成王親政之初。訓迪蓋成王受周公之教已成。故親政之初。訓迪百官。凡公孤六卿百執事。無不正其官守。加

以訓詞其言居官蒞政之道無一詰不精當。所以當時百官奉行天下大治真可為後世之法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君陳

君陳是臣名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治殷頑民史錄其策命之詞以君陳名篇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子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令是善君是治東郊指洛邑下都說下都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郊成王策命君陳呼其名而告之說惟爾有令善之德事親以孝能

盡為子的道理事長以恭能盡卑幼的道理惟能孝于親友於兄弟有這等令德以脩身教家必能忠君愛民施諸政事使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則東郊之任舍汝其誰故我今命爾尹治東郊下都之民爾當敬謹從事推孝恭之令德為經國之善政不可少有懈怠以負委托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徃慎乃司空率厥常憇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是教訓。保是安養。率是循撫。是勉。是治。成王又說。昔周公治下都之民有師之尊。所以教戒訓飭者無不備。有保之親。所以撫恤愛養者無不周。是以萬民都懷想思慕他的恩德。至於今日久而不忘。我今命爾前去。所司者即周公之職。所臨者即周公之民。只當慎守爾的職事。小心敬畏。務率循舊日所行之常法。不可別立條貫。輕易更改。蓋周公之訓布于當時者。萬民方思慕不忘。爾若能勉力遵奉。益闡揚而光大之。則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帖服。與周公之時無異矣。若少有紛更。民且疑駭而不安矣。可不慎哉。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馨香是和氣薰蒸發越的意思。猷訓是關係道理的言語。成王又說。我聞周公有言。凡治化隆盛到那至極的去處。自然和氣薰蒸馨香發越。雖神明亦將感格而無間然。這馨香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二

師是教訓。保是安養。率是循撫。是勉。是治。成王又說。昔周公治下都之民有師之尊。所以教戒訓飭者無不備。有保之親。所以撫恤愛養者無不周。是以萬民都懷想思慕他的恩德。至於今日久而不忘。我今命爾前去。所司者即周公之職。所臨者即周公之民。只當慎守爾的職事。小心敬畏。務率循舊日所行之常法。不可別立條貫。輕易更改。蓋周公之訓布于當時者。萬民方思慕不忘。爾若能勉力遵奉。益闡揚而光大之。則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帖服。與周公之時無異矣。若少有紛更。民且疑駭而不安矣。可不慎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師是教訓。保是安養。率是循撫。是勉。是治。成王又說。昔周公治下都之民有師之尊。所以教戒訓飭者無不備。有保之親。所以撫恤愛養者無不周。是以萬民都懷想思慕他的恩德。至於今日久而不忘。我今命爾前去。所司者即周公之職。所臨者即周公之民。只當慎守爾的職事。小心敬畏。務率循舊日所行之常法。不可別立條貫。輕易更改。蓋周公之訓布于當時者。萬民方思慕不忘。爾若能勉力遵奉。益闡揚而光大之。則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帖服。與周公之時無異矣。若少有紛更。民且疑駭而不安矣。可不慎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凡人未見聖君。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尋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中是行。成王又說。凡今之人。不曾見聖人時節。心裡切切嚮慕。如不能勾見的一般。此乃好德之良心也。及至親見了聖人。却又志氣昏惰。安於舊習。不能依着聖人所行。蓋常人之情。大抵如此。爾君陳與周公同朝。已嘗親見聖人矣。如今繼周公之後。撫周公之民。若未能法之以治民。則與常人不克由聖者何。

不是祭祀的黍稷。乃是人有明德蘊于身心。而至精至粹。施諸政事。而盡善盡美。然後馨香發聞。可以感格神明耳。若明德不足以致治。黍稷雖是馨香。豈享之乎。周公此言。其發明道理。至為精微。真修德治民者。所當法也。爾尚用此周公發明道理之訓。終日孜孜。務要身體力行。不可有一毫逸豫怠惰。庶幾已德可明。至治可期。雖神明猶將感格而悅。殷民有不從化者哉。

異其尚以此為戒哉。蓋爾君陳居民之士，其鼓舞倡率譬如風一般。爾所治的下民，其觀望聽從譬如下草一般。風行則草偃，上行則下效，此必然之理也。若爾能式周公之訓，以端風化之源，則民亦將聽爾之訓，不異于草之從風矣。爾君陳可不勉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艱是艱難慎重的意思。出入是反覆。師是衆。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虞是度。繹是紬繹。思慮成王又說。爾君陳尹茲東郊。凡圖謀政事，無大無小，都要兢兢業業，以致艱難之心處之。不要看做容易輕率苟且，以致差失。爾今繼周公之後，政之大體，固不可易。而時異勢殊，容有法久弊生，所當釐革的。有便民利俗所當興舉的，亦不容不因時而為之處。但不可偏執已見，率爾興廢，湏要出入反覆與衆人商度，可否以求至當。若衆論皆同，又要自家紬繹，而深思之，乃見其

利弊之寘，然後見之施行可也。夫外參於國人，而不專執乎己見。內審於獨斷而不輕徇乎衆言。斯可謂其難其慎而政之興革當無有不善者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白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嘉是美言。切於事的叫做謀。言合於道的叫做猷。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又有好言語切于事的，及有好言語合於道的，即使入告爾君於內。一一數陳，無有隱匿。乃至不自以為能，將順于外說道。凡此嘉謀嘉猷，有利於國，有益於民，都是我君之盛德。王持裁斷於上，群臣下所能預也。夫既陳已之善，而獻納于內，乃又以善歸君而宣布于外，此乃忠順之極至，臣道之純美者也。於是又歎息說：若使為人臣的都似汝這等忠順，是為奉公修職的良臣，而其名譽亦豈不光顯。

于後世哉。夫君陳有善果。自以為己功而歸之於君。成王受善亦不自以為己出而歸之。君陳蓋亦庶幾乎唐虞都俞之休風矣。其致治太平宜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始是闡揚的意思。丕訓是大訓。削是剝削。制是節制。成王又呼君陳而告之說。昔周公師保萬民垂之大訓者。固後人所當遵。然事以

書經直解卷三

六

時遷政由俗革。又不可拘泥陳迹。至于狹隘而不弘也。爾必斟酌變通。闡揚開拓。周公所遺之大訓。使益光顯。敷布於萬民。乃能繼周公以成治耳。今爾所居的勢。倍是下民所瞻仰。却不可恃勢作威。以凌暴在下之人。爾所用的法制。是下民所奉行。却不可倚着公法而恣行刻削之政。惟在審治體識。時宜務以平定安輯。斯民可也。蓋殷民當遷徙之餘。服周公之訓。頑梗之習。雖夢寐向化之心未堅。

若更加嚴厲。則非今時所宜。若過于寬和。又非為治之體。爾今御衆。雖從寬厚。然不可一味從寬。挹法度都廢墮了。須要有箇品節限制。以維持於寬厚之中。然後寬而不失於縱。近民雖尚和平。然不可驟然便和。使人情都懈弛了。須要馴擾服習。漸次成和平之化。然後和而不至于流。寬和得中。則政善民安。而能弘周公之丕訓矣。按周公告成王治洛。剛

曰。明作有功。敷大成裕。是嚴中有寬。成王吉。君陳則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寬中有嚴。可見剛柔相濟。仁義並行。乃萬世治天下之大法也。論治者宜究心焉。

書經直解卷三

七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

辟是刑。辟宥是赦宥。宥是輕重得中。成王告君陳說。下都之殷民有犯了刑法。未經決斷的。我雖說要加刑。爾未可便從我意而加刑。我雖說要赦宥。爾亦未可便隨我意而赦宥。

蓋一人之喜怒無常情。五刑之輕重有定法。不當宥而宥者。湏是詳明法意。權其輕重。務合于中。可刑則刑。之使無辜者不至濫及。可宥則宥。之使有罪者不得倖免。乃為用法之平也。上節是戒君陳不可徇一己之私。這是戒君陳不可徇人君之私。上下皆能以公道為主。殷民豈有不心服者乎。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書經直解卷之二

八

弗若是不順。成王又說。若殷民之中有習于強梗。不肯順于汝之政令的。有安于昏昧。不能化于汝之教訓的。這等人。不免加之以刑。然須是刑當其罪。刑一人而可以為千萬人之戒。使後來的再不敢犯罪。然後從而刑之。不如是。則未可遽加以刑矣。此節言罪之可矜者。不輕于用辟。以見辟惟其中而非枉濫也。

狃于姦。完敗常亂。僕三細不宥。

也。

狃是習慣。姦是在內為惡的。宄是在外為惡的。細是小。成王又說。若是習慣姦宄之事。敢于為惡。不知悛改的。與那毀敗綱常。壞亂風俗的。這三樣。各所犯雖是小罪也。不可赦宥他。蓋國家之紀綱風化關係甚重。當痛懲之。以絕為惡之源也。此節言罪之難恕者。不輕于赦宥。以見宥惟其中而非寬縱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書經直解卷之二

九

忿是忿怒。疾是疾惡。頑是愚頑。成王告君陳

說。爾所治之民。有那愚頑不聽訓化的。不要忿怒疾惡。便以為難教而棄之。須是優游不迫。漸次把禮義開導他。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人各有能。有不能。不要求全責備于一人。須是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因才而器使之。則無不可用之人矣。蓋待物貴洪以開進善之機。取人貴恕以廣用才之路。為治之要道也。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成王又說。輕躁之人。不足以圖事。須是從容

堅忍事不輕發然後舉動詳審而於事有濟
也淺狹之人不足以蓄衆須是度量寬洪恢
平有容然後其德廣大如天覆地載而無所
不包也蓋大臣任大責重不惟其才識卓異
尤必德量過人者而後足以堪之故成王之
勉勵君陳如此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簡是簡擇分別脩是職業脩舉的人良是行
義良善的人成王又說殷民雖漸染紂之汙

《書經直解卷三十二》

十

俗然已薰陶於周公之化其中善惡不等須
有箇勸率化導之方如職業有脩與不脩的
爾當簡別那能脩職業的也簡別那不能修
職業的務要分析明白不使他混為一途則
修者益自奮而不修者知所愧耻人人都勸
於立功矣如行義有良與不良爾當進用那
良善的以倡率那不良善的則良者得效用
而不良者有所激勵人人都勉于興行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

敬典在德時乃固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
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遷是改變典是五常在德是實有是德升是

進大猷是大道休是美辭是稱譽之辭成王

命君陳篇終又勉勵之說民受天地之中以
告其本然之性原自淳厚只為外物引誘遂

改變做澆薄了然厚者既可變而為薄則薄
者豈不可挽而為厚乎但民之常情不從上
人的命令而從其所喜好如所令反其所好

《書經直解卷三十三》

十一

則雖嚴刑峻罰必不能驅之使從矣蓋轉移
之機在上不在下導民之道以身不以言爾
君陳若能啟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常道而實有是德於身則自家能謹其所好
矣將見百姓每都感發興起莫不改其澆薄
歸于淳厚由是化行俗美於變時雍信能升
于大道之世而無復梗化之民也已世治民
安則子一人得以無拱于上膺受多福其在
於爾也大有休美而名譽光顯終將傳誦于

來世矣。爾可不勉。國之哉。按此篇之言，甚切於治道。君陳所以成和中之治，歷三紀而世變風移，皆本於此。其篇中敬典在德一章尤為綱要。以教化為先務，以脩德為本原。自古帝王脩身致治用此道也。先儒謂君陳一命，乃成王真得實達之學。君天下者，宜留意於斯。

顧命

成王大漸之時，顧視群臣，命之輔佐康王。史

臣錄其命詞，並叙群臣迎立康王，傳授遺詔，始末，遂以顧命名篇。

惟四月，歲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汎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歲生魄是十六日，懌是悅。汎是洗手。頽是洗面。相是扶侍的人。憑是倚靠。玉几是玉做的几。史臣敘說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感疾而不悅。至甲子日，病勢愈重，欲命群臣輔導太子，慎重其事，乃力疾而起，以水盥

手洗面。左右扶侍的，令被以袞冕之服。然後憑着玉几，以發命焉。夫當疾病困憊之時，猶必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敬。不以汎穢臨群臣，成王之克自敬德，亦可見矣。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君御事。

芮彤畢衛毛都是國名。虎臣是虎賁。百君是百官之長。成王將發顧命，乃總召六卿等官。是時太保召公奭領冢宰事，芮伯為司徒，彤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三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十三

伯為宗伯，公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領司空及宿衛之官。師氏虎賁，又及百官之長。與諸治事之臣同至御前聽命。蓋託後嗣傳大位，所繫甚重，故必集群臣而面命之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漸是進。幾是幾。希不絕的意思。臻是至。嗣是繼嗣。成王顧命群臣，歎息說：我之疾已大進，但幾希不絕耳。然病日增重，既彌甚，而留連。

其勢已不可起矣。恐一旦遂死。不得出誓言以託繼嗣之事。此我所以及未死之時。詳審發訓以命汝等。汝等其專心聽之可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靈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宜是著。真是定。靈是民之所依。肄是習。成王說。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後先相繼能明其德。文王既宣著其光于前。武王又宣著其光于後。如日月之代明一般。其君德之盛如此。及

書經直解卷三

十四

其施之政教則能定民所依。使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各有所倚賴。又以其民既富而可教。乃陳列教條以開示之。使之父子知親君臣。知義昭然於人倫日用之理。由是我周之民。感其教養之澤。莫不服習而不虛。風聲遠被。用能達于殷邦。固不服從其教化。民心既歸。天意斯屬。遂集大命於我周矣。

在後之嗣。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渝。固是愚迂。是迎成王說。得天下固難。而守天

下亦不易。我小子承文武之後。雖侗愚無知。然亦知天命無常。至焉可畏。兢然致敬。以迎之。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于文武敬天勤民的大訓。一一承繼。保守無敢昏昧。逾越。是以能延長世德。克享天心。而大命不至於失墮。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剗弘濟于艱難。

書經直解卷三

十五

將必死。不能興。起不能醒悟矣。繼我而為君者太子剗也。以祖宗基業之重付之一。合可謂難。爾等庶幾明記我的言語。相與敬慎。以保護太子左右。維持使能大濟乎艱難之業。而守不基于不墮可也。

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

這下兩節。正說弘濟艱難之事。成王說。人君以一身為萬民之主。雖地有遠近。皆當撫綏。汝必啟輔元子。於遠民則懷來而柔順之。於

近民則馴擾而調習之以盡夫撫萬民之責焉。人君以一身立諸侯之上。雖國有小大皆得統御。汝必敬輔元子保安那小國使之得以自立。勸導那大國使之不敢自肆。以盡夫御諸侯之責焉。如此則君道克盡而艱難庶乎可濟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劍冒貢于非畿。

亂字解做治字。貢字解做進字。幾是念慮之微。成王又說人受天地之衷以告。本有動作

威儀之則。我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當肅恭

收斂。自治其威儀。使一身之中有威可畏。有

儀可象。方能無愧於為人耳。况人君之威儀尤天下之所瞻仰者。其可以不治乎。然欲修

其身者。先正其心。若一念之幾微。或出于邪

則吾身之威儀咸失其正。尤不容于不謹者。汝必輔我元子。致謹於念慮之微。以端其威

儀之本。慎無引君非道。以元子劍冒進於不善之幾也。

茲既受命。還出綵衣于庭。越翼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虎賁百人。逆子劍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綏。衣是帳幔。仲桓南宮毛是二臣姓名。呂伋是太公望之子。逆是迎。延是引。翼室是路寢的夾室。恤宅是憂居。宗是主。史臣記。成王發命之時。曾設帳幔於坐次。及群臣既受顧命而退。乃撤出帳幔於庭中。及明日乙丑。成王遂崩。太保召公奉成王遺命。命仲桓南宮毛。二近臣。使齊侯呂伋。以干戈二具。虎賁百人。往迎太子劍於路寢門之外。引入路寢東夾室。居憂主喪。以示繼體之有合天位之已定也。

丁卯命作冊度

成王崩第三日丁卯。召公將傳顧命於康王。先命史官作冊書。以紀其言。并定受冊的禮儀法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御冊受同之類。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是召公。召公以西伯為相故叫做伯相。須是取作冊。後七日癸酉成王既殯。召公命士取材木以供喪事雜用。

狄設黼扆綴衣

狄是官名。蓋主陳設之事者。黼扆是屏風畫斧文的。召公將傳成王之顧命。於是命狄人設屏風于御座之後。又設帳幔于周圍。悉如成王生存臨御之儀也。

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書經直解卷十三》
牖是窓。敷是鋪設。蔑席是桃竹枝織成的席。黼是白黑雜色之縉。純是緣。華玉是五色之玉。仍是仍設。平時之几案。史臣記。狄人於路寢戶牖之間向南之處。鋪設三重蔑席。其席以白黑之縉為緣。仍設華玉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朝見群臣之坐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緣純文貝仍几

西序是西廂底席是蒲席。緣是雜彩。文貝是海中介蟲。有黃紫雜文。狄人又於西廂向東

去處鋪設三重蒲席。其席以雜彩為緣。仍設文貝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疊席畫純雕玉仍几

東序是東廂。疊席即是下文筭席。雕是刻。狄人又於東廂向南去處鋪設三重竹筭席。其席以采畫之縉為緣。仍設雕玉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

西來南嚮敷重筭席玄紛純漆仍几

《書經直解卷十三》
西來是路寢西邊夾室。筭席是竹筭皮織成的席。紛是雜。狄人又於路寢西邊夾室向南

去處鋪設三重竹筭席。其席以玄色之縉雜為之緣。仍設漆几。這是成王平日燕親屬之坐也。蓋牖間南向之席乃天子負扆朝諸侯之處坐之正也。其餘三坐則隨事而設。今將傳成王顧命。不知神之所依乎彼乎此。故并設之。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瑟

在西房。斧之戈。和之弓。垂之竹。參在東房。

越是及五重是五件珍重之玉。即弘璧琬琰大玉。羨玉。天球也。寶是寶器。即赤刀舞衣。大貝。轂。戈。弓。竹矢也。赤刀是赤金的刀。大訓是歷代帝王的謨訓。弘璧是大璧。琬琰都是玉圭的名。羨玉是外夷所貢的美玉。天球是玉磬。河圖是伏羲時河中龍馬所負之圖。胤之舞容是胤國所製的舞衣。大貝即是文貝。轂。鼓。是大鼓。長八尺。斧。和。垂。都是古時巧工的名。史臣記當時之所設者又列五件重玉。陳各樣寶器。如赤金之刀。帝王之大訓。及弘璧琬琰。則陳列在西序。大玉。羨玉。及天球。河圖。則陳列在東序。胤國所製之舞衣。及大貝。轂。鼓。則陳列在西房。斧。所製之戈。和。所製之弓。垂。所製之竹。參。則陳列在東房。此皆先王世傳之器。亦成王平日之所服御者。故設之以寓如存之感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

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輅是車駕。大輅是王輅。賓階是西階。以其為

賓客所升。故謂之賓階。綴輅是金輅。王乘玉

輅。而金輅即連綴其前。故謂之綴輅。阼階是

東階。以其為主人酬酢賓客之所。故謂之阼

階。先輅是木輅。以其輅之先。故謂之先輅。輅

是門側之堂。次輅是象輅與革輅。以其次於

木輅。故謂之次輅。史臣記當時又陳設五輅。

玉輅在西階南向。金輅在東階南向。木輅在

左塾之前。北向與玉輅相對。象輅。革輅。在右塾之前。北向。與金輅相對。此皆成王平日之所乘者。故備設之。亦陳寶玉之意也。然儀物之陳皆以西為先者。以成王殯在西序。故爾。二人崔弁執惠立于卑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門。一人冕執劍。立于東堂。一人冕執劍。立于西堂。一人冕執劍。立于東垂。一人冕執劍。立于西垂。一人冕執劍。立于側階。每是士冠。崔弁是赤色。微黑如崔頭一般。惠

是三稜的矛。畢門是路寢之門。禁弁是文麻冠。劉鉞都是斧類。東西堂是東西廂的前堂。斮是矛類。翟字當作斮字。是四稜的矛。東西垂是東西廂的階上。銳字當作銳字。也是矛類。側階是東邊小階。此時將迎新王故肅儀衛以備不虞。使武士二人戴雀色的弁執三棱之矛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戴麻皮的弁執戟以刃向外夾立于東西兩階之旁近堂棱之處。每階二人。又大夫一令戴冕執鉞立于路寢之東廂堂。一人戴冕執鉞立于東廂之階上。一人戴冕執鉞立于西廂之階上。一人戴冕執鉞立于東邊小階。康王居憂於東室故凡儀衛之陳皆以東為先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隣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即位

麻冕是細麻之冕。隣是升。蟻裳是玄色之裳。

金聲解卷之三
主
凶服而用祭服。康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升堂。蓋未受顧命。猶不敢以主道自居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麻冕玄裳從王而升各入就班次。然王之祭服其裳四章。今獨用黼。卿士邦君之祭服其裳宜纁。今易而為玄。不純用吉服者。蓋酌吉凶之間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寺上宗奉同璫由阼階隣太史秉書由賓階御王冊命。金聲解卷之三
主
太宗上宗是大宗伯。彤是赤色。介圭是尺有二寸的大圭。同是爵。璫是天子所執之圭。以合諸侯之圭璧者。秉是執。書是載顧命的冊。書御是進奉。王與卿士邦君既升矣。太保是受遺詔的。太史是奉冊的大宗伯。是相禮的三人。皆服麻冕彤裳。純用吉服。大圭乃天子之所守。則太保奉之。同為祭祀之主。璫為朝

觀之主則大宗伯奉之。皆由東階升堂。遺命冊書乃太史之所作。則太史執之由西階升堂。遂以此冊命進之於王。太保宗伯奉符實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所以升自東階。太史專先王之遺命。所以升自西階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卡。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是大君末命。是臨終之命。卞字解做法字。鑿是和。成王顧命之詞。太史既書之於冊

以授康王而復口陳其意說。大君成王當大

漸之時。親憑玉几。發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

必有大法。汝必率而循之。凡所以柔服萬民。安勸庶邦者。悉遵先王之成法。手以燮和天

下之臣民。使皆相安相樂。無一人離心。能如

是。則可謂善繼善述。慰答宣揚文武之光訓。

而不負其啟佑之意矣。先王之所望于汝者。如此。可不勉哉。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乎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貽是小而字解做如字。康王既受顧命。乃再拜而起答說。君道甚難。天命可畏。眇眇然我微末小子。其能居大位。循大法。致大和。如我祖父之安治四方。以敬畏天命乎。蓋深以不勝為懼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宿字與肅字同。是肅敬的意思。祭是酌酒。咤

書經直解卷之三

王五

是奠聲。康王已拜受顧命。乃受大宗伯所奉之同瑁。瑁則授之於人。同則用之以祭。王乃

三致肅敬。進爵于神位之前。三酌酒於同中。三奠同於神座。告其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

神命說。先王已歆饗矣。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異同是別。璋瑣是璋瑣。瑣有二。有以圭為柄者。曰圭瑣。有以璋為柄者。曰璋瑣。酢是報祭。

如亞獻之類。宗令是小宗伯等官。康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的同爵授于太保。太保受之。然不敢用之。以祭遂下堂盥洗其手。更用別同盛在璋瓚之中。持璋瓚以報祭。因授同於宗人。使他代安神座。遂拜以成禮。告其已傳顧命。康王以子道自處亦代尸答拜焉。蓋太保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任。故王答其拜。所以致敬也。

太保受圓祭。嘗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書經真解卷之三

三

祭是酌酒於地。嘗是飲福至齒。宅是退居其位。凡祭將畢有飲福酒之禮。此時康王居喪不可飲福。太保乃代主行之。宗人酌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之。先酌酒於地。然後舉酒至齒。蓋方在大喪之中。不甘其味也。於是退居其所立之位。以同還授宗人。而下拜以謝神賜。王又代尸答拜焉。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這是康王初嗣位。君臣相與戒勉之辭。史臣

書經真解卷之三
叙其事。因以康王之誥名篇。

三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賓稱奉圭。燕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壘。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應門是周時內朝之處。太保指召公。率是領布。是陳馬四疋為乘。布乘黃。是陳布四黃馬而朱其鬚也。賓是諸侯。古以賓禮親邦國。故謂之賓。稱是舉。壤墓是以壤地所出為奠。

西序故稱其門為廟門。非宗廟之門也。俟是待。祭禮既畢。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助祭之諸侯皆出路。問候見新君與之更始焉。按此篇見成王臨大漸之際。志氣清明。能發訓言以傳後嗣。又見召公當大故之日。區處周密。能肅政令以定危疑。君相之賢皆可為後世法也。

贊也。義是宜。義嗣德者謂宜繼前人之德。即嗣位的意思。史臣記說。成王既崩。康王初立。群臣候見新君。王乃出立於應門之内。於是太保召公為西伯。則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為東伯。則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分領所屬。叙立已定。乃各陳布黃馬四匹。朱其鬚以為庭寶。諸侯又各舉所奉圭。兼以幣帛。致詞說。天子新即大位。群臣禮宜朝見。我一二臣子在外為王藩衛者。敢獻其壤地所出之馬與幣。以為贊見之儀。致詞已畢。乃相率再拜稽首。而致敬盡禮焉。是時康王已即大位。宜繼前人之德者。故亦答拜。蓋繼統之新君居憂之宗主。禮當如是也。

推手向前為揖。誕是大。羑若二字。疑有脫誤。克恤是能撫恤。西土是西方岐豐文武初興。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啟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王業之地。史臣記說。諸侯朝見康王。行禮既畢。太保召公及司徒芮伯與群臣皆前進。相揖序定位次。又皆再拜稽首說。王今已為天子。群臣敢致敬進言於王。昔商之成湯。以聖德克享天心。創造商家六百年大基業。至紂無道。皇天厭棄。遂一旦改革其命。使他盡喪了天下。惟我周家文王武王二聖相承。乃大受其命。以開一代的基業。所以然者。寔由文王武王能撫恤西土之衆。使得其所。是以人心歸於下。天命眷於上。信非偶然也。夫文武相繼恤民。始受天命。得天下如此。其難也。王可不盡君道以保之乎。康王身長富貴。不知創業艱難。故召公率諸臣進戒。首之以此。所以警悟者至矣。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是升遐。成王初崩。故曰新陟王。畢是盡協。是合。戡是克。敷遺解做施。及張皇六師。是大

修戎備。寡命是不易得的基命。召公又說。我周自文武艱難創業。惟我新升遐的成王。以兢業守之。凡一賞一罰皆未嘗徇一已的私情。惟理所可好則好之。而賞必當功。理所可惡則惡之。而罰必當罪。至公至明。絕無私徇。是以賞一人而天下以勸。罰一人而天下以懲。民志定。王業安。而文武之大功不至於動搖。用以此施及於後世之子孫。亦有盈成庶洽之美。而享有今日之天下。今王嗣位。其敬以保。守之哉。敬之何如。治安之名。易有陵遲之漸。殘祚之初。當絕觀覩之萌。必振飭戎務。張大六師之制。使器械嚴整。士氣精明。足以警服人心。鎮定天下。切不要姑息廢弛。使我高祖文武不易得的基命。墜壞而不終也。按周家仁厚立國。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隙欲逞。况盈成之久。其弊易弱。成康之時。病正坐此。故康王即位。元老大臣慄懶。以賞罰六師告之。嘗考立政。一書周公亦以克誥戎兵為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符畀四方。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不是大平。是均平。富是富足。務是專力的意思。貧是咎惡。底是致。至是至極的去處。齊是兼備。熊與羆都是猛獸名。不二是一心。乂是治。端命是正命。康王告諸侯說。昔為周文王。武王之為君。有溥博均平之德。減薄稅歛。使天下都富足。無有困窮。人有罪惡。不得已而加刑。又輕省而不深刻。謹慎而不差誤。不曾專意去尋人的罪惡。其務德而不務法。如此。這箇心。推行到那至極的去處。兼盡而極其

言。可見老成謀國。計慮深遠矣。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剗報誥劍。是康王名。嗣王在喪。故稱名。賴。是荅。康王因群臣相與進戒。乃呼而告之。說。爾等庶邦侯甸男衛之諸侯。既有陳戒於我。惟我一人劍將。亦有誥詞以報答於爾。其明聽之哉。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符畀四方。

誠信無有一些虛假。內外充實自然光輝發
越明白在天下人耳目。文武有此聖德。宜無
賴於群臣之輔佐。當時却也有如熊羆一
般的武吉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
協力相與輔佐。以保護經理我周之邦國。故
文王武王用此承受正大之命于上天。天亦
以此順文武之道。謂可以君主天下而付畀
以四方之大也。夫文武以聖德而尚賴賢臣
輔佐如此。况我今日寧不賴爾等之助手乎。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三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固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伯父指同姓諸侯。先公是諸侯的祖父。顧是
念。綏是安。鞠子是稚子。未離鞠養的意思。乃
謙辭也。康王又說。我周文王武王既得賢臣
以創王業。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乃命封建侯
國。樹立藩屏。其意蓋以後世子孫繼體。守成
要。這等人輔佐於異日也。先王為後世慮。如

此。今我一二同姓的諸侯繼爾祖父為臣。爾
祖父前日皆有臣服於我先王之道。庶幾相
與顧念而不忘。安定而不易事。我以盡蕃衛
之責。雖身奉職在外。須要一心孜孜報國。常
在王室。用以此心奉上之憂勤。順承不違。無
或不能輔佐。使端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以
貽我鞠子之羞耻。斯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
先公矣爾等可不勉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三

羣公既皆聽命。相指趨出。王釋冕及喪服
羣公指太保召公以下。命即上報告之命。史
臣記說。太保召公等既皆恭聽王報告已畢
乃皆相揖而趨出。王乃釋去冕服。遂著喪服。
蓋行即位吉禮畢。仍行居喪之禮也。按此書
臣之進言曰。無壞我高祖寡命。君之求助。白
無遺鞠子羞。即位之初。君臣告戒深切。著明
惓惓。有無忘先業之意。此孔子取之以為後
世法也。

畢命

康王命畢公代君陳保治東郊。史錄其冊命

之辭以畢命名篇。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

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月初生明。咷做朏。是月之初三日也。乘輦而

行。咷做步。宗周是鎬京。豐是文王廟所在。成

周東郊。俱指洛邑下都說。保是安。釐是理。史

臣叙說。惟康王即位之十有二年六月初三

日庚午。越初五日壬申。王于是日之朝步自

《書經直解卷三》

三十四

宗周至豐。親告于文王之廟。以洛邑下都之

衆。命畢公往保釐之。蓋殷民自周公君陳以

來。雖向化已。各而餘風尚存。固不當專尚威

嚴。亦不宜輕事姑息。必剛柔互用。威惠並行。

保以安之。而愛惜護養。使民無不遂其生。釐

以理之。而區處分別。使民無不順其治。然後

能成周公君陳之業也。康王以此命畢公。其

責成之者甚重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誥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以父師稱之。蓋隆其

禮也。敷是布。康王冊命畢公。歎息而呼之說

道。父師。惟我周家當初受有殷天命。豈是容

易得來實。由我文王。徽柔懿恭。憮保小民。我

武王。聰明作允。寵綏四方。有此大德。敷布于

天下。用能受有殷之命。而初建大業也。此言

周得殷命之難。以見保守之道。在今日所當

加意也。

《書經直解卷三》

三十五

惟周公左右先王。終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

邑。密邇王室。式化殷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

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先王指文武成王。懿是謹。十二年為一紀。父

子相傳為一世。康王說。惟下都之衆。自周

公寔始治之。其功有不可泯者。蓋周公以王

室懿親。累世輔政。既佐文武。又相成王。用能

安定國家。保固王業。當時以殷民反側難化。

則加意謹。毖區處防閑。極其周密。將他移于

洛邑。蒙近王室。日聞我周家的仁聲。喜歎親而化于德義之訓。蓋自遷洛以至今日。拊摩馴習既歷三紀之久。當時的頑愚者盡少者。特世運已變更矣。然後染惡之風悉化為友順而風俗翕然。其移易焉。如今殷民安而四方俱安。天下太平無可憂虞之事。我一人得以垂拱于上。安享和平之福。斯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夫觀周公化殷之難如此。公必善繼其政。而保此治安於無窮可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美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減厥減。民罔攸勸。道是世道升降。指治亂說。革是改濁。是善。康王又命畢公說。公往治殷。必因俗為政。而後可。蓋世道有隆有污。若風俗淳善。人心和順。則世道日升。而趨于治。風俗薄惡。人心澆漓。則世道日降。而趨于亂。故為政者。當因俗以為變。更宜寬而寬。宜嚴而嚴。務要感化人心。挽回風俗。不可膠于一定。此為治之大端。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善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炳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然是盛大小物。譬如說細行。一般師是師法。康王又稱美畢公說道。惟公有盛大之德。備道全美。不但大節之過人。雖至於一言一動之微。人所易忽者。亦能勤慎檢點。絕無怠忽。

也。昔在周公之時。殷民胥染舊惡。世遺方降。故謹毖而遷之。其治尚嚴。至君陳之時。殷民漸化為善。世道初升。故從容以和之。其治尚寬。皆是因俗以為政者。其在今日。世變風移。善者固多。不善者亦不盡無。又當剛柔並用。分別善惡。使賞罰昭明。人知懲勸。乃政體之所宜也。若為善的不稱其善也。與不善的一般。則淑慝混淆。從違靡定。善者無所恃而急于自脩。不善者無所慕而安於自棄。其何所謂保釐之政也。

其德之盛如此。自輔導文武成王以及朕躬，為四世之元老，風采凝峻，正色欵容於朝著之間，以倡率群僚。凡有言論謨畫，在群臣罔不祇敬而師法之。蓋公聞望素孚，勲業茂著，其休嘉之績，已多于先王之時。不特今日為而已。夫以公之德業為予所仰賴如此，然則今予小子，惟垂衣拱手，以仰其治功之成，保釐之任，舍公其誰屬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美

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告之說：昔周公輔相我國家，經理太平之業，嘗孜孜以化服殷民，為事。今公德業之盛，無愧周公。故予就祖廟之中，祗行冊命，以周公之事付之于公。公其往焉東郊，而盡保釐之道可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旌表都是褒獎的意思，是善；是惡，瘴字

解做病字是羞愧他的意思。申是申明，康王又命畢公說：公之保釐東郊，當以勸善懲惡為務。若殷民中有為善的，必旌獎他，使知戒；為惡的，如式化嚴訓的，此善人也，則旌表其宅里，光顯這為善人。以羞愧那為惡的人，使善人的風聲卓然，樹立聞者莫不興起。這便是旌善的事。有弗率訓典的，此惡人也，則分異其井里疆界，不令與善人相混。使他畏懼為惡之

書經直解卷之三 美

禡羨慕為善之福，這便是別惡的事。至于王畿，乃四方之本，不嚴其防，非所以禪壓殷民而安定四方也。故郊圻之地，其遠近疆界，比先規畫停當的，須要申明約束，不使湮廢。封域之內，其高深險阻，比先設立守禦處所，須要謹慎戒飭，不使怠忽。予以安定四海之民，蓋承平日久，法制易隳，人心易玩，若根本之地，常加修葺整理，則王畿尊嚴，有備無患。四方都畏威仰德，安享太平之福矣。豈特殷民

順化而已哉。夫既行旌別之典。以昭激勸之大機。又重畿輔之守。以脩防禦之大計。所以為長治久安之慮者至深遠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辭是辭令靡靡是隨順的意思。珍是絕。康王告畢公說。公之保釐東郊。凡設施於政事者必貴乎有恒。行之而為經常之典。守之而為畫一之規。不要朝更夕改。方行急罷。則政立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我聞曰。世孫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寧悖天道。教化奢靡萬世同流。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而民莫不遵從矣。凡宣布于辭令者必尚乎體要。體則典重而旨趣悉完。要則簡約而切中事理。不要務為繁文。浮泛失實。則令出而民莫不聽信矣。至於作聰明趨浮。未一切好異之事。曷不可為。蓋一或奸異。則政必至于紛擾。而不足以宜民。辭必至於支蔓。而不足以服衆。此治體之所當戒也。所以然者何哉。蓋商之舊俗。漸染紂惡靡靡。然相與隨順。惟以利口捷給為賢。雖以周公之聖。若陳之賢。

治之而習染餘風。尚未殄絕。公其念此。凡政令所施。務存渾朴。敦大之體。以盡化其流薄之習可也。抵天下治。則人尚行而風俗日厚。天下亂。則人尚辭而風俗日薄。康王惡商俗之靡靡。而政令以體要有恒為重。漢文帝斥嗇夫之喋喋。而用人以安靜恬幅為先。皆可謂深識治體者矣。

我聞曰。世孫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寧悖天道。教化奢靡萬世同流。

蕩是驕蕩陵德是陵蔑有德之人。穢是壞。康王又說。我聞古人有言。凡世享祿位之家。為逸樂奉養之所移。少有能率。由于禮教者。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遂肆為驕蕩陵蔑有德之人。不知忌憚。夫天道好謙。而惡盈。既以蕩陵德。則其悖逆天道甚矣。由是教壞風化。競為奢侈美服之事。無所不至。蓋人惟禮為能制。欲出乎禮。則必入乎侈。此非特一時為然。萬世為世祿之家。皆同此一派。可深慨也。康

王特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述古人之

論世族者如此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儕。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席是憑藉的意思。怙是恃。服善是以服飾為美。閑是防閑。康王又命畢公說。我前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之衆士正是世祿之家。其憑藉前人之榮寵。安享富厚。有自來矣。人之私欲。每與公義相為消長。惟怙恃其侈欲。不知悛改。必至絕滅了義理。義理既滅。則無復有羞惡之萌。徒以服飾之美。炫耀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止。驕淫矜儕矣。在昔周公。君陳相繼治洛。反覆化訓。雖已漸收其放逸之心。柰何習染既深。惡本尚在。縱使一時禁制。猶恐乘閒而發。所以防閑其邪者。在今日甚難。公不可不念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乎。何其訓

資是資財。訓是教訓。永年是年壽長久。康王

又說。殷士席先世之寵。有此富厚之資。使不知所以教之。則彼將恣情縱慾。伐性傷生。有不能免者。故必因其資富。從而教訓之。使其心志不為嗜慾所移。則可以保全性命之安。而年壽長久矣。然所以訓之之方。惟德與義。二者而已。德者心之理。訓之以德。則不至於以蕩陵德義者事之宜。訓之以義。則不至於以怙侈滅義者事之正。合乎天命之正。合乎人心之公。乃天下之大訓。外此非所以為訓也。然雖用此為訓。又不可徒以已意言之。必須稽考古人德義之事。迷為訓戒。然後人肯聽從。若不由於古訓。則在我既無徵。而在人必不信矣。其何以為訓乎。前言旌淑別恩。是治之體。此言德義是治之道。體則由俗而變。道則百世不易。康王之告畢公者。愈精而其託之者。愈重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德是民之德。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命之說。惟此殷士雖不過前代之遺民。而關係於我國家者甚大。殷士率服。則王畿首善。而四方無虞。邦之安固。由於此。殷士梗化。則近者不服。而遠者離心。邦之危亦由於此。故我捲憲命公以化訓。殷士者以其關係之重耳。然化之之道。又貴得中。過剛則使人難堪。過柔則啞人。狎侮必也以愛養之心。行旌別之典。不剛而過於暴刻。不柔而流於姑息。則化訓之道。適得其中。將見為殷士者莫不感恩畏威。悉去其舊染而為德義之歸。厥德信乎。其能脩矣。邦其有不安乎。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三后指周。管君陳。畢公說。往是衣衿。左衽是

夷狄之俗。康王又說。昔周公之時。殷民反側。動搖故遷于洛邑。親自監之。謹戒戒飭。不敢少忽。是為能慎其始。至君陳繼周公之後。其時殷民已漸歸服。惟從容和緩以化導之。是為能和于中。如今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在公又當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使。殷民之感化者皆翕然丕變。以終二公保釐之功。這是能成其終。乃我所期望于公者也。夫由周公君陳以至公時。雖有先後。而以化殷為心。則無不以至公時。雖有先後。而以化殷為心。則無不

同。故或以謹慈。或以寬和。或以不剛不柔。所施雖異。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惟三后能繼治同道。將見敷之為道化。則仁漸義摩。虔虔周流。而無有不洽。推之為政事。則綱舉目張。件件脩明。而無有不治。由殷民以及四方。莫不沐浴膏潤。安生樂業。而在四夷左衽。亦皆仰賴中國之德澤。賞服恐後矣。治道之隆至。於華夷同戴。天下太平如此。乎一人得以膺受多福。而享有道之長。公之功不亦大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建是立。子孫指舉公的後人說。訓是順成式。是成法。康王又命畢公說。惟此成周在昔周公君陳相繼經理基業雖定而未成厥終也。公能協心同道以施保釐之政使殷民順治王室乂安為我成周建立千萬年無窮的基業將見勲德之盛傳播後來千萬年此基業亦千萬年此聲名與之相為無窮矣。至於公

金言經直解卷之三

巽

之子孫有治民之責者亦將奉順今日所行的成法以治後來之民不敢更變。夫以公一身所建焉而關係久遠如此誠不可不慎重也。

嗚呼。周曰弗克惟既厥心。周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既是竭盡的意思烈是功烈休是美。康王於篇終嘆息說。凡事功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公今往東都

不可說殷民反側。自昔難治遂畏其弗克而不敢為。惟當勉盡其心殫慮竭力無少退託。

則志不阻于所難而業可成矣。也不可說蕞爾殷民其勢寡弱遂忽其易制以為不足為。惟當敬慎其事防微慮遠無少輕忽。則患不生于所易而功可立矣。夫我周克受殷命遷其民於洛邑以綏定國家。此文武成王大烈之所存。而周公君陳謹始和中相繼為治其政蹟炳然可考也。公當敬順先王之成烈思

金言經直解卷之三

巽

所以繼述而保守之。使二公之政益加休養不至過佚。此在公今日之責。其尚盡心慎事以圖之哉。按康王之時天下歸周久矣。即一二殷民梗化豈不可治以有司之法而畢命一篇。反覆丁寧但欲區別以生其愧訓教以進其善初未嘗忘其難化而一切用刑以威之。所謂以德化民者矣。所以能釀成太和之治而不延有道之長也歟。

君牙

君牙是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史錄其誥命之詞。以君牙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範于太常。

篤是厚。太常是旌旗之名。盡日月於上古時人臣有功於國家。則書之於太常。示不忘也。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乃先嘆息而敘其先世之功績。說道。惟爾祖爾父在我先王時。相繼為司徒之官。皆能盡心而不欺。守正而不撓。世篤厚於忠貞。以服役效勞我王。察凡教養斯民。綏和四海之事。罔不竭力以圖之。其成功之美。紀載於太常之旗。迄今猶炳然如見也。爾祖父有光輔國家之業。如此爾可不思所以仰匹其休乎。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是國家的統緒。亂字解做治字。春冰是春天冰凍將解而難涉者也。穆王又敘已求助。

之意說。我周家王業肇創於文武。纂綱於成康。至于小子。以眇躬嗣守祖宗的遺緒。任大責重。亦思有忠貞服勞。如我先王之臣。用能左右予一人以治天下。然恐賢才難得。委任非人。則化理難圖。大業將墜。故心之憂危。惴惴焉。懼弗克勝。就如履虎尾者。有噬齧之患。涉春冰者。有陷溺之虞。爾君牙當勉脩職業。以慰我之心可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冀是輔翼。膂是脊。股肱心膂。是一體相成的意思。服是事忝。是辱。穆王又勉勵君牙說。我今命爾。仍祖父之舊居。司徒之官。以輔翼朕躬。其職任親重。倚毗專切。就如我的股肱心膂一般。蓋人必得股肱心膂以成身。若一體或虧。則持行運動。無所賴。君必得賢臣以成治。若任賢不專。則經綸康濟。無所資。其關繫之重。非有二也。然爾欲盡職。豈必他有取法哉。忠貞服勞。爾祖考之事。我先王者。舊事具

在爾惟遵守家法以祖考之事先王者而事我無或不勉墜失其先世之業而忝辱於祖考也。

私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固中惟爾之中

武是敬穆王又說司徒掌邦教而教莫先於明倫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乃典常之道沒必弘大而敷布之使天下都曉然率由于彝倫之內又此五典乃民所受于天至當不易之則汝必敬慎而和協之使天下都怡然順適於物則之中此乃教人之方也然立教之本又在於爾爾身之正與不正民之觀望所繫也若有所視效同歸於正矣民心之中與不中爾之感化所微也若民之心或乖違乎典則而有弗中亦惟以爾之中倡率於上焉耳夫既能敷典和則以廣道化之施又能修身治心

以立中正之極司徒之職有不盡者哉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咨是咨嗟祁是大穆王又說人之為道衣食既足而後禮讓可興故欲興民之德先須厚民之生而民生甚難不可不知也夏而暑雨那小百姓每暴身露體在田畝之中盼望著新穀未登不能勾得食則相與怨恨咨嗟而啼饑之聲作焉冬而大寒小百姓每手足肌肉盡皆凍裂日愁着無衣無褐當不得寒冷則怨恨咨嗟而號寒之聲作焉蓋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切身則生怨咎蓋亦自恨其生計之艱難耳豈得已哉汝為司徒須時時思念那百姓每這等艱難困苦替他圖謀所以為衣食之易者或勸農桑教樹畜以利導於前或輕徭役省賦歛以拊恤於後事事都詳為之所然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怨恨咨嗟

之聲悉轉為歡樂謳歌而民生乃見其安寧矣。爾君牙可不勉盡斯道哉。前一節是教民的事。這一節是養民的事。司徒職專教養故。穆王諄諄以命君牙如此。然人君身處九重。富有四海。輕肥之欲既贍足于口體。譽訛之聲復充塞於左右。使非體仁愛物。加志民艱。則寒暑饑寒之勞。咨嗟遑怨之情。有漠然若罔聞知者矣。豈能念而圖之哉。若穆王者亦可謂賢矣。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卷之三

嗚呼。丕顯武文。王謨不承。武烈成佑我後。今咸以正固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干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不是大謨。是謀。畫。烈。是功業。若字解做順字。先王指成康。前人指君牙的祖父。穆王嘆息。告君牙說。惟我周家。自文王肇造區夏。威和萬民。其計謨遠猷。經畫於當時者。大矣哉。何其光顯而莫及也。武王一着戎衣。大定天下。其鴻功駿業。恢拓乎先緒者。大矣哉。何其善

承而無歟也。然此謨烈非特顯承於一時而已。以是開啓佑助我後。凡事事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一之弗正者。其大綱振舉。編目畢張。又無有一之或缺者。未以文武謨烈垂裕之美如此。是乃光命之所在也。爾之祖父。蓋嘗佐佑我先王成康。以對揚之矣。今爾所居者。乃祖乃父之職所治者。文武成康之民。必須敬明爾司徒之訓。以化成天下。上焉勸亮朕躬。奉順先王之舊。以對揚文武之光。命。使顯謨承烈。愈益光大。其在於爾忠貞世濟。亦將追配前人。而垂功名於旂常矣。可不勉哉。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或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义。先正也。指君牙祖父。式。是法。各。是治。穆王於篇終。呼君牙而申命之說。惟爾祖父。篤忠貞。佐佑王家。其政績昭然。在人耳目。今爾為司徒。不必他有取法。但由先正之舊職而遵

守以為法式焉可也。蓋司徒掌邦教敷五典

擾兆民其任甚重。使爾能式舊典則政教脩

而民治不能式舊典則政教弛而民亂治亂

之機關係在此。可不慎哉。若爾果能率爾祖

考之所行。凡所以正民德厚民生者。皆恪

守家法不致失墜。則四海之內安樂叙而禮

樂興衣食足而生養遂。雍熙樂利之化成而

天下乂安矣。豈不昭顯爾君有致治之美乎。

觀君牙篇中論敷典和則圖易思艱乃人君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教養斯民之大務而文慇懃於顧念舊德親任世臣。疊疊然若家人父子相告語者。周家忠厚之風尚可想而知。此孔子所以采錄而示後世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問命

伯閭是臣名。穆王用伯閭為太僕正史臣錄其誥命之辭。因以問命名篇。

王若曰。伯閭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宅是居。丕后是大君。怵惕是恐懼。厲是憂危的意思。愆是過失。穆王命伯閭為太僕正方呼其名而告之說。我周文武創業成康嗣位。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皆一德相承。今予一人不能全得君德。方繼嗣前人。居此大君之位。祖宗累世之基業。四方萬姓之安危。皆責在朕躬。為此中心怵惕。惟恐不勝其任。憂危靡寧。至於中夜而起。不能安寢。惟思免於過失。以求無忝君人之道耳。穆王深知為君之難。而望助於臣下。故先述其意如此。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間有不欽。發號施令。間有不減。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齊是嚴肅的。意思承是奉順。鬻是正教。穆王告伯問說。昔我文王武王之為君。以言其德。則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而嚴肅。聖而通達。既有天下之全德。而在廷之臣若小若大。又皆懷忠貞良善之心。精白從事。其侍御僕從常在左右者。亦無非端方正直的人。朝夕之間薰陶涵養。凡君上所行合着道理的。便順其美。有不合道理的。便正敍其失。其近臣又皆得人如此。所以一出入。一起居。都在規矩準繩之中。無有不敬。發一號。施一令。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不善。君德日盛。治道日隆。由是下民皆心悅誠服。而萬邦同底於休美矣。觀文武之聖。猶必賴近習之助。以脩德致治如此。况予之弗克于德者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經所以取直。綱是駁正的意思。格字也解做正字。穆王告伯問說。惟我一人。資性不善。不能勉於為善。實倚賴着左右。前後有位的賢士。各盡乃心。以匡輔我之不及。我有過愆。則繩而直之。我有差謬。則糾而正之。務要早夜夾持。格正我非僻之心。使常常警惕戒懼。不流于邪。然後愆謬不行。君德日就。庶幾文武之遺烈。為能繼承之而不墜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大正是太僕正。群僕是太僕的屬官。這是及穆王又命伯問說。子德不逮。前人固賴近臣之助。而督率倡導。又僚長之責。故我今命汝作太僕正之官。以正汝所屬群僕侍御之臣。使各勉輔君德。而交脩予之所不及焉。蓋人臣竭一己之力。以效忠。不若合衆賢之助。以廣益。故高宗命傅說。說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穆王此言亦深得說命之旨矣。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簡是擇僚是僚屬。今是善便是順人所喜。辟

是避人所惡。側媚是邪僻諂媚的人。吉士是

正直之士。穆王又告伯問說。凡群僕侍衛之

臣都是汝之僚屬。務要謹慎簡擇不可濫用

匪人。有巧於言詞浮誕不情的。有善其顏色

虛華無實的。又有揣摩人意便僻奉承的。有

包藏姦惡至為諂媚的。這等僕若誤用了他

都能蠱惑君心壞亂國事斷然不可。其惟善

《書經直解卷三》

四

人吉士正大鯁直的君子然後用之。自然薰陶漸染引君於當道。不患乎德業之不成也。汝其慎之。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諛是諛佞。即上文所謂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之人也。自聖是自以為聖。穆王又說。僕從之

臣關係於君德若甚重。若僕臣是正直的君。二章肯曲意以徇君之欲。則為君者日親正

子日聞讜言兢兢業業在道理法度之中而身無不正矣。若僕臣是諛佞的小人。只務虛

詞誇美取悅君心。則其君傲然自謂有聖人之德。于是快意恣情無所不至。而日淪於邪

矣。是可見君德之成敗由於僕臣。其失德亦由於僕臣。僕臣之職所關甚重如此。爾可不慎乎。

慎簡僚屬以勉輔乃后之德乎。

典

《書經直解卷三》

五

昵是親近。愾是愾邪小人耳目之官。即侍御僕從也。迪是導。先王之典是祖宗舊章。穆王又告伯問說。我先王文王武王立下的常

法。為子孫者當世世守之。但有一樣愾邪小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若使他在人君左右。必然肆其邪說。以祖宗之典為不足法。而反

非毀之。這樣的僕我之所深惡也。爾慎無昵近。那愾邪小人徇私引用。使他充備我耳目。侍從之職。日以非禮之事蠱惑君上的聰明。

不肯導迪以祖宗舊典。使得續紹先烈之美也。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侮幸之徒移奪其心。故警戒之如此。

非人其言。惟貨其吉。若時瘳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瘳是曠廢。臺是罪。穆王又戒伯冏說。凡小人進用。未有不用貨財營求者。此近習之通弊也。爾今簡求侍御僕從。若不以忠良正直的人為言士。却把那交通貨賄營求進用的人。為吉士而登上用之。則布列左右者皆是小人。必不肯引君於當道匡弼之職。遂曠廢而不舉矣。如此則是爾大不能啟君引用。非人孤負委托。我當治爾之罪。不輕貸也。可不戒哉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暴憲。

暴憲是常行的法度。穆王告戒伯冏篇終。又歎息而命之說。凡我告爾之言。爾其可不敢承之。武必須堅持精白之志。慎簡正直之人。永遠匡弼。乃后以國家之典。常法度。不使小

呂刑

周穆王用呂侯為司寇。命之作刑書以訓告天下。史臣錄其詞。因以呂刑名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五十始即位。在位又五十餘年。故稱百年。九十歲的人叫做耄。荒字解做大字。庶是裁酌的意思。詰是治。史臣追叙說。昔者呂侯為大司寇。奉穆王之命。以訓刑。按穆王在位享國百年。至九十歲的時節。年已耄矣。猶以刑獄重事。力大加裁酌。作為刑書以詰治四方。蓋刑者民之司命。自昔帝王莫不重之。而况承平既久。巧偽日滋。故穆王當享國之各耄之時。猶必憲憲以圖之也。

人在側變亂成法。蠱惑上心。乃為盡職而無忝也。按穆王伯冏一命。諱諱於攘愈。人簡吉言。以格君心之非。守祖宗之典。可謂愛深思遠矣。而侈心一萌。至車轍馬迹遍于天下。蓋君心一操倉之間。關係理亂如此。可不慎哉。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是古時彊暴的諸侯。延字解做引字。鴟是惡鳥名。言其狠惡如鴟鴟也。矯是矯詐。虐是殺戮。呂侯傳穆王之命說。上古有遺訓傳聞。鴟荒之世。渾厚敦龐。民俗無有不善者。到黃帝時。蚩尤始倡為暴亂。驅扇熏蒸。轉相延引。及于良善之民。也都化而為惡。無不為寇為賊。凶橫陵人。如鴟鴟之惡。以害人為義。為

《書經直解卷三》

八

發聞惟腥

姦為宄。無所不至。惟是劫奪攘竊矯詐殺戮。日以暴虐為事而已。穆王椎原禍亂之端。如此。以見上古所以不得已而用刑之意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椓黥。越茲嚴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是舜時三苗。靈字解做善字。淫是過。劓是割鼻。椓是截耳。椓是官刑。黥是刺面。越字解做於字。履是入。善是分別的意思。穆王又

說。自蚩尤作亂。苗民轉相倣效。不用善道而制刑以立威。作為五樣暴虐的刑。叫做常法。以殺戮無罪的人。於是始過為劓鼻刑。椓。椓。斃。斃。面之法。但有入于此刑者。必牽連人衆。鍛鍊成獄。并制無罪之人。不復分別。情詞曲直。一槩加之以刑。苗民淫刑流毒如此。此今日所當深戒也。

《書經直解卷三》

九

昏是相。漸是漸深。泯泯是昏。棼棼是亂。霍是反覆。詛盟是詛咒。盟誓。庶戮是衆被刑戮的人。監是視。穆王承上文說。有苗淫刑肆虐。善惡不分。當時之民亦皆聞風興起。相與漸染成習。化而為惡。泯泯然昏迷。棼棼然擾亂。凡百所為無復有忠信之事。惟反覆為詛咒。盟誓。相欺相詐而已。當時無罪之人。被其害。陷于刑戮的方心。口嗟怨。告其無罪於上天。

上天俯視苗民無有聲音之行而其所發聞者惟是罰刑之腥穢有苗之惡上通於天如此故天假手於有德之君而殄絕其世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霍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書經直解卷之三十一
皇帝指虞舜穆王又說有苗淫刑肆虐民之被害奇哀甚矣帝舜見衆被戮的百姓無罪受刑心中惻然憐憫不忍其受此荼毒乃仰體天心大彰殺伐之威以報有苗虐民之罪

書經直解卷之三十二
竄徙其君分比其黨驅逐於三危西裔之地使不得繼世在下國以貽民之害焉蓋有苗之惡夫人共憤帝舜下為民除害上代天討罪此所以刑當其辜而萬世稱好生之德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遠在下明昧常鰥寡無盖

書經直解卷之三十三
重氏黎氏是掌管神人之官地天通是上下混雜的意思降是下降祿是感格乃假託禍福以感衆者即後世師巫假降邪神的人

是輔蓋是掩蔽的意思穆王說昔者三苗肆霍百姓無辜受禍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只說有鬼神降災禍於人心中惶懼於是妖誕師巫之流肆為邪說扇惑人心使人皆崇拜鬼神以祈福禳災民神雜亂邪正不分了帝舜欲正人心息邪說乃先命重黎修明祀典使尊卑上下各有分限如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其舊時上下混雜的祭祀一切禁絕之不許亵瀆祀典已正人無微求鬼神之心而假託鬼神降格禍福的邪說舉皆屏息矣然常道不明則民情猶易惑也乃當時諸侯及在下之百官又皆精白一心以輔助常道凡民有率循常道的則保安之有違悖常道的則懲治之賞罰咸當公道大明雖鰥寡至微弱的無有為善不得自伸而反蓋蔽阻抑以得禍者矣蓋人心不知常道則冥昧怪異之說得以入之惟常道既明禍福顯著人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語其常而

不語其恆。自然邪說屏息。世道清明。此輔助

常道。所以為正人心之本也。孟子說經正則

庶民興斯無邪慝。亦是此意。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書經解卷三十三
清問是虛心下問。有辭于苗是聲言有苗之罪。穆王又說。帝舜以苗民昏亂。任刑而不任德。被害之民。其情有不得上達者。乃虛心訪問下民。以開其進言之路。但見百姓每難繹

十三

寡至微的也都陳說。有苗的罪惡歷歷有詞。蓋民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威劫。如此。帝舜乃反苗之道而以德行之。凡施於政令以防閑其民者。只是以德為威而不以霍為威。由是天下惕然決於為善去惡而莫不畏矣。凡施於教化以開導其民者。只是以德為明而不以察為明。由是天下曉然皆知為善去惡而莫不明矣。帝舜以德化民而民自化之。如此則一於刑威。伺察者抑末矣。典獄者尚監於

此哉。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啟于民。

三后即伯夷禹稷。功是憂民之功。典是禮折。是絕主名山川。是將九州有名山川表識以為疆域。農字解做厚字。啟是富庶的意思。穆王又說。當蚩尤作亂。三苗肆虐之後。民心未正。民居未奠。民生未厚。皆帝舜之所憂也。

書經解卷三十三

十三

然猶以一人不能獨理。乃命伯夷禹稷。追三箇大臣。同致憂民之功于民。命伯夷為秩宗。使降布天地人三禮。明尊卑上下之分。以折絕其邪妄之心。而不犯於刑。這是正民之心。命伯禹為司空。使平治水土。表識名山大川。為九州之主。以定疆域。這是定民之居。又命后稷為田正。使頒降播種之法。教民稼穡。厚殖嘉穀。這是厚民之生。三大臣各掌一事。其後皆有成功。所以天下百姓莫不殷盛富庶。

而無一人不得其所者。不似有苗時窮苦愁怨也。夫三后雖皆以憂民為功，然必以降典為先者，蓋擾亂反正，莫急于正人心。使人心不正，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刑辟亦不勝其煩矣。此又呂刑立言之旨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制是防閑的意思。中是輕重得宜。穆王又說：三后成憂民之功。民既富而可教矣。又恐有不率教者，乃命臯陶為士師之官。定為輕重適中之刑，以防閑禁制百姓。教他畏罪遠刑，遷善去惡。人人都革其非心，消其逸志，而歸于中者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恭晏。

穆穆是和敬的模樣，明明是精白的模樣。灼是著。乂是治。恭是輔。晏是常性。穆王命呂侯說：昔在有虞之時，帝舜恭已，南面有穆穆然。

和敬之容，以君臨在上。伯夷禹稷諸臣，同寅協恭，有明明白然精白之容。以輔佐在下。君臣之德積中，發外光輝照灼于四方。是以四方百姓每得於觀感者，皆興起其為善之心。無不勉力自強，勤于脩德。其治化之盛如此。但民之氣稟習俗，未必皆齊。其中有敗常亂俗，長惡不悛，非德之所能化者。故又命臯陶為士師，明五刑之等審，輕重之中率。此治民以輔其常情，使同歸於惟德之勤焉。武刑之本，必主于德刑之用。必合于中。穆王訓刑以此。可謂得先王制刑之深意矣。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典獄是掌刑的官。訖字解做盡字。威是有權勢的。富是有財貨的。元命是大命。穆王又說：刑獄重事，全在得人。若是典獄之官為權勢所脅，則不免曲法以徇人。為貨利所誘，則不免受財而枉法。這等人如何行得公道？惟虞

廷掌刑的官箇箇得人。不但能盡法於權勢之家而不為威屈，亦且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而不為利誘。其心中常敬畏而不肯怠忽，常忌憚而不敢放縱。是以聽斷之間，至精至當，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不待揀擇於身而後言也。夫天之德，是至公無私。典獄的這等至公，便是能全盡天德。雖死生壽夭的大命，都自我作之矣。天以福善禍淫之理，制命于上。刑官以生殺予奪之權，司命于下。豈不與

《書經直解卷之三》

玄

天相對而配享在下哉。虞廷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為一如此。此後世所當法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懲？惟時苗民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廉，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是諸侯掌刑獄的。作天牧是為天養民。嚴字解做附字。庶威譬如說衆惡一般。

乃相與作威以虐民者，奪貨是奪取財貨。蠲是潔。穆王勉諸侯敬刑。乃嗟嘆而告之說。天生民不能自治，故責之君。君又不能獨治，故責之臣下。爾等四方諸侯，司政事典刑獄者，豈不是代天養民的人？須是仰體天心，愛惜民命，以盡司牧之道可也。且古人的行事，便是後人的樣子。今爾當何所監視？豈不是伯夷那等樣人？昔伯夷為禮官，要使民遵守禮教，不犯刑戮。乃頒布刑法，以啓迪開導他。使之曉然知所趨避。這是能為天養民的爾之所當監視者也。今爾當何所懲戒？惟是苗民那等樣人。蓋苗民倚勢作威。凡獄辭附麗的，全不詳察其中情實，又不選擇良善之人。以觀五刑輕重之中，惟是共作威虐，奪取貨賂的人，却用他斷制五刑，亂罰無罪。由是被害之民呼天稱冤。上帝不蠲潔其所為，降以灾害。于是苗民無所逃罪，子孫都滅絕了。這是不能為天養民的爾之所當懲戒者也。夫穆

王訓刑既以天牧為言。又欲以伯夷為法。苟民為戒。則其不得已而用刑之意亦可見矣。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敢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格命是至當的言語。由字解做用字。慰是安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十八

慰。感是事有差失而懊悔的意思。齊是整齊。

終。是故犯。逆是迎合的意思。畧是感。休是宥。諸侯先歎息說。凡我諸侯。其尚思念之哉。爾三德是正直剛柔三樣君德。穆王專告同姓。仲叔的有年少而為季弟幼子童孫的。不論尊卑長幼。皆當敬聽我言。我今庶幾有至當的言語以告於爾。不可不聽也。大刑獄重事。必須勤于聽斷。反覆詳審。務使刑當其罪。自當者。使輕重各當。好惡不偏。以輔成我剛柔。

家心裏纔安。若一有不勤。則刑必不當。後雖追悔而深戒之。然死者已不可復生。斷者已不可復續。其何益之有。故爾等須無日不加勤慎。用以自慰其心。無或少有不勤。而至以失刑為戒也。蓋過而知戒。凡事皆可。惟用刑乃民命所關。一成不變。故但當慎于聽斷之初。而不容悔于已失之後耳。夫我謂爾等當勤者。蓋以刑罰非所恃以為治。乃天整齊亂民。禁奸戢暴。使我為一日之用。不是常常用着的。故凡人有罪。也有非是故犯。當寬宥者。也有出于故犯。當誅戮者。都只在百姓每所犯如何。看不得一些私意。惟是至公至當。方可以合天道而服人心。爾庶幾敬迎上天之命。以奉事我一人。勿以我之喜怒為輕重。如我雖要刑戮此人。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戮我。雖要赦宥此人。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赦宥。惟當敬謹於五刑之用。辟所當辟。有所當宥。使輕重各當。好惡不偏。以輔成我剛柔。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十九

正直之三德。這是爾真能日勤了。豈但可以慰安汝心。將使上無失刑。下不犯法。我為君的身享國家太平之慶。為百姓的仰賴。君上生全之恩。上下安寧之福。永矣而無窮矣。爾其深念之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士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祥是善。度是裁審的意思。及是獄詞牽連的人。穆王又歎說。凡汝有國有土的諸侯皆來。

聽我之命。夫刑雖凶器。然用之不濫。實足以助教化而安百姓。這乃是祥刑。不是虐刑。我今以此告汝。汝其聽之可也。今爾等欲用此祥刑以安百姓。何者。所當選擇得非理刑之人乎。蓋刑官乃民之司命。若不得其人。則流毒甚衆。不可以不擇也。何者。所當敬慎得非用刑之事乎。蓋刑者一成而不可變。若率意用刑。則追悔無及。不可以不敬也。又何者。所當審。庶得非獄詞之所連及者乎。蓋此連及

的。人或出於奸吏之羅織。或出於罪人之攀累。若偏聽誤信。則枉濫必多。不可以不審。度也。這三件能盡其心。則刑無不當。而民無不安矣。非祥刑而何。不然。則是作威以殃民而已。何祥之有。爾等其慎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單。止于五刑。五刑不簡。止于五罰。五罰不服。止于五過。

兩造是兩家爭訟的。皆至就如今原告被告。都到官一般。具備是供辭與證佐都在。師聽是與衆人公同問理。簡是核實。單是信。三箇正字俱解做質字。罰是贖過。是謂。穆王告諸侯。以聽獄之法說。凡民爭訟曲直。定有兩家的人。一家不到。難以偏聽。又有供詞與證佐。一件不備。也不可憑據。湏是兩家爭訟的都到在官。又辭與證都完備了。乃與衆獄官共聽。此五刑之辭。若所聽之辭簡單。核情實已。可審。方纔質之五刑。以議其罪。若使議罪之時。有詞與刑參差不相應的。是刑有可疑者。

也則質于五等之罰而許其贖刑不必加矣。若議罰之時猶有詞與罰參差不相應的是罰有可疑者也。則質于五等之過而直赦客罰亦不必加矣。按此即虞庭贖刑肆赦之遺意。蓋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穆王斯言猶有古意用法者所當知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辱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主

疵是弊病。官是有權勢的。辱是報復恩讐。內是婦人在內交通說事的。貨是賄賂。來是人來干求囑託。審克是詳察而盡其能。穆王承上文說。五罰之不服者固有五過以寬宥之矣。然此五過本是要開釋無辜。但典獄之官多有容私徇情舞文玩法者。其弊病有五。或畏他人的權勢而不敢執法。或報自己的恩怨而不出於公。或聽婦人的言語。或得了人錢財。或聽人干求請託。只為這五件以私意

出入人罪。則五過之設不足以釋無辜。而反以惠姦宄執法之人。先自責法情尤可惡。其罪當與犯人同科。不可輕恕也。幽等必詳審精察務盡其能。不為勢屈。不為利誘。既不徇己之意。亦不徇人之言。而一以至公之心行之。則庶幾無五者之病。而不犯於惟均之罪矣。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主

貌是容貌。稽是考。具字解做俱字。嚴是敬畏。穆王又承上文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五刑中可疑的。有該寬赦的人。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是五罰中可疑的。也有該寬赦的人。出入之間關係最重。汝須敬慎。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既不至濫及無辜。亦不至縱釋有罪可也。如刑與罰推究得實。可信者多。亦未可就加之以刑罰。必考察其容貌如何。蓋詞猶可以偽為。而顏色之間。則有真情發露而不

可掩者。如有可疑。猶當議赦以寬之也。若無情實可以推究。則其為疑獄顯然。當直赦之。不必聽矣。然疑獄難明。私心易起。若務為寬縱。以致有故出的。過於搜求。以致有故入的。皆非公心。必然受天譴怒。爾等掌刑的官俱當戰兢惕厲。常如上帝之赫然監臨。無敢有毫髮之不盡心也。如此庶幾刑罰得中。而民無不安矣。刑其有不祥者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閭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

書經直解卷之三

吉

惟倍閭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閭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閭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閭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辟是刑法。罰是納贖六兩叫做錢。古時以金贖罪。即今之銅也。閭字解做視字。倍差是加倍之外。復有參差。屬是類譬。如說條款一般。

比罪是即今之比附律條也。僭亂辭是僭差混亂之辭。穆王說。五刑之疑者。固有五罰以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罰有多寡。不可以不審也。如墨刑有疑。而當赦的。罰他納金一百錢。與免本罪。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後赦之。劓刑比墨刑為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至二百錢。亦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後赦之。剕刑比劓刑尤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而又有參差。至五百錢。亦必審實其罪。無輕赦也。宮刑比剕刑尤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六百錢。亦必審實其罪。無輕赦也。大辟之刑。為五刑之極重者。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一千錢。亦必審實其罪。真可赦。而後赦之也。然這五罰的條款。其間又有不等。墨罰之條有千。劓罰之條有千。剕罰之條五百。宮罰之條三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總計五刑之條。凡有三千。所謂正律也。但律文有限。罪犯無窮。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又宜上

下比附其罪，如罪疑於重，則比諸上刑罪，疑於輕，則比諸下刑。觀其情罪相當，輕重適宜，然後斷之也。然當比罪之時，識見未定，多有惑於人言而妄為比附者，必裁度可否，無聽僥幸混亂之辭，亦有泥於古法而強為比附者，必斟酌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務要明考法意，反覆推求，察之詳而盡其能，庶幾五罰之用，各得其當耳。

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刑罰是受刑權，是秤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也。倫是次序，要是總會的去處。穆王說刑罰雖一成，而不可變，然輕重出入之際，亦有權。宜不可執一也。如罪在上等，重刑而其情適輕，只着他受下刑。如事莫重於殺人，然所殺者是奴婢，只宜加之以下刑。如今大明律家長殺奴婢，圖賴人，止是杖七十徒一年，是也。罪在下等，輕刑而其情適重，却着他受上刑。如

事莫輕於罵人，然所罵者是家長，則必加之以上刑。如今大明律奴婢罵家長者，絞是也。不止用刑如此，便是用罰也，都有箇權變。如事在重罰而其情適輕，則從輕以罰之。事在輕罰而其情適重，則從重以罰之。斟酌損益譬之用秤錘，以求物之輕重，務要得中。所以說輕重諸罰有權，此權一人之輕重者也。至於刑罰之用于一世，也當隨時權其輕重。如世當開創之初，法度更新，人心未定，不可以刑威劫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輕。世當衰亂之餘，法令廢弛，人心不肅，不可以姑息治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重，所以說刑罰世輕世重，此權一世之輕重者也。這刑罰之輕重，或原情而定罪，或隨時而制宜。雖整齊畫一之中，却有參差不齊的去處，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于世變輕的不是，故縱乃當輕而輕的不是，故令乃當重而重。蓋藏然有倫序，而不可亂，確然有體，而不可易者。皇徒

任意以為之哉。穆王之意至言用刑者於經常中不可不知權變。權變中又不可不本於經常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倭折獄。惟良折獄閑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故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享。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倭是口才辯給的人。折獄是聽斷獄訟。占是

審度的意思。孚是信。輸是獻獄。如今之覆奏

金書經直解卷之三

天

一般穆王恐典獄者以論贖為輕。又戒之說。

五刑之有罰贖本薄示懲創不至于死。但人既犯了五刑反復推鞠到那罰贖的時候。色受了許多苦楚亦甚病矣。然則斷獄之初可不謹乎。夫刑官乃民之司命。輕重出人關係生死。豈是口才辯給的人。便可以聽斷獄訟。惟是溫良和易心裡公平的人。纔能使輕重得宜而刑罰無不在于中也。然典獄固當擇人。又當有聽斷之法。凡人言辭虛詐不實的。

金書經直解卷之三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

時又要審度竭盡其能。其盡心如此。由是獄成于下可以取信于人。輸奏于上可以取信于君。已是萬無差失了。却又不可自專。其于覆奏之時。又當備述情詞。勿有疎漏。如一人而犯兩罪。雖是從重問了。還要連他的輕罪一併開寫。取自上裁。蓋不惟致其精詳。而又極其恭慎。即有虞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此其所以為祥刑也。

隨他強辯飾非終。有差錯。須就他言詞掩護。不及的去處。詳細審察。則真情自見。至於聽言之際。又不可偏執。如始以為不可從。終或又有可從之理。惟要常存箇哀憫的心。不可過於慘刻。常持箇敬謹的心。不可失於忽略。則獄情無不得矣。既得其情。又不可獨任已見。乃明開刑書與衆人公同看視。擬議其罪。使皆庶幾於中正之則。而無所冤枉。然後當刑的治之以刑。當罰的宥之以罰。到那臨刑罰

刑有德惟刑。今天相器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災。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伯字解做長字。族是同族。姓是異姓。相是助。單辭是無證之辭。亂字解做治字。兩辭是兩家證對之詞。私家是私取財貨以肥家。獄貨是賣法而得財者。府是蓄聚的意思。辜功是心聽之極其明而無一毫之蔽。極其清而無一點之汚。庶幾奸不能欺。利不能誘。而是非曲直可判矣。有原告被告。各執一說。以相證對。叫做兩辭。若聽之一失其平。民不可治矣。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十

罪狀庶尤是諸般殃禍。穆王總告諸侯。歎息說。爾等其敬慎之哉。凡我有官之長。或同族的。或異姓的。都體我重刑之意可也。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我今說着他。使多畏懼。況用之乎。我所以兢兢然敬慎不敢輕忽。雖不得已而用之。皆有哀矜仁厚之德。存於其間。實以德用刑而非恃刑以為治也。蓋天之制刑。非以虐民而已。實欲使民畏刑遠罪。以助教化之所不及。爾典獄之官。皆有代

天理刑之責者。當仰體天心。慎重民命。凡有罪罰惡務與天之福善禍淫一般。有以作配於下斯可耳。若刑一不當。便是逆天。可不敬哉。彼獄辭之中。有單有兩。全無證佐。只憑一面之辭者。叫做單辭。這等的最難審察。必虛心聽之。極其明而無一毫之蔽。極其清而無一點之污。庶幾奸不能欺。利不能誘。而是非曲直可判矣。有原告被告。各執一說。以相證對。叫做兩辭。若聽之一失其平。民不可治矣。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十

今民輸情服罪。所以得治者。無不由典獄的官以中正之心。聽斷這兩家之詞。故能使刑清而民服也。汝等切不要有所偏。主任意出入。假此以為私家囊橐之計。夫鬻獄得貨。足以為寶。但自積罪狀于己身。至于罪惡已極。夫必報以諸般殃禍。有永遠可畏之罰。這非是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惟人自取禍殃之命。使天罰不如是之極。則獄吏無所忌憚。恣意行私。施之庶民。全是虐政。豈復有

令善之政在于天下乎。此天所以必降之罰也。夫好生乃天之心。不特鬻貨者不為天所容。即心有毫髮不盡。是亦上逆于天道矣。故自古酷吏未有不得禍之摵者。穆王此言真典獄之永鑒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威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是繼世的子孫。無疆是無窮。辭是名譽。

屬於附麗五極即是五刑。以五件皆極重之

刑故謂之五極。嘉師是良民。穆王訓刑將終

又并告來世諸侯敷息說。爾諸侯之用刑。固

當知所監矣。若爾繼世的子孫。都有治民之

責者。自今以往。亦當何所監視以為法。非故

刑以教民祇德。而得其輕重之中者乎。我試

為爾等言之。爾等其庶幾明聽之可也。我聞

自古賢哲之人。如伯夷。皋陶。都是掌管刑法

的官。他有無窮的名譽。至今稱頌之不已。這

是為何。只因他明清敬慎凡所附麗于五刑

的。皆得其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無一不合

乎天理。恤乎人心。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也。

夫用刑而至于有慶。可謂祥刑矣。今爾來世

諸侯受我之良民。善眾而治之。只要他遷善

遠罪。不犯刑戮。豈可過用刑威以殘虐百姓。

必須監視這等得中的祥刑。件件以古人為

法。務使德澤流于當時。名譽垂于後世。斯可

耳。爾等可不勉哉。夫用祥刑以安百姓。既深

望於諸侯。監祥刑以治嘉師。又預告於來世。

其言詞懇切。許慮深遠。穆王之憐惄於刑獄

真無所不用其情矣。讀其書。猶可以見虞廷

欽恤。好生之遺意。此孔子之序書。所以有取

也。

文侯之命

周幽王寵愛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乃引西夷大戎攻殺幽王。晉文侯與諸侯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平王嘉文侯之功。

命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史臣錄其策命之詞，以文侯之命名篇。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故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

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晉於周為同姓，故稱父義和是文侯的字。辟是君先祖指成康以下諸君說。懷是安平。王呼文侯而命之說。父義和我大顯祖文王。武

王皆能敬慎以明其德。本之身心之間，而達於政治之際，光輝發越，無遠弗至。其德昭著，而上升于天。敷布而下，聞于民。故上帝眷佑，集大命于文王，以有天下。我周家之基業，其來有自矣。當時守成繼體，固有成康以下諸君。亦惟老成先正之臣如爾祖父等，輔左右扶助，精白以事其君。凡君有小大謀猷，無不順從，宣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我先祖諸君得以安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懲。殄貽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閭是矜憐，嗣造是嗣位。丕愆是大謹，殄是絕資澤是小民所資賴的恩澤。純是大服，是事伊字解做誰字。平王歎息說：我祖宗基業相承，皆有賢臣之助。何其幸也！閔予小子，嗣位之初，乃為天所大譴。有父死國破之禍，所以

然者。蓋民為邦本。國家必有惠澤及民，則根本固而外侮無自而入。今周德既衰，絕其資澤于下民，民心已離邦本。先撥以致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是我之所承者，既與先祖異矣。即我朝廷御事之臣，亦無有老成俊傑，在於官使者。我小子又薄劣無能，其何以濟此多難？所賴以輔之者，惟有望於在外之諸侯耳。爾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憐恤我乎？又歎息說：諸侯若能恤我，以先正

之昭事先王者而致功于我一人則庶幾矣。扶國祚于既衰而我亦可以永安厥位如先祖矣。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前文人都指文侯始祖唐叔說。肇是始

刑是法。會是合。紹是繼脩是緝理的意思。扞

是捍衛平王呼文侯說當國家多難之後寡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丙

之功烈。蓋我家不造文武之道。築墻而國統

已中絕矣。惟汝攘除戎難興復王家始儀刑

文武之典章用會合諸侯迎立小子繼續汝

君之統緒。予以追孝于爾之前文人而不忝

其昭事先王之績焉。且我新亭在艱難之中

汝多所脩完捍衛王室賴以再造。若汝之功

誠我之所嘉美者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

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爾惟成爾顯德。

師是衆。眷是賜。彤是赤。盧是黑。康是安。簡是

閼視平王。勑遣文侯說。王室已安。汝其歸于

晉國。撫視汝民衆安寧。汝邦家我用賜汝秬

鬯之酒一尊以供汝祖廟祭饗之禮。又彤弓

一張彤矢百枝盧弓一張盧矢百枝使汝得

專征伐。又馬四匹以供征伐之用。父往就國

當脩舉職業於遠民則憮來之於近民則馴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丙

習之惠安遠近的小民無或怠荒以自安樂。

又必簡閱爾都之士馬以壯國威。惠恤爾都

之人民以固邦本。夫有功王室汝之德已顯

矣。今又柔服遠近簡恤士民則德威宣著。勑

業光明豈不益成就汝之顯德哉。汝其勉之。

彼平王即位之後。但知晉侯立己之功。而不知有復讐討賊之義。忘親忍恥無有為之志。

可知矣。此周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費誓

費是地名。昔周公之子伯禽初封為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誓師于費地。記書者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徂是往。淮夷徐戎今淮安徐州地方。魯公誓師先發嘆說。爾等從征的諸侯。無得喧譁。都靜聽我的命令。往日已叛的淮夷。今乘我始封。又結構徐戎。並起為寇。故我不得不率師以伐之。

善敍乃甲。胄敍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弣鋏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敍是縫織。胄即是盔。是千上繫的帶。干是楯。弣是精製的意思。鋏是打造鐵器。戈矛俱是鎗。礪是磨。魯公誓師說。戰莫先於治戎備。爾等須要好生鍛鑄。那甲冑繫帶着千楯。無敢有一件不精製者。多預備那弓矢鍛鍊。那戈矛磨礪。其鋒刃無敢有一件不銛利者。庶足以衛身而克敵也。

先除治傷了我牛馬。當加爾以常刑。决不赦宥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賈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是馬牛牝牡相誘。因而狂走也。臣妾是男女賤者之稱。商是度量。魯公又戒將士說。軍出部伍。不可不嚴整。軍中馬牛有牝牡相引誘。因而風狂奔走的。有役使的男女子。女从棄

今惟溫舍特半馬柱。乃撫敍刀。穿無敢傷。特特之傷沒則有常刑。

淫是大舍特。是軍中造作廬舍牧放牛馬之所。杜是閉絕。撲是捕野獸的機檻。敍是填塞野之中。爾居民凡在野外。有設為捕獸的機檻。使都閉絕了。有發掘陷獸的坑坎。便都填塞了。無致陷害。傷損我牧放的牛馬。若不預先除治。傷了我牛馬。當加爾以常刑。决不赦宥也。

家逃亡的俱不許失。王越過軍營去趕逐他。

若有人收得這馬牛男女能敬懼小心不敢藏匿復還了人我自商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賞賜他。若不聽誓戒亂了部伍越

墨趕逐或得了藏匿不還這等的都有一定之法決不輕宥。也不許寇盜搶掠或踰過垣

墻偷盜人牛馬引誘人男女這等的其情尤重。又自有一定之法禁治於爾必不宥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甲感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四

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壘。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峙是儲備糗糧。是乾糧不逮。是不及大刑。是死罪。郊是國門外之地。遂是郊外之地。楨榦都是築墻的板木。有無餘刑非殺。是說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耳。又汝三郊三遂的人民。不止供應板木。又要儲備着餒養馬牛的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草來。不可不多備。倘或缺少。致使我馬牛饑困。亦必加以死刑。不輕宥也。按魯公於初封之日。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新造之隙。今觀其行師。誓衆。先後次第。整暇有序。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其美。而治國規模亦略可見。蓋周公為父教習有素也。魯侯其賢矣哉。

泰誓

昔秦穆公欲伐鄭。其臣蹇叔以為不可。穆公不聽。後晉襄公敗之於崤。囚其三帥。穆公悔。戎之罪。蓋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軍行

則糧餉為急。爾須要儲備以供軍食。毋得欠缺。致誤軍機。如有不遵。汝主魏之令當加以死罪。不宥也。魯國有四郊。那東郊之令與徐戎對墨難別用他。汝西南北三郊三遂的當備着築墻板木之類。找於甲戌進兵之日。要乘隙修築城垣營壘。以防衝突之患。毋得失於供應誤了我的事。我所懲治汝的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耳。又汝三郊三遂的人民。不止供應板木。又要儲備着餒養馬牛的

已不用蹇叔之言以致喪敗作為華辭以告群臣。明已改過之意。史臣錄其語。因以秦誓名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譁是喧譁。群言之首譬如說衆論中第一緊要的訖字解做盡字。自若是是自以為是。盤

是安。昔秦穆公悔已伐鄭之失。乃集群臣而

告之。元嗟嘆說。爾等群臣無得喧譁都靜聽

我的言語。我今誓告於汝者乃衆論中第一緊要的訖是迂遠不切之說。汝當專心聽之

可也。我聞前人說道。常人之情重於責。人輕

於責。已每自以為是。便有過差。多安於徇己。

不肯受人的非責。殊不知責人非難。惟我有不是處而能受人之責。如水之流。聞而即改。無一毫凝滯。斯為艱耳。古人斯言。切中人情。乃脩身克己之要務。正所謂群言之首也。穆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

也。

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益。黃髮則固所愆。

古之謀合是前輩老成謀國的人。忌是疾惡。

今之謀合是新進喜事之人。姑字解做且字。

猷即是謀。詢是問。老人齒衰而髮黃故叫做黃髮。愆是過失。穆公又追悔前非說道。惟朝廷之上。那前一輩年老有謀的。从我非不知。

他老成諳練。但以其每事堅執不肯遷就。我意遂忌。疾踈遠之。而不用其謀。這是隱然指蹇叔勸他不要伐鄭之事。如今那新進喜事

公悔不聽蹇叔之諫。而深有味於古人之語。故先述以自警如此。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適是過。邁是往。穆公悔過之意說。我如今乃

知前日拒諫之非。欲改其過。心裡常懷憂悔。

惟恐日月既往。年齒已衰。不復有將來之日。

可以遷善補過。所以急於圖改。不敢自安。

之人。非不知他少未更事。但以其每事順從。能與我意相合。姑且以為可親而信用其計。以至于敗謀而失事。這是隱然指杞子哄他伐鄭之事。然既往之過雖已如此。而将来之善。猶可改圖。自今以後。凡國有大事。尚當謀度。詢問于老成黃髮之人。與他商量可否。則其深慮遠謀。既足以斷國事。忠言諫諭。又足以服人心。庶幾他日所行之事。亦可以無過矣。豈敢自諱其過。而不復為自新之計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四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謗。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是衰老的模樣。旅字與腰臂的膂字同。旅力既愆是少壯有膂力時都過去了。有是任用的意思。仡仡是強勇的模樣。不違是無失。截截是口舌辯給的模樣。謗字解做巧字。易辭是變亂是非。穆公告群臣說。我前日之過已不可追。如今要改過遷善。只是親賢臣。易辭是變亂是非。穆公告群臣說。我前日之

遠小人而已。如番番然衰老的良吉雖少。壯有膂力時都過去了。他却老成練達。計慮深長。是可與謀國者。這等的人。我今後却要用他。若仡仡武勇之才。雖善於射御。無有違失。他却有勇無謀。智慮疎濶。多足以敗事。這等的人。我今後再不用了。勇夫且不可用。況那截截辯給。善為巧言的小人。顛倒是非。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雖有直言正論。也被他搖奪了。這樣人最能敗壞國家。我何暇多用之哉。穆公悔過之詞如此。其任用老成。斥遠邪佞。乃人君圖治之要道。此孔子取之以示萬世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五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是默默。介是獨斷。斷是誠一的模樣。技是才能。休休是平易寬洪的意思。彥是俊美。

聖是通明。不啻是不但。職掌解做主掌。穆公說。我嘗默然深思。用人之得失繫國之安危。不可不謹。假如有箇介然獨立之臣者。他斷然誠實專一。無他技能恰似沒用的人一般。但其心地和平度量廣大。休休然如大器之能容受。有不可得而測度者。見人有才能的便心裡愛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般。見人之俊美通明的便心裡真切喜好。不但如其口中之所稱揚而已。這是他實是能容受。

天下的賢才。非有勉強矯飾之意。這樣大臣既有德又有量。人君若肯一心信任他。必能廣致群賢共圖國事。為社稷蒼生造福。用能保佑我子孫。使長享富貴。保安我黎民。使長享太平。斯人也。亦主有利於國哉。此我所以欲用老成之士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是奸惡之俾。不達是故意阻抑之。使

不得通達。殆是危險。穆公說。為人臣的若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有技能的道他強過自己。却妬忌憎嫌之。不肯稱揚。見人是箇俊美通明的。怕他不次進用。却百般阻抑之。使不得通達。這等的人心私量。体寔不能容受天下的賢才。人君若誤用了他。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件件都壞了。如何能保我的子孫。使之長久。保我的黎民。使之安樂。亂世之禍。將由此而起矣。不亦岌岌乎。

危殆哉。故我於截截巧言之合。不遑用之也。邦之杌陧。白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陧是危動不安的意思。懷是安。穆公警告群臣。篇終。又說。一妬賢嫉能的大臣。使子弟黎民。並受其害。可見國家之杌陧。不審不在乎他。只由用着一箇不好的人。遂貽無窮之禍爾。豈必小人之多手。用一休休好善的大臣。便使子弟黎民並受其利。可見國家之榮顯。安寧。亦不在乎他。只由用得一箇好

人。遂貽無窮之慶爾。豈必君子之多乎。夫一人之善惡足以繫一國之安危如此。然則善之良士其可以不用。而截截謗言之人。尚可以不去哉。按穆公因輕信杞子之言。不聽蹇叔之諫。以致大敗于崤。故此篇悔過之辭。惟憮憮於用人之得失。其亦善補過者矣。大抵老成之人。膂力既衰。近於無用。五色化勇。奉其馳騁足以快意。謀慮深長。近於迂濶。而截截謗言者。其辯論足以動人。斷斷詖朴。近於無能。而媚疾之人。露才揚己足以取重。所以人主謀事。常忽老成之君子。而喜輕薄之小人。為是故也。然則秦誓之書。豈非萬世用人物之明監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禹貢指南目錄

卷十二 三八二
卷十三 四〇九

提要
卷一 一
卷二 一四
卷三 二八
卷四 三八

書經直解目錄

疏	四七
卷一	四八
卷二	七〇
卷三	一〇三
卷四	一四〇
卷五	一七五
卷六	二一六
卷七	二五七
卷八	二七八
卷九	三一二
卷十	三四〇
卷十一	三六三